古董珠宝店

YOU WERE HERE

[美] 吉安·萨达尔——著
戚悦——译

Gian Sardar

中信出版集团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古董珠宝店

YOU WERE HERE

Gian Sardar

[美] 吉安·萨达尔 著

戚悦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古董珠宝店

作者:[美]吉安·萨达尔

译者:戚悦

ISBN:9787508687827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献给我最心爱的人，
一个有着大名字的小男孩，
我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



引子

淡雅的松绿、艳丽的洋红、清新的柠黄、热烈的朱彤、璀璨的金辉，一块本身苍白的宝石却闪烁着五光十色。犹如一声梦里的告别会投下一抹斑斓的彩虹，又像一道画中的闪电能闭上一扇仙境的大门。这是一枚熊熊燃烧的戒指，本应肆意绽放烈焰光华，然而数十年来却始终隐蔽在黑暗之中，不见天日。起初被颤抖的双手放在保险箱里，后来又被一个不再相信浪漫、钻石与承诺的人藏进了抽屉。

直到如今。此刻，小女孩用纤细而灼热的手指捏着这枚戒指。浴室门关上了。母亲在工作，外祖母在睡觉。女孩小心翼翼地把戒指戴在拇指上，伴随着每一下转动，宝石都折射出不同的色彩，她的脑海中便闪过一个个如梦似幻的瞬间——河畔的月光晚餐，葡萄藤和小白花之间的亲吻，脚步声逼近时的急促忏悔。

突然，浴室门打开了。外祖母站在门口，一眼就发现了那枚戒指，一枚她永远都不愿再看见的戒指。

摘下来。摘下来，快！

第1章



现在

夏日的天空，无边无际的蔚蓝，鲜亮耀目。滚滚热浪夹杂着某种神秘的声音席卷而来，那声音若隐若现，仿佛昆虫群集的嗡鸣。便携式冷藏箱压着毯子，蜜蜂簇拥在垃圾桶周围。艾比躺在沙滩上，十分惬意。可是，当她翻身时，碧波荡漾的大海消失了，一片阴沉黑暗的草地取而代之，清爽宜人的雪白浪涛幻化成随风起伏的高高枯草。天空变成了灰色，一场风暴在翻滚、酝酿。她先前听到的声音原来是风暴来临前的低吼。在一道闪电中，她看见了那棵橡树，依然如巨人般雄壮魁梧，弯弯曲曲的黑色手臂伸向苍白黯淡的天空。树下有一张餐桌，永远都备着两把椅子。一盏水晶枝形吊灯挂在枝头，微微颤抖。

她已经有许多年没来过这里了，熟悉的恐惧令她的心脏狂跳不止。突然，她坠落下去，动弹不得。刚才的柔软细沙变成了此刻的肮脏泥土，尽数涌进嘴里。她竭力吸气，却渐渐窒息，紧接着猛然惊醒，她躺在床上，沐浴着灿烂的阳光，被单滑落在地。

屋外，一只鸽子的啼叫化作声声疑问：咕咕咕，谁谁谁(注)？

黑暗草地的噩梦始于高中时代，每个月都会出现一两次，直到她离开明尼苏达州。梦境的结局总是一样——在绝望的挣扎中窒息。大学期间，由于思乡情切，再加上一年的安睡无忧，她终于鼓起勇气回了一趟家。可那个噩梦又出现了，就像一名忠心耿耿的旧友，始终在原地守候。从此以后，她没再回去过，也没再做过那个梦。直到现在。

“十四年了。”后来，她在车上告诉罗伯特。早晨她离开的时候，他还在睡觉，而她一直等着当面告诉他。虽然她的声音中流露出惊恐，但他却并不理解——有时，言语是苍白的，无法准确地传达意义，“我已经有十四年没做过这个梦了。”

“只是一个噩梦而已，”他说，“别担心，好吗？”

空调冷风吹来，她的脚指头一阵冰凉。高速公路的入口位于一片老旧的居民区，曾经傲然挺立的房子如今光鲜不再，到处都是残破的壁板，墙面凹凸不平，肮脏的玻璃窗在阳光下微微闪烁。

“据说，”她说，“做噩梦的原因是情绪焦虑。但是，这根本就讲不通。当我离开家乡去上大学的时候，噩梦就停止了——要说有什么区别，反而在大学期间我的压力更大。”

“今天你有一次珠宝探访注，对吧？”

他试图转移话题，好让她紧绷的思绪放松下来。她努力跟随他的脚步，将自己带离那片草地，与他一起回顾一天的生活。她在古董珠宝店工作，平时需要去探访愿意出售珠宝遗物的人家，那里有着摆满木架的家族相片、随着岁月流逝而黯然失色的油画，还有比许多人的人生都长久的婚姻，或比季节变幻更无常的爱情。作为一名编剧，罗伯特很喜欢艾比收集的故事。“多给我讲一讲吧。”在两人的恋爱关系中，这句请求是永恒不变的副歌。当他们在漫漫长夜入睡之前，当他们沿着花朵大如盘的玉兰大道漫步之时，罗伯特总会说：多给我讲一讲吧。“他们已经结婚四十八年了，”她说，尽管她依然能看到橡树叶在枝头颤动，依然能感受到泥土落入口中，“那枚婚戒原本属于她的母亲，曾经被缝入一条波兰长裙的镶边中。”

他们开上了南加州最古老的高速公路。“以前，这是一条马道，”她常常告诉别人，“如今从停车让行的位置驶入，只要换个电台的工夫，就能把车速从零提到六十注。罗伯特转换车道，从一辆小汽车旁飞驰而过。透过眼角的余光，她瞥见另一个司机也在变道超车，于是马上移开视线，提醒自己多想想美好的事物。比如今天接触的一枚戒指，镶嵌着蓝宝石，淡淡的冷色调就像游泳池的浅水区，在六月的阳光下波光粼粼，令人心生向

往。可是，高速公路的威胁依然如影随形，积蓄能量，一触即发，她不由自主地用双脚顶住车厢底部。

死亡，尤其是意外与早逝，始终在艾比的心头萦绕，挥之不去。在她的眼睛背后，隐藏着许多可怕的想象。那是一双会笑的盈盈美目，却时时追寻着死亡的踪迹。她的一个前男友曾经对她说过："爱穿粉色衣服的姑娘不该这样胡思乱想。"其实他不知道，正是因为脑海里充满了黑暗冷酷的画面，她才会刻意选择明亮柔和的色彩。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直到离开明尼苏达州以后，我才通过了驾照考试？"她说，"那里到处都是单车道的公路，经常发生车祸，而且妈妈居然还想教我开手动挡。"有一次练习三点掉头[注]，汽车猛地向前冲出去，斜插在街道中央，其他司机没有催促，但都在等待。众目睽睽之下，艾比干脆挂上停车挡，打开车门，跑到副驾驶那一侧。母亲没有办法，只好接管了方向盘。

"我是在生日那天去考的驾照。"罗伯特说。

罗伯特是个沉稳冷静、理性至上的男人，留着一丝不苟的发型，穿着熨烫平整的衬衫，在读书的时候非常出众。而艾比总是有点吵吵闹闹，手忙脚乱，卷发时时打结，指甲油常常磨损，一不小心就会把书本掉进浴缸里。她知道，他之所以爱她，全是因为她可以成为他的声音，代他呐喊，替他发泄。

他打开双闪灯，扭头扫了一眼："红酒呢？"

"在……"说话间，她望向后座，却什么都没看到。那瓶红酒的标签上印着优雅的文字，比他们平时喝的要高级，当然也比他们通常买的要昂贵，是专门为今晚精心挑选的。她最好的朋友汉娜搬进了自己的第一栋房子，邀请他们去享用乔迁新居后的第一顿晚餐，可那瓶红酒却偏偏被艾比落在了厨房的料理台上。

"那我们可走运了，"罗伯特说，"明天晚上去'进进出出'[注]，汉堡配波尔多葡萄酒。那套奶酪刀已经寄给他们了吧？"

"上周就寄了，但我们不能空着手去啊。"

他们的车子驶出高速公路，艾比意识到眼下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便利店里买一瓶最多只适合烹饪的劣质酒。当汉娜前来应门时，艾比面对这位留着红色长发、味蕾颇为挑剔的葡萄酒销售代表，只能说："给，倒在意面里吧。"不知为何，这种情况对艾比来说似乎很正常，仿佛她总是会把事情

搞砸，就连带一瓶红酒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她觉得自己就像那瓶酒，被人落在身后，被彻底遗忘。三十三岁，困在一间狭窄的公寓里，守着一段没有戒指的恋情。婚姻？房子？孩子？那都是别人的，与她无关。所有人都在高速公路上飞驰，唯独她还留在停车标志前，寸步难行。而现在，她还得硬着头皮前去赴约，就像一名寒酸的客人，带着嘉露的大瓶装红酒[注]。

“一切都会有的。”他告诉她。但是，在结婚之前，还有一系列准备工作要做：让事业重回正轨、把债务偿清、赚到房子的首付款等等。其实在罗伯特口中，翻来覆去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再卖掉一份剧本。听起来容易，实际上却像中彩票一样希望渺茫。他总是说：“何必着急呢？咱们还是从长计议，按部就班地做好准备。”艾比渐渐怀疑，他们现在的生活纯粹是得过且过。很久以前，她曾经听到他对一个朋友说：“没有通往艾比家的高速公路。”是这个原因吗？只是因为公路出口还不够近吗？四年了，如今他们住在一间合租的公寓里，而高速公路依然像雨水一样[注]遥不可及。

这跟她以前所想象的未来截然不同。那时候，她青春焕发，积极乐观。每到晚上，用诺克斯玛[注]洗完脸以后，她便躺在床上思念着心爱的少年。他叫艾丹·麦肯齐，有朝一日总会把目光投向她，意识到他们俩才是天生一对，而他那个啦啦队女友什么都不是。那时候，她以为自己将来一定会结婚，这是理所当然、毫无疑问的。午夜梦回，她会用各种被求婚的幻想来安抚自己重新入眠。洁白的桌布，朦胧的烛光；熙熙攘攘的纽约街头，单膝下跪的多情男子；一排排整齐的玉米，就像一个刚刚被梳理过的世界，在乡间小路边，有人优雅地伸出了一只手。在幻想中，她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是迷人的浪漫故事。此时此刻，坐在车里，艾比不禁为自己年少时的荒唐幼稚而发笑。就在昨天，她发现了一张通知，提醒她两周后就是高中毕业十五周年的同学聚会了。那张通知藏在一本杂志里，从光滑的铜版纸之间滑落，掉在地板上，就像一个企图扎根的念头。

街边的墙上画满了五颜六色的涂鸦，几十个残破的酒瓶散落在一栋建筑跟前，像是有人专门为了发泄而打碎的。整片街区都显得疏于管理，仿佛已经放弃了挣扎，自暴自弃。住在这里的只有上班时间很长的女人，为了不该骄傲的事情而自豪的男人，还有那些天天被赶到朋友家去玩耍的孩子。一切都在渐渐瓦解、崩塌。

他们在酒铺前的十字路口停下，等待信号灯变绿。艾比看到街角有三个穿着背心的光头男人正在盯着他们。只消片刻工夫，那三个男人就能穿过马路，来到车前。这辆奥迪是罗伯特唯一的一次冲动消费，那是在五年前，当时他卖掉了一份剧本。而现在，这辆车可能会害他们丧命。罗伯特并不强壮，看起来就是个柔弱书生。他从不打架，只会握住对方的肩膀，用安

抚的话语耐心劝解，让对方激动的情绪平息下来。可是，艾比能预见到——他抢先一步挡在她的面前，刚要开口，刀子就插入他的身体一侧，刺破衬衫，刮擦肋骨。

等等。刀子？黑帮还会带刀子吗？

“你没事吧？”他问。汽车已经驶过十字路口，停在了酒铺门前，罗伯特从驾驶座上转过身来看着她。这是她爱他的一个原因：他总是能敏锐地察觉到她的情绪变化，就像带着一个测量感受的晴雨表。尽管他刚才几乎没怎么看马路对面，但艾比知道，他看到那三个男人了，而且意识到他们令她紧张了。由于这份细心的关怀，遇见罗伯特以后，她的害怕减少了许多。他的存在就像一只手，温柔地抚平被子。“你看，那儿什么都没有。”

他们下了车，冲向酒铺，火辣辣的高温和手表上显示的时间鞭策着罗伯特的脚步，而艾比的步伐则被恐惧驱赶着。那三个男人依然站在街角，身影倒映在橱窗的玻璃上，一动不动。罗伯特领着她走向柜台，手里拿着一瓶落满灰尘的赤霞珠。艾比屏住呼吸，等待酒铺的门铃响起，等待大家把双手高高举起，等待冷冰冰的枪口瞄准——她想好了，他们没有刀子——最后，她终于强迫自己望向窗外，恰巧看见那伙人上了一辆公交车。

原来，那个街角是公交车站。他们之所以站在那儿，只是为了等车。

“怎么了？”罗伯特问，仿佛有所察觉。她恍然大悟，紧绷的身体突然松懈下来。

“有时候，我会令自己失望。”她回头扫了一眼那辆公交车，它象征性地亮起转向灯，斜着拐上了车道。

没过多久，狭窄、蜿蜒的道路便把他们带到了城市的高处。焦枯的灌木丛和鼠尾草，干燥的木瓦与陈旧的木架，只要零星的火花，就能将一切吞没在橙黄色的烈焰中。艾比看到路边有一棵桉树，浓密的枝叶穿过电线，向下弯曲，仿佛在朝路面鞠躬。她以前遇到的消防员曾说过：“这是汽油树，它的树液是可燃的。光是闻到这种树的气味，我都会胆战心惊。”

她努力向转弯处张望，却什么都看不见。左边是陡峭的斜坡，撑起蔚蓝的天空。只要一次急转弯，轮胎就会脱离路面。刚开始只是缓慢地翻滚，重力极不情愿地拽着车子下坠，紧接着会越来越快，蹦蹦跳跳地跌落在树林里，然后寂静无声。从坡顶俯瞰，只剩下一点破碎的光亮在微微闪烁。想到这里，她不敢往山下看。“我猜风景肯定很好。”

“你连看都没看一眼呢。”

“所以我才说，‘我猜风景肯定很好’。”她朝他微微一笑，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到土地和植物上，细细地打量着这座坚固的大山。车子驶上私人车道，两旁种满了龙舌兰，扭曲的叶子伸向天空，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生物。

他们到了。中世纪的石板路面，雕镂着几何图案的大铁门。汉娜打开屋门，一阵清凉的空气混合着松树的芬芳扑面而来，闻起来就像大团圆的圣诞节一样。艾比发现，原来茶几上有一根点燃的香薰蜡烛。木地板的颜色很深，显得黑漆漆的，有些磨损的波斯小地毯上织着土褐色与雪青色相间的花纹。棕色的皮革沙发被故意做旧了，墙壁泛着骨白色。艾比把那瓶酒递给朋友，“我们把真正的好酒落在家里了。”

汉娜迅速地扫了一眼标签，“这瓶也挺好。但如果你们是从山下那家店里买的，那可花了不少冤枉钱。其实，我这儿有的是葡萄酒，你们真的不用再特意买一瓶。不过，谢啦。”

她的嘴唇性感饱满，微微上翘——艾比觉得，她只要靠喝酒就能把红酒卖出去——但是她的笑容却天真烂漫，甚至还透着一点傻气。“太漂亮了”，当她们俩在大学里初次见面时，艾比曾这样想。等到汉娜对她微笑，那层看不见的幕布便忽然拉开，露出了一个十分亲切的姑娘，令艾比觉得一见如故，仿佛已经知道了她的全部——她会把起亚的车钥匙挂在保时捷的钥匙扣上，小时候曾经学过法国圆号，喜欢在下雨天穿着人字拖出门。由于家族里有许多优雅的女性，汉娜似乎对自己的美貌毫不在意，她早就习以为常了。

一切都如艾比所预料的那样完美。白色的金鱼草插在窗边的水晶花瓶里，透过一尘不染的玻璃，能够看到浸在暮色中的城市，视野非常开阔。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罗伯特凑到她耳边说，汉娜去给他们拿喝的了，“只要我卖出这个剧本，一切都会实现的。”

汉娜回来了，递给罗伯特一大杯冰啤酒，还给艾比拿了晶莹剔透的高脚杯，红酒仅在杯中占了三分之一。艾比轻轻摇晃酒杯，“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参加一场成年人的晚宴。”

“你就是成年人呀。罗伯特，你能去帮帮本吗？我们的邻居把一摞木柴放在车道旁了。艾比，跟我来。”

厨房外面是铺着地砖的露台，摆着一盆盆迷迭香，矮矮的阿迪朗达克靠椅[注]被漆成了樱桃红，中央架着黄铜火盆。如果艾比有露台，也会这样布置，可以同时享受家里与户外的感觉。“你有‘烹饪艺术’[注]，”她坐下来，

透过厨房窗户看着罗伯特和汉娜的丈夫本，“还有大树。”

“地球上有一小块土地属于我们。”

艾比转过身来，举目眺望远方，绵延的山坡消失在老旧的篱笆旁。一棵桉树高耸入云，白色的树皮就像幽灵的肌肤一样，“昨晚，我做了一个以前的噩梦。”

汉娜已经靠在椅背上，舒展双腿，在膝盖处交叠，“就是那个梦？有田野的那个吗？”

“是草地，还有橡树。”一只蜥蜴突然窜进挡土墙的裂缝中，“我发现了一张聚会通知。六月七号。我的思绪仿佛已经回到了那里，回到了高中，害怕得不敢睡觉。”

“或者是因为忙着想某个人，所以才睡不着吧。”汉娜不怀好意地咧嘴一笑。

艾丹·麦肯齐。某个人。即便是多年后的今天，这三个字还是能说明他在她心目中的意义。

“也许我应该去参加同学聚会，”艾比说，“罗伯特的剧本就要发布了，我不太想待在这儿。”

“你觉得卖不出去？”

“我们以前都经历过。胜利在望，最后却功亏一篑。提前庆祝，结果空欢喜一场。只不过现在我明白了，这个剧本也决定着我的未来。”

汉娜仰头望向天空，“他还是那样，对吗？虽然我很反感，但是也许可以把这种行为看作是高尚的？他想确保自己有能力养家。”

“是啊，我也努力这样想，因为我爱他，而且另一种想法实在太糟糕，那就是他在等待他的人生开始，而不是我们的。”

“胡说，从你遇见他的那一刻起，你们共同的人生就已经开始了。你不是在等待，而是身处其中。”

艾比把酒杯放在身旁的地板上。晚霞火红，暮色降临，树木隐入幽暗的剪影中，伸展出黑色的枝条。她仿佛再次看见巨大的橡树，水晶枝形吊灯轻轻摇晃，摆好的餐桌静静守候。“你不是在等待。”然而，从昨晚起，她就有一种感觉，好像自己正在等待着什么。

*

在艾丹看来，马卡德镇上只有三类人：离开的，从未离开的，以及离开后又回来的。最后一类最为糟糕。离开后又回来，暴露了这类人的傲慢与无能——自以为了不起，不甘于待在这个小地方，结果处处碰壁，只能重返小镇。艾丹不仅属于这一类，而且还有点特殊。毕竟，当初他满怀雄心壮志，前往双子城[注]上学，准备大展宏图，最后却带着愧疚之情回到这里。但是人们只知道，他之所以选择回来，是由于工作的缘故，而这恰恰说明他是一个失败的男人。“想在圣保罗当警探的人肯定都能排着队在街区绕一圈了。”刚回来时，大家常常这么议论。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能理解：才短短几个月，第三件造假案也找上门了。这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警局的等级秩序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着他，自己并不比小镇上的警察优秀。别管他在这里上过高中，也别管他是由于怀念那段时光才回到这里的，而且已经回来一年多了。他曾经离开过，这才是最重要的。虽然感到恼火，不过他还是能想得通。只是，他实在不明白，何必为了一件造假案在休息日把他叫到警局。

地板革上满是脏兮兮的黑色鞋印，新警察的桌上放着塑料杯，老警察的桌上则是缺了口的陶瓷杯。艾丹抬头望了一眼墙上的挂钟，然后收回目光，看向白发稀疏的巴德·舒尔茨警长：“你就为了一件造假案把我叫来？”

正在这时，他看到了。玫瑰。在他的桌角上，长长的花茎，鲜红的花瓣。这个夜晚才刚刚开始，就变得越来越糟。想你——艾希莉。什么样的姑娘会给男人送花？估计又是那种在第三次约会就给他补衬衫的姑娘；那种觉得你压力大就给你买复合维生素B的姑娘；那种你要么会跟她结婚，要么立刻分手的姑娘。“一个月前，我就该做个了断。”他喃喃自语，把花瓶放在了角落里的柜子上。

“不，我叫你来不是因为造假案。”舒尔茨说，“今天凌晨三点，入室强奸施暴。受害女性名叫莎拉·布雷宁，现在正在手术室里。”他揉了揉太阳穴，“案发当时，受害者的母亲竟然也在家，唉，真是整个明尼苏达州睡觉最死的人了。”

克莱夫·哈里斯警探朝房间一角的咖啡机点头示意：“刚换了好货。这下咱们得日夜加班了。”他是个万事通，也是个大嘴巴，有什么秘密可千万不能告诉他。

直到此刻，艾丹才发现，屋里处处弥漫着一种阴沉的兴奋。拿着透明袋的警官们径直朝物证保管柜走去，几名警员正在悄声打着电话。他忽然想起了另一桩强奸案，就在几周之前，受害者名叫莱拉·麦克凯尔：“连环强奸

犯？”

舒尔茨点了点头：“不止如此，还跟马歇尔的那件案子非常相似。当时他们并未公布关键细节，但和这两次案子的作案手法一致，所以我认为不是巧合。明早开会，通报案件情况。”

艾丹没有说话，他不打算询问在马歇尔发生了什么，免得被人调侃。大家都知道，他过去在双子城工作，不熟悉小城镇里发生的案件，“我以前的搭档从圣保罗警局调出后就去了马歇尔。如果你需要，我可以跟他联系”。

“他们会合作的，也会派人来支援。”舒尔茨说，“因为作案手法完全相同。不过，我们要对案件细节严格保密，没必要引起民众的恐慌。而且，还要等案发现场的衣物纤维匹配的结果回来，才能最终确定是否跟马歇尔的案子有关。不过，在此期间，你可以告诉那位玫瑰小姐，让她关紧门窗，门多上几道锁。最好能养条狗，安个警报器。我要告诉凯莉先别去上夜校了。”他又揉了揉太阳穴，皮肤上留下红色的痕迹，“这家伙肯定还会再动手。”

艾丹靠在自己的椅背上，“见鬼。在马歇尔到底发生过什么？”

舒尔茨还没来得及回答，一个新手警察就走进了房间。“抱歉，”他对艾丹说，“打扰了。有个电话，是你负责的案子。丽贝卡·沙利文。”

艾丹低下头，在造假案的文件上看到了丽贝卡·沙利文的名字。

“去吧，”舒尔茨说，“快去快回。”

丽贝卡住在一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老楼里，长长的走廊上铺着人造草皮地毯，每扇门背后都是一模一样的公寓房间，有着米白色的墙壁和胶木家具。到处都散发着一股霉味儿，闻起来就像捐给“救世军”的旧毛衣一样。已经过去快十分钟了，到目前为止，艾丹只知道丽贝卡是那种渴望得到关注的女人，从小到大都引人瞩目，如今仍在想方设法地博取眼球。她还不到四十岁，却已经显出衰老的模样。

“没有人看到他企图开车撞你？”艾丹问。

丽贝卡盘腿坐在沙发上，骨节突出的膝盖悬在垫子外面。长期吸烟而生出的皱纹从她的嘴唇向周围扩散，“如果一棵大树在森林里倒下，却没有人听到，那难道就意味着它没有倒下吗？”艾丹微微一笑，“应该是发出

声音吧。”

“去你的。”她张开嘴，仿佛在微笑。艾丹看到她用粉红色的舌头抵住上面的后排牙齿，摆出了一个挑逗的口型，不禁感到莫名其妙。“不，”她继续说，“没有人看到他企图撞我。如果有人在场，他就不会那么做了。”

“你和你哥哥为什么吵架？”

“他伪造我妈妈的遗嘱，单凭这一点还不够吗？你已经拿到文件了，情况都写在里面。不过，或许你用不着亲自读一遍。”她拍了拍身边的坐垫，“来，我给你讲个故事。”

站在门口的警官调整了一下身体的重心，低头盯着地毯。他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张照片，画面中有两个金发小男孩，弟弟的头发朝天竖着，就像触到了静电一样。

艾丹纹丝不动：“我知道你对你妈妈的遗嘱有异议。”

“让我有异议的不是妈妈的遗嘱，而是他对遗嘱的伪造。瑞克恨她，一直都恨她。而且，他也恨我，因为我和妈妈关系很好。可现在他住在妈妈的房子里。妈妈本来想把那栋房子留给我和我的家人，她早就告诉过我了。我的儿子们连个院子都没有，你明白吗？我知道，这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男孩们需要有个院子。以前，他们可以在妈妈家跑来跑去，她甚至还给他们买了攀爬架，现在他们不能再去那里玩耍了。这是其一，也是眼下最要紧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原因，比如瑞克根本就是个混账东西，妈妈不可能把房子留给他。”

艾丹又一次望向墙上的照片。

“我小时候也是金发，”她循着他的目光看去，“我们兄妹俩的发色都很浅，直到我爸爸被杀之后，我们的头发才变成了棕色。”

“被杀？”

“事故。交通事故。我之所以说‘被杀’，是因为错不在他。”

“今晚出事的时候，孩子们在睡觉吗？”

“没有，但他们都在屋里，我在屋外。那辆车也在屋外，汽车通常都在屋外，懂吗？我感觉就像在跟我丈夫说话一样。”

“他也不相信你？”

“你看他在这儿吗？”

“我并没有忽视你。”

“那你倒是头一个。”

艾丹朝门口看了一眼，警官无奈地耸了耸肩。

“你已经来过，多少，”她对那名警官说，“有六次了吧？”她收回视线，看向艾丹，“我都要在餐桌旁给休斯警官加把椅子了。”

休斯警官摇了摇头：“我们甚至都无法证明你哥哥来过这儿。”

“好了，”丽贝卡说，“我又得提起那棵在该死的森林里倒下的大树了。”

艾丹在她的厨房料理台上填好案件报告。炉子旁边有一摞邮件，最上面的信封印着他的高中校徽。那是同学聚会的邀请函。他拿起信封，扫了一眼收件人姓名，“我跟你丈夫是同学。”

“是吗？那跟我哥哥也是同学。我是说，在他离开之前。”

她的哥哥瑞克——瑞克·沙利文。这下，艾丹想起来了。高一那年，瑞克常常站在走廊尽头研究公告栏，以此来掩饰自己的孤单。他的个头很高，但裤子太短，显然都是家里现成的旧衣服。有一回，他的储物柜里冒出一条花纹蛇，闹得学校鸡飞狗跳、人仰马翻。至于是不是他自己放的，艾丹已经记不清了。从那年以后，艾丹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瑞克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

“他没有毕业。我叔叔是个油漆匠，给了他一份工作。他辍学了。”

“太可惜了。”

“哼，如今他可是住在妈妈的房子里，过得好着呢。”

艾丹默默地点了点头，继续填写案件报告。忽然，他想起屋里还有两个正在安静睡觉的孩子，于是便停下手中的笔，挪开炉子旁边的信件。

*

酒过三巡，他们来到露台上，围坐在橙色的炉火旁。迷迭香和松木燃烧的芬芳弥漫在空气里，天幕几乎一片漆黑，只有月亮周围的云朵泛着光亮，神气活现地在夜空中翻滚。汉娜把装满奶酪和饼干的托盘放在了小桌上，

旁边摆着一碗葡萄。

“冰箱里还有一瓶苏特恩。”说着，她又转身进了屋。

透过厨房的窗户，艾比看到汉娜正伸手去拿橱柜上层的高脚杯。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毫无疑问，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是，面对这栋房子，人生的变化突然显得无比清晰。从前，她们常常在半夜爬起来，把运动衫套在睡衣外面，跑到丹尼餐厅去，数出正好的零钱，买几个火鸡三明治，蘸着田园沙拉酱大快朵颐。如今，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结实耐用的露台家具、灯火通明的城市夜景、早睡早起的平凡周末、放着广播的通勤路途和等待出售的剧本手稿。艾比看向火盆的另一边，罗伯特正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享受此刻的安逸。

“你还好吗？”汉娜回来了，注意到艾比在走神。

盛着苏特恩的酒杯在火光中闪烁。艾比微微一笑：“我没事，只是有时候会想念以前的我们。”

“你是说我和你？”汉娜坐在她身边的椅子上，“我们还是我们。虽然有变化，但是依然在一起。”

“我们再也没有穿着睡衣去过丹尼餐厅了。”

“嗯，是啊，已经很久没有那样做了。”

本又拿起一根木柴，放进铜盆里。摇晃的火苗在闪避，在舞动。第一次见面时，罗伯特曾对她说：“火焰的动作就像拳击手。”现在想来，仿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她所设想的人生跟现在截然不同。她从未料到，这四年时光竟会如此平淡地飞逝而过，没有一丝波澜。她又想起了艾丹·麦肯齐，想起了自己年少时曾经幻想着跟他在一起。如今的他会是什么样子呢？艾比一直不愿意用“脸书”，她管那个网站叫“你们的脸书”。但是，此刻她却在考虑，也许应该注册一个账号，只是为了登录进去看一看。听说在他上大学的时候，他的父母就搬回了爱达荷州。他会在那里吗？一间小木屋，一件法兰绒衬衫，粗壮的手臂，“爱尔兰春天”的香皂气味与高大的松树。

汉娜把奶酪盘从小桌上拿起来，递到艾比面前。艾比刚要伸手去拿奶酪刀，却忽然愣住了，她盯着那些饼干：“芝麻。”

“糟糕，”汉娜凑上前去，眯着眼睛仔细看了看，“我都忘记检查了。”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失误，却是汉娜以前从未忽略过的细节。再也回不去了，汉娜的人生已经彻底改变，充满了许多精彩的事物，艾比也确实为挚友而感到高兴。可是，她不禁觉得自己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忍不住怀念起过去的日子。那时候，汉娜总是站在她身边，仔细地研究食物成分表，还会提前备好苯海拉明，以防万一。那时候，她们只有彼此，却过得无忧无虑，没有镜花水月的期待，也没有望洋兴叹的失落。

“没关系，”艾比故作轻松地说，“真是好酒。”她举起高脚杯，玻璃闪闪发光，就像耀眼的幸福。

夜里，艾比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她还会做那个梦吗？母亲总是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如果你在入睡前老是想着噩梦，那就是在召唤它们。”她知道，这话有道理，可她实在没法放下心头的忧虑。不过，现在还没必要认定那些噩梦都回来了。只是一个噩梦而已。多想想美好的事情：罗伯特卖掉他的剧本，他们未来的房子，串灯和风铃，在种满薰衣草和无花果树的花园里享用夏日晚餐，枝头的果实就像硕大的紫色水滴。

然后，她的思绪又回到了艾丹·麦肯齐身上，想起了自己跟他相遇的第一天。那是在高中一年级的十月末，整个世界都染上了秋日的橙黄与艳红。他还没踏入校园，便引得众人议论纷纷：“奥林匹克足球发展队的，才高一，就已经一米八了。”几天前刚下过一场绵绵秋雨，落叶满地，泥土潮湿。洗衣房的蒸汽从一间屋子的侧面缓缓飘出，路灯还亮着光。即便到了今天，艾比依然记得，在那个灰色的清晨，他的母亲开着一辆红色的小汽车，当时她正在距离学校还有两个街区的地方悠闲地漫步。“我会好好的，放心吧。”在车子离开前，艾比听到他这样说。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面朝着新学校和未知的一切。艾比停下脚步，假装在书包里找东西。尽管隔着一条马路，这个年轻的运动员仍然显得十分英俊，尚未入校便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可是，他竟然会紧张，还让妈妈在几个街区之外就把他放下。这些都是艾比没想到的事情，她立刻就被吸引住了。当她踏上黑色的人行道时，她能看得出来，他有点心神不宁。

走近后，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就是那个从爱达荷州来的转校生吗？”

他转过身来，一切都变了。她仿佛摆脱了生命中的束缚，变得自由自在。她从未体验过这种感觉。

她对他说的第二句话是：“等等，我认识你吗？”因为有一瞬间，她觉得自己真的认识他。

虽然他是在两天前才抵达这个州的，但他还是注视着她的眼睛，寻找问题的答案。最后，他说：“我刚刚来到这里。”在那天晚上和之后的许多个夜晚，艾比总会想起这句话，因为他并没有回答她，没有真正地回答她。他们一起走到学校，进门以后才过了十分钟，他就被一群热情的同学簇拥起来，而他们俩的道路也永远地分开了。

她还记得他被大家拽走时的样子。他回头看了她一眼，好像在说“谢谢你”。当然，之后的几年，他们一直都是同学。可是，他们最多只会在大厅里偶然碰面，或在离得不太远但也不够近的课桌间相遇。然而，在那个灰色的清晨里，在秋叶纷纷飘落的灿烂中，他曾经只属于她一个人。

她静静地想了他很久，这份思念亲切而熟悉，令人感到宽慰。最后，梦境渐渐逼近，就像交错纠缠的藤蔓在攀爬，她的眼皮越来越沉重。漫无边际的念头与天马行空的想象疯狂萌芽，不断地变幻、融合。

三角梅。枝上长满獠牙般的尖刺，花瓣纤细柔嫩，泛着灼热的洋红色，就像发烧的皮肤一样。艾比躺在地上，抬眼望去，树枝慢慢变粗，花瓣开始凋落。她闭上双眼，花瓣飘到眼睑上，轻轻地扫过嘴唇。她拂开花瓣，看到三角梅已经变成了那棵橡树，苍老睿智的枝干弯弯曲曲地伸向灰色的天空。旁边，一张餐桌，两把椅子，正在静静守候。草地的沙沙声逐渐汇聚成喃喃低语，变得越来越清晰。突然，身下的土地震颤起来，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她开始下沉。当泥土落入口中时，罗伯特把她摇醒了。又过了一会儿，她才意识到，自己在梦中发出的声音肯定传到了现实世界里。这种感觉很不对劲，仿佛有一层薄薄的屏障被刺穿了。

她的心脏怦怦直跳，脖子后面全是冷汗，头发也湿了。凌晨三点。跟以前惊醒的时间一模一样，仿佛这是一道夜晚的裂缝。罗伯特看着她，屋里的灯都打开了。他说没想到她的噩梦会这么严重。

然而，不只是黑暗草地，不只是无法呼吸。这一回，喃喃低语凝聚成了她自己的声音。她感到十分恐惧。纯粹的、尖锐的、无助的恐惧。在梦中，她一遍又一遍地说着一个名字。

克莱尔·巴兰坦。克莱尔·巴兰坦。克莱尔·巴兰坦。

---

1. 谁：在英文中，“谁”的发音跟鸽子的叫声“咕”相似。下文出现的注释除特别标注均为译者注。

2. 珠宝探访：珠宝遗物行业的术语。珠宝遗物指的是逝者留下的首饰，也就是二手珠宝或旧珠宝。在一些西方国家，有一种传统的说法：“一点

旧，一点新，一点借，一点蓝。”也就是说，新娘出嫁时最好能戴一样旧东西、一样新东西、一样借来的东西和一样蓝色的东西。因此，新娘经常会选择在出嫁时佩戴一件家传的首饰或从古董珠宝店购买一件有浪漫故事的旧首饰。如果有人愿意出售亲人的珠宝遗物，可以联系古董珠宝店，工作人员就会登门拜访，既表示对逝者遗物的尊敬，又可以聆听并记录跟珠宝遗物有关的故事，以便日后转述给有意购买的客人。

3. 六十：指六十迈，即每小时六十英里，约相当于每小时九十六公里。

4. 三点掉头：又称Y字掉头或K字掉头，是美国驾照考试中考官常用的指令，要求司机在一片有限的区域内按照一系列标准步骤将汽车掉头，面朝相反的方向。

5. 进进出出：美国地区性连锁快餐店，主要分布于美国西南部和太平洋沿岸，因第一家总店是汽车外卖餐厅而取名“进进出出”，后来陆续出现可供堂食的分店。

6. 大瓶装红酒指装在大玻璃瓶里的平价红酒。

7. 像雨水一样：南加州雨水稀少，有一首著名的英文老歌即名为《南加州从不下雨》。

8. 诺克斯玛：美国的一种皮肤清洁品牌，主要生产洗面奶、卸妆水等。

9. 阿迪朗达克靠椅：一种由木头或其他人工合成材料制成的简易靠椅，通常用于户外。第一把阿迪朗达克靠椅是在阿迪朗达克山脉设计而成的，因此得名。

10. 烹饪艺术：美国著名的家用厨具品牌，始创于1971年，主要生产多功能食品处理机。

11. 双子城：指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和明尼阿波利斯两大城市。

12. 马歇尔：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城市。

13. 救世军：一个基督教的国际性慈善组织，始创于1865年，主要经营慈善商店、收容无家可归的人、参与赈灾行动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14. “如果”句：源自一个西方的经典哲学命题：“假如一棵树在森林中倒下，周围无人听见，那么它究竟有没有发出声音呢？”该命题探讨的是存在与感知的关系。

15. 苏特恩：指法国波尔多地区生产的白葡萄甜酒。

16. 丹尼餐厅：美国连锁快餐店，二十四小时营业，且全年不休假。

17. 爱尔兰春天：一种除臭皂的牌子，最早由高露洁公司于1970年发售。

18. 苯海拉明：具有镇静作用的抗组胺剂药物，主要用于治疗皮肤黏膜的过敏性疾病，也可用于治疗乘车、乘船引起的恶心呕吐。常见的不良反应有头晕、倦乏、头疼、嗜睡等。

19. 奥林匹克足球发展队：指美国青少年足球奥林匹克发展项目选拔出来的一批年轻选手，他们都是各个年龄段中有潜力的球员，有机会进入国家队，参加国际比赛。

第2章



过去

有人在叫她的名字。克莱尔听到了三次，遥远而微弱，仿佛在梦里，原本是声声呼喊，入耳却化作窃窃私语。窗外一片漆黑，深夜的湖水就像石油一样黯淡而光滑。客厅里空无一人。她面朝门口，觉得那个声音会再次出现，可是屋里静悄悄的，只有落地摆钟在嘀嗒作响。她肯定是产生幻觉了。在这栋房子里，幻觉是常有的，她总会希望或害怕见到不在这里的人。

她转过身去，面朝窗户，身旁的桃木桌上摆着一套银质茶具和凡·布里高的花瓶“心灰意冷”注。花瓶十分高大，一个男人蜷缩在顶端，手扶膝盖，脸朝瓶口，仿佛面对着无尽的空虚。从下到上，紫红色和蓝色的无光釉越来越深，到了人物浮现的部分，几乎完全变成黑色，仿佛那是从忧郁中诞生的身影。克莱尔第一次见到这个花瓶时，才二十岁出头，可是成人礼舞会却已经过去许多年了，她打算听天由命，要么接受一段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要么就这样孤独终老。为了做好准备，她开始学习陶艺，好让自己能够坚强地面对其中任何一条道路。她不仅爱上了这个花瓶，而且还爱上了制作花瓶的男人，他肯定能够理解萦绕在她心头的淡淡哀伤。阿图斯·凡·布里高，年仅三十五岁就死于肺结核。他在制作这件陶器时，已经明白自

己快要死了。克莱尔得知以后，从花瓶中看到了对生命的热爱与怀疑，看到了这类容器的脆弱，也看到了我们坚守的空虚。这件陶器让她第一次认清了自己，原来，活着就是慢慢死去。

她渴望冬天，想念冬天，住在明尼苏达州的人一般不会这样。雪白的大树，滑冰的乐趣，呼气时雾气缭绕，冰柱晶莹剔透。尤其是毛衣和长袖，可以掩饰她发胖的事实。虽然据她所知，还没有人议论过，甚至都没有人注意到，可是她自己知道，体重一直在增加。

他们结婚不到两年，从未有过争吵，从未大声讲话，因此就连改变也同样温和。大约八个月前，在一个美丽的秋日午后，她从他的脸上捕捉到一个表情，一个此后又多次出现的表情。心不在焉。他站在窗前，面带微笑，灿烂的秋叶映在玻璃上，就像一幅马赛克拼图。她在一旁注视着，却发现他的目光没有焦点。他所看到的不在眼前，而在心里。那时她才明白，自己所见证的幸福与季节的色彩无关，也与他无关。

第二天早上，她多吃了一片面包。从周三到周六，她总是一个人。曾经，每顿饭都是一份奖励——这是你应得的，因为你独自忍受着这栋房子；如今，却变成了一种惩罚——看吧，你从来都配不上他。她会一样接一样地吃掉许多东西，从蚱蜢派[注]、椰蓉蛋糕，到几天前烤好的西葫芦面包，统统塞进嘴里。只有当她明显感觉身体不舒服时，才会停下来。之后，在当天晚些时候乃至第二天里，她的步伐会变得迟缓，期待会化为恐惧，可是她依然无法控制自己，仿佛别无选择。到了周五，她便感到如释重负，就像一名失去鞭子的自笞者[注]。马上就能结束了，她的丈夫就要回来了。周六是他回家的日子，也是这一切停止的日子。

数月以来，她一直这样暴饮暴食，身材已经走样，她的腰肢渐渐变粗，脸庞的棱角不再分明。当她在陶钧[注]前塑造黏土时，胳膊压在圆鼓鼓的肚子上，整个身体都变得非常碍事。她很担心别人会问她是否怀孕了，若果真如此，她很可能会难堪得无地自容。

湖水沐浴着洁白的月光，在树影间荡漾。溺水是什么感觉呢？肺里灌满水，每一次喘息都艰难而沉重，心里是什么滋味呢？或许，在刹那间，身体能回想起最初的记忆，觉得似曾相识，感到平静安宁。

我的生命是这样开始的，也是这样结束的。

*

璀璨的大星星总是待在原位，一动也不动。不过伊娃觉得，稍显黯淡的小

星星正从眼前逐个消失。她刚用目光捕捉到这些星星，它们就立刻被漆黑的夜幕吞没。这是一种视觉的陷阱，但或许又不是，或许她真的见证了它们的消失。这个念头使得仰望天空变得新奇而有趣，她不禁挺直腰杆，更加认真地对待这个消磨时光的方式。

现在正是六月初，夜风中飘着一阵古怪的气味，混合了丁香与龙葵的芬芳，还有附近农场的泥土味道和湖畔的沼泽气息。罗彻斯特就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南边，两地距离只有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可是在她的想象中，明尼阿波利斯的空气却截然不同。在那里，处处都弥漫着街道和香水的气味，人人都怀揣着热烈的雄心壮志。时间肯定也过得更快，一分一秒都显示在手中的怀表上，而不是靠太阳的倾斜或叶子的卷曲来判断。

天已经黑了，谁都有可能看到她正坐在台阶上，仰望星空，静静守候。待在这里并不明智，实在太显眼了。不过，另一个选择是屋后的门廊，而那里面朝树林。白天，树林郁郁葱葱，十分好看，而且并未延伸到太远的地方。随着夜幕降临，树林变得阴暗浓密，无边无际，仿佛隐藏着许多黑夜的秘密。不行，她不能盯着树林。独自一人时，她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将要从树林中冒出来。如果有他在身边，那就不一样了。不再提心吊胆，而是怦然心动。

他说过会迟到，可一转眼她就把钥匙弄丢了。而且，今晚月色迷人，暖洋洋的感觉就像幸福的人儿脸上的止不住的笑意。他肯定正在悠闲地散步，不慌不忙地欣赏着沿途的草地、门廊与树屋。

终于，碎石子路上传来了“嘎吱”声。伊娃兴奋地站起来，看着他从月光中一步步走来。宽阔的平肩——她讨厌斜肩，斜肩的男人太脆弱，容易动摇，那可不好——深棕色的头发，坚毅的方下巴，高耸的颧骨。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黑夜的气息，显得格外英俊。

走上台阶时，他已经掏出了钥匙，“你怎么在外面？”就连生气的声音都充满磁性，听起来很像奥森·威尔斯或格里高利·派克。

“我肯定是把钥匙落在家里了。不过外面很暖和，我没事的。”

她跟在他身后，盼着他不要发火。混合着鲜花、泥土和湖水的夜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他，只有他。清新肥皂，少许麝香，还有淡淡的木屑味儿——那是他从工作中带回来的，是城镇发展的气息。

进屋以后，威廉关上门：“这已经是你弄丢的第三把钥匙了，而且天气不是重点。你坐在那里，整个罗彻斯特的人都能看得到。”

“不要紧，”她说，“我……”话音未落，她就被他推到了门上，新生的胡楂摩擦着她的肌肤，坚定而温暖的大手伸进了她的衬衫里。

屋里没有多少吃的，基本都是罐头，所以他们通常会在第二天早上去公主咖啡厅吃饭，然后直奔超市，买好两天的食材和一瓶牛奶。牛奶是给她的。已经二十四岁了，还是离不开牛奶，她自己也觉得很丢人，但实在没有办法。牛奶，乳牛，青春，牧场——要是能把这一切都抛在脑后，忘得一干二净，那就好了。

此刻，他们正坐在屋后，月光照亮了高低起伏的松树尖，他们的大腿上放着小碗，里面盛满了从罐头里倒出来的番茄浓汤。门廊刷着绿漆，就像草地一样。在台阶的最顶层，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她倚着左边的柱子，他则背靠右边的柱子，中间摊着大富翁的棋盘。那是威廉从一个柜子里翻出来的，制作于战前，有精美的金属零件和小巧的木头旅馆、木头房子。喝完汤，他们开始下棋，灯光在门廊上闪耀。酒杯叮当作响，影子轻轻摇晃。空气中弥漫着青葱的清香，木栏杆底下开满了紫色的小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自由自在。这里是他们的世外桃源，没有外人打扰。

“你想我吗？”她问。

他正在掷骰子，闻言微微一笑：“时时刻刻。”

“我也想你。”

“我知道。”

“自大狂。”

“没错，我就是。”他看向她，目光灼热，“新衬衫。我喜欢你穿红色。”

她抬手碰了碰衣服上的纽扣，那是用胶木雕刻而成的玫瑰花：“我今早才刚刚缝好，还不到一天，就被你扯掉一枚，害得我在台阶上找了好久。”

他嘴角上扬：“很值得。记得提醒我再给你买几套新纽扣。”

当月亮升上高空时，浴缸中的洗澡水正在哗哗流淌，厨房的水槽里堆着喝光汤的汤碗。大富翁的棋盘没有收起来，一切都留在原地，金钱和卡片压在石头底下，棋子静静地停在途中，随时都会继续前进，投降与战败也只不过是开启一场崭新的游戏。她找出《法兰克·辛纳屈的声音》，摆好唱针。这是今晚要听的唱片，播放时间很长，其间他只需要从浴缸里出来一次，让音乐从头开始。她的衣服在床边的地板上，松掉的纽扣在床头柜

上。浴室里渐渐雾气弥漫，她用脚指头试了试水温。终于，开头的几个音符响起，法兰克那轻柔舒缓的嗓音飘进房间。烛光摇曳，她沉入肥皂泡中，抬起一条腿，搭在水龙头旁。雪白的肌肤，红色的趾甲，光滑的瓷砖。水花打湿了棕色的发梢，蟋蟀在敞开的窗外鸣叫。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给她调了一杯姜汁威士忌。她伸手接过，将冰凉的玻璃杯压在灼热的胸口。他注视着她，她回望着他。他晃动酒杯，整个世界都在微微闪烁。

“对不起，我把钥匙弄丢了。”她说。

“对不起，我迟到了。”

其实浴缸里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了，但是不要紧，他仍然能坐进去，水面随着他的没入上升。她背靠瓷砖，感受着一滴水珠沿脖颈蜿蜒淌下，用双手掬起一捧泡沫，在烛光下静静欣赏。成千上万的映像轻轻颤动，缤纷的色彩在漂浮、闪耀、破灭。

“我从明尼阿波利斯开车出来的时候，看到了双彩虹。”他看着她说，“就在今天早上。”

“你真幸运。”

他用一只脚轻轻地推了推她，“可不是嘛。”

她咧嘴一笑，朝手上吹了一口气。泡沫纷纷飞入空中，眼前呈现出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他向后靠去，脸上带着如痴如醉的微笑。有一簇泡沫落在旁边的瓷砖上，她看到了自己的映像，晶莹剔透，却又支离破碎。她拼命转移注意力，不去想他昨晚身在何方。

*

周六清晨，威廉在屋里寻找腰带。椅子后面，浴室旁边，房门附近，到处都没有。最后，他抬眼看向床上。伊娃正慵懒地躺着，一只手搭在头顶，另一只手漫不经心地玩弄着毯子，纤纤细指轻轻地捏来捏去。

“伊娃。”他注视着她，而她却看着天花板，面带微笑。窗外投下一束阳光，正好照在她身上，显得耀眼迷人，令周围的一切都黯然失色。

她摇摇头，但很快就心软了，把腰带从自己的枕头底下抽出来。他弯下腰，飞快地亲了她一口，然后便强迫自己起身离开。周六是他们说再见的日子。皱巴巴的床单，缺口瓷杯里的咖啡，枕边的低声承诺，赶时间的匆

忙。

卧室跟其他房间一样，小巧玲珑，按照前任屋主的喜好装修成女性化的维多利亚风格：泛黄的碎花壁纸，浅色的手工羊毛地毯。过去，这里一直都是出租屋——家具齐全，跟市中心相距不远，步行即可到达，而且还位于银湖对面，既能满足居住的需要，又能提供度假的享受。当时的屋主是一位老太太，眼神中写满了不耐烦，嗓音沙哑，仿佛有异物卡在喉咙里，将一切话语都切割成碎片。当他最终同意买下这栋房子时，老太太欣喜若狂，把从前的东西、爱好和梦想统统留在原地，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现在是1948年，男士们已经开始不穿西装外套，而直接穿休闲衬衣了。在纽约街头，甚至有人把衬衣下摆露在外面。可是，威廉依然喜爱西装。随着二战结束，无论是羊毛西装还是花呢西装，剪裁都更加宽大，用料也更为慷慨。一套好西装能够创造奇迹，而他的西装全是顶级的名品。刚开始，他也穿着西装去工作。毕竟，他是老板，老板不都这样吗？然而，罗彻斯特虽然发展迅速，却依然是个小城镇。再说，建筑公司就是搞建筑的，无论你是不是老板，都难免要到工地上去。所以，如今他只在明尼阿波利斯穿西装，而且因为伊娃喜欢，在准备返回明尼阿波利斯时，他也会穿上西装，跟她告别。她总是细细地研究那些翻领、裤褶和针脚，感叹自己永远都无法复制出如此精湛的工艺。

此刻，他在镜子中捕捉到她的眼神。两人目光交汇，她微微一笑，令他心旌摇荡，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映像。

“我在河边发现了一个野餐的好地方，”她说，“周围一个人都没有。现在天气很暖和，咱们可以把晚饭提前，带上食物过去。顺便带上鱼竿，我看到有鱼儿跳出水面。”

“你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提议在约会中钓鱼的女人。”

“而你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不知道钓鱼要花多久的男人。到时候会有充足的时间做其他事情，什么都不耽误。”她的胳膊放在头顶，当她叹气时，胸脯微微起伏。他强迫自己移开视线。

“好，那就听你的。”他说，“不过，亲爱的，眼下要迟到了。”他抬手指了指窗边，她的旅行箱放在那里，敞着大口，还没有收拾，箱盖内衬的绸缎小袋中塞着一张字条。他知道，稍后，她把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时，肯定会寻找这张字条，盼着自己不是孤身一人。他总是在小纸片上潦草地写下几句话，趁她没看见，偷偷塞进箱子里。不过他怀疑，她之所以移开目光，只是为了给他制造机会。

你侧着身睡觉，几乎霸占了整张床……不过，能悬在床边是我的荣幸。——我

咖啡厅离得很近，菜单一成不变。服务员刚从厨房里走出来，他就把汤匙拿在手中，等燕麦粥摆到面前以后，便立刻把枫糖浆滴进去，画出一个完美的漩涡。饭后，他们开车从银湖公园外经过，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停下来，奢侈地享受一回周六的时光。湖面微微闪烁，每天的这个时候，湖水都跟她的眼睛一样，呈现出一种清新而活泼的蓝色。

“记得想我。”在车站，她轻轻地说。周围还有十几个人也在等车，他们站得很分散，仿佛漫无目的，哪辆长途汽车停得近，就上哪辆。

他把一只手放进口袋里，点了点头，“如果你乖的话，会得到巧克力作为奖励。”

“我一向都很乖。”

他压低声音：“实际上，我能证明你一点都不乖。”他抬手碰了一下假想的帽檐。

当她登上长途汽车时，旅行箱碰到了车门。他看到她找好座位，便在口袋里丁零当啷地摇晃车钥匙，等待着长途汽车艰难地发动并渐渐远去。

说实话，威廉喜欢开车，尤其是家里那辆62系列的敞篷汽车，车身是金凤花般耀眼的黄色，梦幻而闪亮，令他爱不释手。但是凯迪拉克太引人注目了，所以他只好选择雪佛兰轿车，虽然是乏味的浅棕色，却结实耐用。“你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一辆什么？”当他告诉她时，她吃惊地问。他能看得出来，她的大脑正在飞速运转，试图把描述跟现实联系起来。“那辆车太显眼了，”他说，“况且也不适合开着去视察工地，我可不想让它有所损伤或蒙上灰尘。”

他一路北上，沿途闪过许多模糊的风景，就像转瞬即逝的疯狂念头。灿烂的玉米地、湖泊、河流，全都显得十分陌生，因为他始终住在双子城。诚然，双子城也有湖泊，但岸边总是镶嵌着道路，点缀着年复一年不断崛起的房子，建筑越来越密集，最终占据了所有湖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发展趋势始于他的祖父，人们都说，老爷子有先见之明。祖父迅速地买下了哈里特湖、卡尔霍恩湖和群岛湖周围的大片土地，还有分布在州里其他城镇的土地，最终统统卖出，赚得盆满钵盈，家中堆金积玉，令明尼阿波利斯的每个人都钦羡不已。威廉的父亲欧文颇为谦逊，这一点常常令周围的人感到自卑而困惑。虽然他从未参与父亲的事业，但依然对当地景观

的变化做出不少贡献。年轻时，欧文迫不及待地冲破镀金的生活，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个令人敬佩却又任性冲动的决定，其实他只是不想继承父亲的生意罢了。大家都认为，欧文能安然无恙地从战场上回来，肯定是得到了命运的眷顾，这证明他是个品行端正的好人，毕竟好人才有好报。之后，他自己的事业又大获成功，先是有如神助般的灵机一动，为大批涌入的汽车铺设道路，紧接着柯立芝的减税政策又挥动魔杖，锦上添花。这更加证明他注定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就像正义者会发光[注]一样。

做这样一个人的儿子并不容易，据说做他的妻子也不容易。威廉的母亲伊莎多拉喜欢开玩笑，说欧文的存在和她的存在是相互对立的，仿佛他们的人生被彼此的差异给抵消了。在整整二十五年间，每到周四，欧文就会去雷的理发店，耐心地听雷谈论自己的两个儿子，他们都在一战中牺牲了。战场上的滚滚迷雾从雷的心中飘进欧文的心中，最后被留在理发店门口，久久萦绕，挥之不去。而伊莎多拉则会去找顶尖的造型设计师，那些巴黎男人都留着长长的指甲，眼神迷离。她是一个习惯了上流生活的女人，更是一个心安理得的享乐主义者。不过，她行事慷慨大方，总是把圣诞节的礼物清单列得很长，并且根据大家在过去这一年中在她背后所作的评论，给每个人都准备了不同的礼物。最重要的是，她对丈夫极为忠诚。欧文经常说："她永远都是那个七岁的小姑娘，从父母的圣诞树上偷走棒糖，连同甜甜的吻一起送给我。"

伊娃了解这片土地。虽然她比海报女郎还要漂亮，但是那假小子般的童年经历时常会浮现出来，就像透过许多蕾丝花边，瞥见底下的粗布麻袋一样。这种反差令人感到迷惑，却又极富魅力。她可以说出鲜花、小鸟和野草的名字，这种能力让威廉惊叹不已。而且，她还充满热情，对一切看似平凡或容易被忽略的事物都怀有强烈的好奇心。比如赞布罗河，此刻正在他的右边静静流淌。"水里有鲇鱼、鲫鱼、梭鱼和小嘴鲈鱼，"不久前的某一天，她曾飞快地脱口而出，然后凑上前来，"我听说这条河本来叫作'障碍之河'。"接着又坐了回去。她的下嘴唇比上嘴唇稍稍厚一些，显得十分性感，令他心醉神迷。"那是它的法语名字，Rivière des Embarras。"他答道。她面带惊讶，微微张开甜美而鲜红的嘴唇，然后便央求他再说一遍，一遍又一遍，而他都欣然照做。这句小小的短语给他带来了莫大的成就感，那是在别处无法体会到的。

当威廉抵达明尼阿波利斯时，熟悉的抵触情绪油然而生。他讨厌周六。这一天就像两个世界的分界线，又像一道深不见底的壕沟，他不愿做片刻停留，只想赶紧跨过去。通常只有刚回家的头几个小时需要调整和适应，从一种生活到另一种生活，从一栋他毫不在意的小木屋——简单纯粹，就是个睡觉的地方，到他的童年故居——张牙舞爪地占据了大片土地，却华而

不实，就像挂在谷仓里的水晶枝形吊灯一样。棕色石砖，红瓦屋顶，塔楼高高耸立，一道铁铸的栅栏围着宽阔的草坪。房子里有九间卧室、五个壁炉、一间休闲室、一间日光室、一间台球室和一间图书室，甚至还有一条从地下室通往车库的隧道。那是为了应对禁酒令而建成的，当时他父母的客人需要有个备用出口才觉得安心，不过最终并未派上用场。小时候，他很喜欢来这里。呼喊声会从隧道两头传入，全家人都在找他，而他却坐在黑暗中，冲着看不见的泥土傻笑。

对于家中唯一的孩子而言，这一切太多了。虽然父亲说过，拥有如此庞大的房子实在荒唐，但是他喜爱它投射在妻子眼中的光芒，因此从未考虑过卖掉它，一次都没有。欧文与伊莎多拉。威廉总是觉得，这两个名字就像一部歌剧的题目。在他们的白色墓碑上，刻着这样一句墓志铭：请君放轻脚步，有梦长眠于此。

到家以后，他关掉引擎，在车里静静等待，珍惜着进入另一个世界前的最后时光。透过远处的餐厅窗户，他看到了一头淡金色的卷发。凯蒂，这位丹麦女管家从一战后就开始跟着他的父母。她消失了片刻，接着又在旁边的窗户里出现。每周六，他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到家，餐桌已经摆好，食物热气腾腾，就跟过去父亲把车停在门前的时候一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威廉觉得，在父母的房子里，他似乎正沿着一条歪斜的道路延续他们的人生，唯一的差别就是那位棕色头发、蓝色眼睛、涂着红色唇膏的美丽姑娘。想到这里，他不禁微微一笑，她的到来令人生变得如此美妙，就像一部黑白电影忽然焕发出绚丽多彩的光芒。

凯蒂透过厨房的窗户看到他，立即停下忙碌的脚步。几秒钟后，她就来到跟前，打开车门。这样做并非示好，而是职责所在。少年时期，他曾经给她起过一个外号，叫作“大丹”注，因为她实在太凶了。他可以在隧道里待上好几个小时，但只要伊莎多拉说一句他不见了，凯蒂就会气冲冲地直奔隧道，出来的时候肩上沾满泥土，手里拽着他。

她跟在他身后，走进房子。“莳萝酱三文鱼。”她说。丝萝酱三门鱼。即便过去了这么多年，她的口音还是非常重，听起来很难懂。她已经五十五岁了，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看到她日渐衰老，他感到于心不忍，就像亲眼看到一位电影明星慢慢抹去脸上的妆容。

他来到桌边坐下，把餐巾铺在大腿上，迅速地切下一点三文鱼，只是小小的一角，吃掉以后又把叉子放回原位。他盯着水晶枝形吊灯，满心希望自己还在罗彻斯特，希望今天不是周六。

隔壁房间传来一阵轻微的骚动，凯蒂的声音打破了寂静。他依然坐在原位没动，珍珠母制成的餐刀微微闪烁。

终于，门开了，他站起身来，克莱尔走进屋里。她点头示意，一眼就看到他的盘子，发现一小块三文鱼不见了。最近，妻子总是能敏锐地察觉出所有异常之处，这令他越来越烦恼。

“你肯定饿坏了。”她说。

“倒也没有。”他重新坐下，等着她先开始吃饭。

“路上怎么样？”

“不错，很顺利。其实，现在这个季节还挺舒服的。”

“原本就该如此。”她微微一笑，拿起叉子。

他赶紧埋头吃午饭，只觉得饥肠辘辘。切鱼肉，舀土豆，一边吞咽一边说话，“迪克逊把我们竞争埃尔姆工程的投标书交了上去。我毫不怀疑，这份投标书的报价肯定比盖伊·麦克弗森的报价要低。可结果吉米却宣布我们的报价高了，而且只多出三百美元。三百美元。这绝不是巧合。麦克弗森是吉米的远房表弟，他们俩绝对互相勾结了。”

当他抬起头来拿杯子时，发现她的灵魂已经走远了。虽然身体还在，但是从目光中能看出，她早就偏离了谈话的路径。他喝了一口水，注视着她，不确定她是否意识到他停止了谈话。她常常走神，这一点既令他心烦，又令他好奇。究竟是什么人或什么事夺走了她的注意力？她在想什么？正在脑海里给瓷器上釉吗？还是挂念着窑里烧制的瓦罐呢？

“好了，这就是我的一周。”最后，他说，“给我讲讲你的吧。”

她歪了歪脑袋，“平平淡淡。凯蒂又跟屠夫吵架了，所以我估计咱们这段时间只能吃鱼了。”

“不足为怪。”

“嗯。”

“总是那么好斗。”

她坐在阳光中，金色的睫毛一动也不动，显得很困惑。她又走神了吗？

“最近没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吗？”他的母亲曾说凯蒂是“战争的产物”，仿佛这样就能解释她为何时常与人争斗，为何对一切都心怀不满。当然，战争确实要负一定的责任。凯蒂的父亲和两个哥哥只是普通的渔夫，甚至没有

参加一战，却都在北海被杀害。不到一年，她的母亲便用洋地黄和铃兰做了一顿美丽而致命的饭，统统吃了下去。凯蒂原本在一家服装厂工作，后来遇上机器事故，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她一无所有，便离乡背井，来到了美国。经历过这么多磨难，谁还不会认清世界的黑暗呢？

“噢，威廉，”克莱尔说，“我不知道。伊丽莎白，也就是伊迪丝的妹妹，上周刚生了一对双胞胎。一男一女。”

他露出笑容：“真好，一下子就儿女双全了。”

“可接下来会有许多不眠之夜。”

“即便如此，也是幸福的不眠之夜，不是糟糕的。”

“是吗？那取决于你从谁的角度来看了。”

他们都没再说话，继续默默地吃饭。当他的父母第一次提起她的名字，建议他邀请她吃晚餐时，他并不知道她是谁，只知道她的父亲是欧文非常尊敬的人。“你见过她，”他的母亲说，“很多年以前，在尼科莱特，她的成人礼舞会上。那之后又见过许多次，还记得吗？”可是，他却毫无印象。直到后来，他的父母都去世了，在雅克斯餐厅里，他坐在她的对面，点了一杯汤姆柯林斯，混合着新鲜果汁和两量杯杜松子酒，喝到一半时，他才真正看清了她的模样。“你会做陶瓷？”他惊讶地问。当她开口回答时，他看到了她对陶艺的喜欢——不，是热爱——这一点吸引着他靠近。她边说话边摆出塑造黏土的姿势，双手在餐厅的昏暗灯光下移动。从她对这项工艺的热爱中，渐渐浮现出一张美丽的瓜子脸，一双闪耀的蓝眼睛，一张线条优美的嘴巴和一个小巧玲珑的鼻子——分开来看，她的五官都非常漂亮，不知为何，合在一起却变得普普通通，丧失了特点，显得平凡而模糊。

“你能教教我吗？”他问。她欣然同意，让他坐到自己身边，在纸上草草地写下关于釉彩的知识，滔滔不绝地讲述著名的陶瓷作品，介绍它们的颜色与样式。但是，提到在陶钧前制作陶器时，她只是飞快地做了个简单的示范，闭着眼睛，把双手放在身前，显得很不好意思。在他们结婚几个月之后，他终于理解了这种羞怯，不禁萌生出想要保护她的念头。当时，他无意中听到她的母亲责备她“不务正业”：“只有傻子才会日复一日地躲在窑洞里浪费时间，这绝不是淑女应该做的事情。”克莱尔没有说话，于是威廉开口了，他的声音从走廊上传来，把母女俩都吓了一跳。“是工作室，”他说，“克莱尔在她的工作室里做陶艺。”

虽然他爱她，但是那一刻，从妻子的眼神中能看得出来，他对她的感情永远也比不上她对他的感情。爱，这个字的定义取决于经历。他从未爱过，

便以为这种感受就是真实而伟大的爱情，直到窥见她的内心，才明白什么是爱。于是，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善待这个女人，善待这份脆弱而又深沉的爱，可结果却事与愿违。

*

克莱尔回到窗前，看着阴沉的湖面，想着阿图斯·凡·布里高。他患了肺结核，按照医嘱，每天都要出去散步。她仿佛看到他走在科罗拉多州的干燥空气中，沿途发现了长石、高岭土等许多物质，可以用来做彩釉的实验。然后，他停下脚步，咳嗽起来。在幻想中，她伸手扶住了那对瘦弱的肩膀。

电话铃响了，她坐着没动。不久，她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克莱尔。”

她还是没动。如果不转身，也许背后就没有人，也许又是看不见的幽灵在叫她的名字。可能是近来，她感觉孤独了吧，而如今，一连数月不确定的疏离感终于明了起来。

“克莱尔。”威廉又说了一遍。

她依然凝视着幽暗的湖水：“什么时候走？”

“周一。我很抱歉得提前离开，但是桑德拉的工程出了点问题。”

她的视线重新聚焦，湖水消失了，客厅在玻璃上浮现。威廉站在门口，即便只是从模糊的映像上，她也能看出来，甚至感受得到，他正在努力掩饰着内心的雀跃。仿佛身体已经关不住了，灵魂快要跳出来了。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她，返回罗彻斯特。她知道为什么。刚发现的时候，她都没法做陶器了，双手抬不起来，黏土塑不成形。在脑海中，她一遍又一遍地看到他亲吻另一个女人，一个没有面孔、没有名字的女人。威廉不知道，这个女人在他的耳后留下了红色的唇印。礼貌的问候之吻会落在脸颊上，绝非耳后。

他爱这个女人吗？她的威廉，她每天都试着少爱一点的威廉。诚然，她的家族需要他，但她之所以嫁给他，是为了自己，为了内心的渴望。这辈子，她从未奢望过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可是他却单膝下跪，向她求婚，仿佛美梦成真。

映像中的他微微颔首，不知在肯定着什么。“我要上床睡觉了，”他说，“你来吗？”

她勉强露出微笑："我可能还要再做一会儿陶器。"

"你创作的那种釉怎么样了？"

"我只是在制作，不是创作。之前已经完成了。"

他点了点头。她等待着。然后，他转过身去，消失在走廊里。她静静地坐着，一动也不动。不久，果然传来了丈夫打电话的动静，遥远而微弱。她听不到他的声音，但是知道他正在低语。

她再次望向窗外。

---

1. 凡·布里高：指凡·布里高陶艺，"心灰意冷"为凡·布里高最著名的代表作。
2. 蚱蜢派：一种用薄荷和巧克力做成的甜品，因颜色为绿色而得名。
3. 自笞者：指通过鞭打自己的身体来达到极端禁欲目的的天主教激进派教徒。
4. 陶钧：制造陶器时用到的转轮，分快轮和慢轮。
5. 正义者会发光：出自《圣经·马太福音》，原文为：那时，在天父的国度里，正义者会像太阳一样发光。
6. 大丹：在英文中有双关含义，既可以表示"伟大的丹麦人"，也可以指一种名为"大丹狗"的大型家养犬。

第3章



现在

有一瞬间，艾比仿佛听到走廊里响起了说话声和脚步声。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照在地板上，闪烁着宝石般绚丽的斑斓色调，到处都是厚厚的积灰，只有相框一尘不染。逝者的儿子伸手去拿另一个珠宝盒，这枚戒指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首饰。玫瑰金，小粒珍珠，两颗血红的石榴石，以及浪漫的故事。当对方开始讲述回忆时，艾比便低头做记录，但是片刻之后，她又忍不住望向走廊，想象着那位父亲临死前的模样。慢吞吞的步子，双脚趿拉着拖鞋，沉重地靠在门把手上，走进空荡荡的房间。只有空荡荡的房间。一年前，他的妻子去世了，长达七十年的婚姻戛然而止。“他会带着一把椅子去她的墓地，”逝者的儿子告诉她，“用家中的塑料饭盒吃晚餐。”

将近中午，艾比回到珠宝店，把手写的回忆输进电脑，打印在浅褐色的纸张上，然后裁成长条，折起来，放在天鹅绒盒子里。有的顾客根本不在乎，甚至不想要，但也有人希望了解过去，愿意珍惜往事。她会写下，“这枚戒指曾被收进一个饼干盒里，在法国的一堵假墙后面藏了十年”或者“这枚戒指传了三代，到过十个州，见过十二个曾孙”。她明白，有些故事也许再也无人提起，而自己就是最后的倾听者。她之所以进入这一行，正是因为热爱过去，热爱岁月留下的痕迹。小时候，她就对外祖母的戒指爱不释手。后来，在大学期间，她拿着简历，第一次踏进这家店铺，

闪烁的钻石就像湖水的粼粼波光，荡漾在心头。

她很累。昨晚又做噩梦了，连续四天。可是，周一没有多少时间能补觉，所以她只好喝了几杯浓咖啡，苦涩的沉淀物和翻滚的胃酸令人疲倦而焦虑。梦境比从前还要糟糕，并且如此频繁，感觉就像被扔在一条漆黑的山中隧道——也许有看不见的尽头，也许没有。也许永无止境。

自上周五以来，那个名字并未再入梦，她对此颇感欣慰。不过，它已经深埋在内心里，烙印在脑海中，难以忘却。克莱尔·巴兰坦，其实是一个很美的名字，但不知为何，总是会唤起她的恐惧。

“不好意思，”一位顾客说，“你刚才提到这枚戒指是有来历的，对吗？”

即将成为未婚夫的男人握着门把手，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店铺，回到阳光、汽车和人行道的世界中，艾比不禁感到有些恼火。“既然如此，那就不要谈论婚姻，”她想放声大喊，“不要许下承诺。”然后，她看到了他的手腕，对于男人来讲，显得过于纤细，于是她又觉得也许他是个好男人：在报纸送来以后，他会让女朋友先玩填字游戏；他会为女朋友放洗澡水，还会主动给母亲打电话。她说不准，也许他是个好男人。

可是，他却忽然转向女朋友：“问题就出在这里，你不是说过，不想把别人的悲剧戴在手上吗？”

他的手腕内侧有一块紫色的胎记，像拇指印。片刻之间，艾比仿佛看到医生把他从母亲的身体里拽出来，由于握得太用力，在婴儿的胳膊上留下了永恒的痕迹。艾比也有一块胎记，在腹部，距离肺部很近，不过是一条直线，就像手术疤痕一样。她是通过剖宫产出生的，总是为此而埋怨医生，可母亲却笑话她异想天开。“要是医生真的割到了我的孩子，我怎么可能没有发现呢？”

此刻，面前的女人像鸟儿一样张开嘴巴，正打算反驳，但艾比却抢先一步：“为什么会是悲剧？这些戒指承载着爱与希望，至少我认为如此。”她朝男人微微一笑，继续说：“它们经历了一战、二战、大萧条，陪伴过深夜的祈祷，铭记着战争与和平，充满了热爱与希望，凝聚着承诺与美丽。还有，见证了孩子的成长。有多少次，你曾看着母亲的双手为你盖被子、洗澡、做饭？人们会亲吻这些钻石，留下生命、深情与眷恋，那是你永远都无法在一枚新戒指上找到的。”

女人赞同地点着头。艾比的这番话已经说过上百次了，讲得抑扬顿挫、流畅熟练，提到“大萧条”时压低声音，讲到“孩子”时提高语调。幸好，她曾经记录过这枚戒指的来历，在复述往事时，她注视着女人的脸庞，看到了

缓缓展露的笑意和渐渐下定的决心。

“真好，我喜欢。”那个女人说，她的男朋友用艾比熟悉的方式点了点头。

门铃响起，他们离开店铺。艾比收起那枚戒指，打算什么都不想，坐下来歇一会儿。上午的阳光温和而柔顺，她摆弄着展示柜里的几枚戒指，调整它们的角度。艾比始终想要外祖母伊迪丝的戒指——诞生于一战前，铂金戒托上镶嵌着一颗欧洲切割的钻石，纯净度在当时绝对世所罕见，由I&I制造，这家小公司似乎只生产过为数不多的首饰。那枚戒指承载着一个秘密，至少外祖母是这么说的。虽然外祖母会为了引起混乱而故意撒谎，会跟所有人争吵，尤其是艾比，但是却不想要那枚钻戒，把它交给了艾比的母亲，要求在自己去世以前绝不能拿出来戴。正是这个细节，这种对美丽与奢华的否认，为整个故事增添了可信度：戒指背后有一个秘密。小时候，艾比曾把它戴在拇指上。浴室的灯光最好，母亲的车子刚离开车道，艾比就跑到梳妆台前，摸索着找出那个天鹅绒盒子，然后站在日光灯下，用毛巾盖住排水口。深更半夜的私会，脚下踩碎的落叶，胸前口袋里的戒指紧挨着急促跳动的心脏——艾比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又一个场景，未知的世界无边无际。

艾比上高二时，外祖母去世了。可是，母亲却并未把戒指拿出来，而是让它留在梳妆台的抽屉里。没有戴戒指的理由，无须故作浪漫、炫耀忠诚或鼓励追求。于是，这枚戒指就藏在黑暗里，夹在毛衣之间，再也不见天日。

午休时间，艾比来到店铺后面的秘密花园。很久以前，窄窄的金属桌子被推到栅栏旁，如今桌脚周围开满了橙色和红色的旱金莲，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热情洋溢。右边有一截齐腰高的树桩，几乎完全淹没在黑眼苏珊的藤蔓中，闪烁着无数道疯狂的黄色目光。一只乌鸦落在距离桌子不远的地方，歪着脑袋研究艾比，仿佛看出了她的潜力。

克莱尔·巴兰坦。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像英国人。巴兰坦。巴兰坦。麦肯齐。苏格兰。艾丹是苏格兰人吗？艾比记不清了，但是他肯定有苏格兰血统。在高中时代，他已经有了苏格兰人的魁梧身形，翠绿的眼睛跟栀子花叶的颜色一样。艾丹。对他的感情原本就不仅仅是迷恋，后来则变得更加强烈了。有一天晚上，她做了个梦，没有情节，也没有意义，只是梦到他坐在一辆老汽车里。数日后，她无意中听见他正在复述同样的梦，几乎分毫不差，据说那是他昨天晚上刚刚梦到的。于是，一切都变了。对于艾比来说，这是某种证明。证明了未来，证明了交错的命运会让他们走到一起，犹如一缕温暖的阳光照在心头，令情根深种，发芽开花。放学后，她回到家里，尽可能地写下梦境的细节——树枝的影子倒映在车前盖上，一只松鼠穿过马路，他在微笑，但她却能感受到他的悲伤，那悲伤是如此强

烈，就连醒来后的白天都变得黯淡无光。

“艾比，”坎迪斯站在门口高声说，“我们要进行一次珠宝探访，现在出发。你也得来，不过结束后可以直接下班。”

天气炎热，远处的施工工地传来了大锤的敲打声。艾比在人行横道前等待信号灯变绿，她的车停在街对面的小停车场里。数月前，在几米之外，有个男子站着看手机，一辆汽车突然失控，从马路上冲过来。就这样，他死了。此刻，她注视着来来往往的路人，他们毫不知情，迈着匆匆的脚步，踩过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地方。她所从事的行业与逝者紧密相关，充满了遗忘与未知，常常令她焦虑不安。写下来，别让这些生命烟消云散。她确实做到了，就连对那个男人也一样。尽管她对他的了解仅限于报纸上的简短报道，但她还是把他的名字打印出来，贴在附近的电线杆上。后来，雨水渗透了纸条，墨水洇开，仿佛死去的男人正在为自己哀悼。

距离目的地还有一个街区时，艾比的手机响了，那是她为母亲设置的专属铃声。她按下接听键，打开免提，把手机放到大腿上，保持平衡：“我在开车。”

“好吧，”多萝西说，“等等，先别挂。罗伯特说你又做了一个以前的噩梦。”

罗伯特说。她的母亲和罗伯特平时有联系，因为两人都喜欢看《危险边缘》。如果多萝西来城里，他们就会在沙发上抢答，其他时候则会在电话里竞猜。“《危险边缘》的决赛开始了，题目已经公布，你的答案是什么？”在打她的手机之前，母亲很可能先打了公寓的座机，但艾比还是有种遭到告密的感觉，仿佛噩梦的回归是一个难堪的弱点，一声长鸣的警钟。

“不止一个，”艾比说，“已经连续四晚了。而且有一回，我还在梦里反复地听到一个名字。”坎迪斯在前方停下车，正对着一栋工匠风格的大房子。

“名字？”

艾比驾车靠近路边，这一侧没有人行道，洋红色的三角梅压在窗玻璃上，张牙舞爪的枝杈刮擦着车身：“就在我开始窒息之前。克莱尔·巴兰坦。”

脱口而出的瞬间，她一下子记起，在梦中，也是自己的声音说出了这个名字，而那场梦正是从三角梅开始的。红艳艳的花瓣，獠牙般的尖刺。她移开视线，车内的温度渐渐升高。

“克莱尔·巴兰坦？”母亲重复道，轻声笑了，“你认识克莱尔呀。”

“什么？”艾比猛然踩下刹车，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前倾。她想出去，想呼吸新鲜空气，但是她不能，否则坎迪斯便会看到她，而通话只能结束。

“嗯……倒也谈不上认识，算是知道吧。在你出生前很久，她就去世了。她曾经是你外祖母的朋友。”

朋友。原来克莱尔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并非凭空幻想的结果。起初，她觉得很困惑，但很快就感到如释重负。如此一来，她的梦境就有了符合逻辑的解释，有了得到理解的机会。这样很好。

“她是你外祖母最好的朋友，也是邻居。在我爸爸离开之前，我们家曾住在明尼阿波利斯的群岛湖畔，那是我生活过的第一栋房子。巴兰坦夫人就住在隔壁，妈妈整天都跟她待在一起。她是个陶艺家——当然啦，并不是职业的。那个年代的女人没有工作，只有爱好。我还留着你外祖母以前的信件，里面肯定提到过她。”

艾比从手提包里掏出记录故事的小本子和一支钢笔：“你还留着那些信件吗？”

“对，跟你外祖母的遗物一起，放在地下室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十几年过去了，我还没把这些东西收拾完。对了，那时候我父母的财产可不少，他们曾经非常有钱。所以，我估计巴兰坦家应该也挺富裕的。以前我总是纳闷儿，这么多钱都去哪里了？难道全捐献给国家了？”

此刻，坎迪斯已经下了车，站在通往房子的小径上，用目光搜寻着街道。二楼的窗帘轻轻飘动，艾比注视着，等待主人露面：“我还以为那些钱被你爸爸带走了。”

“不是说他们，我是说巴兰坦家。克莱尔·巴兰坦不见了，在一场抢劫中失踪了。”

失踪。听到这里，一丝异样的感觉油然而生。这个名字仿佛是一种象征、一条纽带，更是一点光亮，在黑暗的水面上微微闪烁——不止如此，深入下去，还有更多。

“巴兰坦先生，”母亲继续说，“也就是威廉，在她失踪后不久就死了。自杀。因为失去妻子而悲痛欲绝，最后在地下室里上吊身亡，女管家在休息日发现了他的尸体。”

艾比转向三角梅，热烈的色彩就像火焰一样。威廉。

“我永远都忘不了，你的外祖母情绪崩溃，冲着一个死人又吼又叫，大发

雷霆。后来，她在生病的时候，还会提起巴兰坦夫人的失踪。唉，她依然在责怪他。”

“他居然上吊自杀，实在太可怕了。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件事。”

“你当然不知道了。”不过，停顿片刻之后，母亲重新开口，显得恍然大悟，“艾比，也许你知道，也许她曾经跟你说过。这是讲得通的。小时候，你可能听过关于她朋友的恐怖故事。她始终把那段过往挂在嘴边，根本就不知道在孩子面前究竟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还记得她以前总是让你拉上窗帘吗？”

“不记得了。”

“那时候，整栋房子就像黑漆漆的洞穴，她告诉你有人要抓她。没错，很可能就是这么回事。”母亲说，她的声音里燃起了希望，“而且，既然你在洛杉矶也做噩梦，那就没必要一直待在外面了。回来看看吧，说不定还能在她的遗物中有所发现呢。”

玻璃上传来了沙沙的声音，三角梅贴着车窗轻轻摇摆。花丛中有什么东西。艾比透过玻璃向外张望，但只能看到相互缠绕的黑色枝条。又一阵晃动，接着恢复平静。她看清了，原来是一只鸟儿和它的小窝。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没事，一切正常。

“也许我会回家，”她说，“如果没有不回去的理由。”她抓起手提包和笔记本，这才看到自己在纸上写下的内容。威廉·巴兰坦的名字，周围环绕着一圈圈椭圆形的线条。

她抬起头来，那栋工匠风格的房子终于敞开大门，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凝视着午后的世界。不知为何，艾比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她刚才等待的是另一个人。

*

河水平稳地流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去吧，去吃个午饭，”舒尔茨说，“让头脑清醒一下。”可是艾丹却直奔树林，他需要跑步。这几天，他一直忙着勘查犯罪现场，询问重症监护室的亲友和草坪上的邻居，还进行受害者研究，翻看邮件和银行交易记录，结果毫无收获，反倒开始替莎拉·布雷宁操心起空头支票的问题，因为有一笔存款的到账稍微晚了一点点。近来总是在警局休息室的折叠床上凑合，如果能舒舒服服地睡一觉，肯定很好，不过他最需要的还是奔跑。

此刻，他在河边停下脚步，侧耳倾听——马卡德瀑布从十几米高的崖顶奔

腾而下，发出轰然巨响；其中一股细流反复击打着凸出的岩石，声音清脆悦耳。雾珠飞溅，水面翻腾。两股水流，两种声响，令他回想起过去。小镇上的日子，总是简简单单。

在圣保罗，情况变了。生命中的一切都渐渐成形，勾勒出未来的艾丹·麦肯齐。大概不出一年，他便会当上警探，住在砖砌的小屋里，娶妻生子。妻子喜欢臭美，总是大惊小怪。有时，他会搬一把椅子，辅导孩子们做功课，结果却发现自己把曾经学过的知识忘得一干二净，再也找不回飘着铅笔气味的学生岁月了。但是，他会把眼前的生活记得清清楚楚，经常借酒浇愁，企图冲淡工作中的艰难与痛苦。白天要面对恐怖的案件，晚上要应付纠缠的噩梦。不久以后，即便发现他在睡眠中发抖，妻子也懒得叫醒他了。孩子们会长大，他会退休，偶尔跟家人一起出去度假。他知道，肯定有一个儿子会成为警察，到时候，他的晚年就会在倾听中度过，听儿子讲今昔的不同，讲警局的变化，描述他闻所未闻、难以理解的事情。

这就是他的人生，脉络清晰、一目了然，仿佛已经有人给他看过未来的相册。其实，总体来说还算不错，毕竟普通人的生活本该如此。然而，一年半前的某一天，在圣保罗的蛙镇街区，一张遮挡地下室窗户的报纸松动了。邻居从外面经过，忍不住多看了一眼，结果连滚带爬地跑回家中，用颤抖的声音报了警。艾丹和他的搭档利昂·哈克斯特德正在巡逻，接警后立即赶到。刚开始，他还以为地下室的墙壁被刷成了黑色。虽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恶臭，但他还是不敢相信，那满墙满地的污物居然是粪便。

只要进过那间地下室，见过那个孩子，就不可能表现得若无其事。艾丹请假了，哈克斯特德也请假了。很快，他们都找了个借口，返回各自的家乡。哈克斯特德对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抱怨，说自己的妻子在圣保罗待得不开心，总是挂念身在马歇尔的母亲。艾丹则宣称，他约会过的双子城女孩总是千篇一律，现在只想回到小镇上，找个好姑娘安顿下来，在日夜思念的小河边买一栋房子。没有人质疑他们，告别派对顺利举办，临别的恶作剧礼物是几块仿真的金表。

回到马卡德以后，艾丹还是坚持同样的说法。其实他已经意识到，也许他根本就不适合干这一行，但是他告诉自己，小城镇和大都市截然不同。他想当警探，却不想待在发生恶劣案件的地方。只有魔鬼才会让一个十岁的男孩瘦到仅剩十公斤，日日夜夜都困在狭窄而漆黑的房间里。世界上总有坏事，但某些坏事过于可怕，难以面对也无可厚非。艾丹始终这样安慰自己。然而，疑虑就像陈年的伤疤，时常隐隐作痛。

现在呢？他从未想过马卡德的暴力案件会达到如此可怕的程度，然而几天前的案情通报却表明形势严峻。一切都开始于三年半以前，马歇尔的一名年轻女子在家中被强奸。作案手法普通，并无特殊之处。受害者从沉睡中

醒来，嘴里塞着自己抽屉里的袜子，双眼被蒙住，身体被捆绑。她是个好姑娘，勤勤恳恳地经营着一家小商店，待人友善，跟母亲住在一起，母女俩还参加了读书俱乐部。舒尔茨说，罪犯早有预谋，绝非临时起意。受害者称对方戴着手套，感觉像是皮革的。现场只有少数微量物证，即衣物纤维和坐垫、地毯上的痕迹。六周后，又发生了一起案件。受害者是一名学生，在学校图书馆兼职，平时住在家里。她也遭到了蒙眼、堵嘴和捆绑，但这一回，堵嘴只是暂时性的。

“区别在于，”舒尔茨说，“他带了兽医在手术中使用的氯胺酮，很可能是偷来的。氯胺酮经常被罪犯用作迷奸药，见效快，退效也快。他采用了肌肉注射的方式，只需四十五秒左右，受害者就会进入一种分离状态，变得精神恍惚，据说那种感觉就像脱离了身体一样。而且，根据剂量不同，还有可能产生强烈的幻觉。但是，如果剂量太大，就动弹不得了。他对第二名受害者使用了大量的氯胺酮，然后把她的嘴唇缝了起来。”舒尔茨沉默片刻，“有人分析，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她无法开口的时候，含混的尖叫声听起来近似呻吟。”

艾丹周围的警官们在椅子上不安地动了动，钟表的嘀嗒声显得格外响亮。舒尔茨接着说，两起案件的联系非常紧密，肯定是同一人所为。艾丹虽然在认真倾听，却忍不住反复回想，受害者当时还醒着，不能动弹。也许神志模糊，但是睁着双眼，任凭一根钢针钩住自己的嘴唇，拽紧皮肤。

趁舒尔茨喝水的空当，艾丹举起手：“在药效的作用下，她还能尖叫吗？”

“不能。他一直等到药效退去，大约二十分钟，然后才强奸了她。”舒尔茨停顿了一下，“他希望受害者有意识。几周后，又发生了一起案件。法医说，缝针依然完成于药效作用的时间之内，在她能动以后，嘴唇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撕裂。”

法医说。屋里鸦雀无声。

“他割掉第三名受害者的舌头，”舒尔茨继续说，“切断舌动脉，然后把她的嘴唇缝上了。严格来讲，她是被溺死的。”

如今，这种事也要在马卡德发生了，犹如雨水从太阳中落下，实在匪夷所思。舒尔茨继续详述：马卡德的第一桩强奸案，受害者是莱拉·麦克凯尔，作案手法普通，并无特别之处；第二名受害者，莎拉·布雷宁，被注射氯胺酮并缝起嘴唇，跟马歇尔的作案模式完全一样。听着听着，艾丹觉得脚下这方坚固可靠的土地仿佛正在破碎、崩塌。等待第三名受害者的会是什么，没有人说，也说不出口。

“马歇尔的那位店长，”舒尔茨往白板上贴照片，“是第一名受害者，通常会有所不同。另外四人都是学生，为了省钱而住在家里——他不会冒险去闯学校宿舍。一切都是计划好的，他很可能事先监视过受害者一段时间，研究房屋布局，摸清睡眠习惯。所有案件都发生在凌晨两三点钟，正是大多数人熟睡的时候，而这些受害者要么睡得特别沉，要么家里有很长的走廊，隔音效果比较好。他知道这样才能顺利逃脱。受害者均为二十岁左右，棕色头发。马歇尔警方认为，罪犯初次见到她们的地点是学校图书馆。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受害者很少出去玩，她们更喜欢待在屋里。我们必须到附近的大学和镇上的社区学院去转一转，跟教职工和保安人员交流情况。现在正值暑假，但是我们并不清楚他会观察多久再锁定目标。之前的侧写[注]认为他不是学生，只是喜欢学生而已。这一点很有帮助。好了，大家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吗？”

几位受害者的照片，还有一张尸检照片。艾丹研究着白板，内心有某种似曾相识的情绪逐渐苏醒，悄悄地燃烧。那是久违的紧张感。

“接下来，”过了一会儿，舒尔茨说，“州里的犯罪分析局会通过距离最近的分部提供必要的帮助，位于圣保罗的取证实验室正在加紧分析案发现场的所有物证，争取尽早跟马歇尔的证据进行比对。一旦结果匹配，马歇尔警方就会派人前来支援，但我们还是要靠自己。所以，大家赶紧把手头的案子结束，或者暂时先放一放。从现在开始，全体成员都要投入到这起案件的调查中。”

艾丹回过神来，瞥见一抹熟悉的身影。那个男人经常在河水下游钓鱼，身边的岩石上放着橘黄色的钓具盒，耐心得就像牧师一样。他能够纹丝不动地坐着，什么也不干，只是静静地注视着鱼线，非常令人钦佩。他们的位置始终如此——艾丹站在瀑布附近，那个男人坐在河道的拐弯处。两人都喜欢水，因而总会在这里相遇。艾丹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河流先生”。

挥一挥手，互相示意，然后又沉浸在各自的世界里。

他应该跟艾希莉分手。利用这段时间的沉默，彻底斩断关系，告诉艾希莉，她会成为一名好妻子，但并不适合他。说到底，她还是他以前约会的那种姑娘，要找个与众不同的人谈何容易。不过，当手机响起时，他还是先看了一眼，确保不是她，然后才接了起来。这是哈克斯特德从马歇尔打来的电话。“我正要找你呢，”艾丹说，“马歇尔那边怎么样？”

“局里清闲得很，就连蛐蛐声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大家已经开始织毛衣了。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方便，我正在跑步，顺便休息一下。”

“你居然还有时间休息。”

“其实没有，但警长劝我出来吃顿午饭。”

“受害者依然生命垂危？”

“是啊。”

哈克斯特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听说你们正在请求外援。”

“对，我们需要日夜巡逻，附近辖区的所有同事都在加班加点地帮忙。”

“结果派给你们的伙计居然是哈尔特，太走运了。”

哈尔特警探，来自马歇尔，今天早上刚刚到达。圣保罗的实验室已经完成了比对，确认纤维样本跟以前的案子匹配。一看到局里的混乱场面——没有一张干净的办公桌，电脑显示器旁堆着一摞摞纸张，打印机放在地板上——哈尔特警探就决定还是留在旅馆里工作。“我敢打赌，”哈里斯说，“他肯定正躺在游泳池边打电话呢。”

“我觉得他看起来还行。你对这件案子有什么想法？”

“我？我怎么想并不重要。”

“那也可以说说嘛。”

片刻沉默，刺耳的呼吸声，然后哈克斯特德开口了，“罪犯并不是泰德·邦迪那种相貌英俊、善于交际的人，我估计他应该性格孤僻，喜欢独处。”

“独处也没什么。”

“我知道。比如你，眼下正独自待在河边。但这个家伙情况不同。他很可能住在郊外，因为不擅长跟街坊邻居打交道，也许还患有妄想症，认为周围的人都在监视他。”

耳边响起呼叫等待的嘟嘟声，艾丹看了看来电提醒，是哈里斯，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他告诉哈克斯特德，他得接这个电话，然后便按下了挂断键。

“她没挺过来，”哈里斯说，“莎拉·布雷宁。”

不知为何，他一直以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仿佛他们的努力能够挽救她的生命，让她渡过难关。

他的手机上有一个列表。

马歇尔受害者

1.杰西卡·霍尔。强奸。

2.梅根·米切尔。氯胺酮。嘴唇。强奸。六周后。

3.考特妮·撒切尔。氯胺酮。舌头。嘴唇。强奸。三周后。死亡。

马卡德受害者

1.莱拉·麦克凯尔。强奸。

2.莎拉·布雷宁。氯胺酮。嘴唇。强奸。两周后。

3.？

他盯着莎拉·布雷宁的名字看了片刻，然后加上“死亡”二字。就这样，一个生命消逝了。

哈里斯继续说：“下一桩案子恐怕不远了。这里的案发速度比马歇尔要快许多，我估计一周内就会有消息。”

抬头望去，雪白的瀑布犹如一层面纱，垂直落入近乎黑色的幽暗池塘里。马卡德，源于奥杰布瓦语，最初指的就是这种颜色，好像没有星星的夜空，又像充斥着板岩与煤块的世界。艾丹看向下游，水面微微闪烁，令人想起阳光中的保鲜膜。“河流先生”的网里有一条鱼正在挣扎，但几秒钟后他便抓住鱼鳃，把它扔到了石头上。鱼儿一跃而起，在空中画出弧线，鳞片闪闪发光。

“河流先生”毫不犹豫地挥拳，猛地击中它的脑袋。那条鱼颓然落下，静静地躺着，再也无法动弹。

---

1. 侧写：指根据罪犯的行为方式推断出其心理状态，从而分析罪犯的性格、生活环境、职业和成长背景等。

第4章



过去

伊娃的桌子上放着一台胜家轻型缝纫机，已经用了十几年，表面依然光滑锃亮，边缘装饰的金叶子也完好如初，这是她最宝贵的东西。旁边有一些准备好的布料，上面用铅笔写着简单的说明，还有一份“塞壬背心裙”的纸样，印着紧身露背的上衣和宽大蓬松的裙摆，她打算把裙子改短几厘米。刚看到这张纸样时，她就非常喜欢，仿佛能感觉到威廉的大手放在自己的后腰上，拇指贴着裸露的肌肤，领她下车，走进罗彻斯特的电影院。然后，她想起了自己的家乡，仿佛又感觉到镇上的男人们正在注视，女人们正在咳嗽，一边用手快速地扇风，一边仰头盯着天空。真是奇妙，她想。在不同的世界里，人们对待一条裙子或一个人的态度竟有天壤之别，仿佛气氛改变了事物的面貌。

在距离卢文镇不远的地方，有个女人会卖一些饲料袋和面粉袋的布料，质量很好，可以用来做衣服。而且，这些布料是在一次去得梅因的旅途中收集的，因此不像堆在架子上或角落里的布袋那么陈旧。不过，最近就连饲料袋也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明显更便宜的纸袋。战争结束自然是好事，但伊娃很怀念当初的团结一致，那时只流行基本款式，阶级界限模糊，大家都追求同样的目标：节俭、朴素、耐用。如今，服装界赞美的是铺张浪费，推崇的是奢华昂贵。设计师纷纷抖擞精神，巴黎重掌时尚大

权，社会再次变得等级分明。什么样的人穿什么样的衣服，身份地位全都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她思索着裙子的配色，觉得蓝色底色跟自己的眼睛最相称，同时给指甲涂上了最后一层红色，鲜艳的油彩渐渐融合、漂浮。这是威廉最喜欢的颜色，是威廉的颜色。她微微一笑，想象着自己在睡觉，占据了大半张床，手放在胸口，上下起伏。这次收到的字条跟从前的字条一起，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每个周六，她都要强迫自己耐心等待，最后才把字条拿出来看。在长途汽车的漫漫旅途结束以后，那甜蜜的承诺就像期待已久的大餐；在没有星光的静谧夜晚，那美好的话语就像抚慰寂寞的亲吻。

电话响起，模糊的铃声隔着地毯、地板、墙壁，从楼下传来。没有人会给她打电话，所以电话也没有必要放在她的房间附近。说是房间，其实不过是个小阁楼罢了。闷热、狭窄，只有一扇窗，对着一棵榆树，夜晚总会听到古怪的声响。

铃声停了，大概是找妹妹安娜的。说不定又是那位“亲爱的吉姆”，安娜整天都把他挂在嘴边。他打来只是为了听听安娜的声音，倾诉一下思念之情，顺便让她在吃晚饭的时候能多一些谈资。打到家中的电话总是找安娜的，人缘好、朋友多的安娜。伊娃很忌妒妹妹，她活得轻松自在，周围的一切都简简单单，人们不会突然改变态度，时间也不会突然出现裂缝。多年前，伊娃和妹妹一起去韦尔利商店，她们要买的派素[注]放在货架最顶层。伊娃伸手去够，指尖划过瓶子。韦尔利先生站在咖啡豆旁一动不动，只是说了几次，“还差一点儿就拿到了。”在他身边，韦尔利夫人抿着嘴唇，显得十分严厉，伊娃的脸颊开始发烫。过了一会儿，安娜宣布还需要再买一瓶，她不假思索地走到货架前，学着刚才的伊娃，踮起脚尖，伸出手。“来，我给你拿吧。”韦尔利先生说。就这样，他把瓶子递给了她，而韦尔利夫人则盯着记账本上的横格线和数字，连头都懒得抬一下。在回家的路上，伊娃拼命回忆整件事情的经过，思索自己的行为，她肯定是做错了什么。是走进店铺的时候，她只对韦尔利先生微笑而没对韦尔利夫人微笑吗？是朝货架伸手的时候，她忘记把衬衫塞紧了吗？她知道，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假以时日，肯定能找到根源。而另一方面，对于安娜来讲，这仅仅是一次普通的商店之行。

以前并非如此。小时候，伊娃也像别人一样，跟亲戚家的孩子去钓鱼，从树顶朝朋友们挥手，在榆荫下的人行道上玩跳房子。可是，世界仿佛在一夜之间突然改变，走在街上，人们不再跟她打招呼。如果家中有兄长或者在早餐桌旁磨蹭的父亲，他们便不再邀请她去过夜。男男女女的目光就像一场拔河，有的呼唤她靠近，有的警告她远离。一切都变得很复杂。她才十二岁，不明白为什么“漂亮”这个词不再是赞美，为什么母亲给她买大两

号的裙子，为什么有些拥抱在见面和道别时不再被给予。

现在，情况不同了。她亲手给自己做衣服，每件都非常合身，合身到令镇上的许多人都坐立不安。但是对于伊娃来说，别人的看法已经不重要了。她神情从容，步履轻盈，仿佛脚下的街道正飘浮在大地之上。她站得笔直，昂首挺胸，努力用自信在内心筑起一道厚厚的玻璃城墙。她的目光流转变成一种挑衅，她的腰肢晃动化作一声警告。

伊娃浏览着时尚杂志，她需要换换发型。流行的趋势在改变，她不能总是看起来像个农家姑娘。虽然她没有住在农场，但是卢文镇是个农业小镇，乡土气息无孔不入，就像细小的尘埃，飘在微风和呼吸里，落在衣服和心头上。今天，当她离开威廉以后，长途汽车驶入牧场和田野之间，道路不断延伸，前方一片虚无。从经过的行人身上，她仿佛看到罗彻斯特的高雅精致正在渐渐流失。往南，再往西，车窗外的面容越来越憔悴。饱经风霜的皮肤，简单朴素的衣服，生活中的一切都只为发挥最基本的功能。在这里，“华美”不是称誉，而是侮辱。她担心有朝一日威廉会在自己身上看出破绽，担心留传了数百年的农场基因会突然爆发。笨重，她总是这么想。农家女人都显得笨重不堪，像拖拉机一样庞大而结实。

电话再次响起，但是这一回，铃声刚刚结束，便传来拍打墙壁的声音，还有一句高喊——“电话！”伊娃走下楼梯，感到很困惑。母亲玛格丽特正在等着她，微微挑起一侧的眉毛。早在数十年前，玛格丽特就搬出了农场，但乡村生活的印记难以磨灭，她的美貌已经沦为微弱的回音，唯有眼睛的颜色依然湛蓝，犹如六月的天空。有位阿姨曾经对伊娃说过：“你母亲年轻时跟你现在简直一模一样，就像双胞胎姐妹似的，只可惜悲伤催人老，岁月太难熬。”

此刻，母亲慢慢地走出房间，中途在餐具柜前停下脚步，将杯垫摆正。上方的墙壁有一个钉子留下的孔洞，多年以前，婶婶曾经把耶稣的画像挂在那里，可是当玛格丽特看到时，画像突然坠落。于是，钉子被徒手拔下，一块墙皮就此脱落，耶稣也进了地下室的箱子里，再也没出来。

伊娃拿起听筒：“喂？”

“周一我就得回去。”一个声音飞快地说。

一秒钟后，她才反应过来：“威廉？”只有声音，没有人。他的声音从未这样出现过。

“你能去吗？”

“我周一和周二要上班，”她说，然后赶紧补充道，“但是没问题，可以找人顶替。”

这是他们第一次通电话。九个月来，第一次。

“好，”他说，“再等一天。”

她笑了：“就一天。”

她正要告诉他，她已经迫不及待了，他却迅速道别，挂断电话。一切都如此短暂，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然而，她还握着听筒，证明他确实打过电话。在另一个世界里，她把母亲拉到旁边，激动地询问：“你知道吗？你知道他看我的眼神吗？你知道当我走进房间时，他会立刻起身吗？你知道他会把我的裙子挂在浴室里，好让蒸汽抚平褶皱吗？”

她忽然意识到，他肯定是从家里打来的电话。有时候，她会试着想象他居住的地方，把交谈中的零碎片段与脑海里的大胆猜测互相结合，拼凑出一幅不断变幻的图画。一栋两层的房子——毕竟，他是戴维斯建筑公司的老板威廉·戴维斯，他能买得起大房子——也许还有一片小草坪，永远都修剪得整整齐齐。大门很宽，嵌着一个纯铁的窥视孔。当她接着想象屋里的样子时，却遇到了困难。威廉的房间应该有蓝色的墙壁、黄铜的窗框，还有软软的皮革靠椅和长长的厚重窗帘。然而，他并非独自生活，家中还有一位妻子。虽然伊娃努力不去想，但结果只是徒劳。在明尼阿波利斯，这位妻子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于是，长长的天鹅绒窗帘变短、变轻，有着印满了花朵的图案。墙壁变成奶油色，天花板上装饰着皇冠式的繁复线条。最后，伊娃才反应过来，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他会坐在何处吃饭，又会躺在何处入梦。

刚才，当他给伊娃打电话的时候，他的妻子在哪儿呢？也许起居室里有一台电话，他的声音在传入妻子的耳朵之前，先被长长的走廊吞没了。在心里，她认定他必然会离开他的妻子。她知道，这是一个残忍的念头，她的幸福会给另一个人带来悲伤。可是，她告诉自己，威廉跟他的妻子并不契合。她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命中注定的完美伴侣，若果真如此，那么这段婚姻就是不和谐的，身处其中的两个人肯定都能感受得到。

“你知道吗？你从来都没有提过她的名字。”不久前，当他们在公园里野餐时，伊娃曾这样说。那是一个悠闲的周五下午，他的两个会议临时取消了。

“嗯，”他说，“我知道。”

她抬头看着他。其实，她自己也不确定究竟是否想知道。一直以来，那个名字从未出现，而她也因此觉得十分感激。一个没有名字、没有面孔的人，分量要轻得多，不会令良心背负太过沉重的枷锁。可是，如果这种忽略是刻意的，那么情况就不同了，“你不打算告诉我吗？”

他拒绝了，她暗暗地松了一口气，然后便追问原因，面带羞怯，用微笑来掩饰内心的雀跃与解脱。

“因为我不想听到你说出她的名字。”

短短一句话，让伊娃的人生出现了裂缝。公园里的声音如浪潮般涌来。尖锐刺耳的鹅鸣，持续拍打的水花，踩着落叶的小狗。一切都震耳欲聋。她仿佛被剥掉外壳，赤裸裸地面对现实，领悟到无论如何，他还是希望保护他的妻子。这意味着什么呢？

母亲回来了，拿着扑克牌，端着黑咖啡，从来不管眼下是白天还是黑夜。她把扑克牌一张接一张地摆在桌子上，双手纤细，却布满皱纹，“这么晚了，医生还打电话来。”

医生。医生、病人、虚假的工作，伊娃用这些理由来掩饰自己每周一次的罗彻斯特之旅。编造出来的生活跟多姿多彩的现实相比，显得黯然失色，真相在她的体内膨胀：我跟一个心爱的人在一起，虽然他已经结婚了，但是情况很复杂，不能一概而论。我带回家里的钱不是病人的诊疗费，而是我当裁缝的报酬。有时，我会到冰激凌商店旁的一间小店铺去卖裙子，老板说我很有天赋。我有天赋，有恋人，还有一叠字条，读来总会令我落泪，因为我从未听过如此亲切而温柔的话语。但是，她一个字都不能说。母亲也许不再相信耶稣，却依然提防着罪恶。

“下周一，爱丽丝要来做检查，”伊娃说，“她的臀部疼得厉害。”

“你周一要去上班。”

伊娃朝楼梯走去：“可以找人顶替。”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时间打电话未免太晚了。”

“医生跟她的家族已经认识许多年了。”

谎言脱口而出，讲得流畅自然，毫不费力。消失之前，她转身微微一笑，不在乎玛格丽特的眉毛再次挑起，也不担心教会自己说谎的人正是玛格丽特，而这位老师能够敏锐地嗅出异常。她知道母亲什么都不会说。她们各怀秘密，彼此心照不宣。

第二天是周日。现在周一有了意义，周日就显得漫长而空虚。伊娃要上早班，天刚亮就来，中午过后才走。不过说实话，这是伊娃最喜欢的上班时间，周日客人不多，她可以有大把的时间沉浸在白日梦里，什么都不干，只是站在柜台前，盯着街对面的加油站。红色的加油泵附近长满了高高的猬草，草叶纷纷向外伸展，仿佛整栋建筑掉进了一摊绿色的液体中，水花四溅。窗户上贴着一条可口可乐的广告语：持久品质，值得信赖。

她把最新一期的《时尚设计手册》夹在菜单中，时不时地翻一翻。“让你的纽扣成为最重要的春季配饰。”一个标题如是写道。纽扣。回头提醒我再给你买几套新纽扣。她笑了，然后翻到自己打算写信索要细节的纸样，编号6358，吊带背心裙。

突然，伊娃的心脏狂跳起来，过了片刻，她才意识到原因：又是那股味道，苜蓿干草的甜腻混合着肥料和烂玉米秆的腐臭，再加上浓烈而潮湿的麝香，令人透不过气来。她抬起头，面前站着父亲的亲弟弟，卢卡斯叔叔。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时尚设计手册》，伸出一根指头，压住背心裙的纸样，“这件很漂亮。”然后深深地看了她一眼，拉低帽檐，走向自己常坐的位置。

她找到正在装番茄酱瓶子的格里，“我可以现在休息吗？”

他看向墙上的挂钟，此刻休息还太早了，她能看出来他正准备开口拒绝。可是，他又看向店里的四名客人，发现卢卡斯叔叔正坐在卡座里等待，双臂摊在桌子上。

格里点了点头：“好，等到休息时间结束，我会去叫你。”说罢，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她把设计手册夹在胳膊底下，转身离开。

所谓休息室，其实就是格里的办公室，墙上挂满了往年的日历。刚跨进房门，伊娃就打开手册，翻到背心裙那一页，卢卡斯的黑色指纹弄脏了图中的紧身上衣。她小心翼翼地把整张页面都撕下来，毫不犹豫地扔进垃圾桶里。

在回家的路上，她经过墓地，朝父亲埋葬的方向做了个飞吻的手势。远方的树顶高低起伏，构成巨大的皇冠，林立的墓碑犹如苍白的宝石，长眠地下的逝者都是臣民，供奉着凄凉阴暗的王室。她已经走到了街角，却停下脚步，闭上眼睛，一秒钟后又转回身来。你不能这样忽略自己的父亲，他拥有的东西实在太少太少。

草地上点缀着白色的蒲公英，就像小巧的光球在闪烁。她从墓碑间穿过，

看到上面刻着一个个熟悉的名字：雷马休、德缪特、凡雪维、韦尔利、布尔克、杜姆。他们都是小镇的祖先，有着复杂拗口的名字。很久以前，有一位神秘人，可能是名叫布尔克的祖先，他从比利时的鲁汶远道而来，随着岁月流逝，明尼苏达州的这座小镇就成了“卢文”。伊娃的姓氏“马汀”是卢文镇上最简单的姓氏之一，但即便如此，也跟当初不同了。在移居美国之前，她的家族原本姓“马尔汀”，祖先们认为中间那个字十分多余，于是就把它丢弃在埃利斯岛附近的深海里。

在一块粉色的花岗岩墓碑下，埋葬着伊娃四年级时喜欢过的男孩，他还只是个脸颊圆润、长满雀斑的少年，就被拉到荷兰去打仗了。他的家族来自阿纳姆注，就在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城镇外面，他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临终前望着故乡九月的天空。卢文镇有三个男孩没能从战场上归来，他是其中之一。第二个男孩儿葬在墓地后门旁的榆树下，年纪稍长，伊娃不熟悉他，只记得他去打仗之前，曾经在黑市上买过一台玉米收割机，引得人们指指点点。后来，他迈向硫黄岛火山灰的第一步竟成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步，镇上的流言蜚语也便逐渐平息。卢文镇上的居民从不会遗忘，但是如果人已经死了，至少他们会把大声议论变成窃窃私语。

她想的是第三个男孩，虽然他并不在这里——下落不明，生死未卜，至今未归。他叫埃迪·帕克斯。根据经历和直觉来判断，在整个卢文镇，只有他可能会跟她走到一起。在他的榆树林里，有两棵非常适合攀爬的大树，当伊娃爬上其中一棵时，埃迪总会爬上另一棵。在绿茵茵的树冠之上，两人相向，彼此会心一笑，周围的世界沿着一排排榆树向外延伸。冬天，他们在厚厚的冰层上赛跑，在埃迪的谷仓里走椽木，一个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另一个则时不时地伸手帮忙。当她的世界发生改变时，他依然一如既往，只是偶尔低下头，冲着地板傻笑，后来也懂得为她绅士地开门，但是却从未追求过她。而如今，她不止一次悲伤地想，他再也不会追求她了。

终于，她走过了那块磨损的石碑，模糊的字样写着“宝贝儿子韦尔利”，接下来便是父亲的墓碑。当他驾驶的拖拉机翻倒时，她才刚满三岁，对于他生前的模样毫无印象。其实，她觉得自己最初的记忆很可能就是他死去的那一天。当时，叔叔伯伯们灰头土脸地从地里赶回来，红着眼圈站在厨房里，说出噩耗。玛格丽特渐渐崩溃，被残酷的现实压倒。伊娃站在门口，看到火红的晚霞在窗外燃烧，烈焰般的光芒映在叔叔伯伯的金发上，而母亲的棕色长发则摊在餐桌上，她的泪水无声地滑落。虽然伊娃认为自己记得这些细节，但是她也无法确定，因为没人会谈论那一天，也没人会谈论她的父亲，只是偶尔有一言半语提起。如果她能记得那天早上该多好，如果她能记得他离去的情景该多好。至少在回忆的时候，能想起一只关门的手，一个走向谷仓的高大背影。高大，人人都这么说。噢，他很高大。

这块雕刻着哀悼天使的花岗岩石碑，就是她了解他的唯一方式。它的正面平滑光亮，镌刻着精致的字母。它的侧面粗糙不平，脚下踩着一块二十厘米长的底座。它有时披着天竺葵，有时又穿着百合花与鸢尾花。“爱丽丝”[注]的假名便源于此。在谎言冲口而出之前，她刚刚看望过父亲，当时这里有一小束用细绳捆绑的紫色鸢尾花正在怒放。没必要担心母亲会知道灵感的源头，因为玛格丽特从不来墓地。

“明天，我就要见到他了。”她告诉她的父亲，约瑟夫·马汀，玛丽·马汀和雷米·马汀之子，玛格丽特·马汀之夫。曾被上帝赐予，又被上帝带走。

当然，父亲并未作出任何回应。只有杨树叶发出细微的摩擦声，只有汽车从马路上驶过。她躺在他身边的草地上，头靠着他的墓碑。刹那间，整个世界都静止了。

“我知道，我的愿望是不好的。”说话间，嘴唇掠过草叶。她翻了个身，仰面朝上，天空就像原野一样平坦而空旷，“我真的知道。但是，我忍不住觉得，这不是我的错。”作为逝者，他拥有无穷的智慧，肯定能够理解一切。

“你把上帝的力量给了爸爸。”安娜说，而伊娃无法辩驳。她总是在父亲面前忏悔、祈祷、许愿，满心相信他正在云海之上毫无保留地爱着她。很久以前，母亲就被恶狼带走，成了一只迷途的羔羊，不仅自己背弃上帝，而且让女儿们也远离教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母亲有资格这么做，丈夫的死亡让渎神变得无可厚非。但是，安娜却截然不同，总是千方百计地融入群体。安娜会去教堂做礼拜，参加集体缝纫活动，还会顶着七月份的高温，跟其他女人挤在厨房里，弯着腰制作草莓酱和番茄罐头。安娜常说，“你要对圣母玛利亚和圣子耶稣祈祷。”安娜，好安娜，她会嫁给“亲爱的吉姆”，成为农夫的妻子，整日为他清洗散发着猪圈气味的粗布裤子。

“我不想待在这里，不想留在镇上，是有原因的。”伊娃告诉父亲。她不愿把原因亲口说出来，但又觉得他好像已经知道了。仿佛是他挥动惩罚之手，把栅栏弄坏，令叔叔整夜地寻找丢失的公牛，或是召唤复仇的狂风，让榆树枝砸在叔叔的卡车上。在她的心目中，父爱就是如此伟大。

看到其他人走进墓地，她转向父亲，压低声音：“在卢文镇，我总是没有归属感。但是在他身边，我却觉得心满意足，不再想方设法地远走高飞，而是踏踏实实地安顿下来。所以，对不起，我还是想让那个愿望实现，如果你能帮忙，我会感激不尽。”

从这个位置，她能看到自家的房子，那是父亲的兄弟们在他去世后买下的，用来帮助玛格丽特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离开农场，搬进小镇。白色的护

墙板，黑色的边缘。冬天，在皑皑白雪中，在苍茫天空下，整栋房子仅剩淡淡的轮廓。就像铅笔绘出的草图，又像尚未成型的念头。犹如朦胧的开端，抑或褪色的结束。

家中的餐桌已经摆好。母亲坐在主位，伊娃对面坐着安娜——当父亲去世时，妹妹才两个月大，自然对他毫无印象。罐头蘑菇汤里加了豆角，盘子里盛着芝士通心粉，烧焦的面糊粘在玻璃上。这顿饭全是母亲用烤箱做出来的，灶台依然洁白如初，闪闪发亮。

每套餐具旁都放着一杯牛奶，装牛奶的瓶子在餐桌中央，周围有一圈湿漉漉的水痕，沿着桌布的粗糙纤维，呈几何状向外扩散。伊娃知道，如果掀开桌布，木头上会出现一块圆斑，那是牛奶瓶多年来放置在那里留下的印记，就好像小地毯覆盖的木地板颜色会更深，又或者拿走空花瓶和坏掉的八音盒，樱桃木茶几便会暴露在阳光下。但是，没人会乱动这些东西，因为它们原本就属于那里。

有人敲响后门，玛格丽特迅速把自己的椅子从餐桌旁挪开，伊娃和安娜对视了一眼。很快，她们就听到靴子踩踏门垫的咚咚声、厨房地板的嘎吱声，以及窃窃私语的交谈声。然后，卢卡斯叔叔便来到了餐厅里。他对两个姑娘分别点了点头，又冲桌上的食物点了点头，“看起来很丰盛。”

他身穿工装裤，即便隔着整个房间，伊娃还是能捕捉到那股气味。虽然还没开始吃饭，却有某种东西涌入喉咙，令她恶心不已。

“锅里还有。”玛格丽特说着，把一缕发丝别在耳后。

“下次吧。”他看向伊娃，“今天格里餐厅的早饭很不错。”

玛格丽特用力地挠了挠脖子，留下红色的抓痕，接着转向卢卡斯，“你带鸡肉了吗？”

“鸡肉？没有，只带了猪肉和牛肉。我不知道你想要鸡肉。”当玛格丽特走进厨房时，他又朝姑娘们点了点头，“好好吃晚饭，”他久久地打量着伊娃，看到她放在桌上的双手，“指甲很漂亮。”说罢，他的目光渐渐往上移动，但一直都没有到达她的脸庞。

终于，他走了。伊娃听见他对母亲说，他在楼下等她，然后便听见他的卡车车门砰然关闭，房子的后门再次打开，这次没有摩擦鞋底和跺脚的动静了。反正玛格丽特已经去往地下室，跟这周装好的罐头一起，正在静静守候，他也无须装模作样地保持礼节了。

母亲和叔叔都离开以后，安娜站起身来，打开餐具柜上的收音机，纳京高的歌声在房间里回荡。音量不大，但却足矣。两个姑娘开始埋头吃饭，母亲的食物渐渐变凉。她们早就明白，没有必要等待。她们喜欢音乐，因为音乐能淹没楼下的声响。

---

1. 派素：美国高乐氏公司从1929年开始生产的一系列家用清洁剂，主要用于清除油脂和泥污。
2. 阿纳姆：荷兰东部的一座城市，靠近莱茵河下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4年9月17日至26日曾发生过一场重大战役，史称“阿纳姆战役”。
3. 爱丽丝：英文拼写为“Iris”，意为鸢尾花。

第5章



现在

艾丹看着面前房子的门牌号。舒尔茨说过：“把手头的其他案子赶紧结束，或者暂时先放一放。”今天跑完步之后，艾丹去跟莎拉·布雷宁最好的朋友谈话，她的袖子上有一块睫毛膏弄脏的污渍，纸巾散落在地上，就像凋谢的花朵一样。从她家出来，艾丹发现瑞克·沙利文的房子就在隔壁的隔壁。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丽贝卡·沙利文的两个儿子，他们失去了外祖母，而且再也不能去院子里玩耍了。既然顺路，那么短暂地拜访一下造假案的当事人，应该无伤大雅。其实，他忽然想到，明天要去圣克劳德询问莱拉·麦克凯尔的前男友，到时候正好可以把造假案的笔迹样本送去鉴定。对于造假案，他仅剩的时间和心思也只够做这几件小事了，平时绝大部分精力都耗费在连环强奸案的调查上。他曾盯着莱拉·麦克凯尔的照片看了足足十分钟，她是一位可爱的姑娘，有着蓝色的眼睛和垂到肩头的棕色卷发，面容显得开朗而乐观，仿佛总是能看到光明美好，却从未想过人心叵测。当然，如今肯定不同了。

这栋房子就是遗嘱纠纷的关键。白色，单层，茂密的灌木几乎完全遮挡住窗户。样式简单，外表普普通通。放在售楼目录里，只是基本样房，拿到《最强估价》上，恐怕一猜就中。而且，街对面就是“苹果蜂”(注)，停车

场已经满了。他踏上通往房子的小径，决定离开时顺便买了晚饭带走。

门开了。

“对，”瑞克说，“就是我。没错，就是这栋房子。”

“太好了。我是麦肯齐警探。”

“我知道，我记得你。”瑞克抬起胳膊，朝门厅里一挥，然后便转身进屋，露出了脖子上的伤疤。交通事故。艾丹始终懂得，即便不去挖掘，真相也会在不经意间冒出来。比如此刻，能够大致推断，当初瑞克很可能跟他的父亲一起遭遇了车祸。

刚跨过门槛，艾丹就闻到一股淡淡的烟味儿，紧接着便看到茶几上有一个烟灰缸，虽然已经倒空了，却依然散发着气味。他坐在老旧的灯芯绒沙发上，“住在苹果蜂对面可真好。”

瑞克点了点头，“自从搬进来以后，我就没用过炉子。”

“他们的菜单很长。”

“我只点排骨。”

每面墙壁上都残留着以前挂图画或海报的白色痕迹，几个光秃秃的钉子裸露在外面，有一扇门旁边还能看出淡淡的十字架轮廓。

“你是一名油漆匠，对吧？刷房屋的吗？”

瑞克缓慢而冷静地朝他眨了眨眼睛，“你以为所有女仆的家都干干净净吗？”

“有道理。”起居室的另一头挂着等离子电视。母亲去世才一个月，这家伙已经整理好一切，迅速搬进来，连墙都不刷，便挂上一台大屏幕电视。也许他很想忘记悲伤，继续前行，或者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深情的孝子，却继承了全部的遗产。艾丹知道，如果他不愿意谈论家人，那么聊聊电视肯定没问题，“这是多大的？五十五寸？”

“四十六。”

“正是我想要的尺寸。”

“劝你买台更大的。我已经后悔了，但这一款当时在搞特价活动。”

从你母亲去世那天开始的特价活动，艾丹想。我们都收到了传单，“那么，丽贝卡……”

“嗯，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她一向如此。”

“一向怎样？”

“骚扰警察，强迫别人听她讲话。严重的表演型人格障碍。小时候，她就喜欢撒谎，恨不得天塌下来才高兴。”

艾丹赶紧做记录，懊恼自己居然不知道这些，“那么，几天前的晚上，你没有去过她家吗？”

“去了。但我只是想跟她谈谈，并没有开车撞她。”

“她为什么会觉得你想撞她？”

“我怎么知道！也许是因为我停车的时候，她正好站在人行道边上吧。为了遗嘱的事情，她一直闹个不停，所以我才打算去找她谈谈。”

艾丹发现躺椅旁的桌子上放着今天的报纸。《连环强奸犯入侵马卡德》。连环强奸犯。记者们应该还没有给罪犯想出绰号吧？毕竟缺乏详细资料。幸好关键线索还没有向媒体公布，否则就麻烦了。

“这栋房子很漂亮。”艾丹说。

“不过是个狗窝而已，都快塌了。”

艾丹收回目光，看向他，“在遗嘱纠纷解决之前，可不能塌。”

“嗯。”

远处，警笛突然响起，邻居家的大狗低声咆哮。透过窗户，艾丹看到丽贝卡的儿子以前玩耍的攀爬架，底部长满了高高的野草。

“你的母亲把这栋房子给了你，而你的妹妹却带着两个孩子住公寓，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瑞克微微一笑，“我觉得非常完美。”

*

克莱尔·巴兰坦。你认识克莱尔呀。在下午的珠宝探访之后，艾比又给母亲

打了个电话。“我一直都盼着你回来，”多萝西用颤抖的声音说，“如果在那里也做噩梦，还不如回家呢，对吧？”艾比能感受到母亲的喜悦，那喜悦乘着微风，跨过遥远的距离，扑面而来。毫无疑问，她肯定已经开始罗列购物清单了，说不定家里的床上用品正在烘干机里翻滚呢。

在公寓外，艾比抬起头，看到他们的起居室窗户有一道裂缝，沐浴着太阳的余晖，闪闪发亮。很美，真的。刚回到屋里，她就立即来到窗边仔细研究，用手指沿着裂缝的轨迹轻轻抚摸。仿佛眼前是晶莹剔透的冰层，在寒风中突然裂开，露出灿烂的条纹。

“那是什么？”

她转过身去，这才发现罗伯特正坐在餐桌旁注视着她。进门时，她满心急切地想要检查玻璃，竟然没看到他，“玻璃上有一道裂缝。”

“别碰。”

“你想跟我一起去明尼苏达州吗？”她问。

他显得颇为惊讶，“什么？”

于是，她便告诉他，克莱尔·巴兰坦跟自己的家族之间渊源颇深，母亲收在地下室里的信件也许能解释那些梦境，而且如今她在这里也睡不好，所以没有理由不回家了。说着说着，她越来越兴奋，眼前浮现出白云映在湖面上的倒影，“正好可以参加高中同学聚会。我有假期，坎迪斯说我能去。整整两个礼拜呢，无论干什么都足够了。当然，你不用一直待在那里。”

虽然觉得很糟糕，甚至有点内疚，但是她已经开始在脑海里设想聚会的场景，构思要说的话了：“现在有几家制片厂很感兴趣；主要还是取决于演员的档期；拍电影嘛，就是这样，有的阶段进展很快，有的阶段需要等待。”老同学们肯定会兴高采烈地谈论绿色的庭院、漂亮的房子和挂满全家福的走廊，而她却只能成为自己讨厌的那种人，用好莱坞作为吹嘘的资本。其实，在洛杉矶，就连代客泊车的服务员都对好莱坞无动于衷。

“那是下周。”他说，“我不能去，剧本快要发布了。”

她移开目光，望向窗户上的裂缝，不再看他。十年来第一次回家，她的世界一团乱麻，而他却不肯陪她。她感到天旋地转，仿佛失去了平衡。在此之前，她始终坚信，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一切都无法阻挡他。“你不去。”她努力地理解这句话。

“艾比，”他说，“不是不去，是不能去。”

“但我需要你，我自己一个人应付不来。”

“写这份剧本花了三年时间，如果卖不出去，我就只能另做打算了，你明白吗？我也想跟你一起去，但是你要考虑一下我的立场。想想看，这份剧本能带来许多东西。一场婚礼，一笔首付。”

“如果要开会，你可以坐飞机回来，轻而易举。”

“你明明知道，一通电话就是一个机会，我必须要接，不能在航班上等待，更不能开上好几个小时的车去机场。”他稍作停顿，“你有你的热爱，而这就是我的热爱，仅此而已。”

但是，一片乌云飘进她的心里，笼罩着他的话语和承诺。你有你的热爱，而这就是我的热爱。她明白，真的明白。他指的当然是事业，她知道。于是，阴云渐渐飘远，阳光普照，驱散黑暗。作为一对恋人，这是他们俩苦苦等待的时刻，是激动人心的转机。剧本的反馈非常好，他首次得到了一流经纪人的青睐。她反复地告诉自己，这一回，梦想可能真的要实现了，未来也许真的要来了。然而，心头依然有挥之不去的阴影，紧紧地攥着欲言又止的回应：那我呢？

很快，她就站在旅行的悬崖边，瞪大眼睛盯着黑夜的深渊，等天亮以后，就要搭乘上午的航班返回明尼苏达州了，不知这样做是否正确。从第一个噩梦算起，到明天就两周了。每天晚上，她都经历着相同的内心斗争。应该保持清醒，延长无梦的时间吗？可是，恐惧会渐渐侵袭思想，每一下沉重的眨眼都有可能把她再次拽到阴暗的草地上。应该放弃抵抗，吞下一片安眠药吗？虽然会点燃梦境，却是到达另一边的最快途径。只要一粒小小的药片，就可以无须挣扎，立即入眠。然而，接下来她将看到橡树上的天空，看到云朵在翻滚，风暴在酝酿，看到树下的餐桌已经摆好，在等待着尚未见过的客人。不，她总是下定决心，不吃安眠药，以免噩梦变得更糟。

马卡德。有了克莱尔的名字和地下室的信件，艾比觉得自己仿佛正在被引领着回到那里，或者根据心绪不同，有时她也觉得是被追赶着退入虎穴。她知道，许多事情都变了。老朋友已经长大成人，过去的稚嫩面孔已经变得成熟，他们很可能住在铺着绒毛地毯的大房子里，屋后的庭院很宽敞，没有栅栏。起初，大家还努力通过邮件和电话保持联络，但时间和距离的雪球越滚越大，最终电话不再打了，邮件也不再发了。大学期间，艾比曾经回去过一次，结果噩梦又开始了。从那以后，更简单、更安全的做法就是让母亲来加利福尼亚州，晒晒太阳，消磨时光，回去还可以跟朋友吹嘘好莱坞标志，而那块牌子背后的天空只有在想象中才是蓝色的。

艾比断定，当年的高中同学基本都还在镇上。他们的家族世世代代比邻而居，少数几个外地同学便显得格外与众不同。比如从爱达荷州转来的艾丹·麦肯齐，只要随便聊聊家乡的山川，就能令全班同学惊叹不已。

马克·布兰卡德是她的初吻对象，来自路易斯安那州。每当她回忆那段往事时，都会首先想起他是路易斯安那人，为此莫名其妙地感到骄傲。他说话慢条斯理，口音很重，还经常用少见的词语。不过，他讲述的内容却能够弥补这些缺点，比如水里的短吻鳄和鲇鱼，“你绝对没见过，跟北方的小鱼小虾完全不同。”他个子很矮，头发总是耷拉着，仿佛每天早上都经历了暴风雨的洗礼。其实，他们接吻的那天晚上确实有一场暴风雨。因为天气恶劣，派对地点被改到了楼下，外面寒风呼啸，墙壁嘎吱作响，闪电照亮了地下室的小窗户。举办派对的姑娘是趁着父母不在家才邀请朋友们来狂欢的，此刻突然变得提心吊胆，生怕一阵龙卷风会把这栋房子吹上天，露出藏在地下的叛逆。艾比才十五岁，尴尬地端着一杯温啤酒，感到手足无措。这时，她看到马克正站在单独划分的洗衣区里，闻着织物软化剂的气味。“我更喜欢当妮”，他说，“那是我妈妈用的牌子。”然后，他吻了她，鸭舌帽还拿在手里。这是她最喜欢的部分。鸭舌帽还在他的手里，窗外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故事到此结束。

现实却并未结束，因为他接着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了一支大麻烟。成人的世界如洪水般涌来，将她淹没。性、酒、毒品——无论哪一样，她都没有做好准备。虽然不想被朋友们小瞧，但心里还是无法接受。她再也不能回到接吻以前了，那个少女已经彻底消失。忽然之间，她很怀念纯真的自己，却无能为力，只好默默地走开。之后，他跑来询问怎么回事，她说他有口臭。谎言，恶劣的谎言。他本来打算在镇上待一年就走，但是开杂货店谋生的父亲突然中风，出行成了难题，于是马克便每天都出现在大厅里，躲避着她的目光。

想到这里，她觉得很不舒服。既是因为当初的所作所为，也是因为时至今日，她依然怀念从前的自己。

接着，她又记起另一个被自己残忍对待过的男孩。她的母亲曾是一名英语老师，辅导过那个孩子。他总会给她带礼物，用一个小皮囊装满石头。碧玺、黑曜石、翡翠、黄铁矿。她喜爱它们，打磨光滑的表面闪闪发亮，显得光洁可人。但她年纪尚小，不知该如何处置这些石头，最后只好把它们统统收进书桌的抽屉里，藏起来，渐渐忘却。

现在，置身于黑暗中，她不愿继续回忆从前犯下的过错，于是便小心翼翼地掀开被子，朝门厅走去。她看到罗伯特的电脑没关，屏保画面是一条灿烂壮美的星河，随着鼠标轻摇，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打开桌上的台灯，房间的映像投射在面前的窗户上。威廉·巴兰坦，他的名字跟克莱尔的

名字一起，深深地烙印在心中。她要查一查，看看能否找到他的资料。母亲是怎么说的来着？自杀，在地下室里，那天正逢女管家休假。

她把双手放在键盘上，迟疑片刻，然后输入他的名字。至于姓氏——怎么写呢？巴兰坦，巴蓝坦，巴岚坦，巴澜坦。她闭上眼睛，手指替她选择了第一种写法。屏幕上出现了许多照片，有今天的面孔、昨天的面孔，还有许多年以前的面孔，有保险推销员、教师、海军军人，还有戴着眼镜的男人。她浏览着页面，不确定自己在找什么。应该按日期搜索吗？她正打算这么做，却突然停住了。

就在那儿，有一张脸。深褐色的头发，坚毅的下巴，英俊得令人怦然心动。可是，他的眼神却让她感到烦躁不安，仿佛自己的视线得到了回应，仿佛他也在仔细地打量着她。不过，没有名字，只有照片。也许根本不是他，只是个引起她注意的男人而已。她不太想知道他的身份，反倒想让他留在那里，保持匿名的状态。那么，在她的心目中，他便永远都是威廉·巴兰坦。可是，她又觉得，这种念头实在荒唐，何必要保护对陌生人的幻想呢？别傻了，快看看吧。

终于，她用鼠标点击照片。刹那间，什么都没了，仿佛电源突然被切断，屏幕一片漆黑，但周围的灯光却依然闪耀。一声心跳过后，他的照片再次出现，比先前更大，双眼定定地凝视着她，脸上有新生的胡楂儿，她几乎都能感觉到那种微微扎人的触感。

她看着他的名字：威廉·S.巴兰坦，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

这是他的讣告。

她突然感到一阵寒意袭来，皮肤冰凉，仿佛有人正在注视着她。抬眼望去，面前的窗户上只映出了房间的影子，她跟自己的身影面面相觑。那未知的存在肯定躲在暗处，虽然无法靠近灯光，却能把她看得一清二楚。她连忙硬着头皮起身，关掉台灯，脚步匆匆地穿过黑夜离去。神秘的目光在身后紧紧追随，专注而迫切，深邃而幽远。

---

1. 苹果蜂：美国连锁餐厅，在全球已有超过两千家分店，专注于休闲餐饮，主要出售沙拉、海鲜、鸡肉、意大利面、排骨等美国主流菜品。

第6章



过去

站在卧室窗前，克莱尔望向隔壁的庭院。那里住着她的好友伊迪丝和一双儿女，泰迪与多萝西。此刻，泰迪正在采摘鲜花和野草，多萝西则摆弄着一颗大弹珠，试图让它朝着摆在花园小径中央的玻璃花瓶滚去。那花瓶中插满了各式各样的植物，显得颇为笨拙，但是当伊迪丝出现时，却看着花瓶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仿佛那是用象牙雕刻出来的精美杰作。克莱尔很喜欢伊迪丝，在过去的两年时光里，伊迪丝已经成了她最亲密的朋友。这个女人很特别，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心，从不拘泥于繁文缛节。

伊迪丝抬起手腕，给两个孩子看，他们立刻跑到她身边。在她的大拇指根部，有一只帝王蝶。即使身处二楼，克莱尔依然能看到蝴蝶的翅膀在一张一合。去年夏天，克莱尔曾看到，当天气转暖时，伊迪丝带着孩子们来到庭院里和湖水边，在乳草的叶子底下寻找蝴蝶卵和幼小的斑纹毛毛虫。找到的一切都带回伊迪丝的客厅，放在一个巨大的纱网容器里，剪下来的乳草在水晶花瓶中发芽成长。克莱尔知道，伊迪丝手腕上的蝴蝶正在感受着生命中的第一缕阳光。“等它们孵化后过去二十四小时，”伊迪丝曾经说，“我便放了它们。到时候，它们就该吃东西了。”尽管她接着补充道，其实在大自然中，这个空当是为了让它们有机会找到花蜜，但克莱尔却宁愿认为是休息时间——它们拼命努力，破茧成蝶，终于迎来重生的日子，

得以用崭新的眼睛凝望世界，享受一天的安宁。此时，伊迪丝手腕上的蝴蝶突然升入空中，起初摇摇晃晃，不确定前进的方向，后来乘着微风，越飞越高。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拍着手，目送它飞到屋顶之上。

克莱尔转身背对窗户。只要可以，她绝不会独自待在楼上。威廉刚离开，家里就变得十分安静，仿佛这栋房子之所以温暖、可爱，全是因为他。如今他走了，这栋房子便寂然无声，显得沉闷而冰冷，等待他归来。就像是一个有生命的怪兽，克莱尔边想边走向楼下的工作室，一个笨重的庞然大物，总是发出疼痛的呻吟，而且只偏爱特定的主人。独自睡觉更糟糕，虽然她入眠很快，但总会在黑夜将尽时醒来，听到窸窣的动静和遥远的声响。在数不清的分分秒秒里，她躺在床上，祈祷着太阳赶快升起，努力阻挡思绪飘向两层楼底下的隧道。否则，那些噪声就会攫住她的呼吸，发出无情的嘲笑，直到她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隧道之中，周围萦绕着潮湿的气息，耳畔回荡着“咚咚”的巨响。

她知道，没有必要害怕一条隧道，这是很愚蠢的。她只去过一次，就是刚搬进来的时候，威廉带她参观房子。树根像爪子一样伸进湿润的空气里，勾住她的头发，擦过她的胳膊。尽管隧道的两头都已经上了锁，但它的存在还是令她惊惶不安，犹如一个陌生男人坐在身边的椅子上，看着她睡觉。

几个月后，她才想明白，这种本能的恐惧其实源于多年前的一桩往事。她从未告诉过任何人，因为似乎没什么可说的。克莱尔的家族跟威廉的家族起点不同，她家没有前代积累的财富，全靠父亲打拼。在她五岁时，父母几乎倾尽所有，买下一栋大房子。她的母亲总是说，他们要努力配得上这栋房子才行，意思是将来还要买许许多多的东西。那栋房子是都铎风格的建筑，雄伟壮丽，二楼有一扇圆形的观景窗。在一个灰蒙蒙的下午，他们搬进新家，整条街道的天鹅绒窗帘都开开合合，一张张苍白的面孔透过玻璃窗向外张望。她的母亲夏洛特专门为这个场合穿上了最好的连衣裙，夸张地挥动手臂，用颤音下达指示，就像在指挥幸福的交响乐。旁边的草坪上铺着毯子，克莱尔的姐姐弗吉尼亚坐在那里，用严谨而优美的花体字给朋友写信。

克莱尔跟着父亲进屋，走上深色的台阶，穿过门厅，想去看看那扇观景窗。晶莹剔透的玻璃令她想起祖母做的糖果，总是把舌头和指尖染得五颜六色。她想伸手碰一碰，看看玻璃会不会也是黏糊糊的。如今，克莱尔不禁思索，真是奇怪，这一切居然能追溯到触碰玻璃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

父亲走进一个房间，她也走进去，却发现他已经不见了。房间里有两扇门，她选择了其中一扇，结果来到一个有三扇门的房间里，而且三扇门都关着。她知道，如果再穿过一道门，继续走下去，房间会变得越来越多、

越来越小，就像狂欢节上那些恐怖的镜子一样。

她之所以能保持镇定，全是因为有布娃娃的陪伴。那是一个“邋遢安妮”注，被她改名为“埃莉”。她总是把埃莉紧紧地抱在胸前，但最近母亲老是想让埃莉留在床上，哪儿都不许它去。自打记事以来，克莱尔跟埃莉还没有分开过。在她的心目中，她和埃莉是同时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从一开始就形影不离。时至今日，埃莉自然显得很陈旧，棉线头发上点缀着顽固的叶子碎片——就算用力拽也拽不掉，最多只能让碎片变得稍微小一些——围裙也脏兮兮的，看不出原本的白色，嘴上的缝线都开了，仿佛正在喋喋不休地讲话。

于是，克莱尔便站在寂静、空荡的房间里，仔细地打量起那几扇门，同时抱起埃莉，嗅着泥土和胡椒般的气味，缓缓地深呼吸。很快，她就冷静下来，硬着头皮按记忆中的原路返回。终于，她找到门厅，跌跌撞撞地奔下楼梯，循着光亮，朝大敞的前门跑去。

夏洛特正好在狭窄的门廊上，旁边站着一个又高又瘦的女人。克莱尔冲向母亲，用胳膊抱住她的腿，把脸埋在她连衣裙的布料里。

“哎呀！”母亲笑了一声，轻轻地晃着腿。

当克莱尔退开时，那个瘦削的女人俯视着她，眼睛像画眉鸟一样。“很高兴见到你，克莱尔。”女人说，“我是哈德利夫人，家中有一个女儿跟你同岁，名叫爱达。你们都住在一条街上，如果能成为朋友，岂不是很好？”停顿片刻后，女人微微地歪了歪头，“真是宝贵。”

这时，母亲才看到那个布娃娃。

第二天，克莱尔醒来，发现母亲正坐在她的床边。克莱尔照例伸手去拿埃莉，这个动作已经成了习惯，就像掀被子一样平常。但是，埃莉却不见了。

“跟我来。”夏洛特说。克莱尔知道，这意味着她能得到埃莉，于是便乖乖地跟着母亲走进厨房。母亲打开一扇门，领她走过窄窄的楼梯，来到地下室。矮矮的天花板，软软的泥土地，空气中弥漫着湿衣服晾不干的味道。在房间中央，有一个挖好的土坑，旁边放着一个盒子。

夏洛特带她走到土坑前，然后转回身来，面对着她，“克莱尔，如果一个人死了，就要举办葬礼。这是埃莉的葬礼。埃莉已经死了。”

夏洛特走向盒子，打开给女儿看。埃莉躺在里面，睁着圆溜溜的黑眼睛，

向外张望。埃莉没事。克莱尔松了一口气，朝埃莉伸出双臂，但母亲却拿走了埃莉。她紧紧地关上盒盖，遮住埃莉的脸庞，把盒子扔进土坑里。克莱尔感到很困惑。母亲抬脚扫过土堆，当土块砸到盒子上，碎成粉末儿时，克莱尔突然明白了。冷酷的现实扑面而来，令人呼吸困难，一阵天旋地转后，她颓然倒地，粗糙的泥土擦过膝盖、划过脸颊，一枚小小的鹅卵石硬邦邦地顶着太阳穴。终于，她回过神来，放声大哭，而母亲却在跺脚，把泥土踏实。

从那天晚上起，克莱尔便开始做噩梦。整个童年时代，噩梦始终不曾消散，逼迫着她在黑暗中瞪大眼睛，不敢入睡。梦境并不复杂，始终都很简单。她总是梦见自己躺在一个盒子里，硬纸板的气味令人窒息。她能听到轻柔、琐碎的声音，那是泥土在纷纷下落。突然，沉重的“咚咚”声响起，有人在用力踩踏。接着，外面的声音变得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而她自己的心跳声却越来越猛烈，越来越疯狂，最后震耳欲聋。

以前，她被埋葬的地方是地下室，但现在却是隧道。她对这栋房子感到很生气，因为它让噩梦卷土重来，打破了多年的平静。有几次午夜梦回，她发现威廉也睡得不太安稳，仿佛他在潜意识中能听出她的呼吸声变了。但是，她从未告诉过他，因为她不愿让他知道，曾经有一个布娃娃，一个破破烂烂、又脏又旧的布娃娃，令她的母亲在客人面前丢脸了。

可如今，她却忍不住想，倘若他有了外遇，会不会是她的错？她始终隐瞒着过去的伤口，将真实的自我封闭起来，从未显露给丈夫看。从一开始，他就没能得到她的全部。他对她也是一样吗？当然，她现在知道了，她只拥有他的一部分。但是，他给另一个女人的是什么呢？在夜里，当那个女人的呼吸声改变时，他会发现吗？他会关心那个女人做了怎样的梦吗？

*

周一的晚上与以往不同，因为他们要见面了。多亏工作上的问题令他提早返回罗彻斯特，他们才能拥有这一周的漫长时光。伊娃想，原来在罗彻斯特，有他相伴的周一是这样的。她仿佛回到了童年，即将迎来放暑假的第一天，内心雀跃不已。这种快乐源于美妙的希望，源于甜蜜的期盼。未来还有更多的日子，更多的分分秒秒。

屋后的门廊上依然摆着大富翁的棋盘，她看到一只飞蛾屡次扑向灯光，显得困惑而又疯狂。当威廉换下工作服，拿着一盘饼干出现时，她正站在那里静静地等候。

“你能把灯关上吗？”她问。他按下开关，飞蛾停在玻璃灯罩上，得到了片刻喘息的机会。她赶紧把飞蛾扫进手里，然后走到门廊的另一头，远离明

亮的厨房窗户。她的手指弯曲，窝成杯状，飞蛾的翅膀拍打着掌心。在她伸直手指的那一刻，飞蛾立即升向高空，终于摆脱了诱惑，自由自在地融入黑暗之中。

她转过身来，威廉正靠在柱子上看着她。她用裙摆擦了擦手，重新按下开关，光与影再次出现在门廊上。他朝棋盘点头示意，他的旅馆已经占据了大片土地，“亲爱的，前路艰险啊。”

她掷完骰子——七点——在棋盘上走到一处铁路，露出微笑，“我喜欢火车。”

“记住，我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

他伸手去拿骰子。忽然，他们都看到了：他的结婚戒指。他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从不戴戒指，而是把它放在屋里的梳妆台上。他迅速起身，“对不起。”

他回来后，发现她正站在门廊上望着树林，于是便伸手搂住她的肩膀。黑夜中，一只鸟儿唱着狂热的曲调，她用自己的手覆住他的手，指尖在他的皮肤上游走。“知更鸟只要醒来，”她说，“就会歌唱。路灯，或者响亮的声音，比如雷鸣，都能惊醒它。有人告诉过我，在伦敦的战场上，炸弹会惊醒知更鸟。”

“一切都被摧毁了，可鸟儿却依然歌唱，仿佛在迎接崭新的一天。”

“我无法想象。”

“我的祖父，”他说，“养过一对爱情鸟。这两只橙绿相间的漂亮小鸟总是紧紧地依偎在一起，难舍难分。没多久，他便把它们关进不同的笼子，放在两个相邻的房间里。”

“什么？为什么？它们肯定很孤独。”

“是啊，”说着，他从她的肩上拂去发丝，轻轻地吻了一下露出来的肌肤，“所以他才这么做。它们会呼唤彼此，而那心碎的声音远比幸福的声音更加动听。”

她转身看着他，大为震惊。

“有一天，”他继续说，“我打开了其中一个笼子和面朝庭院的窗户。当我来到隔壁房间时，笼子里的小鸟已经能看到树上的小鸟。它们的叫声变了，也许是充满希望吧，变得截然不同。”他温柔地沿着她的领口抚摸，“很

快，我就把另一只小鸟也放了。它们在树枝上团聚，然后，第一次沉默了。”

他低下头，亲吻她的嘴唇。

“祖父对你生气了吗？”她低声问。

“大发雷霆。”

她笑了，又一次听到那只鸟儿在黑夜中歌唱。

这周一直在降温，阴云密布，雨水连绵。他们没法去野餐，只能生起一团篝火取暖，围坐在旁边玩大富翁。周五，一切都变了，温度开始回升，到处都飘着花树的清香，有樱桃花、李子花和海棠花。车道旁的灌木丛中，橘黄色的金银花绽放出灿烂的光芒，麻雀晃动枝头，花瓣轻轻颤抖。

伊娃穿着夏天的连衣裙，下摆遮住了膝盖，但上身却有着迷人的V字领，她故意忽略了最上面的纽扣，好让领口拉得更低。连日的大雨和附近的湖泊令空气变得很潮湿，水汽贴在肌肤裸露的下凹处，在某些光线中会微微闪烁。当他们在城里散步时，威廉总是时不时地看她一眼，她便扬起鲜红的嘴唇，报以微笑。她深知松开这颗纽扣的效果，在公共场合里，他什么都不能做，但目光中却透着心猿意马。

“伊娃。”他忍不住开口了。刚才，有两个男人在拐弯时歪着脑袋偷看她的胸脯，“你最好注意一下那颗纽扣。”

伊娃停住脚步，转向他，直视着他的眼睛，非常缓慢地系好纽扣。威廉笑着低下头，跟在她身后，踏上通往马路餐厅的台阶。进门后，她环顾了一周，很快就发现远处的角落里剩下几个空凳子。

“二位想要点儿什么？”服务员问。她的裙子上沾了脏兮兮的油渍，手指又短又粗。

“你先点吧。”伊娃对威廉说。

威廉的目光从服务员的双手移开，飘向店里的冷饮机，“一个火鸡三明治，不要蛋黄酱和奶油，普通的就好。再来一杯可乐，谢谢。”

伊娃冲服务员背后的出餐口点了点头，“有苹果派吗？”

“苹果派、核桃派、柠檬糖霜派，都有。”

“一块苹果派，一杯麦根沙士，谢谢。”

服务员并未写下他们点的东西，而是用铅笔在便笺簿上轻轻地敲了几下，仿佛这样就能把账单输入记忆中，然后便转身朝出餐口走去。

“那块苹果派会坏了胃口的。”说着，威廉动手调整盐瓶和胡椒瓶的位置，让它们跟他的餐巾保持垂直。

“总比不吃甜品要强。”她咧嘴一笑，拿起盐瓶，挪到自己的盘子旁边，接着是胡椒瓶，让所有东西都向左移动了七八厘米，“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想过。”

“没想过什么？”

“你居然会为我吃醋。我的意思是，我完全有理由为你吃醋，但我从未料到你也会在意其他男人的反应。”

“我只是努力不去想而已。”他说。服务员端着他们的饮料回来了，他点头表示感谢，然后转向伊娃。突然，有一个男人把手放在了威廉的肩膀上。

“巴兰坦先生。”

伊娃看向那个男人，他身材矮小，戴着金丝框眼镜，瞳孔就像亮闪闪的棕色鹅卵石。她刚要说：“不，你认错了，这是威廉·戴维斯。”然而，威廉却抢先开口，面带微笑，胸有成竹。

“亚当斯医生，见到你真高兴。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伊娃·马汀夫人，马汀夫人手里有我看中的土地。马汀夫人，这位是莱利·亚当斯医生。”

伊娃的心脏狂跳起来。伊娃·马汀夫人？

“荣幸之至。”说着，亚当斯医生主动跟她握手，“夫人，您可千万要小心，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地产大亨。”

威廉笑了，“你是来出诊的吗？”

“实际上，我已经接受了圣玛丽医院的一个职位。”他朝街对面的医院点了点头。

“你离开双子城了？”

“是啊，我把房子卖给了缅因州来的一对夫妇。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从缅因州搬到明尼苏达州，不过他们显然很喜欢雪天。”

“房价会涨的，还是留着比较明智。”

“这取决于交谈的对象和房子的位置。你们家的大宅在群岛湖，换作是我也不会卖。可惜，我运气太差，当初没选好地方。况且，我也愿意回到小镇上生活。”

伊娃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小镇。罗彻斯特居然是小镇。她强忍笑意，想象着这个男人看到卢文镇的表情。整个卢文镇只有一条主干道，因而被称作“主街”，真是颇富创意。

亚当斯医生神秘兮兮地凑上前来，“战争岁月里，大家都团结在一起，同甘共苦。”他站直身体，摇了摇头，“如今又回到了幸福年代，人人都忙着赚钱，把街坊邻居忘得一干二净。唉，经济确实在蓬勃发展，但大城市里却充满了自私自利。”

“好吧，”威廉说，“那么，这是一条来自邻居的小建议。你应该试试卡勒餐厅，避开这些拥挤的人群，享用真正的食物。”

伊娃瞥了一眼穿着肮脏制服的服务员。他们从未去过卡勒餐厅，他也从未提起过。他是什么时候去的？巴兰坦。

“坦白讲，”亚当斯医生说，“我还真试过。我已经走进去坐下了，才知道他们不提供酒水。既然都花钱去买顶级肋排了，至少让我选一杯葡萄酒吧。”他对伊娃露出微笑，“就算不是品酒师，也应该有这个权利，您说对吗？”

她的脸颊涨得通红。“品酒师”，闻所未闻的陌生词汇在她的心里挖了一个洞。她讨厌这个词，也讨厌这个男人。

亚当斯医生继续说：“每一家精致的餐厅都应该卖酒。不过，在这里，”他抬手示意他们看向周围——长长的吧台、旋转的高脚凳、镶嵌着蓝边的厚重盘子和宣传冰激凌的广告海报，“在这里，我就没有那种渴望了。对了，克莱尔还好吗？我记得以前好像有人说过，你们俩有一个非常棒的酒窖。”

克莱尔。这个名字在耳畔不断地回响，就像一个终于揭开的秘密，挥之不去。伊娃察觉到威廉的目光正在朝自己闪烁，她盯着他，坚决不肯移开视线，但他又看向了亚当斯医生。

“她很好。”威廉迅速地说，“对，我们确实收藏葡萄酒。”

克莱尔，伊娃想。克莱尔了解葡萄酒。克莱尔能融入这场交谈。克莱尔不需要词典。“你们俩”，亚当斯医生刚才说。“我们”，威廉回答。小小的言语表达浓缩了一切。巴兰坦。巴兰坦夫妇。

“她的父亲呢？我听说他最近更喜欢待在室内。”

这回，威廉笑了，“是啊，他已经如愿以偿了，基本不出门。”

“我猜也是。不过，他的房子又大又漂亮，窝在家里倒也不错。”他微微一笑，“好啦，那边有个男人似乎在掏钱包，我要赶紧站到他身后去，但愿能在这个——”他环顾四周，“小车厢里找到座位。”他发出一声轻笑，“马汀夫人，很高兴认识您。巴兰坦先生，后会有期。”

威廉点了点头，转身面向吧台，他们的食物早就端上来了。伊娃盯着苹果派，面皮烤煳了。“巴兰坦？”她轻轻地说。

他拿起瓶子，倒出一些番茄酱，“我的公司是以母亲的娘家姓氏命名的。人们以为我的姓氏是‘戴维斯’，其实不是。”

“你骗了我。”

“伊娃，你大概是我唯一没有骗过的人了。”

她实在是太生气、太嫉妒、太自卑了，一时之间竟说不出话来。紧接着，怒火突然爆发。

“威廉，真正的食物？这个小车厢什么都不是？我们的生活只是在底层徘徊？”

威廉回头看了一眼，“伊娃，以后再说。”

“好，在你回到真正的生活之前。”

他的语气很平静，“虽然你看不出来，但你是我生命中最真实的部分。”

她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用叉子刮去烤焦的面皮，直到盘子被黑色的碎片完全覆盖。

*

后来，她问起他的姓名，威廉在心里挣扎，不知该倾诉多少，又该透露多

少。最终，他诚恳地坦白了一切。其实，在美国参战以前，威廉已经想出对策。他的硕士课程即将结束，转入医学院是最好的选择。他对外宣布要专攻眼科，开始谈论角膜、巩膜和未来的艰苦学习。一些人明目张胆地逃避兵役——只要有钱，就不用去——但威廉要捍卫家族的声誉和地位，所以当战争来临时，他没有对任何人说出真相，并且暗暗发誓，准备将谎言变成现实：他一定要成为医生。既然打算用一生的精力来做一件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尽管可能没那么热爱——当然得先想办法拥有一生的时间。

不过，这些话都不能明说，尤其是对他的母亲，她不在乎责任或道德，却很看重名望与身份。起初，马卡姆家的儿子志愿参军，使得其他乘肥衣轻的富豪纷纷赞不绝口，把马卡姆夫妇捧上了天，甚至也鼓励自己的儿子去参军。可没过多久，半个上流社会都生活在恐惧之中，生怕电报会带来噩耗，后悔让心爱的人远离家乡，在灰色的天空下战斗。至于马卡姆夫妇的儿子，则由于手上中枪，才离开了几个月，便立即返回家乡。而且，中枪的还是左手，不是右手。当珍珠港被轰炸时，威廉刚刚进入医学院，所以没人会怀疑他的爱国心，也没人会质问他为何抱着课本而非步枪。虽然有时候，父亲的眼中会流露出欲说还休的评判，但同时也闪烁着充满矛盾的欣慰。毕竟，父亲很清楚上战场的代价。

不，威廉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不想死——难道这也是天大的过错吗——但是没必要让自己或父母蒙羞。于是，他努力学习，结果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很喜欢这份职业。天赐的巧合减轻了良心的不安。随着战争的推移，无数青年葬身沙场，就算有幸活着回来，也已经遍体鳞伤。而他却过着花前月下的日子，谱写出一段又一段风流韵事，甚至跟痛失爱人的姑娘在一起，任凭她们伤心欲绝地抱着他哭泣，嘴里喊着别人的名字。尽管父母总是念叨，尽管六七月份都有盛大的成人礼舞会，但对他来说，婚姻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就像落在皮肤上的细小沙砾，每当遇到热情似火的纤纤玉手，都能被轻而易举地拂去。那时，他总是想，爱情会来的。

他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打算成为一名杰出的医生，进入感兴趣的领域工作。在一个寒冷阴暗的十二月，整个世界即将进入1945年，翻开崭新的篇章，他和几个同学去参观梅奥诊所。在那里，他看到了一家正在快速发展的现代医院，拥有国内首屈一指的综合医疗保健系统、单独的病史档案和先进的航空医学。但是，真正吸引他的却是小镇本身，他无法忽略这种感受，就像碎片扎进指甲里一样。罗彻斯特紧跟在这家医院后面，医院向前迈一步，小镇也必须追上。威廉知道，罗彻斯特很快就会从周围的平原上拔地而起，成为一座大城市。转瞬间，他竟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渴望，渴望去建造，看着高楼崛起，见证从无到有。也许不动产事业和土地开发确实流淌在他的血液里。生平第一次，他真真切切地想要得到某种东西，这种感受令人浑身战栗、勇往直前。

“罗彻斯特正在飞速发展。”不到一周后，他对父亲说。他们在欧文的书房里，深色的木板包裹着四面墙壁，屋里灯火通明，伊莎多拉正在另一个房间里指挥仆人们摆放圣诞树。威廉侃侃而谈，谈到不动产，谈到建筑，谈到那家日益壮大的诊所。父亲静静地听着，“我看中了一块地，”威廉继续说，“距离普拉默大楼[注]只有三个街区。如果买下来，就算什么都不干，一年后也能获利，光是看着野草疯长就可以赚钱。”

欧文沉默不语，只是盯着掌心里的怀表，黄金表链缠绕在手上。那是蒂芙尼的翠绿珐琅怀表，里面刻着威廉祖父母的姓名缩写和一句傻乎乎的话：当你靠近，时间静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块怀表很久以前就不走了，但欧文却很喜欢它，始终摆在书桌上，擦得干干净净，而且触手可及。每当陷入沉思或烦躁不安时，欧文总会拿起怀表，这已经成了紧张状态下的习惯动作。威廉盯着表链上的绿色装饰，觉得很困惑。他原本以为父亲会同意自己的提议，会因为自己的想法而深感欣慰——儿子终于长大了，能够像巴兰坦家的人一样思考，懂得创新、知道进取并谋求发展了。

过了许久，欧文才缓缓开口。“詹姆斯·格思里失去了他的儿子，”他说，“他的独生子。他们家的姓氏永远止步于荷兰某个不知名的小村庄了。如今，同盟国的军队终于渡过了莱茵河，而你想当医生的热情也突然消失了。”他直视着威廉的眼睛，“如果战争即将结束，就没有必要守着医学院了，对吗？”

父亲的责备令威廉措手不及，虽然他当初确实说谎了，但是后来也曾下定决心要弄假成真，“我本来是打算成为一名医生的。至于这个——我从来都不知道自己会对这个感兴趣。”

欧文用单手摆弄着怀表，打开、关上，一遍又一遍。最后，他点了点头，“只有习惯了安逸生活的纨绔子弟才会觉得自己可以逃避战争，让其他同胞去殊死拼搏。你的母亲宠坏了你，这就是溺爱的后果。我很担心你将来会变成什么样。”

然后，他把怀表放在书桌上，将表链一圈圈地盘绕好，再也不发一言。

父亲的话语如烈焰般灼烧着威廉，他打定主意要证明自己。当他离开医学院，准备进军罗彻斯特时，赌气地选择了母亲的娘家姓氏，戴维斯。他不肯走捷径，从未利用过家族的人脉关系，也从未把真实身份告诉过投资者，更没有寻求过任何帮助。每个月，他都会给父亲寄支票，用来偿还自己的医学院学费。每个月，支票都被提现了。伊莎多拉徒劳地尝试过许多次，想让威廉回家，吃顿晚饭，吃顿午饭，或者仅仅跟父亲见个面——他当初只是一时气愤，现在已经心软了——但是每一次，威廉都会记起父亲的目光，并断然拒绝，他决心证明自己不只是个被宠坏的男孩，决心证明

自己可以独立获得成功。为此，他必须让怒火保持得完好无损、耀眼如初，因为这是他最大的动力。

不到一年，威廉的公司就成长起来，这或多或少要感谢战争的结束，还有士兵的回归，他们长久以来都过着一只脚踩在棺材里的生活，如今只盼着能安顿下来、养家糊口，赶紧在这片土地上牢牢扎根。双子城越来越拥挤，于是人口开始向乡镇扩散，而威廉的公司正好在那里，趁机推动郊区发展。此时，威廉买下了自己一直租住的小房子，简简单单，并不豪华。伊莎多拉又尝试了一次，这回说是父亲主动要求跟他谈谈。尽管威廉的愤怒已经被一年的时光冲淡了，但是他尚未做好准备。他想再完成一笔生意，然后回去见父亲，亲手拿着支票，补完剩余的欠款。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回家，1946年的3月底就下了最后一场大雪。寂静的午后，冰封的大树，惨白的天空。威廉听说，当时公路上凝结着一片黑冰[注]，那条公路是很久以前欧文亲自指挥修建的。有一瞬间，他的父母曾连人带车飞向空中，雪地光滑平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在沉闷的落地声过后，一棵大树突然彻底解脱，抖落了身上承载的所有冰霜与积雪，化作冬季的瀑布，轰然坠落在汽车的残骸上。宾利车的银色格栅依然闪闪发亮，带着刮下来的树皮碎屑，静静地躺在后座旁。

于是，威廉便放任怒火燃烧得更加旺盛。他以前从不需要上帝，如今更是恨之入骨。他也恨欧文，无情地离开人世，留下他像个孤独的孩子裹着父亲的衣服。他毫不动摇地沉浸在愤怒中，拒绝悲痛，拒绝懊悔。直到有一天，威廉走进父母的房子，看到他写的最后一张支票尚未提现，跟怀表一起放在欧文的书桌上。旁边有一枚信封，上面压着欧文亲笔写的字条：“我很骄傲。”突然之间，威廉的愤怒变得支离破碎，化作点点哀伤，他想都没想，就抬手把字条和怀表扫进了最顶层的抽屉里。

六个月后，他迎娶了克莱尔。诚然，他对她的感情真挚而深厚，非常接近爱情——实际上，当时他以为那就是爱情——但结婚也是一种生命轨迹的延续，更是一个让父亲骄傲的理由。

*

“我想独立创办自己的公司，”那天晚上，在解释完一切后，威廉告诉伊娃，“所以才用了母亲的姓氏。父亲总是认为我活得太轻松了。”

“实际上呢？”

“确实如此，他说得对。从小到大，我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那现在应该怎么办？”她问，“亚当斯医生好像很熟悉她的家族。”

他拂开她的发丝，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肩头，“我不知道。她的家族，和我的家族，”他不太情愿地补充道，“是人们议论的对象。我不希望有流言蜚语出现。我想，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别再去那家餐厅，也不要靠近圣玛丽医院。”

“可是他认识——”她停住了，因为我不想听到你说出她的名字，“她，还有她的父亲。他会不会今晚就去找他们？”

他从她的肩上收回手，她翻过身来，注视着他：“今晚不会有事的。据他所知，我只是在劝说别人卖地。在公共场合，在餐厅里，仅此而已。”

伊娃平躺着，努力理解陌生的现实。他来自一个有钱的家族，听起来似乎很有钱。她以前从来都不知道。至于他的妻子呢？伊娃曾经以为，这个克莱尔模样普通，也许个子很矮，并且非常无趣。现在，情况变了。上流社会的贵族都形象出众，他们绝不会模样普通，就算真是如此，也懂得用其他方式来弥补，比如装扮、谈吐或气质。在想象中，那个侥幸嫁给威廉的平凡姑娘突然变得美丽、优雅、聪慧、富有，无疑是万众瞩目的焦点。威廉为什么要离开这样的女人呢？

她想起他的父母、他的经历，“威廉，你相信你的父亲此刻正在看着你吗？”

他惊讶地瞥了她一眼，“不，那种说法只是安慰人的假话，好让我们不孤单而已。”

“你的父母不在天堂吗？”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湖林墓地。”

她笑了，“我们那儿的墓地没有名字，就叫‘墓地’。”

“人人都希望死后能葬在湖林墓地。面朝湖水，背靠群山，树木茂盛。多可笑啊！死都死了，还在乎这些。”

“那死后就完全没有生命了吗？我们就不存在了吗？”

他侧过身来，枕在她的胸口。窗外，月亮又大又圆，低低地挂在一棵糖枫的树梢上，“我怎么知道呢？不过我觉得，就算有天堂，也没有黄金大门和松软的云。”

“我相信我的父亲一直在看着我。”

“只要你相信，”他说，“那就是真的。”他微微一笑，然后翻过身去，关上了床头灯。片刻之后，他继续说：“今晚告诉你的事情，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对我来说，你很特别。”

她笑了，“这么说，我不是你生命中次要的那一半。”

“你是更好的那一半。在大城市里，我总是扮演着人们期待的角色。在这里，与你相伴，我才可以做自己。”

伊娃用指尖在他的胳膊上轻轻游走，“你逃离明尼阿波利斯市，我逃离卢文镇。”

“这里是我们的世界。我们能够做真实的自己。”

“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他的话语深深地烙印在她的心头，幻化成一个可怕的夜晚，呼唤着她回到幽暗的角落里，回到沉闷的谷仓中，光线透过老旧的木板条照进来，在地上留下斑驳的阴影。当她终于醒来时，丝绸睡衣已经被汗水浸透，颈背也湿漉漉的。

旁边的威廉似乎早就起床了，此刻正倚在枕头上，手里拿着报纸，“我想让你多睡一会儿。不舒服吗？”

“做了个噩梦。”说着，她坐起身来。

“什么内容？”

他静静地等待着。昨晚，威廉坦诚相待，倾吐了所有秘密。此刻，伊娃也觉得如鲠在喉，还没反应过来，便脱口而出：“我叔叔，他做过的事情。”他惊讶地放下报纸，她这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我不会告诉你的。”她赶紧补充道。

“伊娃，怎么回事？难道不只是梦？”

她移开目光，看向窗外。天还没有大亮，云朵依然是淡淡的粉色。如果我告诉他，他会离开我的。这个念头撕裂了她，心跳声震耳欲聋。她知道，他会像其他人一样看待她，看待那段腐烂而丑恶的过去。但他是威廉啊。他不会的，不会的。

“伊娃，他做了什么？”

“他做的事情，出现在梦里。他。他的呼吸。他的手。谷仓里总是很暗，只有一条条光线透进来。以前，我经常试着去数到底有多少条。”

带着倒刺的言语，从未坦白的言语，居然就这样吐露出来。难以置信。她刚才真的告诉了他吗？她抬起头来，看到他的眼睛里掀起了厌恶的旋涡，深深的、浑浊的旋涡，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她不该说。过去，可怕的过去，应该牢牢地埋葬在心底。镇上的男人们或多或少地知道一点，便总是对她说一些不可告人的下流话，还会假装站不稳，靠在她的身上占便宜，或是恬不知耻地盯着她瞧，却不敢直视其他姑娘。“过来跟我一起坐，这个座位没人。”但是威廉，他从未发现这个秘密。如今，他也知道了。

他站起来，在窗前踱步。阳光笼罩着他的身影，仿佛套上了一层光环，“你当时多大？”

他注视着窗外，没有看她，这令她更容易开口：“十三岁。在我十五岁时，他停手了。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再轻举妄动了。”

威廉迅速地转过身来，“这个男人，他还在你周围？”

“他是我叔叔，还能去哪儿？他帮忙经营农场，叔叔伯伯们都在帮忙。”

“你平时还能见到他？”

“威廉，他就住在卢文镇，我没法不见他。他会到我工作的地方来吃饭，他是掏钱的顾客。”她停顿了一下，“我只是不喜欢他看我的眼神。”

威廉的话语缓慢而低沉：“他怎么看你？”

她摇了摇头，抬眼凝视着天花板：“就好像一切从未结束。”

当她收回目光望向他时，忽然发现他的眼睛里不是厌恶，而是挫败。那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沮丧——在这个罗彻斯特的小房间里，他无法挽回过去，无法拯救她。他想保护她。她看出来了，看得真真切切、清清楚楚。她从来都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更没有想过自己值得别人担忧。

他坐在床边，握住她的双手。“任何人，”他说，“都不该伤害你。对不起，我来晚了。”

泪水夺眶而出。她没料到自己会哭，但突然之间就感到眼睛刺痛，鼻子绷紧，脸颊也湿润了。他紧紧地抱着她。一束阳光洒在地板上，细小的尘埃在空中飞舞。

1. 邋遢安妮：最早出自美国作家约翰尼·格鲁埃尔（Johnny Gruelle，1880—1938）所创作的儿童绘本《邋遢安妮的故事》，在书中就是一个布娃娃，有着红色棉线做的头发和三角形的鼻子。后来，格鲁埃尔又推出续作《邋遢安迪的故事》，介绍了安妮的哥哥安迪。按照“邋遢安妮”和“邋遢安迪”的形象制作的实体布偶跟绘本一起推向市场，大获成功，如今已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玩具形象。

2. 普拉默大楼：位于明尼苏达州的罗彻斯特市，属于梅奥诊所，于1927年开放使用，以该诊所的著名内科医生亨利·普拉默（Henry Plummer，1874—1936）的姓氏命名。

3. 黑冰：气温低于0摄氏度时在柏油马路上结的薄冰，会延长制动距离。因为肉眼基本看不到，所以得名“黑冰”。

第7章



现在

坐飞机是臭名昭著的万能借口，可以用来解释未接电话，可以作为表白和道歉的理由。在即将前往明尼苏达州的那天早上，艾比用亲吻唤醒了罗伯特。

“别担心，你不会死的。”说着，他伸手去拿床头柜上的水杯。

“我知道，但毕竟有可能。我有可能，你也有可能。”

“我不会死，你也不会死。你只会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很难，我都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但你知道应该去哪里找，其余的自然水到渠成。等你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卖掉了剧本，咱们可以好好庆祝一番。”

今天，他的剧本就要发布了，正好赶上周末，制片人有时间阅读。趁他把她的行李箱拿到车上时，艾比悄悄地往他的公文包里塞了几条燕麦卷。苹果肉桂，他最喜欢的口味。他一紧张就会忘记吃东西，而会议却有可能持

续很久，尤其是进展顺利的会议。她想象着他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饥肠辘辘地回到车里，翻出包里的零食，开始想念她，想念她的善解人意。

在机场外的路边，她给了他一个绵长的吻，仿佛飞机要带她去战场，而不是回故乡。离开时，她拼命地克制着想要转身的渴望。但是，等到拖着行李箱穿过旋转门后，她还是忍不住转身了，而罗伯特正好在向后看，准备驶入机场的车流中。这个平凡而简单的动作，只是千百万个动作中的一个，无人察觉，也微不足道——回头，往后看，转向灯闪烁——却为接下来的一整天都奠定了哀伤的基调。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仿佛一场悲剧即将拉开序幕。在一切改变之前，她的母亲过去常常说，总会有一个空白的瞬间。艾比静静地注视着，他的汽车已经上了路，跟别人的汽车一起，按照交通指挥走走停停。不知为何，她觉得，恐怕此刻就是那个空白的瞬间。

来到明尼苏达州的租车行，艾比在数不清的地方签下姓名缩写，把复印件扔进汽车仪表板的储物箱里。她刚刚驾车驶上公路，又立刻转向旁边，停下来加油，还买了椒盐饼干和能量棒，准备藏在自己的房间里，因为母亲只相信一日三餐，不相信零食。几分钟后，她回到路上，洁白耀眼的杨絮在空中飞舞，就像一场走错季节的大雪。

明尼苏达州。辽阔的草原上点缀着热烈绽放的野花，就像自由自在的欢乐精灵，远处的森林里长满了蕨类植物，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冠洒下一束束翠绿的光芒。天空蓝得难以置信，胖乎乎、圆滚滚的云朵飘在地平线上方。她已经太久没有回来了，看到红色的谷仓，便感到心潮澎湃，强烈的思乡之情在胸中荡漾。装着巨大卫星天线的农场，绵延不绝的栅栏，还有摇摇晃晃、呼啸而过的拖车，一切的一切，构成了家的模样。除去噩梦与恐惧的困扰，她在这里度过的多数时光都是幸福的，甚至称得上异常精彩。只是进入高中以后，黑暗草地的幻境才开始出现，周围的世界也变得黯淡无光。但如今，她又记起了从前的美好。平整的土路向远处伸展，无穷无尽，就像体内纵横分布的血管，流淌不息。她已经下定决心，打算回来过冬，享受那平凡可爱的小乐趣，聆听脚踩在雪地上的嘎吱声，窗框中的世界就像一幅袖珍画，勾勒出光秃秃的大树。她曾经告诉汉娜，在刚开始下雪的深夜里，静谧的停车场显得十分美丽。只可惜，无论怎样描述，出生于加利福尼亚的好友还是无法理解。商场繁忙的工作很晚才会结束，路灯下，寒风吹来，雪花静静飞舞。母亲的车里温暖如春，人人都已经回家，漫长的一天又过去了。然而，总会有一辆车停在角落里，被白雪慢慢覆盖。

周围的景致变了，两旁是浓密的树木，她来到一条铁路附近。栏木机很小，仅能勉强挡住林间小径，但她还是早早地看到了。横杆降落，她的车

子缓缓减速，恰好在轨道前停住。一切正常，不会有事的。

汽笛声从枝繁叶茂的转角处传来，虽然艳阳高照，但某种黑暗却渐渐浮现，幻化成呼啸的噪声，伴随着钢铁的轰鸣不断逼近。汽笛声变得越来越嘹亮，越来越绵长，越来越愤怒。即便坐在车里，艾比也能听见轨道开始摇晃。列车驶过转角，她发现自己的脚正踩在刹车板上，而这就是她与列车之间的唯一屏障。几厘米，只要她的脚抬起几厘米，汽车就会撞上去。轰然爆炸，烈焰冲天，列车尖叫着刹住，汽车残骸被拖到一旁。

她挂上停车挡，但是在脑海中，列车突然脱离轨道，朝她奔驰而来，铁路上泛起星星点点的火花。她紧紧地闭上眼睛，心脏怦怦直跳。列车哐当哐当地开过，仿佛永无尽头，这恐怕是世界上最长的列车。

终于，列车消失了。树林里静悄悄的，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栏木机升起横杆，她启动汽车，在轮胎碰到铁路时，不禁屏住了呼吸。

过了一会儿，窗外的风景再次令她平静下来。马卡德。从一处停车让行的标志进入，就能看到位于小镇边缘的两座加油站和一面美国国旗。几分钟后，她的高中母校便出现在右边，可以移动的字母块在牌子上拼出校名，仿佛到了周末会完全变成另一个地方。她思索着明晚要穿什么衣服去参加同学聚会：清凉的露背装，夸张的高跟鞋，无声地宣布着“我已经不住在明尼苏达州”了。她明白，这趟旅行会令自己怀疑一切——她会从塞在钱包里的照片上看到斑驳的蓝色背景和咧着嘴欢笑的孩子，她会听到关于婚礼、生孩子和街区派对的各种故事，她会想念这种原本属于自己的生活。当年，她想要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阳光而非冰雪，山脉而非平原，跟家乡有着天壤之别，就连加油站的指路方式都不一样：走5号公路，再走134号公路。她想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自由自在地追逐梦想，没有往事，没有人记得她是个笨拙的新生，也没有人知道她的父亲曾不告而别。在一个大地方，做一个小人物。后来，她跟母亲一起前往洛杉矶，参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结果噩梦消失了。显然，这才是合适的轨迹，这才是正确的方向。于是，她冲破了美好的旧生活，住进了未知的新世界。在那里，价格很昂贵，未来很渺茫，婚姻、房子、孩子、退休，一切都遥不可及。如今，她只拥有这里的人们无法拥有的东西：好莱坞和海洋。如果她能说自己住在马里布该多好，“就在水上！”但是，只要有人询问地址，便能轻易揭穿谎言。他们会说“方便以后通信”，但其实是打算上网搜索街景地图，搞一番可怕的调查，每当别人给艾比地址的时候，她都会这么做。

不过，她知道自己变了。跟以前相比，她显得容光焕发，这一点很重要。性格变得温顺，发型变得时髦，眉毛变得柔和，腰身变得纤细。她学会了管理自己，鼓励自己，约束自己。但更重要的是，在她生活的地方，人们

对她的过去十分着迷，对她习以为常的事情备感新奇。没过多久，她便欣然接受了真实的自己。就连古怪的迷恋与荒唐的恐惧都成为茶余饭后的趣味故事，令人们印象深刻。她的自信心渐渐增长，对新地方的强烈好奇心犹如冲刷石头的流水，让隐藏的光彩第一次显露出来。

转过前方的街角，就到她家了，但此刻已经能看到布里塔妮·德尚家的房子。那栋科德角风格的黄色建筑位于艾比家对面，曾经气势汹汹地压迫着她的童年，犹如耀眼的太阳。朋友们会来她家拜访，兴奋地在后院刚建好的游泳池边玩耍，直到他们瞥见窗户里的布里塔妮。于是，前院的吸引力大增，他们在人行道上跳房子，歪着脑袋望向布里塔妮的房间。“那是一张天棚床[注]吗？”进入高中以后，日子变得更加难熬，因为布里塔妮跟艾丹成了一对，那简直是最糟糕的事情。两人在艾比家的房子外面卿卿我我，低声互道晚安，或是坐在车里亲吻，任凭水汽渐渐蒙上车窗。不过，听说布里塔妮已经离婚了，这个传闻让艾比多少感到一丝带着内疚的欣慰。

别想了，往事早就烟消云散，她应该往前看。虽然这仅仅是一次故乡之行，却是十五年来的第二次，因此显得格外亲切，而且意义非凡。复杂的情感，混乱的思绪，一切都令她忐忑不安、小心翼翼。还有那些梦。她记起了高中时期度过的夜晚，总是与随身听相伴，钢琴协奏曲把日出、海滩与飞鸟的画面绘入脑海，她努力放松身心，想要梦见美丽，而非恐惧。如今她回来了，噩梦会变得多么可怕呢？不过，她提醒自己，这正是回家的原因。一个名字，一句话语，也许就能解释梦境，打开许久以前在潜意识中形成的死结。

当艾比驶入家里的车道时，母亲正站在门前等待。

“真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艾比刚下车，母亲便迎上来拥抱她，一边摇晃着身体，一边轻声地说。

妮维雅乳液的芬芳扑面而来，那是童年的味道，那是往日的气息。当然，她跟母亲在洛杉矶也见过面，但是这股香甜跟眼前的风景意外地结合在一起，把艾比带回到从前。忽然，她发现眼前有新的变化，一排橙色的金盏花沿着花园小径怒放，门口的擦鞋垫上印着鲜艳的向日葵。房子的模样倒是依然如初，蓝色的邦格楼，宽敞的前门镶嵌着玻璃，边框是深色的橡木，不过喷漆已经褪色，院子里的大树已经长高，一切都似乎有点衰老，同时又透着些许睿智。

屋里也是一样，熟悉却陈旧。深蓝色的灯芯绒沙发旁摆着一张法式古董枫木桌，昂贵的波斯地毯上立着俗气的玻璃茶几。这栋房子是遗产与现状的交织，城堡与村舍的混合，处处都渗透着格格不入的感觉。她的母亲曾经

说过："如果你出身富有，自己却没钱，那么身边的东西不是被卖掉，就是显得不合逻辑。尽管我是一名老师，但我从来都不喜欢逻辑。"在艾比看来，唯一的不同就是汤姆挂在浴室门上的法兰绒衬衫，他是母亲交往了十一年的男友。

"咱们要去苹果蜂见伊米莉亚，"母亲看了一眼手表，"不过你还有几分钟可以打扮打扮。"

艾比把行李箱放进自己的卧室里。这个房间位于屋子的一角，每到特定时刻，从前窗和侧窗照进来的光线会在地毯中央相遇，灿烂地交集在一起。小时候，艾比总会坐在这个位置，感受那奇妙的瞬间，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神秘国度将她拥入怀中。

"汤姆不去？"艾比问，此刻她们已经回到了车上。

多萝西调整座椅，"昨晚刚见过他。我们用不着时时刻刻都见面，恋爱关系又不是拐杖。"

"妈妈，我知道。我只是问问而已。"

"我也只是说说而已。你给贝丝打电话了吗？"

贝丝是艾比以前最好的朋友。当她结婚生子，有了一辆家用旅行车时，艾比还过着灯红酒绿的夜店生活，为了第二件半价才买两套餐具，"还没有。明天吧，也许聚会之前联系她。"

在前往苹果蜂的路上，艾比看到了马卡德的成长。小镇的空间变得十分充实，杨树林和松树林让位给了家得宝和装着六个加油泵的埃克森美孚，一座高层公寓从开满鲁冰花与夹竹桃的田野上拔地而起，俯瞰着只有十年历史的社区学院。遥想一个冬季之前，马克·布兰卡德的父亲曾倒在杂货店的地板上，他的儿子在停车场里等待，汽车朝医院飞驰而去。如今，那家杂货店也被新店铺所取代。艾比注意到，就连警察都多了起来，仿佛这座小镇打算对抗全世界的暴力。没有了她，马卡德依然在前进，这令艾比感到些许悲伤，就像人们总是祝愿前任过得幸福快乐，其实却希望对方过得不如自己。

正前方就是苹果蜂，艾比在街边找到一处停车位。餐厅里，吊扇飞快地旋转，只剩下模糊的轮廓，墙上挂着一排排黑白照片，画面中是很久以前的马卡德。

"真是难得，"一个声音说，"二美偕至，赏心悦目。"

伊米莉亚姨妈，母亲最好的朋友。她始终在她们的生命中，从不曾离去。以前，她总是筹备丰盛的感恩节晚餐，亲自下厨，做出一道道热气腾腾的大菜，一盘盘鳕鱼和三文鱼。关于她的一切回忆都温馨而美好。艾比起身拥抱她，眼角泛起了泪花。

她们闲聊起来，谈论着彼此的近况，周围渐渐坐满客人。餐厅里正在举办一场生日派对，五颜六色的气球悄悄地飘向空中，直到越过几张桌子之后才被抓住。她们说起明晚的聚会，提到可能会露面的同学，以及还留在镇上的旧友，艾比已经许久未听过这些名字了。

“据我所知，”伊米莉亚姨妈突然说，“现在连个嫌疑人的影子都没有。”

“什么？”

母亲沉默了，伊米莉亚望向餐厅一角的电视机。艾比扭过头去，正好捕捉到“连环强奸犯”这个词。当记者采访年轻女性时，屏幕上闪过一行文字：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

“那是怎么回事？”艾比问，“发生在明尼苏达州吗？”

母亲依然没说话，只是搅拌着已经冷掉的咖啡，眼睛盯着汤匙。

艾比转向伊米莉亚姨妈，“离这儿很近吗？”

“你应该提前告诉她。”伊米莉亚对多萝西说。

最后，多萝西终于开口了：“我是在艾比订好机票以后才发现的。我真的以为等到现在就会圆满解决了。”

“解决？”伊米莉亚问，显得很气愤。于是，艾比明白了，无论发生过什么，这件事原本会阻止她登上飞机。

“对不起。”多萝西对艾比说，“当时我只想着你要回家了。在十几年以后，终于要回家了。我真的以为这件事到现在肯定已经解决了，说出来毫无意义，只会害得你瞎操心。”

“这是个连环强奸犯，几年前在马歇尔干过同样的事情。而且，在那里也杀了人。”

“杀了人。”艾比喃喃地重复道，大脑一片空白，感觉就像拿到了几张写着古怪文字的卡片，还要给它们排序。面前的汉堡被一切两半，粉色的果汁渗进了面包里。她把汉堡推到一旁，“在这里？”

“莎拉·布雷宁，”伊米莉亚姨妈轻轻地回答，“据说死于并发症。”

艾比看向母亲，“我认识莎拉的姐姐。”记得很久以前，在一场生日派对上，小妹妹莎拉穿着红裙子，哭闹不止，因为她的气球飞到了空中。那一刻，整场派对仿佛都静止了，只有莎拉的母亲温柔地抚摸着女儿的后背，直到她平息下来。在脑海中，艾比看到小姑娘的嘴唇发紫，裙子的颜色越变越深，犹如渐渐扩散的铁锈。

“失血过多，”伊米莉亚姨妈继续说，“还是内出血过多？这两个说法是不是一回事？我听说罪犯给她下了药，然后砍掉了她的手指。”

“够了，”多萝西说，“那些消息都不是真的。警方的措辞很模糊，外界流传的只是猜测而已。”

“但她死了，这是真的，”艾比说，“你却没有告诉我。”

“艾比，你不必担心。我已经告诉汤姆了，我会待在家里陪着你。如果你还是不放心，家里的大门可以再安一道锁。你要相信我，我真的以为这个案子今天之前就解决了，所以才没有告诉你。你一定要相信我。”

透过眼角的余光，艾比瞥见一个男人正在盯着她们，一本书立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她迅速地对上他的视线，想告诉他，她已经发现他的注视了，可是他却毫不动摇，依然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微微地翻了个白眼——只是为了让他知道，他应该感到羞愧——然后便转过脸去，望向电视机。刚才那行字幕说“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她想立刻逃出餐厅，给罗伯特和汉娜打电话，但是她扫了一眼停车场，发现那里灯光昏暗，便打消了冲动的念头。

“艾比，”母亲说，“新闻媒体的工作就是吓唬大众，明白吗？你应该瞧瞧这里有多少警察，罪犯绝对不敢轻举妄动，否则肯定是疯了。”

警察。原来如此，怪不得她先前看到了那么多警察。在餐厅的另一边，那个男人已经开始读手里的书了，封面上印着一名落难的少女，赤裸着肩膀，长发飞扬。爱情小说？她的内心燃起了惊讶与好奇。但是紧接着，那个男人舔了一下食指，突然抬起头来，直视艾比。她烦躁地转过头来，却发现站在对面的服务员也在公然注视着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阵寒意袭来，她感到浑身冰凉。

然后，那名服务员来到桌子跟前，给她们倒水。倒水，仅此而已。可是，她依然感到紧张不安，甚至有点神经兮兮。她闭上眼睛，花了片刻工夫放松心情，感受着餐厅里的各种声音，体会着周围的生活气息，聆听着大家

的悠闲交谈。几张桌子之外，爆发出“生日快乐”的热烈欢呼。一切正常，不会有事的。等到她终于睁开眼睛，拿着书的男人已经离开了，一叠零钱留在桌角上。

到家以后，艾比给汉娜和罗伯特分别打了电话，但他们的反应却截然不同。汉娜：“你应该赶紧回来，太恐怖了。”罗伯特：“我觉得媒体在夸大其词，不过还是要注意安全，除此之外也没有办法。”这一回，他的理性思维并未起到任何安慰的作用。难道他就不能表示一下担忧吗？

她都上床了，才想到那枚戒指，于是又起身去找母亲。不必细说究竟是哪枚戒指，多萝西已经卖掉了自己的婚戒，给一次海上旅行筹钱，家里只剩下一枚戒指了。“我们吃到了最正宗的腌渍鲱鱼，”多萝西回来时说，仍然在想方设法地为变卖婚戒而辩护，“谁能想到他们居然做得比奥尔森还好？”艾比几乎记不清母亲的婚戒是什么样子了，只记得是黄金材质，造型普通，最后被扔向父亲的车子，而父亲则驾车驶出家门前的车道，扬长而去。“你可以戴，”在外祖母去世以后，艾比曾说起外祖母的戒指，“就算戴在右手上也行。”但是，多萝西早就发过誓，再也不能重蹈覆辙，于是那枚戒指便依旧留在她的梳妆台里，无人问津。

跟小时候一样，艾比拿起戒指，来到浴室，按下电灯开关，用一条毛巾盖住排水口。黑色的天鹅绒盒子很紧，好不容易才打开，但钻石的切面立即吸收了光亮，显得熠熠生辉。接近2.5克拉，估计应该是G级。基本没有杂质，尽管她还需要用放大镜来进一步确认。整颗钻石璀璨夺目，闪耀着紫罗兰色、金色、绿色和洋红色。

上一次在浴室里，她还不知道要这么做，但现在已经见过了许多人把收据塞在天鹅绒内衬底下，而她自己也选择把写着往事的小纸条藏在那里，于是她小心翼翼地取出盒子里的天鹅绒衬垫。

果不其然。

它的存在令人心碎。这么多年以来，它从未被读过，也从未被想起。一张平滑的小纸条，折得严严实实，不愿展露自己的秘密。当她终于打开纸条时，心脏不禁怦怦直跳，因为这并不是一张收据，而是一张便笺。上面写着三行优雅而清晰的花体字：

最亲爱的伊迪丝，

纠正过错吧。

爱你，永远。

艾比把纸条翻过来，但背面是空白的，没有签名。什么意思？纠正过错？她一直以为这是外祖母的订婚戒指，在外祖父离开以后，被藏到看不见的地方，免得睹物思人、伤心难过，可如今她却开始产生怀疑。纠正过错吧。跟我私奔？也许是一名追求者，一个在远方日渐憔悴的男人，苦苦等待着合适的时机。但是，伊迪丝坚持要求，在自己去世之前，任何人都不许戴上它。为什么呢？这枚戒指意义非凡，无法割舍，却又满载痛苦，不能佩戴。

她去找母亲，可卧室门关着，灯也灭了。多萝西总是能够轻易入眠，而且睡得很沉，令她羡慕不已。电视上的妈妈们经常坐在床边说：“你只是做了个噩梦，别怕。”艾比却从来都没有这种待遇，她只能独自穿过又黑又长的走廊去寻求安慰，因为母亲毫无察觉。

她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在睡觉的需要和清醒的愿望之间左右为难。暗夜吞没了床头柜上的黑色戒指盒，只剩下模糊的轮廓。她对外祖母几乎一无所知。这么多年以来，她在工作中满怀热情地捕捉其他家族的故事，努力记录别人的叙述，好为将来留下只言片语。但是，她却始终不了解自己家族的真相，甚至从未想过要去探究一下。外祖母提到过另一个男人吗？也许他已经死了，于是悲剧幻化成噩梦，纠缠着艾比，不肯放手。抑或在外祖父之前，还有别的男人。也许这三行字是外祖父写下的，为了说服外祖母离开从前的恋人，抛弃最初的爱情。

马路对面，一辆汽车启动了。但片刻之后，艾比才反应过来，她并未听到关门的声音，无论是房门还是车门。她的心脏狂跳不止。没有人上车，他们始终在车里。

太可笑了。她知道，这只是半夜的大惊小怪而已。之前肯定有关门声传来，她一时走神，所以才没有听到。

她努力不去想这些，试图用五光十色的画面来取代紧张不安的思绪。红宝石、绿宝石、钻石，圆形的、方形的，洋溢着优雅与神秘，诠释着高贵与美丽，都是她的最爱。睡意渐渐袭来，没过多久，她就放弃了抵抗。

转瞬之间，她便来到那片草地上，仿佛梦境早已悄悄地潜伏在脑海中。餐桌旁放着两把椅子，水晶枝形吊灯在橡树枝头微微颤抖，灰色的天空酝酿着一场暴风雨。棱镜折射出的七彩光芒在白色的瓷器上闪烁，狂风从树叶间呼啸而过。

盘子中央摆着一束白菊花，她刚要伸手去拿，突然感到牙缝里塞着东西，于是便抓起餐刀旁的牙签。可是，牙签断了，碎片留在嘴里，刮擦着舌头。她赶紧吐了出来，结果却不是木屑，而是骨头。手指顶端的骨头。她感到胃里一阵翻涌，呕出了鲜红的液体，牙齿落在盘子上的声音令她猛然惊醒。一颗接一颗，叮叮当当地敲击着瓷器。

---

1. 天棚床：通常有四根柱子，顶端撑起装饰性的布料，像天棚一样。

第8章



过

去

每天早上，在去往工作室之前，克莱尔会先来到厨房。所谓工作室，其实是家里的一间卧室，里面住的不是孩子，而是陶瓷、彩釉和黏土。厨房是唯一热闹的地方，别的房间只有匆匆的脚步声，木头的嘎吱声或遥远的关门声。她不愿独自待着，免得胡思乱想、疑神疑鬼。即便在清晨，厨房也早早就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做饭的动静、聊天的声音和忙碌的身影。站在这栋房子的其他地方，整片街区都显得空空荡荡，仿佛她是最后一个遗留的居民，寂寞地坚守在原地，没有度假小屋，也没有乡间碎石。夏季到来，一半的邻居都离开了，等到八月底，他们才会陆陆续续地回来，孩子们的皮肤晒黑了，个头也长高了。

如果不是威廉的工作安排紧凑，无法抽身，而且这样一来他们会分开得更久，克莱尔也想消失，甚至心里已经盘算好了去处，一个静静等待、属于自己的地方。那是她家的度假小屋，周围还有许多相似的小屋沿着湖畔分布，以卵石小径和木头栏杆分隔。在父亲刚学会赚钱、母亲刚学会花钱的时候，家里便买下了这栋小屋。“友情价。”克莱尔的父亲说，因为其他小屋的主人都是夏洛特的新朋友，一群嗓门高亢、目光刻薄的女人。

棕色护墙板，玻璃门廊。简简单单，正合克莱尔的心意。有时，他们会带

上爱达·哈德利一起去。爱达曾是克莱尔最好的朋友，跟他们住在同一条街上，最终远嫁他乡，拥有了自己的婚姻、孩子和家庭。不过，克莱尔与爱达在小屋里度过的时光是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她们会坐在门廊上，肩并肩地念书。等到夜幕降临，她们便将书本朝向月光。日子很轻松，生活很单纯。潜鸟的鸣叫声呼唤着灿烂的晚霞，清澈的湖水泛起碧绿的波光。所有去度假的家庭都缺少一家之主，父亲们偶尔也会参加周末旅行，但大多数时候都不在，只是心满意足地留下长子接管大局，让仆人负责帮忙，而女人只负责家长里短地闲聊。对此，妻子们倒是没什么意见，既然丈夫都不在身边，她们便紧密地团结起来。

年复一年，她们始终去小屋度假，直到一个夏天，克莱尔的姐姐突然表示不满。弗吉尼亚已经不小了，她不愿再到户外玩耍，浪费时间去辨认鸟儿的叫声，或是乘着独木舟沿湖畔寻找水蚌，在门廊上念书更是显得“无聊透顶”。夏洛特的一个朋友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自家女儿不愿再出来旅行。“我觉得她肯定是交了男朋友，”那个女人说，“所以才想待在家里。”于是，就这样，孩子们都长大了，生活变得不再单纯。

在克莱尔的婚礼上，父母把小屋作为礼物送给了她。多年来，那里一直无人问津，但闭上眼睛，克莱尔能看到成年的自己和威廉一起坐在玻璃门廊上，望着银色的鱼在水中闪闪发光，树影像蕾丝花边般镶嵌在湖面周围。然而，他们一次都没有去过。他说，太远了，街对面就有一片湖泊。她知道，其实小屋本身很普通，真正的吸引力源自回忆，而且是她的回忆，不是他的。有时候，她会想象小屋如今的模样，可能已经被树林吞没，迷失在藤蔓与枝叶中。有时候，她会怀疑人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抛弃过往的回忆，孤独前行，只剩下浪涛拍打着虚无的沙滩。

克莱尔在厨房的桌子旁坐了五分钟后，凯蒂才走进来。她看到克莱尔，便一言不发地把黄油、果酱和一盘烤饼端了上来。早餐。虽然现在还不到七点，但凯蒂知道女主人的作息习惯。她打开炉子，加热烧水壶，从一堆银器中拿起一把叉子，开始擦拭。

“他不在，家里显得空空荡荡。”克莱尔对凯蒂说。话音刚起，凯蒂就放慢了激烈的擦拭，尽管这番话她已经听过了无数遍，“如果不来这里，我好几天都见不到任何人。”

凯蒂点了点头，手上的动作变得十分轻柔，就像在谨慎地擦拭着小提琴的琴弓，“也许这栋房子只是需要一双小脚丫。”

克莱尔撕下一大片烤饼。凯蒂在烘焙的过程中总是会用到许多黄油，但克莱尔还是又切下一小块黄油，抹在烤饼上，然后咬了一口，细细品味。她喜欢黄油，母亲却从来不让他们吃——蜂蜜更好——凯蒂正好在灶台前关

炉子，这令她感到更加自在。

“嗯，”克莱尔说，“可他经常不在家。”她停顿了一下。也许还跟另一个女人在一起，“这不公平。”

“小孩子不会注意到的。”

“对，但我会。这对我来说不公平。”

她的声音很大，凯蒂并未回答，只是默默地给她倒茶。克莱尔感到很惭愧。其实，她根本就不想要孩子。以前不想，恐怕以后也不会想。其他女人都有做母亲的愿望和本能，但克莱尔从来都没有。上一回，当姐姐弗吉尼亚把小婴儿带出来时，围观的女人们纷纷伸出胳膊，想要碰一碰、抱一抱，嘴里轻声细语地哄着，激动不已地喊着，沉浸在温柔的母性里，但克莱尔却毫无感觉。她远远地站在后面，希望不会有人把婴儿递给她。然而，还是来了——“这是你的小外甥，快瞧瞧那双眼睛”——她手足无措，只得动作僵硬地抱着他，低头打量着他，知道他随时都有可能开始尖叫、哭闹，证明她的失败。

有时候，她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缺少某种基因，但紧接着又开始担心，恐怕不是基因缺失，而是基因错乱，如果遗传下去，也许会永远地玷污巴兰坦家族的血脉。可是，威廉想要孩子。她早晚要面对，早晚……那不情愿的时钟已经嘀嘀嗒嗒地走了一段时间。这栋房子，这份家产，不能到此为止。否则，巴兰坦的姓氏会永远地熄灭，就像疲倦的指尖掐灭最后一丝火焰。

吃完两张烤饼后，她拿起盛着第三张烤饼的盘子走向垃圾桶，故意用餐刀刮擦，发出嘈杂的声响。当她告诉凯蒂自己要出去时，烤饼还拿在手里，藏在身体的一侧。刚走进起居室，她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凯蒂知道她这么做吗？肯定知道，否则就不会给她第三张烤饼了。但那又如何？别再胡思乱想了，凯蒂不过是个用人而已。家里唯一重要的是威廉，而他的心里也许只有别人。

开车十五分钟，就到了劳瑞公园，她的父母依然住在那栋都铎风格的三层豪宅里。高高的砖墙将草坪与房子围了起来，中间有一扇宏伟的院门，四周树木茂盛。克莱尔总是觉得，这里就像一处碉堡，坚不可摧。她把自己的车停在车道上，旁边就是母亲的车，从未用过，始终闪闪发亮。她抬起头来，望见二楼的窗帘轻轻晃动，看来家里已经有人听到动静了。

她正要伸手去按铃，大门突然敞开。母亲歪着脑袋，显得颇为防备，“我

怎么不记得你今天会来？我们刚吃完早饭。”说话间，母亲还握着把手。

“我能进去吗？”

“弗吉尼亚昨天才来过，实在太累人了。下周应该好好安排，让你们俩都在同一天下午过来。”

夏洛特开始关门，但克莱尔又把门推开了，“我只待几分钟。”

“那有什么意义？”

“难道你宁愿我多待一会儿？”

“我宁愿你好好照顾你自己的丈夫。”

克莱尔猛然用力，把大门完全推开，然后大步流星地走进去，径直撞上了母亲的肩膀。

“克莱尔！”母亲生气地说。

“我有权见他。”她站在门厅里，侧耳倾听，试图确定自己该往哪个方向去。

“法律根本就没规定你有这个权利。”夏洛特交叉双臂，“你裙子上的那块脏东西是黏土吗？难道你做手工的时候都不换衣服？”

“我会穿罩衫。”

“哼，罩衫显然不管用，也许是不够肥大。”母亲停顿了片刻，“我实在是没法理解你，就这样浪费美好的人生。明明住着一栋漂亮的大房子，却非要把自己锁在一个小房间里。”

“我只是要求见他五分钟，然后就回家。”克莱尔听见屋后传来了关门的声音，便径直朝那里走去。

“你还记得亚当斯医生吗？”夏洛特问，赶紧跟在她身后，“就是以前给你父亲看病的医生，他已经有好几年没跟我们联系了。”

经过书房门口，克莱尔不禁停下脚步，尽管她知道父亲不在里面，他早就不去书房了，但从前的记忆还是迫使她向里张望。干干净净的书桌，立在木头支架上的地球仪光可鉴人。灰尘没有丝毫落脚的机会，家中的女仆们知道，要让一切保持正常，免得有不速之客突然来访，甚至每周还得在靠

背椅的扶手上摊开一本不同的书。她只遇到过一次客人，当时父亲被赶到三楼的房间里。“他刚出门”，夏洛特呼吸急促地对客人撒谎，那个男人以前经常跟父亲一起打网球。

“几分钟前，他来过电话。”母亲继续说。

“你告诉他了吗？”

“当然没有，别傻了。”

“可他是医生。”

“真不敢相信，你口口声声地说着关心自己的父亲，结果却只想大肆宣扬他的病情。”

“亚当斯医生曾经是他的私人医生，不会到处乱讲的。”克莱尔听见厨房里传来碗柜关上的声音，于是加快了脚步。

“别对我说教。只要他开开心心，不惦记着离家出走，咱们就应该谢天谢地了。”

厨房里空无一人，克莱尔走到窗边，用目光搜索着庭院。在那儿，她的父亲就在远处的小径上，正在迅速地朝网球场走去，一头银发沐浴着明媚的日光，闪闪发亮。他绊了一下，连忙稳住身体，伸出胳膊保持平衡，手里的玻璃杯摇晃，溅出了红色的液体。他停住脚步，站在原地，仔细地打量着杯子。虽然只能看到他的后脑勺，但是克莱尔知道，当他朝太阳举杯时，脸上一定洋溢着微笑。秀兰·邓波儿[注]。他喜欢那鲜艳夺目的色彩，更迷恋那冰块碰撞的声响。

“其实，我和亚当斯医生根本没时间谈论你父亲。他遇见威廉了。昨天晚上，在罗彻斯特。”

母亲说“罗彻斯特”的口气，就好像那是一个遥远而复杂的地方，语调中透着幸灾乐祸的喜悦，再加上先前那句“你自己的丈夫”，克莱尔突然明白了，她僵硬地站在窗前，纹丝不动。她不会转身，不能转身，否则母亲就会看到她的表情，发现她的思绪已经离开了明尼阿波利斯，飘向罗彻斯特，想象着火热妩媚的红唇和提前下班的夜晚。她强作欢颜，希望声音能传达出笑意，“世界真小。”

“他说威廉在罗彻斯特过得很好。”

“当然，你也知道。”

“亚当斯医生在一家餐厅里遇见了他和一位很漂亮的姑娘，对方似乎有威廉想要的东西，他说是一块土地，但没说在哪里。那位姑娘的名字叫伊娃·马汀，威廉跟你提起过她吗？”

伊娃·马汀。克莱尔从窗前转过身来，将这个名字牢牢地铭记在心里，“如果你有话想说，就直说，否则干脆别说。”

母亲绷紧了面孔，“你逃避婚姻中的问题，只会让咱们家蒙受损失。想想你姐姐，她嫁得还行，但是不够好。丑闻对她的孩子会有什么影响，用不着我来告诉你吧？”

“没有丑闻，妈妈。你自己也说了，跟他见面的人有他想买的土地。”

“别天真了。亚当斯医生非常聪明，既然他察觉到异常，那肯定存在问题。我们应该好好感谢他，一大早就抽出时间来打电话。他已经同意去拜访威廉了，”克莱尔正要开口回答，但夏洛特抬起一只手，继续往下说，“以朋友的身份。除此之外，我没有多说。”

“我的婚姻是我自己的事情。”

“噢，少装清高。我这是在帮你。既然你只能处理自己知道的事情，那就应该竖起耳朵去捕捉一切，包括沉默。别再玩泥巴了，打起精神来。”

“退休了。”提到克莱尔的父亲弗雷德里克，他们总是坚持这套说辞。其实也有几分道理，毕竟，他拥有全国最成功的面粉厂，赚了许多钱，一辈子都在勤勤恳恳地工作，如果条件允许，为什么不能早点享受退休的生活呢？但是，对于他来说，面粉厂并不存在，而且从未存在过。还有过去三十五年的人生，同样荡然无存。那些岁月全都消失了，就像数千页纸张随风飘散，无影无踪。

他的记忆回到了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女儿们还没出生，家里还没有钱。他以为这栋房子属于妻子的朋友，朋友不在家，他们只是帮忙照看而已。每天早上醒来，他都会询问“主人”有没有回来，得知又能在这个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豪宅里多待一天，便激动得欣喜若狂。楼梯的宽度“非比寻常”，客厅的大小“如梦似幻”。到了下午，他会跟妻子跳起华尔兹舞，或是靠在游泳池边，喝着秀兰·邓波儿，哼着无人听过的曲调。他的失忆开始于克莱尔的婚礼之前，起初只是忘记小事情，记不清某张面孔，祝酒词的停顿时间太久，母亲只好站起来代为补充；最近变得越来越严重，病情急转直下，但夏洛特却丝毫不担忧。反正，他觉得他们是新婚夫妻，他的内心总是充满激情。克莱尔曾经在纽约找到一名可以给他看病的医生，然而夏

洛特却说："我跟一个爱我如初的男人生活在一起，而且他过得很快乐，这就足够了。"

"你好。"看到克莱尔后，弗雷德里克说。他正坐在网球场边缘的长凳上，啜饮着杯中的鸡尾酒，"我没有挡住你的路吧？"

"完全没有。你介意我加入吗？"

"打网球？"

"不，只是坐坐。"

"这不是我的长凳。"他微微一笑。

克莱尔坐在他身边，但是靠得不近，因为对弗雷德里克来说，他们才刚见面。永远都是刚见面。"这就是你的长凳，"当失忆的症状初次出现时，她常常说，"这里的一切都是你的，是你辛苦工作的结果。"但是，她早就放弃了，不再纠正，不再指出错误，不再告诉他生活不仅仅是单纯的享受。因为，他的失忆给她带来的痛苦，远远比不上他的恐惧令她承受的痛苦。

每次离开父亲，克莱尔都感到很难受，而今天有两个秘密沉甸甸地压在心头。也许她是在自欺欺人吧。威廉跟别的女人在公共场合吃晚饭，使亚当斯医生感到可疑，甚至给她的母亲打来电话，这已经不是秘密了。至于她的父亲，头发有点过长，脸色晒得太黑，人们难免会议论纷纷。尽管他们碍于巴兰坦家族的声誉，出于对威廉父母的尊敬，不敢大声喧哗，但窃窃私语却从未断绝。"据说他疯了。"有一回，她在一场晚宴上偶然听到角落里传来的轻声谈话。她呆呆地站在原地，身旁是一盆蓬莱蕉，有着热带植物的宽大叶子。"晚上还会冲着月亮号叫呢。"

威廉是家中独子，也是传宗接代的唯一希望。而她的基因，她的血脉，却有可能终结一切，就像把脏水泼在一幅完美的油画上。如今，她才意识到，也许会出现另一个孩子，生下孩子的女人有一个正常的父亲，不会笑得太响亮，更不会迷恋冰块的叮当声。也许威廉能抓住机会，得到他一直想要的生活。

也许威廉会离开她。

---

1. 秀兰·邓波儿：以美国童星秀兰·邓波儿（Shirley Temple，1928—2014）的名字命名的一款无酒精鸡尾酒，通常由姜汁汽水和石榴汁调配而成，缀以红樱桃。

第9章



现在

周六，她睡了一天，沉浸在无梦的酣眠里。阳光在地毯上缓缓移动，明亮中透着慵懒。虽然浪费了大好时光，但噩梦总是占领黑夜，从不侵扰白昼。安寝的奢侈，日光的保护，实在令人难以抗拒。母亲偶尔会打开房门看看她，艾比蒙蒙眬眬地捕捉到这份关怀，觉得温馨而感动。“明天，”有一回，她告诉母亲，“我要瞧瞧那些信件。”母亲保证，信件都被放在地下室里，哪儿都不会去，然后便轻轻地关上了门。

手机的闹钟响起，她吃了一条能量棒，开始为同学聚会做准备。拉直头发，涂脂抹粉，扫上眼影，不同色系的眼影名称仿佛在承诺着一次旅行——“登船”“远足”“月光城”。红色的低胸上衣肯定会吓坏一本正经的天主教徒，高跟鞋至少令她的个头增长了七厘米。好了，她心想，变身完毕，焕然一新。她把香水放在梳妆台上，打算临走时再喷一点。

她给汉娜发了几条短信。“这支口红？还是这支？”她问道，同时发过去两张自拍照。艾丹会去吗？夜晚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短信提示音传来，汉娜回复道：“当然要颜色更亮的口红啦，不过你的脸上是怎么回事？”艾比走向镜子，凑上前去。皮疹，四粒，就长在额头的正中央。她抓起能量棒的包装纸，芝麻赫然出现在成分表上。幸好，在收拾完行李之后，她又及

时地想起苯海拉明，把它塞进箱子里带了过来，那可是唯一对她有效的抗过敏药。谢天谢地。

她的手机忽然响起，屏幕上出现了罗伯特的面孔。

“史蒂芬打来电话，”他开门见山地说，“给我留言，说华纳兄弟的一名制片人喜欢这个剧本，想跟我见面。”

“什么？制片人在周六联系了史蒂芬？”

“估计是。我只知道这些，现在史蒂芬也不接电话，他甚至都没说是哪个制片人。我得走了，我要去拍电影啦！”

“不带上我一起吗？”

“你只爱看喜剧片，我才不写喜剧片呢。”

终于，他的剧本有了进展。消息竟然在此时出现，正好是聚会之前，感觉就像命中注定。她可以昂首挺胸地迎接今晚，大声表达激动的情绪。“华纳要求见面，婚礼应该很快就要举行了。”但是，几分钟后，乐观的内心又开始渐渐下沉。他们以前也经历过这些。一场接一场的会议，一页又一页的说明，最后合同却没签成，只因为一名演员突然退出，或是负责人离开工作室——“这是我最喜欢的剧本，等我到了新公司以后，立刻就准备开拍。”然后呢？她仿佛能看到下一次聚会上的自己，努力掩饰受伤的骄傲，用陈词滥调来掩盖心碎。时机不对，事出有因。

她发现脖子上又冒出一片皮疹，犹如大肆入侵的敌军。苯海拉明，含有催眠成分的粉色药片。今晚肯定会早早入眠，但即便如此，也好过待在这里胡思乱想，猜测着虚无缥缈的幸福。

*

窗外的那些标语快把他逼疯了。要求破案、要求正义、要求善良战胜邪恶，仿佛局里有一个装满答案的柜子，警察每天都从旁经过，却故意视而不见。“不要对号入座”，几天前，舒尔茨告诫他们。当时，莎拉·布雷宁的朋友在街边竖起示威牌，上面没有文字，只是画着计数符号，刺眼的黑色线条日日增加，无声地发出谴责。“我看到那个，”哈里斯说，“就知道自己有多少天没在自家的床上睡觉了。”然而，想要不对号入座，实在很难，尤其是在案子毫无进展的情况下。

今天可谓事事不顺，问题接二连三地出现。电脑总是罢工，打印机每隔几分钟就会卡住，甚至还有人打报警电话谎称要投案。这是自媒体介入以

来，他们接到的第二通虚假自首的电话。对方就是个疯子，非要为自己没有犯下的罪行而负责，但是其叙述跟警方掌握的细节完全不符，因此被识破了。有一回，艾丹没看来电提示就接起了办公桌上的电话，结果是丽贝卡·沙利文，依然大惊小怪，装腔作势，就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样。表演型人格障碍。那天，刚离开瑞克·沙利文的房子，艾丹便上网搜索了这个词：渴望关注的心理，故意挑逗的行为，责备他人的做法。想想去她家拜访的经历，似乎所有描述都对得上号。那么，她会不会为了博取眼球而质疑遗嘱的真伪呢？只能留待以后再详细调查了，等到他们有工夫解决其他案子的时候，等到夜幕降临不再意味着提心吊胆的时候。

“莎拉·布雷宁的叔叔，”舒尔茨说着，拆下咖啡机的过滤器，把残渣抖落到垃圾桶里，“就是那名兽医，声称自己案发当晚在苏福尔斯的汽车旅馆过夜，房费以信用卡结算。之所以去那里，是为了探望他的姐姐。银行方面已经证实了刷卡记录，汽车旅馆也在调监控录像，不过分辨率较低，需要技术人员协助。必须确认画面中的对象是他，确认他没有在办理完入住手续后马上离开。”

“他的姐姐怎么说？”

“说她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见到了他，但案发当晚没有碰面。如果他早点上路，可以及时赶回去见她。前一天夜里先登记入住，制造不在场证明。我对他从来都没有好感。”舒尔茨把过滤器装回原位，按下咖啡机的开关。

“布雷宁医生曾经亲自来我们家，”哈里斯说，“帮忙打疫苗，因为‘玛瑙’讨厌汽车。他是个好人。”

“但这个好人认识受害者，而且他的办公室里还有氯胺酮失踪。”

“哈尔特说他当时已经退休了。”

“根据工作记录来看，他并没有退休。你们去调查一下，听听布雷宁作何解释。”咖啡机里流出一股细细的黑色液体，“时间紧迫啊。”这时，舒尔茨仿佛想起了什么，突然瞥向艾丹，“你怎么还在这儿？我都告诉过你了，快走吧。去好好玩玩，放松一下，然后再回来。”

艾丹只想窝在沙发里喝啤酒，看着电视上的那个家伙[注]造树屋。忘掉聚会，忘掉案子，忘掉一切。仅此一夜，远离世界，远离警局，远离迫切渴求关注的人们。还有，远离布里塔妮。她在语音留言里高声宣布自己回来了，听上去就像竞赛节目的主持人在宣布：“奖品是一辆崭新的汽车！”艾希莉的短信紧跟其后：“如果你今晚要参加聚会，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

他应该带上她。就算只穿一身运动服，她也能显得光彩照人，毕竟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好，就这么决定了。趁自己改变主意之前，必须给她打电话。他迅速掏出手机，却不小心碰倒了杯子，文件夹瞬间被淹没。他立刻把一件T恤衫扔上去，舒尔茨也赶紧把纸巾递过来，但墨水还是洇开了，纸张浸泡在水中，变得皱皱巴巴。电脑上的时间显示，他已经迟到了，而且将会迟到更久。现在看来，去接艾希莉的想法实在荒唐至极。他无可奈何地坐下来，小心翼翼地分开紧贴在一起的页面，用力吹干墨水留下的黑色痕迹。

*

高中旁边停着四辆警车，仿佛这场活动将有社会名流前来参加。在停车场里，艾比仔细观察其中一辆警车，确信车里的男人在睡觉，然后她歪着脑袋望向窗外的建筑。红瓦屋顶，砖砌墙面，门框周围挂满了黄色的装饰灯。此刻，聚会应该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她可以冲进去，一口气见完所有人，接着打道回府。

她下了车，迎着路灯眯起眼睛，远方的星星也在不甘示弱地闪耀。这里有星星，她边想边靠在汽车上，忽然意识到自己忘了戴首饰，并且没有喷香水。不过无所谓，她已经筋疲力尽，懒得顾及形象了。其实，这样最好。径直走进去，穿着大红色的露背装，随心所欲，把整个晚上当作一场科学实验。以后提起来，倒是闲聊的谈资——“有一次，我在同学聚会上睡着了”——也算值回票价了。

一对路过的夫妻停住脚步。“需要帮忙吗？”男人问。

艾比盯着他们，透过岁月的迷雾，隐约窥见一抹似曾相识的影子，“不，我没事。刚才好像看到流星了。”他们如释重负，点头表示理解，然后挥了挥手，朝体育馆走去。艾比跟在后面，故意保持着一段距离，免得他们还得停下脚步作自我介绍。

跨过门槛，就像走进了一个心中的小房间。谁能想到她会回来呢？屋里一切如初。墙壁上刷着淡黄色的油漆，墙根下摆着深蓝色的垫子，饮水器依然设在通往储物柜的双开门旁。她环顾四周，发现了摆着酒水的桌子，飞快地喝下一杯。放眼望去，似乎人人都有伴侣。一个戴着名牌，是校友，另一个没有名牌，是配偶。不过，也有双双佩戴名牌的夫妻，艾比很想把他们拉到一边盘问：“难道你们始终在一起吗？难道生活竟是如此单纯吗？”

有人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她转过身去，看到自己以前最好的朋友贝丝，不禁为光阴流逝的代价而深感震惊。棱角分明的轮廓变得模糊，犀利闪亮

的目光变得柔和，眼前的面容仿佛蒙着一层衰老的面纱。不过，艾比还是立刻说出了贝丝的名字，她们尖叫、拥抱，唧唧喳喳地聊着近况。

“什么时候才算完美呢？”听完艾比的恋情后，贝丝说，“根本就没有那样的时候。”

“他只是比较理性，想事先做好准备。”她自欺欺人地分辩道。

“所以，他还在犹豫吗？”话音刚落，贝丝就露出微笑，试图缓和气氛，“抱歉，我只是讨厌这种故事。身为一个好姑娘，却不得不一味地等待。”

尖锐，刺耳，苦涩。谈话的方向越来越偏，不容忽视的真相无情灼烧，令人心痛。她就着杯子啜饮了一口，“在学校里喝酒的感觉真奇怪。总感觉我们相处的时候不该是成年人，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应该永远停留在十六岁。”片刻沉默后，她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我吃了苯海拉明，思维有点混乱。”

贝丝把一缕头发挽到耳后，凑近艾比，“你听说了吗？因为镇上出事，他们差点取消聚会。”

“艾比·沃尔特斯。”一个声音说。

尽管慢吞吞的路易斯安那式语调早就消逝在时光中，但那没精打采的浓重口音还跟当年一样。马克·布兰卡德，她的初吻对象，比记忆中的模样高出整整三十厘米。他的头发变得稀疏不均，艾比已经能看出，有朝一日，他的面孔会陷进去，五官会皱起来，就像被绳子紧紧捆住一样。

“马克，见到你真好。你看起来不错。”

“你也是。”他说，脸上似笑非笑，朝她伸出手来，“要吃口香糖吗？”

艾比忍不住大笑起来，“真的假的？”莫非他提前计划好了，盼着她来参加聚会？

然而，他却困惑地看向贝丝，也递过去一粒口香糖。此刻，艾比才意识到，原来这不是个玩笑。他肯定已经忘记多年前她曾经说过他有口臭，或者就算没忘，也并未放在心上，那件往事给他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在脑海中的分量大概就跟保姆的名字或幼儿园的零食差不多。

“噢，好，”她说，“谢谢。”

他往她的掌心里倒了一粒。

“你还记得罗森塔尔先生吗？”贝丝问，“以前的英语老师？”

“当然，怎么了？”

“失陪一下。”马克说着，拍了拍口袋，“我去抽个烟。”他动身离去，朝门口的方向倒退了几步，双眼依然与艾比保持着对视。于是，她明白了，其实他记得。她想起当年的谎言与拒绝，感到忐忑不安。

她看向毫无察觉的贝丝，“抱歉，你刚才说什么？我好像走神了。”

这时，她看见了他。艾丹·麦肯齐。他大概刚刚才到，但身边已经环绕着许多老朋友。艾比想象着他们分散在屋里，当他一走进来，立刻像磁铁般凑上去。“艾丹·麦肯齐。”她喃喃地说出他的名字。

贝丝转过身去，“在哪儿？对，他回来了。大约有一年了吧，我经常在超市里见到他。”

“我觉得他丝毫没变，完全没受到岁月的侵蚀。”

她看到布里塔妮·德尚朝他走去。虽然他们不是一起来的，但布里塔妮正挑逗地摆动着屁股，淘气地歪着脑袋，浑身上下的每个细胞都在高声尖叫：过去不仅仅是过去。至少对布里塔妮来说，一切如故，啦啦队姑娘依然能获得运动员小伙的青睐。“噢，得了吧，”艾比说，“我可不想退回高中时代，傻傻地看着他们俩，满心希望自己也拥有一头金发。我要再倒点酒，去找找我的储物柜。”

她穿过空荡荡的走廊，左拐右拐，时不时地停下脚步，查看贴在墙壁上的公告，或者欣赏各式各样的海报。一根根日光灯管顺着天花板延伸，空气跟随轻微的闪烁而颤动。

她找到了自己的储物柜，摇摇晃晃地蹲下身来，靠近密码转盘，把杯子放在地板上，不小心溅出了几滴酒水。旋转。咔哒。大脑还没来得及反应，手指便不由自主地选定了停顿的数字——42，17，38。这是身体的记忆。不过，储物柜当然没有打开，密码早在许多年前就已经改变了。

突然之间，她觉得很累，只好原地坐下，双腿伸向走廊，头枕着自己的储物柜。黄色。储物柜是鲜亮的黄色，就像黄色潜水艇[注]一样。现在的高中生肯定不明白这个比喻了。

然后，她听到了他的声音。以前，她总是竖起耳朵捕捉这个声音，心脏怦怦直跳，脑中思绪纷飞，怀揣着千言万语，等到开口却只剩下寥寥无几。

她扭过头去，身体微微前倾，不太稳当。艾丹·麦肯齐。他正在打电话，一只手捂着耳朵，仿佛体育馆的噪音也跟着飘了出来。浅蓝色的衬衫，领尖钉有纽扣。黑皮带。牛仔裤，裤脚的磨损并非机器的制造，而是生活的杰作。黑皮鞋。他的身形比高中时期大了一圈，显得更高、更壮，让人觉得很踏实，好像他能解决所有问题，并且永不倒下。

令她颇为诧异的是，自己居然不紧张，反而很享受，仿佛他是书本的扉页，或者戏剧的序幕。接下来，未知的故事即将展开。随着他一步步靠近，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她成了一名观众，满怀期待地望着舞台。

在不远处，他停住脚步，依然捂着耳朵，盯着地面。“我知道，”他说，“好吧，如果你需要样本，把信息发给我就行。反正都搁置了，我们有的是时间。”

他把手机放进口袋里以后，才抬起头来，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离聚会现场这么远了。紧接着，他看到了她。“嗨。”片刻停顿，“你还好吗？”

艾比不禁微微一笑。原来，他也变了，年少的尖锐锋芒变得圆润，青春的莽莽撞撞化为文雅。“我从聚会上逃跑了。这是我的储物柜，但是打不开。”

“你还记得密码？”

她点了点头，“我害怕会在大家面前忘记密码，所以总是在夜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42，17，38……42，17，38。就像数绵羊似的。”

他俯瞰着储物柜。“在右边。”她想说，右上角，那是你的储物柜。

“其实，我现在还会做梦，”他说，“梦见自己不知道密码。”

“我梦见自己忘记了课表，在走廊里游荡。”

他露出微笑，“我也做过那种梦。或者梦见我整个学期都忘记去上一门课，结果到了期末只能拼命补习。”

“我也是。你知道我忘记去上的是哪门课吗？历史。大脑在说，我忘记了历史。”她笑了。尽管她很清楚，明天她会回想起这番对话，感到尴尬窘迫，但是此刻就像一个省略号，她只想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令她大吃一惊，犹如翻开了陌生的篇章。他坐下了。挨着她，在走廊里，他的黑皮鞋比她的高跟鞋伸得更远，多出去三十厘米。

“你从聚会上逃跑了？”

“对。我是艾比，刚吃了苯海拉明。”她习惯性地伸出手，看着他的手指弯曲，握住自己的手指，背叛的愧疚感莫名其妙地涌上心头，“你还记得我吗？”

“你是我在这里见到的第一个人。”

他认得她。光阴荏苒，他们依然分享着共同的回忆。多年的空白消失得无影无踪，尘封的眷恋转眼间重见天日。她仿佛看到了那个灰色的清晨，周围弥漫着淡淡的白雾，他们两个慢慢地朝学校走去。突然，聚会的噪音变得响亮起来，似乎有人打开了门，艾比扭头望去。体育馆里播放的歌曲听起来很熟悉，但紧接着，门又关上了，律动的节奏再次沉入夜晚的嘈杂中。

*

她的胸口吸引了他的视线，红色的上衣底下露出扇形的白色蕾丝。当他偷看精美的花边与光滑的肌肤时，她正好转回头来。他赶紧移开目光，却瞥见她的嘴角微微上扬。糟糕。

“苯海拉明，”他说，“大部分人不是都吃安定或者止痛药吗？”

“没错。如果我头疼的话，也会吃那些药。不过我是起了皮疹，”她面朝他，“现在还有吗？”

他趁机大胆地看着她，这种无礼的举动平时会遭到禁止，但此刻却获得了许可。红色的嘴唇、脖子的线条、锁骨的轮廓，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她很漂亮，非常漂亮，虽然他早就知道，但如今的她又有了新的变化，仿佛岁月把她润色得更加精致、更加美丽，从前的模样只是粗略的草稿而已。她的身形十分娇小，这倒是没变。大概有一米六，当她站起来时，红色的高跟鞋会让她再高几厘米。她留着垂顺的直发，但耳边有一缕卷发。不知为何，她令他想起了一个人，但他记不清是谁。棕色的眼睛周围有一圈绿色的光泽，从长相来看，她的笑容肯定很灿烂，富有感染力。他绞尽脑汁，想讲一个笑话，来检验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

“没有。”终于，他答道，“你还住在镇上吗？”

“天哪，当然不了。你呢？”

“就在四个街区之外。”

“噢，真好。”

他微微一笑，“未必。你住在哪里？”

“洛杉矶。”

“原来如此。”他想起了褐色的山脉、画满涂鸦的墙壁，还有令大学时期的朋友深感自豪的水库，周围包裹着混凝土堤坝，用粗糙的形态述说着大自然。水中的铁网上贴着一张告示——寻：两只蓝鹭。“我去过。”

“你肯定很讨厌那里。”

“不。”尽管他确实很讨厌那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的穿着打扮令他想起夏日的大雨，落在滚烫的人行道上，带来阵阵清凉，还掺杂着一丝奇妙的甜美，犹如碾碎的花瓣。

“骗子。”他笑了，她继续说道，“我的人生全都浪费在车里了。坐车。甚至还不是开车，而是一动不动地坐着。如果运气好，才能向前挪动一点。我是在洛杉矶念的大学，”她说，似乎这样就能解释一切，“留下比离开更容易。”

“我明白那种感觉。你做什么工作？”

“遗产珠宝。也有一些复制品，但主要是古董。”

“历史。肯定很有意思。”

她露出微笑：“对我来说，确实如此。记录真实的故事，或者根据情况不同，有时也要编造虚构的故事。”她停顿了一下，细细地打量着他，好像这样就能解答即将提出的问题。终于，她开口了：“你求过婚吗？”

他不由自主地涨红了脸。她看在眼里，笑意渐浓，还透着一丝挑衅，仿佛抓住了自己想要挖掘的真相。虽然她的目光稳稳地盯着他，但他还是忍不住看向她的双手。没有戒指。他抬起头来，发现她的微笑变得意味深长。

“嗯，没有。”他答道，“但说实话，我约会过的女人不太关心故事，更关心尺寸。”

转瞬间，她开怀大笑，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什么，脸色更红了。他不好意思地盯着自己的双脚，然后又收回目光看向她，结果却深深地着了迷，再也无法移开视线。她正努力地平复着心情，双肩依然在抖动。他猜对了，她的笑容果然魅力非凡。看着她被逗乐的样子，他觉得刚才说过的

蠢话都值了。

“艾丹？”

布里塔妮。高跟鞋踩着地板革，发出“咔哒咔哒”的声响，腕上的黄金手镯闪闪发光，就像在发出警告。他很烦躁，有一种被当场抓住的感觉，仿佛回到了高中时代，每当布里塔妮发现他跟别的姑娘说话时，都会歇斯底里地发火，而他只好追着她跑到大街上。现在想来，他实在不明白自己当初为何要跟着她。

“你在干吗？”布里塔妮说，似乎怀疑他们的笑声跟她有关。

“坐着。”他依然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她气冲冲地往外走，眼里燃烧着愤怒，头发飘在空中，最后停下来脱掉高跟鞋，好让他有时间追上去。想到这里，他无奈地笑了，她却因此而深感冒犯。

“坐在这里？”

“对。”

她的视线滑向艾比，接着又回到了艾丹身上，“好吧，看来有不少事发生。”

“你认识艾比吗？”

布里塔妮再次看向她，这回眯起了眼睛，仿佛艾比是走廊上的一粒尘埃，“你是我的邻居，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我是布里塔——妮。记得吗？”

“记得。我是艾——比。”

艾丹险些笑出声来，布里塔妮转向他，“我要去找其他人聊天了。”

他们默默地看着她快步穿过走廊。

“找其他人聊天，”艾比说，“她依旧停留在十六岁。太神奇了，真不敢相信你居然跟她谈过恋爱。她完全是个绣花枕头，空虚无聊，可你的生活却那么充实。”

“当时才上高中，”他说，“其实我的生活也很平常。对了，听她刚才的说法，你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没回来了？”

“高中毕业以后，这是第二次回来。”

他颇为惊讶：“你在镇上没有家人吗？”

“有，所以才回来，想看看家族里的东西。”她停顿了一下，“昨晚，我找到了一枚带着纸条的戒指。那是外祖母的戒指，背后有一个秘密。”

他静静地看着她，她似乎陷入了沉思，或者进入了梦乡。他突然想到，自己差点要带艾希莉来参加聚会。此刻，他们会穿过人群，男人们趁妻子不注意，朝艾丹眨眼，布里塔妮看到一个更加年轻、更加温柔的自己跟他在一起，肯定气得冒烟。他向后一靠，枕在储物柜上。见鬼，原来艾希莉只是年轻版的布里塔妮而已。

“该你了，”艾比说，“还是那个问题。你做什么工作？”

“警察。”

“不可能。”

他微微一笑，“真的。”

“没想到。现在镇上出了事，肯定很忙吧。”

“是啊，能来参加聚会，纯粹是运气好。”

她歪着脑袋思索了一阵，“这么说，你果真记得来这儿的第一天见过我？”

“当然记得。”他确实记得。转校的第一天，充满了紧张与害怕，还有一点小小的兴奋。母亲透过后视镜看着他，但直到车子拐过街角，他都站着没动。然后，一个少女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咱们一起走进学校。因为有你，我才觉得安心，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

她听到这句话，面颊泛起红晕，微微地偏过头去。此刻，他忽然记起了她在走廊上发出的欢笑声，犹如明媚的阳光，令他不断寻找。等他终于看到她时，她又会藏起脸庞，就像现在一样。

---

1. 那个家伙：指皮特·纳尔逊（Pete Nelson，1962—），美国真人秀节目《树屋大师》的主持人，每期都会跟他的团队一起为全国各地的委托人设计并建造风格各异的树屋。

2. 《黄色潜水艇》：英国摇滚乐队披头士于1966年发行的歌曲，高潮部

分的歌词为“我们都住在一艘黄色潜水艇里，黄色潜水艇，黄色潜水艇”。1968年，受这首歌曲启发的同名动画音乐电影上映，片中有一个颜色鲜亮的黄色潜水艇。

第10章



过去

伊娃买了一本路上看的杂志，打算先翻一翻，结果却坐在桌边发呆，看着威廉用枫糖浆在燕麦粥表面滴出漩涡图案，听着镀银餐具与盘子碰撞发出的叮当声、厨房锅炉的嘶嘶声，还有穿着尼龙袜的服务员在桌子之间快速穿梭的嗖嗖声。他要去明尼阿波利斯开会，绝不能迟到，走进餐厅以后，他已经看了六次表。但是，她丝毫不觉得烦恼。早上的那番告白令她感到欢欣鼓舞，仿佛解开了一团乱麻，纠缠许久的丝带终于能飞扬在风中。

“怎么不吃？”他指了指她的煎蛋。

“胡椒太多。没关系，我不饿。”

“猜猜我在车库里找到了什么？”

“雪地靴。花园精灵。鸟窝。不对，等等，雪橇。是雪橇吗？”

他微微一笑，“是钓竿。下周咱们去野餐。”

“千万别下雨。”说着，她交叉手指[注]。过了一会儿，她翻开杂志，瞥见

一张广告，画面中有一对夫妇正坐在蓝色的毯子上野餐，高耸的大树直入云霄。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一切都会被遗忘、破坏、分解，化为黄土，除了这个承诺。她抬起头来，看着威廉。我告诉了他，而他依然在这儿。

突然，她想起自己忘了东西，“我的工作鞋还在那栋房子里。”

他扫了一眼手表，又望向墙上的挂钟，似乎期待能看到不同的结果。

“收拾行李的时候，我把鞋子拿出来了，”她说，“就放在床边。”

“伊娃，咱们没有时间了。”

“我得穿着它们工作，格里不让我们穿别的鞋子。这样吧，我坐下一趟车。你先走，我没事。”

回到那栋房子，她两步一个台阶地跑上前廊。如果搭乘下一趟长途汽车，上班会迟到，所以她先给格里打电话，告诉他爱丽丝跌倒了，说着说着，居然真的流出泪水，连自己都颇感惊讶。接着，她便直奔二楼。果然，工作鞋就放在床边。她盯着它们，盯着那泄露罪恶的尺寸——这既不是孩子的鞋，也不是男人的鞋。有一瞬间，她希望自己可以留下它们，或者留下点别的东西——睡裙、卷发筒、洗手台上的睫毛，什么都好。她觉得一切都已经更进一步。现在，她盼着克莱尔会突然来到罗彻斯特，盼着他们的关系会就此暴露，从而带来改变，带来更多。

克莱尔，克莱尔·巴兰坦，优雅的克莱尔。伊娃喃喃地念着，锁上房门，吐字越来越流利，只要稍微抬一下舌头，就能脱口而出。相比之下，她的名字却显得粗俗刺耳，跟“邪恶”十分相近[注]。她以前就听到过。“邪恶的伊娃”，迈克尔·克努森曾低声说。当时，他刚刚亲吻了她，干裂的双唇在她的嘴上摩擦。在脑海中，她看到他在田野里放捕鼠夹，然后停下手中的动作，抬头望向空旷的蓝天，一滴汗珠顺着他的后颈淌下来，落在皮肤的褶皱里。那一刻，她发现他的态度从试探变成了自信，不禁感到底线遭到触碰，一种强烈的本能涌上心头，仿佛在告诫她，赶紧推开他。于是，她照做了。他取笑她，管她叫“邪恶的伊娃”。尽管她的欲望是真实的，但可怕的记忆却突如其来、毫无预警，就像条件反射一样。只有她自己明白，在多年的痛苦之后，很难得到欢愉。唯一的不同是，迈克尔·克努森没有强迫她。“为什么？”他困惑地问，她却头也不回地走了。当然，她没有回答，“邪恶的伊娃”。

也许她的确是“邪恶的伊娃”，她一边思索一边关上前门。毕竟，她想拥有别人的丈夫，这一点实在难以辩驳。邻居家的丁香花散发着甜美的气息，

馥郁芬芳，充满诱惑。她贪婪地呼吸着花香，忽然发现几栋房子之外有一扇车门打开、关闭，却没有人下车。她好奇地看向司机。

亚当斯医生。

蜜蜂在开满丁香花的灌木丛附近徘徊，空气微微颤抖，发出紧张的嗡鸣声。她竭力保持镇定，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去，把旅行箱提在双腿前侧，好让他无法清楚地看到——假如他能够看到她的话。她侧耳倾听，却再也没有捕捉到车门打开的声音。他是来拜访威廉的吗？他看到她了吗？如果看到了，他注意到她是从哪栋房子里出来的吗？他会不会以为她手上拿的只是需要签字的文件而已？

虽然绕了一个街区，但车站依然离得很近。到了以后，她买好票，坐在最偏僻的角落里。杂志早就被抛在脑后，成了无忧无虑的象征——当我买这本杂志的时候，一切都还是好好的。她望向窗外，盯着斑驳的墙壁，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心头的担忧越来越沉重。

她必须提醒威廉，让他知道她被发现了，给他时间制造借口，以防万一。他返回明尼阿波利斯需要将近两小时，开会需要一个半小时，再花点工夫开车回家——伊娃默默地计算着，直到她认为他可能回家了，又多等片刻之后，便在上班时恳求格里，说自己要打个电话看看爱丽丝怎么样了。

“她肯定摔得不轻，”他挥手示意她去办公室，“年纪大了，身体就是容易出毛病。”

一小时前，她跟接线员问到了号码，牢牢地记在心中，“请接5-9833，谢谢。”听筒里传来了嘟嘟声，伊娃想象着信号通过长长的黑色电缆传播，翻山越岭，穿过森林。最终会停在什么地方呢？如今看来，先前勾勒的那栋前门宽敞的双层房子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她的脑海中浮现出一条长长的车道，两旁种满了黄色的水仙花，草坪中央有一个喷泉。

“您好，这里是巴兰坦家。”一个女人操着浓重的口音说。

“请让巴兰坦先生接电话。”如果被问到姓名，她就说自己叫爱丽丝，那样他肯定能明白。

“稍等。”

她静静地等待着。他会在哪儿呢？他有单独的书房吗？他现在穿着拖鞋吗？

“喂？”那个女人再次开口。

“喂，请让巴兰坦先生接电话。”伊娃重复道，对方的停顿让她意识到，这不是最初接电话的女人。声音截然不同，而且也没有口音。伊娃刚反应过来，克莱尔又说话了。

“我知道你是谁。”

伊娃立刻挂断电话。

墙上的挂钟嘀嗒作响，她的心脏怦怦直跳。起初，大脑里一片空白，没有任何思绪，只有惊慌失措的嗡嗡声。然后，她猛然醒悟过来，克莱尔有可能说的是别人，也许正在等待另一个电话，而伊娃却误会了，她太过内疚，以为自己听到了指责的语气……抑或，她真的知道。我知道你是谁。

“你看起来担心得要命。”当她回到厨房时，格里说。

“我没事，谢谢。只是爱丽丝痛得厉害。”我知道你是谁。如果她没有挂断电话该多好，如果她能听到下一句话该多好：“我知道你是谁，但他眼下不在，需要我帮忙带话吗？”或者“我知道你是谁，可他不会再给基金会捐钱了。”这通电话有无数种可能性，但伊娃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你真是个好姑娘，伊娃·马汀。”说着，格里递给她一摞菜单，“有你照顾，爱丽丝很幸运。”

我知道你是谁，但他不是你的。

*

是她吗？如果是，那她打到家里来意味着什么？外面艳阳高照，克莱尔不得不眯着眼睛走过小径。侧院里，凯蒂正在往晾衣绳上挂亚麻餐巾，软绵绵的象牙色方布犹如宣示投降的白旗。

“凯蒂，”克莱尔说，“那个女人找的是威廉，你却让我去接电话。”

“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凯蒂答道，手里抖着一块餐巾，“先生快回来了吗？”

“还没有，会议推迟了。”克莱尔知道，那个女人分明说得清清楚楚。难道凯蒂也心存疑虑吗？也许她发现了裤兜里的纸条或衣领上的口红，“打电话的人留下名字了吗？”

凯蒂摇了摇头。

隔壁，伊迪丝种的天竺葵覆满地面，红色的花朵随意点缀在砖砌的小路两旁。平常，克莱尔会不紧不慢地走着，细细地观察那惊心动魄、热情洋溢的红色，期待自己能做出同样的彩釉，但这回她却步履匆匆，敲门的动作也十分坚决。她渴望倾诉烦恼，抱着最后一丝侥幸，但愿伊迪丝会说，她的怀疑都是杞人忧天，是胡思乱想。小时候，头脑清醒的父亲曾告诉过她："恐惧埋藏在心里，只能像野草一样疯长，可是一旦说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能斩草除根！"他高声喊着"斩草除根"这个词，咬牙切齿，双目圆睁，仿佛要吓唬她，但她却哈哈大笑，直到母亲告诫她安静下来。

克莱尔又敲了敲门。街区里的房子大多门窗紧锁，拉着帘子。人们都去度假了。是她吗？

终于，伊迪丝穿着乳白色的丝绸礼服，浓妆艳抹地出现了。

克莱尔躲避着她的视线："他有外遇了。"

"站在门口可无济于事，进来吧。"

"你需要换衣服吗？"当她们走进客厅时，克莱尔问。

"只要你觉得没关系，我就没关系。刚才，玛蒂尔德正在给我放洗澡水。不过说实话，等会儿我还是得穿回这身行头。"

蝴蝶纱笼放在钢琴上，底下垫着雪白的布单。跟往常一样，克莱尔凑过去，看了看里面的"居民"。十几只翠绿色的蝶蛹吊在上方，头顶分布着金箔般的小点。"这是大自然的珠宝。"伊迪丝曾说。四个小小的水晶花瓶装满了乳草，叶子在毛毛虫的重压下弯曲。

"孩子们呢？"克莱尔坐了下来。

伊迪丝打开纱笼："今早跟弗兰克一起走了，去北达科他州学钓鱼，就好像在这儿学不会似的。"她小心翼翼地把手伸到蝶蛹之间，从顶部的纱网上轻轻地拽下一只毛毛虫。"它们没法照顾自己，"她指着蝶蛹，"无助地躲在壳里，很容易被捕食者或好事者攻击。比如这个小家伙，总是骚扰它们。"她用掌心托着入侵者，它朝她的大拇指爬去，身上的条纹不断地伸展、收缩。"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她对毛毛虫说，"否则就单独关禁闭。"她把它放回纱笼里，特意选了个偏僻的角落。

"我可以晚点再来。"

"别瞎说。"

伊迪丝是街坊邻居关注的焦点，做事总是不按常理出牌。天竺葵并非传统的鲜切花，她却出人意料地剪下好几簇，插在水晶花瓶里，看起来显得挺拔而狂野。克莱尔坐在旁边，呼吸着那股与众不同的独特气味，胡椒般的辛辣与柠檬般的清新弥漫在客厅中，天竺葵的存在突然有了意义。

“好了，给我讲讲吧。”伊迪丝说。克莱尔开始罗列清单——口红的痕迹、亚当斯医生的提醒、挂断电话的女人。

“你猜得对，”伊迪丝说，“他确实有外遇了。”

她至少应该反驳一下，坚决否认。不，不可能，威廉不会那么做，口红印迹也许来自任何人，那通电话也许性质十分单纯。然而，她却丝毫没有异议，于是一切都成真了。“我已经感觉到距离的存在，”克莱尔说，“有一段时间了。”

“他向来很有女人缘。”

克莱尔猛然抬起头来，然后又看向天竺葵，盯着那粗壮而丑陋的花茎，“我以为他会改变。”

伊迪丝耸了耸肩膀：“你当然那样想。爱情是骗人的伎俩。什么一见钟情啦，什么命中注定啦，全都是谎言，好让我们有借口繁衍后代。所谓的大自然母亲，不过是个诡计多端的妖妇。”

“当年，我在成人礼舞会上见到他，爱上他，一心只想嫁给他。许多年后，愿望成真，仿佛终于得到了神明的眷顾。”

“你觉得那是命运的安排，所以能够永远幸福。”

伊迪丝站起身来，迈开大步，径直朝钢琴走去。有一瞬间，克莱尔以为她要开始弹奏热烈奔放的音符，讲述爱情的疯狂，但她却经过钢琴，拿起手推车上的水晶醒酒器。冰块翻滚、摇晃，在苏格兰威士忌中猛然裂开，噼啪作响。

克莱尔注视着伊迪丝的后背：“在成人礼舞会上，我穿了一件直接从巴黎进口的梅因布彻礼服，你知道吗？曳地长裙，洁白的丝绸薄纱上点缀着乳白色的蕾丝花纹。他说我是舞会上最耀眼夺目的姑娘——当然，他只能那么说。但是接下来，他提到自己有几件卢克伍德的作品，其中之一是由白山谷喜太郎装饰的，那是我最喜欢的卢克伍德喷漆匠。当时，我刚开始收集陶瓷，想学习陶艺。我父亲大概告诉了威廉，所以他很清楚要说什么。那天晚上，我一直看着他。”

还有其他夜晚，也是如此。更多的舞会，更多的派对，这份暗恋却始终没有开花结果。克莱尔记得他在歌曲间隙气喘吁吁地喝水，成群结队的太太们扯着嗓子开怀大笑，先生们指向房间的另一头，把自家的女儿介绍给他。有一天晚上，他消失在走廊的拐角处。一个柔媚的女声传来："要是被人发现，马卡姆家就再也不会雇我了。"接着是威廉的声音："乐队的单独演奏听起来也不错，况且，歌手难道不需要偶尔休息一下吗？"暧昧的寂静过后，女人笑了起来，娇嗔道："这才不是休息呢。"

克莱尔已经习惯了求而不得。她想要真实的爱情与浪漫，而不是湮没在虚幻的欲望中；她想要把时间花在陶艺上，而不是去参加茶话会或慈善晚宴。仅仅在刚开始的时候，母亲曾经放任她沉浸在瓷器的世界里，因为有一位朋友的朋友随口称赞了她的作品，那人浑身散发着雪茄的气味，跟可可·香奈儿的关系很好。最后，她明白了，父亲会为她物色一个丈夫，可能是某个生意伙伴的儿子，彬彬有礼，留着一丝不苟的发型，在自家姓氏命名的公司里上班。也许长辈不会强迫他们在一起，但是会大加鼓励。而她和那个男孩并不会反抗，只是在此后的人生中都爱上了睡觉，盼望着能做一场美梦，梦见苦苦思念的声音、难以忘怀的脸庞和永远错失的机会。

"像他这样的人，是无法被拥有的。"克莱尔喝了一口酒，享受着液体滑过喉咙的刺痛，"或者像我这样的人，永远不可能拥有他。"

"噢，打住，"伊迪丝说，"你看书看得太多了。风流浪子无论何时都不会满足，这跟你毫无关系。"

女管家玛蒂尔德端着茶水走进客厅，把托盘摆在窗边的手推车上，却怎么也放不平。她笨拙地摸索着，终于找到了一块圆圆的石头。

伊迪丝伸出手："给我吧。"

她举起石头，玛蒂尔德快步离开房间。这块石头几乎是完美的球形，克莱尔认出，在伊迪丝放飞蝴蝶的那一天，多萝西玩的就是它。当时，她误以为它是一颗弹珠。

"晶洞[注]，"伊迪丝说，"泰迪发现的。多萝西想砸开它，认为里面有钻石，但我没让她动手。可怜的小家伙，还不懂得美梦的价值。"她把它放在面前的桌子上，紧挨着花瓶，她自己的钻石在指间闪闪发光，"对了，弗兰克也是婚外恋俱乐部的成员。"

她的口气如此漠不关心，如此平淡轻松，以至于克莱尔花了片刻工夫来回溯谈话的内容，确保她们聊的是同一件事，"他在外面有了情人？"

“至少有过四个。”

克莱尔面朝走廊，望向伊迪丝的丈夫弗兰克的书房。他很少在家。“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伊迪丝曾告诉过她，“如果对家里的房子很熟悉，那就当不成合伙人了。”说这话的头一天晚上，弗兰克在客厅里坐着，过了整整半小时才意识到，跟家人约好玩牌的地点其实在娱乐室。克莱尔透过自家餐厅的窗户，看到伊迪丝把纸牌扔到他身上，孩子们害怕地蜷缩在天鹅绒椅子里。

“还记得第一次发现时，我跟你的反应差不多。那是人生中最痛苦的一天。多萝西从学校回来，得了咽喉炎，我只能紧紧地抱着她，把脸埋在她的头发里哭泣。因为那不仅仅是未来，还是过去，更是一切。所有的幸福都要被改写。”她缓缓地啜饮着烈酒，“你必须当机立断，把他们的关系扼杀在萌芽阶段，否则情人只会一个接一个，永无尽头。”

“如果他一直等着我开口，打算趁机离开，怎么办？那我就无处可去了。”

“噢，你总会有地方能去的。”伊迪丝站起来，把酒杯放在皮革桌面的茶几上。她没有用杯垫，环状的水渍沿着边缘向外扩散。

“但是别人会怎么看呢？他的抛弃，还有我的家族。”

除了威廉以外，克莱尔只把父亲的病情告诉过伊迪丝。然而，伊迪丝却一言不发，沉默让人更加难受。克莱尔颓然靠向椅背，呆呆地盯着桌上的天竺葵。细小的根须从剪断的部位生长出来，弯弯曲曲地延伸到水晶花瓶底部。

傍晚，当威廉终于回家以后，她几乎无法直视他。泪水随时会夺眶而出，每一步都像踏在悬崖边上，脚下便是万丈深渊。第二天早晨，他在睡梦中平稳地呼吸，她背对着他。她知道，如果继续放任距离拉大，情况肯定会变得越来越糟糕。可是，只要看到他，她的心脏就会剧烈收缩，仿佛被人用力攥住一样，那种感觉实在难以忍受。

周六，威廉总是在拉斐特俱乐部度过。通常她会选择做陶器，但是今天手上的力气太重了。她的老师说过，要学着“放手”。压力太大，黏土便垮成一堆，必须放手，才能让形状出现。但是，克莱尔的脑中一片混乱、思绪万千，黏土纷纷倒向中央。平时，黏土会渐渐升起、膨胀、伸展，从一种形状渐变为另一种形状。此刻，那自然优雅的变形过程却化作一次次徒劳的尝试，直到她终于放弃，远离陶钧。她收起黏土，洗完手，把妥善放置在门口的婚戒拿起来，戴在无名指上。现在看来，这个习惯性的举动显得

多么愚蠢。

他们结婚还不到两年。他爱过她吗？他似乎只是在父母去世后才开始对她产生兴趣，没过多久，他便求婚了，而婚礼来得太快。九月举行的小小仪式，引人艳羡的华丽请柬。她的母亲特意向每个客人强调，他们还没打算要孩子。为什么是她？即便在那时，她也深感困惑。威廉的父亲跟她的父亲相识多年，彼此尊重——两人都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成功，尽管一个是出于选择，而另一个是迫于形势。难道这就是理由吗？因为他的父亲会同意？甚至曾经出言鼓励？

她觉得头晕恶心，仿佛置身于一条黑暗、潮湿的隧道中。她走向花园，去呼吸新鲜空气，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郁金香，再次感到世界变得十分狭小。在初次见面的晚上，威廉曾给她买过一束郁金香。刚放进花瓶时，硕大的花朵颤颤巍巍地垂下了头，但第二天又挺直腰杆，迎着阳光轻轻摇晃。第一束郁金香是红色的。后来，他得知这是她最喜欢的花——“郁金香会跳舞，”她说，“别的花总是显得死气沉沉”——次日便精心挑选了一束黄色的郁金香。周三，他找到了粉色的。周四，这成了一个游戏，他捧着白色的郁金香露面。周五，紫色。周六，他的工作很多，但最终还是出现了，手里有一束优美的郁金香，黄色的花瓣边缘镶嵌着火热的橘红色。到了周日，她兴奋地醒来，猜测着他会找到什么，笃定地认为这回他肯定两手空空。下午，他来了，带着凡·布里高的罗蕾莱花瓶，里面插着雪白的郁金香。她恍然大悟，这一切都是为了他，而不是为了她，他必须每天都超越自己。这是一个游戏，他在周日利用了她最爱的陶艺家制作的花瓶，但花朵却是重复的白色郁金香，看似圆满的结局，其实只是作弊而已。不过当年的她正沉浸在爱情中，对此毫不介意。他们把所有的郁金香都拿进她的客厅，放在窗前那张巨大的红木桌上，看着它们在狭窄的领地中翩翩起舞。

还是小憩片刻吧。白天，她总是想方设法地沉入梦乡，因为睡觉是逃离生活的唯一方式。当凯蒂敲门时，克莱尔发现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威廉应该很快就会从俱乐部回家了。

“你到底怎么了。”凯蒂说着，走进房间。这不是疑问句，而是陈述句。她重重地坐在床边。

克莱尔翻身侧躺，缓缓地牵动僵硬的下巴。体内的孤独就像滚烫的火焰，灼烧着五脏六腑，每一个动作都带来剧烈的痛苦。她什么都不能说，她的生活充满了不可告人的秘密，回荡着闭门落锁的声音。“我想威廉。”终于，她开口了，这是实话。

“可是，他马上就回来吃晚饭了。”

“那只会提醒我，他又要离开了。我们一直都是这样，见面、分离，就像永无止境的循环。”

凯蒂皱起眉头，那是她最常见的表情，“要是他发现你这副模样，肯定连一天都不会停留。”

“我希望他能休息一周。就一周，跟我在一起。”

“我也想休息一周。”凯蒂站起身来，面朝衣柜，“但岂能事事尽如人意。”

“你想这周休息吗？”克莱尔问。自从她搬进来以后，凯蒂只休息过几天。在脑海中，她仿佛看到凯蒂穿着日常的衣服，站在街边。如果有时间，凯蒂会去哪儿呢？

“这周就算了，”凯蒂说着，把一条连衣裙搭在椅子上，“也许下周吧。或许这周我们可以让威廉待在家里。”她紧紧地抿着嘴唇，微微一笑，“起来换衣服吧，罂粟籽蛋糕快要烤好了。”

克莱尔点了点头，凯蒂离开房间。从满满一柜子的礼服、背心裙、半身裙和衬衫里选出来的衣服，正是那条蓝色的露肩连衣裙，它的腰部比较宽松，所以她最近经常穿。凯蒂肯定把它拿去洗了，因为前几天她才刚刚穿过，现在却又干干净净地躺在椅子上。克莱尔知道，一切都逃不出那双丹麦人的眼睛。

---

1. 交叉手指：指交叉食指和中指，通常用于祈祷好运。
2. “伊娃（Eva）”的英文发音跟“邪恶（evil）”的英文发音相似。
3. 晶洞：一种次生地质构造，常见于特定的沉积岩和火山岩，形态为球状或扁圆状，中心有空洞，内壁上有各种各样的矿物，尤以水晶居多。

第11章



现在

“大约两周。”她昨晚说。那是她在镇上停留的时间，而现在一天又快要过去了。艾丹应该给她打电话，问问她有没有把车开回去，制造联系的借口。此刻，他来到了莎拉·布雷宁的叔叔家，这是一栋单层的米黄色大房子，镶嵌着白色的门窗，坐落在公园附近。透过眼角的余光，他瞥见一丝异动，在街对面的邻居家，窗帘落回原处。他在车里静静地等待，窗帘果然再次掀开。看来，有人想开口。

“我觉得，”当邻居前来应门时，艾丹说，“你好像有话要说。”

艾丹递上名片，那个男人目光闪烁地看向爱伦·布雷宁的房子。

“比如他从来不收垃圾桶？要知道，第二天就应该收起来，但他家的垃圾桶却始终放在路边，直到周末为止。”

“确实很烦人。”

“有时候，他干脆不管垃圾桶，只是提着垃圾袋出来。”

“除此以外，你觉得他怎么样？”

“不知道，我对他没有好感。”

“换作是我，肯定也不喜欢他，毕竟他总是把垃圾桶留在路边。”

那个男人重新望向街对面，“我会收好你的名片，考虑一下再说。”门关了。

爱伦家门前的步道上有两份报纸，艾丹捡起来，朝门口走去。他正要敲门，手机铃声突然大作。他赶紧朝自己的车子后退了几步。

“我的猫失踪了。”丽贝卡·沙利文说。

“你从哪儿弄到这个号码的？”

“我的猫失踪了。你不知道我们昨天没去参加聚会吗？”

对了，她的丈夫跟艾丹是同学，他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抱歉，我已经度过寻找猫猫狗狗的训练期了。”

“我没开玩笑，它真的不见了。它是家猫，不可能到处乱跑。”

“丽贝卡，如果你想谈谈瑞克和造假案，我乐意奉陪，尽管眼下并没有时间。你的猫失踪了，那就在外面开一个罐头，或者贴几张启事。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案子要处理。”

“不如你来看看我家的门锁吧，瞧瞧它是多么容易被撬开。”

“要是你愿意，我可以派一名警官过去。”

“那太好了，谢谢你。”

他很惊讶，没想到她竟然痛快地接受了提议：“好，我会跟局里打个招呼。”

他刚挂断电话，门就开了。“周日还要工作？”爱伦·布雷宁问，他是一个秃顶的男人，戴着厚厚的镜片。

“周末休息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说着，艾丹把自己的名片和那两份报纸一起递给他，顺便朝屋里瞧了瞧，“你应该认识我的父母吧，以前你住在樱桃小巷的时候，他们就住在几栋房子之外。”

爱伦扫了一眼名片；“我记得你的母亲。她总是悉心打理花园，种出来的芍药非常漂亮。我就不行，什么花都养不活，大概园艺是女人的专长吧。他们从镇上搬走了，对吗？”

“嗯，如今他们住在凯彻姆。听着，我知道亚伦·哈尔特前几天刚来过，但我们需要再确认一下，你什么时候在欧几里得路的那个诊所里工作过？”

“我的诊所，不是‘那个’诊所。我创办了它，它是我的。直到一年前，我才退休。”

“你为什么告诉哈尔特是两年前？”

“我没有。我热爱自己的工作，尽可能地坚持到最后才离开。”

“好吧，他的记录上写着你在那儿工作到两年前，看来是搞错了。”

“肯定搞错了。退休之前，我曾举办过一场派对，有上百人前来参加。我何必要谎称是两年前？就因为氯胺酮不见了吗？氯胺酮失踪的时候，我仍然在诊所工作，我不会隐瞒这一点。”

“我们只是想弄清真相。你还记得氯胺酮失踪前后的情形吗？”

“记得，他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当时，我们丢失了好几样东西。我已经上交了员工的名单。”他停顿了一下，“通常，我能预感到它的来临。”

“什么？”

“暴风雨。”爱伦说着，指了指地平线，“但这回却毫无征兆，它悄悄地潜伏在远方，就像猛虎一样。”

艾丹转身望去，天空中果真正在酝酿一场夏季的暴风雨，浅灰色的边缘包裹着翻滚的乌云，渐渐逼近。

*

泪水滑过脸颊的真实触感将她唤醒。枕头湿漉漉的，窗外天色幽暗。过了一会儿，心跳平稳下来，噩梦缓缓退去，她记起了艾丹和他的话语。片刻之间，她躺在床上，静静地想着他，回忆他说过的一切。孤寂的凌晨忽然显得十分可爱，这是只属于她的时光，与世隔绝，无人打扰。他还记得与她相遇的第一天。之后，温暖的阳光照在床上，沉沉的睡意袭来，就像一位耐心守候的挚友，热切地引领她入眠。

一觉醒来，已经到了下午。

“你的车，”母亲坐在厨房里，手中拿着报纸，“还在学校里。昨晚是艾丹开车送你回来的。我猜，应该就是那个艾丹吧？他很有礼貌，而且十分清醒。不像你，喝得晕头转向。现在镇上不太平，你应该多加小心。”

一段模糊的记忆掠过脑海——她对他的车子感到很困惑，因为那不是他以前经常开的老烈马[注]，上车后，她不停地切换电台频道，寻找着一首很可能并不存在的歌曲。“昨晚我太累了。”她告诉母亲，“没错，就是那个艾丹。”

壶里装满了咖啡，她从碗柜里拿出马克杯，倒得差点溢出来。艾丹·麦肯齐。他看她的眼神。因为有你，我才觉得安心，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尘封的往事蠢蠢欲动。停，打住。“我想看看那些信件，还有可能跟克莱尔相关的任何东西。”

“都放在楼下，数量不少。”

“你觉得外祖母会不会有个情人？纠正过错吧。戒指盒里的纸条是什么意思？跟我走，离开外祖父？”

母亲放下报纸，“原先我都不知道那里有纸条。其实，我根本就不了解她。没有人了解她。”

“真悲哀。”

“事实如此，无须悲哀，不过谢谢你这么说。我曾经很怀念她，甚至用想象创造出一个虚假的她。人们对童年的渴望总是太过强烈。”

艾比的手机响了起来，是罗伯特。“稍等。”她按下接听键，走向外面。一只黄蜂在屋檐附近徘徊，于是她赤着脚踏上草坪，叶子十分柔软，“怎么样？周日打来电话，肯定有好消息吧。”

“那名制片人跟史蒂芬是朋友。总之，我觉得他们已经有计划了。”

“拜托，别说得那么轻描淡写嘛，这是了不起的大事。”

“只是开端而已，刚迈出第一步。你可千万别跑去订婚礼场地。”

艾比停在院子中央。

“抱歉，”他说，“我不是故意的。最近我压力很大，一直在考虑卖掉剧本之

后该做什么，必须赚到多少钱才行，越想越觉得可能性微乎其微。然后，我又想到万一卖不出去……”

“我从来都不需要婚礼。我想要的是婚姻。”

“我知道，艾比，我希望……”

“你才是那个列清单的人，瞻前顾后，非要做好所有准备。而我可以说走就走，明天结婚都行。”

“艾比，我知道，我也希望赶紧结婚。但是还有很多事情……”他欲言又止。三角形的光线透过篱笆顶端倾洒下来，幻化成崭新的图案，“算了，不说这些了。同学聚会怎么样？”

非常棒，整晚我都想亲吻另一个男人。“挺好的。”

“同学聚会常常让人失望。”

“我没有失望。我吃了苯海拉明，还喝了酒。”

“这个搭配可不怎么样。”

他就不能稍微表示一下关心吗？总是立即得出结论。更糟糕的是，她听到他正在键盘上打字，规律的敲击声告诉她，她只拥有他的一部分注意力，“幸好，有个男同学开车送我回家。”这是孩子气的反抗，很幼稚。然而，哪怕只有一秒钟，她也想让他紧张起来，更加珍惜她，让他知道，她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存在。他没有回答，她静静地等着。

“那就好，”终于，他说，“我爱你，不想让你那样开车回家。”

虽然他的声音有点心不在焉，但同时也透着胸有成竹。他认为，艾比能安全到家只是件好事，除此以外，他并无任何想法。她感到内心有某种东西变得支离破碎，原来他真的毫不在意。

鬼魂，通常能够解释人们为何害怕地下室、阁楼或走廊尽头的壁橱。但是，艾比从不相信鬼魂的存在。没有飘过眼角的身影，也没有自己晃动的摇椅。对于她来说，最大的恐怖是窒息。呼吸越来越急促，世界越来越狭窄，万物越来越沉重，直到她气喘吁吁，拼命地张大嘴巴，徒劳地竭力挣扎。有一回，她跟朋友们去远足，忽然觉得口中尝到了泥土的味道，尽管那很可能是咬破腮后流出的鲜血，但恶心的腥气却挥之不去。她站在洞穴跟前，看着朋友们一个个走进去。里面深邃而漆黑，瞥上一眼，她便觉得

脚下的大地会轻而易举地晃动，头顶的泥土会纷纷扬扬地落下，不禁感到惊慌失措。不过，大家都表示能够理解。幽闭恐惧症，罗伯特说。当时他们正打算租公寓，她坚决要求不住底层。罗伯特认为合情合理，毕竟洛杉矶位于地震多发带。然而，她曾经上网查过，一般情况下，患有幽闭恐惧症的人既害怕局促的空间，也害怕窒息，可她却只害怕窒息。核磁共振扫描仪、捉迷藏用的壁橱，类似的东西并不会令她感到烦恼。她畏惧的是上方坍塌所带来的窒息，比如泥土、楼板、沙子，等等。在她的心目中，这个世界有无数种轰然瓦解的方式。

天色阴沉，乌云密布。她站在通往地下室的楼梯顶层，手里拿着开箱器。这只是个房间而已。她迈出一步。没有地震，没有坑洞，没有陷入困境的理由。又一步。龙卷风？窗外的景象看起来很可怕。不，不会有事的。然后，一步接一步，直到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潮湿的土壤，隐藏的旧物。她感到头晕眼花。开箱器的刀片尚在鞘中，却显得无比烫手。别再胡思乱想了，赶紧走下这该死的台阶吧。

她逼迫自己走完剩下的楼梯，神秘的黑暗散发着泥土的气息，尽数涌入喉中。在那儿，就在地下室的另一头，放着外祖母留下的四个箱子，远远不如艾比设想的多。房子卖了，财产散尽，仅剩的物件只能装满四个小小的纸箱，最终被遗忘在地下室里，无人问津。不过，至少它们还在，即便蒙上灰尘，即便藏于角落，却依然完好无损。假如今天艾比死了，谁会来保管她的日记和相册呢？也许罗伯特会保管一阵，但他没有理由长久悼念，没有理由负担遗物，因为这个女人并不是他的妻子。当然，母亲一定会保管她的东西，但母亲去世以后又该怎么办呢？生命无常，转瞬即逝。所以人们才要生孩子，艾比想，好让后代能够保管自己的东西。

第一个纸箱并不沉，艾比把它放在地板上，用开箱器的刀片划开亮闪闪的米黄色胶带。多萝西和泰迪的婴儿成长记录簿，几张带着相框的照片，还有许多杂物，等到以后，如果时间充裕，她很愿意浏览一遍。掀开陈旧的亚麻布，她看到了一摞摞信件。底下放着一个大大的天鹅绒盒子，看起来曾经安有锁扣，凹陷的压痕依然存在，缺少天鹅绒的空白处就是闩片的位置，如今却能够轻而易举地打开盖子。原来，这是一个针线盒，珍珠母制成的工具、剪刀和钩子，全都整整齐齐地固定在衬着碧绿绸缎的盒盖内侧。盒子中有一个小小的景泰蓝容器，漆黑的底色上绘着黄红相间的花朵，里面装着一块圆形的石头和一个袖珍的玻璃瓶，瓶子两头以黄铜封口，一条链子从顶端穿过。她拿起项链，举到灯光下。透过旋转的玻璃瓶，能够看到一片帝王蝶的翅膀。她小心翼翼地戴上它，玻璃瓶垂在胸前，仿佛翅膀从她的皮肤中生长出来。

这块石头不可能属于外祖母，她从不在意如此平淡无奇的东西，不知它为何会留存下来。景泰蓝小盒中盛着十几枚硬币，日期都远在上个世纪初，

甚至还有一枚刻着印第安人的头像。她发现有一股味道从盒子里飘出来，发霉的腐臭中掺杂着某种淡淡的芬芳，是茉莉花香吗？她刚要仔细分辨，那股味道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刹那间，她觉得自己刚才也许嗅到了母亲童年的气息。

捆绑用的橡皮筋陈旧而粗糙，轻轻一碰就变得支离破碎，信件散落在水泥地上。只有一封留在手中，那是外祖母写给姐姐的信，在她姐姐去世以后，跟其他信件一起被原路退回。写在边角上的日期显示，当时艾比的母亲还是个小宝宝。她忍不住打开信封，读完前几段，感到颇为震惊，因为外祖母显得非常幸福。艾比从未见过幸福的外祖母。多疑、偏执、愤怒，永远都像生活的受害者——但是，幸福？就连信上的字迹都截然不同，柔和的收笔，平滑的提笔，就像缓缓起伏的优美波纹，描绘出年轻的伊迪丝心中的欢欣鼓舞。出于某种原因，这份快乐没能长久地延续下来，如今艾比明白，它是脆弱而短暂的，犹如昙花一现，很快便会烟消云散。在写下这封信时，你并不知道自己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灾难尚未来临。回首一生的风景，才能瞥见那些意味深长的转折点，体会到后知后觉的悲哀和洞察世事的痛苦。

她的手机放在楼梯上面有信号的地方，此刻忽然铃声大作。她不假思索地迅速起身，眼前的地下室化作纷飞的碎片。她赶紧低下头，但无边的恐惧却陡然而生。潮湿、陈腐的味道，阴冷、压迫的空气。几秒钟内，她便冲到台阶跟前，拼命往上爬。走。抓紧时间，快走。

她拿起手机，莫名地产生了一种分离感，仿佛自己的灵魂依然留在地下室里翻阅信件。透过起居室的窗户，她看到了阴暗的乌云，但雨水还没落下。

“我是艾丹·麦肯齐。你把车开回去了吗？”

她微微一笑，他的声音将她的灵魂拉进身体里，直到她觉得完整而踏实，感受到脚底踩在厨房的瓷砖上，“没有。那是一辆租来的车子，模样很丑，也许我永远都不会把它开回来了。”

母亲正站在炉子前，转身看到艾比，立刻僵住了，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混杂着渴望与慌张。

“怎么了？”艾比问道，感觉背后好像有人。转念间，她似乎看到自己被刀斧劈开，鲜血直流。

“出什么事了？”艾丹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恐惧。

“那条项链。”母亲朝她走来，伸手拿起玻璃瓶，细细地观察，仿佛期待着蝴蝶翅膀能够轻轻颤抖、起死回生。

艾比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天哪，妈妈，吓我一跳。好吧，这么说你还记得这条项链？”

“蝴蝶。她以前总是养蝴蝶，我早就忘了，现在才想起来。”

“艾比？”艾丹说。

“抱歉。我在挖掘家族历史，找到了一条项链和外祖母的信件。你刚才说什么？”

她在餐桌旁坐下，一声惊雷撼动房屋。

*

他知道不应该这么做，只需要提醒她车子放在何处，告诉她车钥匙给了她的母亲，也许最多向她推荐几种解酒的饮料。仅此而已，他很清楚。但是，她总会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铺着地板革的走廊上，她伸直双腿，撬开高跟鞋，把它们踢到一旁，显得自然纯真，毫不矫揉造作，跟他平时遇到的姑娘截然不同。没有精心设计的举动，没有欲擒故纵的伎俩，更没有令人窒息的自负。她的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香气，让他时时刻刻都想靠近。还有那雪白的蕾丝，仅仅露出一点边缘，若隐若现。

电闪雷鸣，亮光频频划过天空，倾盆大雨正蓄势待发，“你想喝咖啡吗？我想喝一杯。带上那些信件，一起去吧。”

艾比没有作声，而他也保持着沉默。他明白，如果喋喋不休，就无法听到自己想要的回答。他瞥了一眼窗外，风暴即将来临。

终于，她开口了：“为什么？”

这更加证明了她的性格，果然十分坦率。令自己惊讶的是，他也坦率地作出回应，“因为我想再次见到你。”然后又赶紧补充道，“而且，我需要吃东西。那家咖啡厅卖红丝绒蛋糕。”

她笑了：“一个诚实的男人想吃蛋糕，看来我没有理由拒绝。”

在前往艾比家的半路上，天空放弃了抵抗，狂风呼啸，大雨如注，仿佛压抑了太久，一旦爆发便来势汹汹。虽然雨刷已经调到了最高挡，但他还是

只能在一两秒的间隙中看清路况，甚至曾一度停在街边等待情况好转。雨水不停地拍打着汽车，两旁的野草垂头丧气。

最后，他驶入她家的车道，透过窗户看到了她。蓝色的印花手帕绑着浓密的卷发，他一下子就认出来了，这就是她在他记忆中的模样，透过模糊的水雾，她的面孔出现在车窗外，头发上有一抹蓝色。

她看到了他，但他却示意她待在原地，接着冲向汽车后备厢，找出雨伞，跑到门前与她会合。尽管有小小的雨伞遮挡，她的发梢依然立刻缀满水珠，闪闪发光。他又闻到了她用的香水或洗发露，那股芬芳令他怦然心动。

上车以后，他放任自己盯着她瞧了片刻。卷发。他恍然大悟，原来她令他想起的人是莱拉·麦克凯尔，她们有着相同的卷发，他从未忘记过案子的细节。他在脑海中回忆其他受害者，她们都留着直发，但是马歇尔的受害者照片均为驾照上的证件照，未必能显示出日常的模样。他们需要收集不同的照片，否则就有可能错过受害者之间的关键共同点。

“你的头发是卷发。”他说，因为他刚才一直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

“而你的车子是没有警方标志的皇冠维多利亚。难道你是卧底吗？”

“我是警探。”

“你不是。”

“我跟你说过。”

“你说是警察。”

“警探也是警察。”

她张开嘴，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太过分了，居然不说清楚。你明明知道警探有多酷。”

他笑了：“我大概一时忘了。”他转过头去，开始倒车，趁机又扫了她一眼。蓝色的头巾，蓝色的宽松毛衣，牛仔裤，白色的匡威运动鞋。他觉得，这是一个女人最好看的穿着打扮。

几分钟后，他们便抵达咖啡厅。他撑着伞来到副驾驶座旁，把伞罩在她的头顶上方，他却暴露在风雨中。

“快进来，”她说，“你在做什么？”她抓住他的衬衫，拉向自己，于是他们便双双躲在雨伞的保护下，紧紧地挨着彼此。他本能地伸出手臂，搂住她的肩膀。这个动作是如此自然，以至于有一瞬间他很想就此停下，道声再见，马上返回警察局。在那里，他不用想太多，只需要留意别让食物掉在键盘上就行。“数到三。”他说，他们笨拙地跑向咖啡厅大门。

所谓咖啡厅，其实是一家餐厅，到处都摆着蓝边的厚重盘子和缺了口的瓷杯。这里并不是卡车休息站，但司机们却经常光顾，总有三四人围坐在吧台旁，屋后的空地上扔着吃剩下的肋排骨头。艾丹一直觉得，卡车司机的青睐证明店里的食物确实美味。

他指了指窗边的卡座，他们缓步走过去，雨水汇成一片灰色的帘幕。她环顾餐厅：“如果在洛杉矶，你提议喝咖啡，那咱们去的地方肯定全是复古沙发、环保木墙，还有十几个敲着笔记本电脑的编剧。”

“环保木墙？”

“那些地方是罗伯特——”话音戛然而止，她拿起一份三折式的馅饼广告。

艾丹看着她。她没有转换话题，而是选择了中止谈话，仿佛他会产生错觉，以为她最初就没有开口。她专注地盯着甜品菜单，他微微一笑。“罗伯特？”他问。

她依然垂着眼睛：“我的男朋友。”

餐厅里没有音乐，只有雨声。原来，她有男朋友。他忍不住继续追问，感到心中一沉。也许他不该失望，毕竟她从未说过自己是单身，一切都只是他的猜测而已。不过，从她频频低头的模样中，他看得出来，这份吸引是相互的，“所以，他喜欢带有环保木墙的咖啡厅。”

她抬起头来，脸上带着歉意：“他是一名编剧。没有任何编剧能够在家里工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他们必须证明自己真的在写作一样。”

“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四年多。”

他颇为惊讶：“这么久了，都没有戒指？”

“嗯，对于一个卖戒指的女人来说，这真是终极讽刺。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做，急不得。”

“所以，他还没做好准备？”

这回，轮到她惊讶了：“很明显吗？”

“你是说他的愚蠢吗？对，非常明显，一目了然。”他露出微笑，“有时候，只要想做某件事，就不会瞻前顾后。如果确实想做的话。”

她咬住嘴唇，似乎在思索该如何作答。

“我很清楚，”他说，“没做好准备的时候总会找借口。对了，你这样看起来很美。”

她的脸颊突然变得通红：“哪样？”

“戴着头巾，卷发湿漉漉的，眼神中有一丝责备。”

“谢谢。”她伸手从包里掏出一摞信件和一个老旧的绿色天鹅绒盒子，仿佛想借此打破片刻的尴尬，“好吧，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背景。”

很久以前，梦境就开始了，但克莱尔·巴兰坦的名字直到最近才出现。一个失踪于1948年的女人，一段对她的外祖母产生永久影响的往事。他听着她描述噩梦的内容，发现她努力轻描淡写地概述她的恐惧。她绷紧下巴，艰难地吞咽着口水，好像有东西堵在喉咙里。他看得出来，她平时并不经常谈论自己的梦境。

“这么说，咱们俩现在都睡不好觉了。”他说。

她微微一笑：“至少你能抓住失眠的原因，解决问题。”

“你也有望找出根源。来，咱们瞧瞧吧。”他朝那摞信件点头示意，她递给他一半，他看了看地址，“你怎么会有这些？其中大部分都是你外祖母寄出去的。”

“外祖母的姐姐把信件给了我们。或者是她姐姐去世以后，孩子们送回来的。我记不清了，反正没人想要。”

“下午好，”服务员卡萝尔说。她嗓子沙哑，手上涂着橙色的指甲油，经常送他免费甜点，“要喝点儿什么吗？”

“啤酒？”艾比问。

卡萝尔迅速地瞥了他一眼：“有蓝带、米狮龙和米勒真生啤。”

“噢，”艾比说，“真的吗？”

他忍不住笑了，卡萝尔怒目而视。他知道，这是一种背叛，打破了原有的默契。艾比点了一杯米勒真生啤和一碗鸡肉汤，他的目光飘向她的嘴唇。

“警探，你呢？”

他收回目光，看着卡萝尔：“只要一碗汤和一块蛋糕，还有咖啡。谢谢你，卡萝尔。”

艾比等到只剩下他们两人：“其实，你不必念这些信件，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带来——”她停住话音，卡萝尔端着咖啡回来了。她低下头，盯着桌子。终于，卡萝尔走了。“你肯定不想再工作了。”

“这个，”说着，他指了指信件，“是讨人喜欢的消遣，是我愿意做的事情。”他打开信封，读了几行，假装没看见她正在桌子对面微笑。

艾丹发现，艾比的家族过往颇为与众不同，信纸上洋溢着耀眼的光芒。那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有牡蛎壳和鱼子酱，有舞会和乡村俱乐部，还有女仆。然而，到了1949年，情况突然改变。笔迹显得残酷而冷漠，字母斜得很厉害，紧紧地挤在一起。

“你瞧，”他说，“这肯定说的是克莱尔。‘我失去了一切，最好的朋友也不在了。’就连单词间距都变了。她是在1948年失踪的，对吗？一行压着一行，几乎不留空隙，看起来很混乱。仅仅两年前，她的书写还十分流畅，字母圆润，行列整齐。”

艾比凑上前来，念了念艾丹手中更早的信件：“这上面说克莱尔切掉了阑尾。阑尾在哪儿？我的腹部有一道胎记，就像伤疤一样。”

“让我看看。”

“什么？”

“你的伤疤。”

“那不是伤疤。”

“你的胎记。”

“你就是想让我掀开衣服。”

他咧嘴一笑，令人惊讶的是，她竟然真的站起身来。她脸上的表情告诉他，她自己也很意外，仿佛她的动作不受大脑的控制。她拉起毛衣，他慢慢地放低视线——很慢很慢，但他似乎得到了许可。餐厅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们身上，可他却毫不在意，反而很享受，仿佛在观赏只为他一人表演的公开脱衣舞。然后，他看到了。白皙的肌肤上，有一条淡淡的痕迹。

卡萝尔站在艾比身后的吧台旁，注视着他们，双手叉在腰上。今天绝不会有免费的甜点了。越过几张高脚凳，他突然发现了“河流先生”的身影。在这里见到他，感觉如此突兀，令人困惑，以至于有一秒钟，他忘记了艾比还在面前。紧接着，他反应过来，“河流先生”根本没有看他，而是紧紧地盯着艾比背部裸露的腰肢。艾比注意到艾丹的走神，转身扫了一眼，立即放下毛衣。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屏幕上显示着警察局的号码。心里的第一个念头：出事了。第三名受害者。但他马上记起，现在还不到傍晚，之前每次案发都在凌晨。他曾听人提起过：“凌晨是女巫出没的时刻。”“稍等。”他对艾比说完，便径直朝洗手间旁的公用电话走去，仿佛那里是唯一适合打电话的地方。在脑海中，他依然能看到她腰部的曲线。

“坏消息，”哈里斯说，“莎拉·布雷宁的母亲企图自杀。”

“见鬼！”话音刚落，艾丹就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太大了。一对母子经过洗手间，小男孩儿的眼睛亮了起来。艾丹用口型道歉，然后面朝墙壁。

“她觉得一切都是她的错。”哈里斯继续说，“如果她没有离开莎拉的父亲，这个案子就不会发生。他肯定会冲进去，挽救悲剧。”

“我记得他，他挽救不了任何事情。对了，我突然想起来，马歇尔的受害者照片都是驾照上的证件照，未必跟平时一样，我想看看她们真实的模样。”

“没问题。听着，她的自杀未遂引得人们议论纷纷，有个记者不顾案情进展，写了篇报道。”

“什么时候发表？”

“明天。事态会变得越来越严峻。那篇报道配有图片，提到了嘴唇、舌头之类的所有细节。情况会变得截然不同，千万要当心。”

回到桌边，汤碗静静等待，艾比已经打开了绿色的盒子，拿着一本看似银行存折的账簿，“他们在付款，或者说她在付款。这个账户在我的外祖母

名下，肯定是外祖父离开以后的事情。”

“付款给谁？”

“没有收款人姓名，只有日期和金额，始终如此。几个月一次，持续了许多年，统统转给同样的账户。”她往后翻，每张页面都满满当当，“居然从未中断，难怪她的钱不见了。”她抬起头来，片刻后又迅速垂下眼帘，“那个人让我觉得毛骨悚然。”

艾丹转过身去，看到“河流先生”站在吧台前，打开钱包。他挑出一张纸币，抬起面前的空盘子，压在底下，然后走向远处挂衣服的墙壁。

“我之前见过他一次，”艾比说，“在苹果蜂。”

“没事的，”艾丹注视着“河流先生”慢慢地穿上一件深绿色的外套，“我经常在河边遇到他。”

“噢，好吧，假如河流能为他作证的话。”她露出微笑。

窗外，“河流先生”在雨篷下停住脚步，点燃一根香烟。他靠在墙上，火星时明时暗。艾丹用目光搜索着停车场，他的车子是哪一辆呢？

“瞧瞧这个，我的外祖母在1996年卖掉了一栋房子。明日湖在哪里？”

“你不知道这栋房子的存在吗？”

“毫不知情。”她把那张纸转了半圈，推向他，纸的顶端用修长的花体字写着：担保契约。

“明日湖在北边，”他说，“看看出售价格。”

她皱起眉头，翻过纸张，仿佛背面会有合理的解释：“一美元，只卖了一美元。这是在她去世之前许多年，当时她还没有患上失智症呢。奇怪。”

“问题是，她卖给了谁，以及为什么。埃莉诺·哈德利是谁？她为什么能用一美元买到一栋房子？”

“等等，我见过一封信。”艾比开始筛选信件，“稍等，我找找。那封信是埃莉诺·哈德利寄来的。在这儿，相同的地址，明日湖。”她浏览着信纸，“‘我为你的遭遇而感到遗憾，有些日子确实很难熬。失去克莱尔，我也很伤心。’她认识克莱尔。”

“我们应该看看她是否健在。”他正要继续说——还有她为何只花一美元就买下了一栋小屋——但是，信封里掉出了一张陈旧的讣告，上面的照片令他突然沉默了。淡金色的头发在黑白画面中变成了象牙色，年轻的脸庞透着难以言喻的睿智。这是从报纸中剪下来的，没有日期。

> 克莱尔·巴兰坦，家住群岛湖435号，自1948年起下落不明，现已宣告死亡。巴兰坦夫人在发生于巴兰坦宅邸的一起入室抢劫案中失踪，未留下任何子嗣。其丈夫威廉·S.巴兰坦已在其宣告死亡之前去世。

“克莱尔。”说罢，他把讣告递给了艾比，注视着她阅读的样子。下一枚信封是空白的，他刚想往后翻，忽然发现里面其实有东西。一张小纸条，潦草地写着几行字，他认出那是伊迪丝后来的笔迹，但显得更加混乱，仿佛她已经握不住笔了。

“‘克莱尔，’”他念出声来，“‘我多么希望你还能跟我们在一起。我始终待在房子的左侧，这样就看不到你的房子了。但是，我依然会想起那间地下室，依然记得清清楚楚。我可以肯定地说，眼不见，心却不能不烦。每天，我都害怕警察会来。我无法在这里生活，我根本就活不下去了。’信封上没有地址，写于克莱尔失踪以后，很像是忏悔。”

“地下室，”她若有所思地说，“我一直都……”她停顿了一下，将往事从脑海中赶走，“我的外祖母总是疑神疑鬼，觉得门外有人要抓她。这其中肯定有原因，但我并不了解。难道克莱尔是在自家地下室里遇害的吗？莫非我的外祖母目睹了一切？”

她用勺子卷着汤里的面条，艾丹瞧在眼里，忍住笑意，“我们不知道你外祖母说的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地下室里发生的事情是否跟克莱尔的失踪有关。不过，信件的日期和笔迹的变化都发生在她失踪以后。我可以查一下克莱尔家的现任屋主，弄到电话号码，说不定对方会同意让你进去参观。虽然年代久远，但我还是可以找找她的档案，或者她丈夫的档案。还有埃莉诺·哈德利，如果她是1996年买下了小屋，那么也许还住在那里。”

隔着餐桌，艾比放下勺子：“真的吗？你愿意帮忙？”

他点了点头：“有机会我就着手去做，花不了多长时间。不过，我可能得说克莱尔是你的亲戚。”他朝艾比手中的讣告示意，“她的丈夫出了什么事，你知道吗？上面说他死了，但他应该很年轻吧。”

艾比用指尖摩挲着铅字的痕迹：“我妈妈说，他在地下室里上吊自杀了。他始终没能从失去克莱尔的阴影里走出来。外祖母说的是不是这个？地下

室里发生的事情，是指他的自杀吗？”

突然，雨下得更大了，仿佛天空沉浸在愤怒中。他不得不承认，摆在眼前的一切都非常奇妙。一栋赠予陌生人的房子，一个失踪的女人，一桩入室抢劫案。他们永远都无法找到答案，因为往事太复杂、太模糊，实在难以触及，但也许这就是诱惑所在。光阴荏苒，与此息息相关的生命都已逝去，人们没有必要再锁上大门，隐藏当年的秘密了。“我会陪你一起去克莱尔的房子，如果可以的话。”

片刻之间，她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他知道，她想起了自己的男朋友，正在思索这样做是否明智、是否合适。也许，他们只能交换电子邮箱，约好下次同学聚会再见，如果她回来过圣诞节，再给他打电话。“我曾经住在那附近。”他补充道，仿佛如此一来，刚才的提议就会变得单纯无害。

终于，她说：“好吧，麻烦你了。”

“没问题，我已经有两周没歇过一整天了。大家加班加点，累得要死要活，只能靠浓咖啡来保持清醒，就连驾驶的时候都得开着车窗才行。所以，警局打算开始采用轮休制，”他微微一笑，“我应该能抽出时间来。”

此时，他记起了“河流先生”，于是便转向窗户，但外面空无一人，只有瓢泼大雨倾盆而下。

---

1. 烈马：指福特烈马，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一款越野车，于1966至1996年间生产销售。

第12章



过

去

我知道你是谁。周日过得十分缓慢，天气炎热，就连早班时间也不例外。伊娃每次迈向屋外，都觉得空气沉闷而凝滞，难以顺畅地呼吸。农夫们郁郁寡欢，不停地抱怨——大豆枯萎，玉米叶卷曲，小麦成熟得太快。卢文镇的全体居民都心怀愧疚，仿佛高温是来自上帝的怒火，是专门惩罚他们的烈焰。

整整一天，她始终在安慰自己，只要撑到周三就行了。她很清楚，在那之前，无法联系威廉，他被妻子牢牢地看住了，只是不知道这位妻子有没有发现他们的地下恋情。尽管如此，她仍然耿耿于怀，直到格里走进餐厅，从背后的口袋里掏出手帕，擦干脸上的汗水。

“好消息，”他说，“他们找到埃迪·帕克斯了。”

伊娃屏住呼吸，仿佛空气堵在了胸口里。埃迪·帕克斯，失踪三年，现在找到了。此时此刻，她才发现，原来自己依旧抱着希望，觉得他尚在人世。对于她来说，他曾经有着特殊的意义，如今化作莫名的重量，沉甸甸地压在心头，“他的母亲知道吗？”

“当然，否则你以为我是从哪儿听说的？你在哭吗？”他递上皱巴巴的手帕，但是伊娃迅速地摇了摇头，用拇指抹掉泪水。“好吧，”格里继续说着，转身朝厨房走去，“他回来以后，肯定会马上来这儿。那孩子特别喜欢吃炸鸡排。”

活着。埃迪·帕克斯还活着。

回到家中，伊娃试图用埃迪的事情转移思绪。一个装饰着彩色贴纸的木盒躺在梳妆台旁边的地板上，里面放着班级集体照、早已形同陌路的老朋友曾经写过的纸条，以及葬礼请柬，有些用的是佛兰德语，有些用的是英语。全都是令人伤心的旧物。她打开盒子，找到一张埃迪和他妹妹的合影，摄于她首次参加圣餐礼的日子。那是伊娃最后一次见到他，之后他便离开了。画面的背景是他的榆树林，她立即就找到了自己以前经常攀爬的大榆树。她还能爬上去吗？成长意味着知识，知识伴随着畏惧。事过境迁，物是人非。

不过，这些念头毫无意义。如今她的心里住着威廉，他散发出让人难以忽视的耀眼光芒。况且，她有好几年没见过埃迪了，打仗归来的士兵总是显得很陌生，除了名字之外，再无往昔的模样。

只要撑到周三就行了。

有时候，她相信自己能感应到他和克莱尔之间的争吵。她正在干活——擦洗盘子上的糖浆，潦草地记下随时会改变的点菜单，或者站在那里，等待食物做好，一直站着——突然之间，觉得心头颤抖，仿佛遥远的威胁掐住了她的喉咙。肯定会有一场争吵，每个小时都带来崭新的可能性：他离开妻子，妻子离开他，他选择伊娃，他选择妻子。得到世界，抑或一无所有。

可是，到了周三，情况变得截然不同。她感到很绝望，点点滴滴都渗透着恐惧，分分秒秒都承载着惊慌。今天就要见分晓了。尽管她一直盼着他离开他的妻子，现在却只想回到从前。与其一无所有，不如安分知足。月光下的大富翁游戏，炎热而潮湿的夜晚，屋后门廊上的晚餐，彩色泡沫与布满雾气的镜子。那种生活很完美，真的，只要剔除他离开的日子就好。除了他，一切都不重要。

搭乘汽车前往罗彻斯特的路途比平时更加漫长，窗外的风景慢吞吞地后移，不愿让她赶紧经过。天色渐暗，她来到小屋跟前，打开房门，坐在起居室里。他一停下车，她就会看到他，等待着他的钥匙在锁孔中转动，眨

眼间便用胳膊搂住他的脖子，把双腿缠在他的腰上，让他失去平衡。“哇”，他会惊叹道，笑着扔下手中的东西，无论那是公文包、钥匙还是报纸。然后，他会抱起她，抬脚一踹，关上房门。没想到一次见面竟然能令人感到如此欣慰。

她回头望向墙上的挂钟，往常他早该到家了。庭院从棕色变成漆黑，车道通往轮廓模糊的马路。他从未回来得这么迟。她心里明白，肯定出事了。冰冷的现实侵袭着身体的每一寸，仿佛从里到外都在颤抖。她要如何撑过漫漫长夜，忍受幽暗、煎熬的时光呢？

楼梯的嘎吱声回荡在寂静中，显得十分响亮，仿佛意识到屋里只有一个人，故意将音量集中到一对耳朵里。她站在卧室门口，呆呆地凝视，月光倾洒下来，沿着对角线把床铺分成了明暗两半。她和衣而卧，蜷缩在自己这一侧，手臂伸向威廉曾躺过的那一侧。

第13章



现在

仅此一次，整夜无梦。酣眠将她从昨天带到今天，就像在黑水中平稳漂流的木筏。

“你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吗？”罗伯特问。周一清晨，柔和的阳光穿过树叶，远处传来飞机的嗡鸣声，“为什么是昨晚？”

“不知道，可能一时走运吧。”艾比在沙发上伸了个懒腰，因为休息充足而感到心情舒畅。她蜷起身子，面朝墙壁，上方的窗户明亮耀眼，空气中飘着许多灰尘微粒，就像闪闪发光的云母。以前，伊米莉亚姨妈常常说“那是精灵的愿望在飞舞”。一切都十分美丽，原来真正的夜间睡眠具有如此强大的效果。忽然，她产生了一个念头，也许不只是因为睡眠。“不过，我读了几封信。”我跟另外一个男人共度傍晚时光。“我有一个计划。”打算再次与他见面。她似乎听到了艾丹的声音：“你这样看起来很美。”她的心脏在胸口里怦怦直跳，恐怕旁人都能听得一清二楚，“你什么时候去华纳开会？”

他回答是周三，开会的地点不在华纳公司，而在一家酒店，他把两位制片人的名字告诉了她，但是对她来说却毫无意义。“你可以去查查，”他

说，“他们做过一些很棒的电影。”他稍作迟疑，“艾比，我在今早的新闻里看到了。”

片刻之间，她深感困惑——制片人上新闻了？

罗伯特继续说：“你有没有看到记者怎么说？你知道那名罪犯做的事情吗？”

“噢，还没有。”

“好吧，你应该看看，就连这里的人们都在议论纷纷了。”

可是，她不想看，只想穿着睡衣，盯着空白的墙壁，回忆昨天的经历。于是，她便当真如此，在脑海中一遍遍地倒带、重放。不知为何，她感到紧张、雀跃，就像坐着过山车从高处疾驰而下，同时又觉得安心、舒适，仿佛多年以来，眼前的风景一直显得模模糊糊，如今终于变得熟悉起来。你认识这个地方。她掉进兔子洞[注]里，再次遇见他，但心中荡漾的柔情不只是年少的迷恋与冲动，也无需命运的帮助与证明，而是全身心投入的强烈渴望，就像一个人想吃某种食物，尽管原因不明，却依然念念不忘。

理性拉起一道警戒线，不过意念是无罪的。她可以畅游在想象的世界里，沉浸在美好的思绪中，享受着梦幻的快乐。我们都想要街区另一头的大房子，都希望自己的体重再轻上五公斤。贪得无厌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在幻想中，她已经亲吻了他，他解开了她的衬衣，用温暖的手掌抚摸着她；他们已经一起采购日常用品，紧紧地依偎着彼此，收看电视里转播的马拉松比赛，爆米花散落在地板上。想象为她实现了一切，欲望与生活，应有尽有。她明白，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她已经出轨了。

她感到焦虑不安，因为这种贪念是前所未有的。

为了转移思绪，她来到母亲的电脑前，上网搜索制片人的信息。一个是浓眉大眼的男人，另一个是模样年轻的女人，干练的金色短发与下巴齐平，肤色苍白，画着黑色的眼线。索菲娅[注]，人如其名。在参加电影活动的照片上，索菲娅身穿开叉裙，一双长腿若隐若现，艾比从没见过这么修长的腿。她用鼠标点击“作品年表”，看到其中列着罗伯特颇为喜爱的两部电影。不要胡思乱想。她关闭窗口，发现后面有一篇文章，肯定是母亲今早才读过的。念着念着，艾比重重地靠向椅背。文中不只提到了这里的案子，还描述了马歇尔的案子。缝起的嘴唇、割掉的舌头，这些恐怖的细节烙印在她的脑海里。她闭上眼睛，看到深色的鲜血凝聚在麻线周围，皮肤紧绷，一把刀子来回地锯着舌头。直到房间里的景象化作星星点点的碎片，她才反应过来，自己始终没有吸气。

手机铃声忽然响起，吓了她一跳。屏幕上显示着明尼苏达州的号码。虽然没有保存在通讯录里，但她认得是艾丹的电话。仿佛他感应到她的恐慌，于是便出现了，就像一根及时的救生索。复杂的情感如波涛般涌上心头，她转动座椅，按下接听键。

“我买了一块大比萨，意式辣肠口味。”艾丹说，“通常我不会以这种方式开始交谈。”

她微微一笑，依然能感受到可怕的黑暗潜伏在身后：“听起来你似乎很饿。”

“我只有四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之后还得继续工作，不过现在离你家很近。咱们可以去公园，我带着餐巾纸。”

“我刚刚看了那篇报道。”

艾丹稍作迟疑：“嗯，内容很详细。我到街角了。”

几分钟内，灰色的轿车便拐上门前的马路，挡风玻璃反射着灿烂的阳光。他停在她家的车道上，仰头朝窗户露出微笑。这个简简单单的瞬间令她立即卸下防备，周围的世界好像不复存在，糟糕的事物突然烟消云散。她躲在他看不见的地方，紧贴着墙壁，努力让自己的呼吸平稳。

上车以后，她扣好安全带。

“嗨。”他说。

“嗨。”

她转过脸去，冲着车窗笑了。从未想过一声简单的问候竟会如此意味深长。

他向后倒车，刚驶回马路中央，布里塔妮就出现在自家的车道上，身后拖着一个摇摇晃晃的垃圾桶。她向来浓妆艳抹，这是头一回素颜露面，平淡无奇的模样反倒更加引人注目。她看到他们，歪了歪脑袋，让脸庞沐浴在阳光中，露出假惺惺的微笑。“你不上班吗？”她对艾丹说。

“上班，不过现在是迟到的午餐时间。”

他喷着古龙香水，那股气味把艾比带进茂密的森林里，漫长的日间夏令营接近尾声，只剩下温暖的夕阳、高大的松树和冉冉升起的烟雾。有一瞬间，残酷的一瞬间，她很想询问他香水的牌子，打算买给罗伯特。愧疚感

涌上心头，在体内疯狂地蔓延。

布里塔妮正要沿着车道返回，忽然在侧门旁停下脚步，弯腰捡起了某样东西，径直走向垃圾桶。“我姐姐又抽烟了。没钱补贴家里，却能花九美元买一包红万。等着瞧吧，看妈妈知道以后会怎么说。”她停顿片刻，注视着他们俩，“今天我要回芝加哥了。所以，祝你们玩得开心。千万别做我不会做的事情。”她朝艾比眨了眨眼睛。

“哇，”艾比开口时，布里塔妮已经消失了，侧门轻轻地摇晃着，“她真是太可爱了。”

然而，艾丹却一动不动，手握换挡杆，仔细地打量着艾比家的房子。他的脖子后面露出一块皮肤，在头发和衣领之间形成一片光滑的空地，想要吻上去的冲动令艾比羞愧不已，她赶紧移开目光，试图分散注意力。她从包里翻出一块迷路的泡泡糖，谢天谢地，包装纸还完好无损。她把糖块塞进嘴里，开始咀嚼。

他转过头来，望向她身后，盯着布里塔妮家的侧院，也就是发现烟蒂的地方。

“艾丹，”艾比说，“花园在那边。”她指了指正前方，接着又扭头看向后方，“不，等等，好像在那边。糟糕，我记不清它的位置了，但反正不在这里。”她靠回椅背，吹了一个巨大的泡泡，然后隔着泡泡偷偷地瞥了他一眼。

“我刚才说过你看起来有多么漂亮吗？”他问。

她心跳加速，泡泡破了，“没说过。”

“你看起来非常漂亮。”

她嘴角上扬，眼角眉梢都洋溢着难以掩饰的笑意。

*

今天早晨的报道令局势变得十分混乱，警察局前的街道上停满了新闻车，热线电话快要被打爆了。似乎人人都有厌恶的对象，他们趁此机会大肆抱怨，谴责的言语就像玻璃碎片，飞向四面八方，划出无数道怀疑的伤痕。艾丹原本打算拼命工作，但现在却来到了小镇的花园。

每隔片刻，他就小心翼翼地捕捉她身上的一个细节。当她扭头时，他看到她的颧骨上有淡淡的雀斑。当他望向她身后的街道时，发现她打着双耳

洞。当她观察事物时，会咬住嘴唇。她的右侧眉弓稍稍上扬，仿佛她的自然状态就是面带质疑。瞥一眼，再瞥一眼。只有一次，他允许自己看了看衬衫领口下的蕾丝花边。那抹洁白就像一艘朝着太阳航行的小船，温暖而清新，印刻在他的脑海里。如此奇妙的感觉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她已经彻底占据了他的内心。

他必须要好好表现。以前，他总是跨越不该触碰的界线，扰乱别人的生活，只为了一夜激情，或是在异国他乡享受几日的欢愉。明知是错，却偏偏喜欢这么做。不过，当时他还年轻。姑娘们似乎更看重英俊潇洒的外貌，不在乎为人处事的品性。在单身女郎的派对中，玩世不恭的浪荡子才是众人青睐的对象。于是，他便随波逐流，信奉及时行乐的观念。虽然后来渐渐成熟，能够做出更好的选择，但他依然满怀抱负，想要在双子城打拼，还没准备好进入真实的生活。他曾经目睹过，许多认真恋爱的朋友突然高兴地接受了办公室工作或教书的机会，不再去外面东奔西跑。他曾经听到过："如果你爱上一个人，愿意与之共度余生，就不会让对方天天牵肠挂肚。"不知是存心还是无意，他发现自己经历的交往关系中始终没有患得患失的爱情。如今，他很怀疑，自己是否度过了那个时期。艾希莉还在等待，由于查案的缘故，他已经冷落了她好几周。即便如此，她肯定还是随叫随到，可对于他来说，即便永远不再见她，好像也无所谓。同时，身边的姑娘却令他魂牵梦萦，这位姑娘跟男朋友住在另一个州里，然而直觉告诉他，这才是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平时，公园里有许多年轻母亲带着孩子玩耍，但此刻却空空荡荡，游乐场上的开心转盘在他们的重压下微微弯曲。艾丹坐在边缘，艾比盘着腿坐在中央，比萨放在他们之间。细铁丝围着刚种好的小树苗，防止野鹿偷袭，离他最近的网眼里塞着一只塑料做的驯鹿。至少镇上的人们尚未完全丧失幽默感。

"罪犯是怎么闯进去的？"她问。

"他提前做好功课，针对各家各户的具体情况，选择了不同的进入点。对了，关于埃莉诺·哈德利，"他说，"档案显示她依然住在明日湖。不过，我只来得及打了一通电话，暂时没人接。"

"你真的不用这么费心，今天肯定很忙吧。"

"其实只是两分钟的事。我申请了一份克莱尔失踪的案件报告副本，如果当年的报告没丢，应该还保存在明尼阿波利斯。"

她用手指扯下一点奶酪，送进嘴里："你会不会因为无法过上其他生活而觉得悲伤？"

他露出微笑，她继续往下说。

“比如住在康涅狄格州的老房子里，亲手制作苹果酱。我永远都不会拥有那样的生活。我可以随意想象，可以谈论搬家，但绝不会付诸实践。或者住在河边的小棚屋里，周围长满茂密的香蒲，萤火虫乘着夜色飞舞，门廊上有摇椅和蛐蛐儿。这也永远都不会成为我的生活。”

“也许是件好事，毕竟那些蛐蛐儿跟小猫一样大。”

她靠向柱子，朝他伸直双腿，赤裸的脚丫近在咫尺。一种想要触碰她的冲动——即便只是轻轻一下，装作不小心的样子——渐渐积聚在肌肉中，蓄势待发，几乎无法阻挡，就好像独自蜷缩在飞机上时，总渴望舒展四肢。他稍微往另一个方向偏了偏，远离她。他要好好表现。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她说，“局限。每天我都能感受到局限的存在，越来越强烈。我不会做的事情，我不会成为的人。我永远都不会住在法国的石头房子里，我永远都不会成为有权有势的大老板，或者穿着套装的女商人，或者在东海岸开着沃尔沃上课的大学教授——我希望如此，却做不到。”

“我永远都不会成为新英格兰的一名渔夫。”

她微微一笑：“你想那样吗？”

“虽然没有仔细考虑过，但始终念念不忘。”

“满脸沧桑、叼着烟斗的老头子？”

“还有龙虾笼和雨衣。”海鸥的叫声，水面上的浮标，咸腥而潮湿的空气。“爸妈说过，”他继续道，“我小时候总会看着杂志里的人，就是世界各地的普通人，因为无法见到他们而号啕大哭。”

“真的吗？”

“也许吧，我不记得了。那会儿我才五岁，显然是非常多愁善感的五岁。”他单腿撑地，推动开心转盘向前挪了一点。

“我懂，”她说，“我也经常思念自己无法得到的东西。”

转盘缓缓停住。渐渐西沉的太阳为公园里的树叶镀上一层金黄，她交叉双臂，仿佛需要保暖。“你冷吗？”他问。

她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是爱伦·布雷宁的邻居。

“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那个人说。

“关于什么？”艾丹问。

“手术，在他家里。”

艾丹盖上比萨盒，示意艾比跟他走向车子，“人体手术？”

“据说都是动物手术。但是，我见过那些垃圾桶，里面有血，不知道是不是动物的血。我看了今早的报道，不能冒险。”

他们迅速赶过去，人群聚集在布雷宁的房子跟前，占据了私家车道和人行道。艾丹猜测，大多数都是街坊邻居，但还有一辆新闻车和一名女记者。女记者留着闪耀的金发，尽管天气温暖，却依然系着深蓝色的围巾。一块标语牌高举在人群上方：

罪恶之人前途黯淡，邪恶之灯终将熄灭。——《箴言篇》24:20

“待在这儿别动。”他告诉艾比。

可是，她已经迈出了车门。

“好吧，跟我来。”

当值的警官是德文克。有一次，他们通宵打牌，没想到艾丹手气奇佳，结果成了德文克的债主。“我对上帝发誓，”德文克对他说，“我会还钱的。拜托，千万别把我单独留下。”

“他回家了吗？”艾丹问。

“还没有。住在那栋灰色房子里的女士说，他从不在‘畅饮时间’内回家。”

“真的吗？好。”他看了看手表，“咱们必须把车道清理出来，好让布雷宁驶进车库，避开混乱的场面。”

不久，警官们陆续抵达，哈里斯也来了。他们设好路障，疏通车道。艾比正在跟较为和善的街坊邻居交谈，艾丹很想分神照顾她，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警察赶到，人群变得骚动不安，仿佛有了愤怒的理由。当他再次用目光搜索时，发现她站在人群边缘，保持着安全的距离，脸色稍显苍白。他本

该在过来之前先送她回家，可是他却盼着不会有事，盼着能跟她再相处片刻。真是糟糕的选择。一旦面对艾比，他就丧失了应有的判断力。

“他得来局里接受审问了，”哈里斯说，“你知道手术的事情吗？”

趁着艾丹解释的空当，哈里斯浏览手机里的相册：“给，这是马歇尔受害者的其他照片。”

哈里斯举起屏幕，艾丹立即看出来，尽管后两名受害者留着直发，但第一名受害者却留着齐肩的棕色卷发。他打开自己写的列表，在卷发的受害者后面加上“卷发”二字。

马歇尔受害者

1. 杰西卡·霍尔。强奸。卷发。

2. 梅根·米切尔。氯胺酮。嘴唇。强奸。六周后。

3. 考特妮·撒切尔。氯胺酮。舌头。嘴唇。强奸。三周后。死亡。

马卡德受害者

1. 莱拉·麦克凯尔。强奸。卷发。

2. 莎拉·布雷宁。氯胺酮。嘴唇。强奸。两周后。死亡。

3. ？

“在两组受害者中，第一名女性都留着卷发。”

哈里斯收回手机，翻看着照片：“所以，五名受害者中，有两人留着卷发。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

“如果这是他作案的触发点呢？也许卷发令他想起了某个人？”

“说实话，真正的怒火都发泄在了其他受害者身上，直发的女性才应该更加担忧吧。”然后，哈里斯朝艾比示意了一下，她背靠榆树，注视着人群。“你已经看了她八次。卡萝尔跟我提起过她。”

“我们只是朋友……”

“我不是这个意思。咱们已经忙活了整整两周，你想在温柔乡里休息一下，也无可厚非，毕竟大家都需要喘口气。我想说的是，我明白你为什么关心卷发的事情。但在我看来，那只是无关紧要的因素。况且，受害者中年龄最大的才二十四岁。相比之下，她显得有点老。不过，千万别让她知道我这么说。”

艾丹的手机响了，他望向艾比，按下接听键，然后走上草坪，面朝房子，远离人群。

“他来过我的公寓。”丽贝卡·沙利文说。

“拜托，打给警局吧。如果他非法闯入，你就打警局的电话。我现在不管这个。”

“我打了，可他们派来的人甚至都不是马卡德的。”

“附近辖区的警察会帮忙处理小案子。”

“小案子？他来过我家，到处乱动，把东西重新摆了一遍。”

“什么东西？”底层的窗帘中间露出一道空隙，从这里只能看到四柱床的尖头，艾丹靠近了几步。

“我的东西。珠宝盒，梳妆台上的杂物。”

“那你再把它们摆回去就行了。”床上放着针织毯和蓬松的枕头。梳妆台的桌面空空荡荡，只有一个陶瓷托盘。

“不，它们还在原位，只是方向反了。一切都反了。”

艾丹转身寻找艾比，发现她正倚在他的车子上，盯着第二辆和第三辆新闻车缓缓停下。他回头瞥了一眼房子，然后对上哈里斯的视线。哈里斯看向艾比，点了点头。

“我得挂了，有空再打给你。”他告诉丽贝卡。

终于，他可以送艾比回家了。天色渐暗，汽车跑得飞快。阳台灯光闪耀，厨房窗户明亮。空气中缺少夏日烤肉的香味，街道上没有骑车玩耍的儿童。艾丹知道，孩子们会永远记住这个暑假，整天待在室内，不能爬树，车库里的钓竿落满灰尘。

身旁的艾比看着一栋栋门窗紧闭的房子闪过，“大家如此义愤填膺，却根

本不清楚犯人究竟是不是他。”

“人们受到惊吓以后，总是容易生气。”

“有个女人告诉我，布雷宁医生经常帮助没钱的穷人救治动物，因此才在家里做手术。”

“我们会展开调查。搜一搜他的房子，我敢打赌能找出氯胺酮。”

“那是他用在动物身上的。”

“他肯定要这样说。”

“所以，你认为他就是犯人？”

“你知道吗？其实我不能确定。我见过照片，”他停顿了一下，斟酌着用词，眼前浮现出肿胀的嘴唇、紧绷的麻线，“罪犯的手法非常粗糙。就算时间紧迫，医生也具备熟练的技巧。不过，这都是推测而已。”

“也就是说，你并未得出结论。”

“对，现在还远远无法得出结论。”

她面带微笑：“那就好。”

“明天晚上一起吃饭吗？”没有虚假的伪装，没有掩饰的借口，只有坦白的询问，“我休班。”

在路灯掠过的瞬间，她答应了。

---

1. 兔子洞：出自英国作家路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的小说《爱丽丝梦游仙境》，主人公爱丽丝掉进兔子洞里，经历了一番冒险，到头来却发现只是梦境而已。不过，本书引用的典故实际上源自2010年蒂姆·波顿（Tim Burton，1958—）执导的同名电影。在影片中，爱丽丝小时候真的掉进过兔子洞里，但随着年龄渐长，忘记了这段经历，后来她再次掉进兔子洞，觉得似曾相识，最终回想起童年的一切。
2. 索菲娅：源自希腊语，本意为“智慧”。

第14章



过

去

次日清晨，一切终成定局。身边的枕头空着，就连屋里的光线也变得更加柔和，仿佛整个世界都笼罩在回忆的薄雾中。伊娃瞥见自己的旅行箱放在窗台下的地板上，依然原封未动。她明白，不会再有新的字条了。

千真万确，威廉没来。

克莱尔肯定把碎片拼在一起，看清了事情的全貌，发现了丈夫的背叛，并且说服他挽救婚姻。他的衣服可以派人来拿，他的会议可以暂时推迟，其他东西统统抛弃。眼下，伊娃无法细想，无法体会。她必须返回卢文镇，对外宣称爱丽丝不用她照顾了，直到那时才能让残酷的现实慢慢沉淀。不过，她还要鼓足勇气完成最后一项任务：到他的办公室去。她会给他留言，在折好的小纸条上写下三个字。我爱你。以前她从未说出口，他也是。他们遵守着不言而喻的规则，默默地承认这句话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加艰难。但是，如今已经无所畏惧了，她的内心早就变得支离破碎。

办公楼是一栋三层的砖砌建筑，与公园相邻。在某个周五的晚上，她曾经跟威廉来过一次，因为他忘了签署周一要用的支票。当时，她站在大厅里等待，只来得及朝办公室里匆匆一瞥，房门就在他的身后砰然关闭。在那

转瞬即逝的刹那间，透过迅速缩小的门缝，她发现秘书正在注视着她，仿佛嗅到了不速之客的气息。

此刻，伊娃就站在秘书面前。这个女人身材矮小，头发和瞳孔都泛着深褐色的光泽，不知为何，两边的肩膀上分别戴着一枚胸针。伊娃努力朝他的办公室里张望，但房门虚掩，什么也看不到。

“他病了。”秘书说。

伊娃突然感到如释重负，忍不住露出微笑。秘书显得十分困惑，甚至有点生气。

“你没听清楚吗？我说他病了，甚至没法在电话中交谈，恐怕这周都不能来上班了。”

“噢，是的，对不起，”伊娃说，“我刚才走神了。”

秘书整理完桌上的文件，伸手从包里掏出一片口香糖，打开包装纸，塞进嘴里，双眼紧紧地盯着伊娃。

“谢谢，”最后，伊娃说，“我下周再来。”

她离开办公室，把纸条放回连衣裙的口袋里。

长途汽车里闷热难耐，就连沿途的风景也被炙烤得死气沉沉，正午的太阳无精打采地照在苍白的池塘上。他病了，没法说话。或者，那只是他告诉秘书的托词，以免泄露真正的婚姻问题？伊娃不愿多想，但是突然之间，这似乎成了最为合理的解释。毕竟，家丑不可外扬。

先前的欣慰荡然无存，她又记起了静谧的小屋与柔和的光线。这是她最后一次去那儿吗？如果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她该怎么办？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她坠入爱河，找到一个恋人，能够完全接受她的身心、过去和将来，结果却只能忍痛与之道别吗？

一行行玉米取代了空旷的田野，她默默地回忆着他们的初次相遇。那时，她对迈克尔·克努森怀着莫名其妙的兴趣，他出乎意料地对家人宣布想当消防员，并且打算到罗彻斯特参加面试。她决定去找他，亲口告诉他：“我喜欢这里。”如此一来，她和那座城市就有了联系，从而多一点诱惑、多一个理由，让他离开卢文镇，迈向崭新的冒险。年复一年，她渐渐懂得，要想背井离乡，必须有许多理由才行，家庭农场的牵绊极为坚韧，稍有异动，便将人们拽回地里干活，直到他们筋疲力尽、弯腰驼背，永远无法翻

身。但是，如果迈克尔在罗彻斯特见到她呢？如果他知道她愿意生活在那里，说不定就可以挣脱束缚、剪断牵绊。如果他离开卢文镇，如果他成为消防员，如果他能有所作为，也许她会学着爱上他。其实，他并不算太差，只是有点无聊，有点乏味，就像一顿粗茶淡饭。

于是，她来到罗彻斯特，准备将迈克尔的身影烙印在脑海中：利索的发型，崭新的衬衫，滋润的嘴唇。在前往第四中央消防站的途中——她知道他会在那里度过一天——她远远地望见他站在远处的街头，耷拉着衬衫下摆，单腿支撑身体，试图刮掉鞋上的污渍。她恍然大悟，原来新衬衫也无法带来改变，学着爱上某个人并非计划，而是屈服。因此，她立即转身，趁他还未发现，赶紧绕过拐角。匆忙中，她不小心把鞋跟卡在人行道的凹槽里，重重地绊倒了。

她跌落在地上，周围空无一人，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她抬头看了看，既感到欣慰，又觉得烦恼，就像一个孩子，需要母亲的目光来安慰，渴望释放泪水的机会。她孤零零地坐着，手掌刺痛，皮肤通红。膝盖上的鲜血渗透出来，弄脏了残破的尼龙长袜，令她一下子想起了品克斯顿夫人。那是一位古板的老太太，在战争期间总是用棕色的茶水涂抹双腿，还拿眼线笔给小腿后侧画上缝线的痕迹，而镇上的其他人则痛痛快快地接受了短袜与长裤。品克斯顿夫人穿着至少有十年历史的连衣裙——布料磨损严重，有些地方几近透明——却只在乎自己的尼龙长袜。

伊娃正全神贯注地想着品克斯顿夫人，突然看到一双男人的长腿在面前蹲下，听到一个低沉而平稳的声音询问她是否还好。她缓缓地抬起头来，依然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深感困惑，不知身在何处——周围的动静跟卢文镇截然不同，眼中的街道非常奇怪，耳畔的声音十分陌生，听起来好像是电影明星在说话。当她看到那个男人的脸庞时，变得更加困惑了。他竟然如此英俊。

他们并肩而行，他扶着她的胳膊肘，帮助她保持平衡。他说，他曾经学过医，而且他的房子离得不远。她默默点头，又看了他几眼，觉得自己仿佛踏入了别人的生活。

“方才，我在街对面，”他说，“刚离开钟表店，就看见了你。恕我冒昧，有人在身后追你吗？”

她忍不住笑了：“没有人，只有我不想要的生活。”

他闻言微微一笑：“那种感觉我也很熟悉。来吧，走过这条街就到了。”

走进他的小屋，她发现装修风格颇为女性化，立刻恢复了理智。他有妻

子。当然，他肯定有妻子。可是，他没有戴戒指。他拿着一块温暖的毛巾，轻敷她的膝盖，动作缓慢而优雅，眼睛盯着她的整条腿，而不只是伤口。如果他有妻子或恋人的话，这栋房子未免太安静了，而他的目光也太大胆了。

“你的房子很可爱。”她说。

他笑了：“买来就是这样的，到处都是老太太的壁纸和摆设。”

她感到如释重负，接着又紧张起来，意识到自己有了机会。“所以，这就是你逃离的生活吗？”

他显得颇为惊讶，但还是回答道：“不，也许看起来不像，但这才是我追求的生活。”他把双氧水倒在棉球上，“我的生活很复杂。忍一忍，可能会有点疼。”

他用棉球压住她的膝盖，她紧紧地闭上眼睛，努力阻挡痛觉。“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复杂，”她说，“否则就不是生活了。所以，我能应付复杂的情况。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但我甚至从未渡过密西西比河。”

她睁开眼睛，发现他已经拿走了棉球，正在静静地注视着她。通常，她不喜欢棕色的眼睛，但是他的眼睛透着神秘的诱惑，显得柔和而温暖，充满魅力。他并没有移开目光，而是直视着她的眼睛。这一刻，她预见到了将要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不只预见到了，而且感受到了。梦幻的未来令她头晕目眩、思绪全无，竟然想不起刚才的谈话内容。最后，她低下头，看向他的手腕，袖口有撕破的痕迹。

“你的袖子破了。”

他抬起胳膊，端详着那条裂缝，“被大门划了一下。看见你摔倒时，我伸出了手。真是荒唐，你明明离得那么远。”

“本能反应。”他的视线步步紧逼，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你有针线吗？”

于是，她便坐在厨房的餐桌旁，缝补袖子，而他则穿着另一件衬衫，站在炉子跟前，提出问题。她诚实地回答了一切，跟他谈论自己做的衣服，描述卢文镇的模样——那里非常小，人们可以屏住呼吸，一口气开车穿过整座镇子。她还告诉他，路过的火车总是在镇上停靠，却没有人上车，因为没有人愿意离开。讲完以后，她才发现自己一直在回答，却从未发问。可是问题太多，该从何开始呢？“他们修好你的表了吗？”

他从搭在椅背上的外套里掏出一块怀表，递给了她。那是她所见过的最美

丽的怀表，镶嵌着碧绿的珐琅，闪闪发光。背面刻着一行字：当你靠近，时间静止。她抬起头来，发现他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这是我祖父的怀表，”他说，“传闻在祖母去世的时候，它就停了，准时准点。不过现在它又开始走了，分秒不差。”

“你相信吗？”

“相信什么？这块怀表知道她何时去世？不，我不相信。但是他相信，所以他从来没有修过这块表。”

“他的余生都会记住那个时刻，所以他的怀表也应该记住。”

“我明白了，原来你是浪漫主义者。”

她感到双颊滚烫，他却显得饶有兴致，脸上笑意渐浓。她望向窗外，看着长长的车道，“你在哪家医院工作？”

“我不在医院工作。我更喜欢跟建筑行业的健康人群打交道。其实，我有一家公司，就在公园旁边。”

一张模糊的罗彻斯特地图在她的脑海中展开。他的办公室离她摔倒的地方更近。没错，要近得多。可是，她这才意识到，出于某种原因，他带她来了自己的房子。于是，在递给他衬衫的时候，她抬起赤裸的小腿，指着膝盖上的一处擦伤。“你介意帮我看看吗？”

也许她确实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归根究底，是他先开的头。他已经结婚了，却故意隐瞒真相，直到当天吃晚餐时才坦白，可伊娃已经迷上了那双温暖的棕色眼睛，默默地重复着他讲过的故事，好在入睡之前能够再听一次。他早就知道，他为她开启的大门不是通往简单快乐的世界，而是通往前路渺茫的迷宫。尽管过去她认为这是他们一见钟情、命中注定的证据，但如今她的想法却截然不同。如今，她只觉得一切都很残忍。

你故意让我爱上了你。

第15章



现在

跟母亲吃完晚饭以后，艾比开车回家，路上经过杂货店、加油站和银行。记者们分散在各处，采访心惊胆战的街坊邻居，聆听添油加醋的小道消息。

“这下真的轰动全国了。虽然我觉得没必要，”多萝西说，“但还是找了人，给家里再安一道锁。”

“今晚？”艾比点亮手机屏幕，马上九点了。

“我打电话问了三家店，”多萝西说，“全都没空。这位师傅是汤姆的朋友，同意在下班以后过来装锁。价格并不友好，但现实就是如此。”

街上有为数众多、势不可当的媒体大军，而马卡德的真正镇民却寥寥无几，她们居住的社区一片寂静，生活气息的缺乏颇为引人注目。家家户户都门窗紧闭，拉着帘子。“你仍然可以去见他，”艾比提到汤姆，“不用为了我待在家里。”

“我愿意为了你待在家里。”她停顿了一下，露出坦然的微笑，“而且，他正

在密尔沃基开会，周四才能回来。”

到家以后，屋里回荡着钻孔打洞的刺耳声音，门板来回摇晃，门框嘎吱作响，令人十分焦虑。艾比关上房门，给汉娜打电话。

“好吧，比萨，”片刻之后，汉娜说，“两个老朋友在公园里吃比萨。”

“似乎有麻烦了。”

“肯定有麻烦了。”

“如果我想要的人不是我的男朋友，你还爱我吗？就连说说都显得很奇怪。”

“我对你的爱跟你想要谁毫无关系。我只是不希望你受伤。”

“可是，谁会伤害我呢？一个总是把事业摆在我们的生活之前，连陪我来这儿都不肯；另一个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还想尽办法，不仅跟我见面，而且帮我调查。出于某种疯狂的原因，我始终觉得自己会跟他在一起。”

汉娜笑了：“当你这样描述的时候，我很想揍罗伯特。”

“也许这只是我的胡思乱想，也许艾丹有救世主情结。”

“嗯，你就瞎说吧。”

“我感到很内疚，尽管什么都没有发生。”

“艾比，你之所以感到内疚，是因为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听着，我不想为罗伯特辩护太多，但你现在谈论的是一段四年的感情。也许他并非把事业摆在你前面，而是忙着处理一些繁重的工作，同时相信你愿意等待。也许他并非不珍惜你，而是根本没有质疑你在他生命中的地位。他认为你永远都不会离开。”

“可这就是问题所在，不是吗？”

话虽如此，汉娜对罗伯特的评价依然令人耿耿于怀，挂断以后，她立刻打给他。“我们刚刚安了一道新锁。”电话接通后，她告诉他。

“那就好。”他的声音听起来很阴郁，仿佛有心事。剧本进展得不顺利吗？“刚才，我在新闻上看到你了，”他继续说，“在一栋房子跟前。”

“我？”

“旁观者把现场围得水泄不通，他们认为是那个兽医干的吗？”

“说起来实在太疯狂了，其中大多数人都是他的街坊邻居，如今却群起而攻之。他心地善良，帮助付不起钱的穷人救治动物，降低手术的成本，在此之前一直很受大家的欢迎。真不敢想象他回家以后的遭遇。”

“你没看到他停车时的情景吗？”

“没有，我们提前走了。怎么，出事了吗？”

一阵沉默，“我们？”

此刻，艾比才反应过来，让他闷闷不乐的并非剧本。他看到了什么？最多也只是她跟艾丹站在一起，或者她上了艾丹的车。“还有我的朋友艾丹，他是一名警探。”她说，接着告诉他，艾丹正在查找当年的案件记录，这是她在别处无法得到的帮助。

然而，罗伯特并未就此作罢，他不肯放过谈话中刻意省略的部分，“艾丹？他就是你暗恋的那个高中同学。”

“他是一名警探。”她重复道，心中暗自诧异，自己居然跟他提起过艾丹。早知今日，当初就不该口无遮拦，留下把柄，“你会喜欢他的。我很高兴他愿意帮忙。”

最终，他只能接受她的说法，别无选择。

一切都已经发生了。

夜晚悬在艾比面前，犹如横跨深渊的绳索桥梁。也许能再次进入无梦的安眠，就像昨晚一样，但是紧张的情绪已经渗透进漆黑的夜色中。她敢肯定，餐桌会重新摆好，乌云在天空中翻滚。

想想高兴的事情吧。她刚刚交叉双臂，艾丹就看见了。“你冷吗？”他始终在注视着她，所以才能察觉到她细微的颤抖。

她躺在床上，想象着忙于工作的艾丹，想象着思念自己的罗伯特，想象着令人心安的清晨，以及温柔可爱的阳光。算了，她可以去煮咖啡，熬过黑夜，白天睡觉。不过昨晚没事，她安慰自己，今晚也有可能没事。还是想想美好的画面吧。脑海中浮现出爱尔兰，那是她一直想去的地方，她拼命勾勒着明媚的风景，但梦境却潜伏在身后，虎视眈眈。别过来。茅草小屋，红漆木门，自行车载着一筐鲜花。没事的。很快，她就睡着了，雄伟壮丽的城堡从碧绿的草坪上拔地而起，娇艳欲滴的玫瑰攀爬着石墙。莫赫

悬崖高耸入云，雪白的浪花拍打着岩礁的底部，就像装饰蛋糕的糖霜。然而，没过多久，泥土便开始一寸一寸地取代海洋。

起初，梦境只有不祥的轮廓，然后渐渐沉淀、聚集、成形，迅速变得无比清晰。一只从未见过的公鹿用犄角摩擦着那棵橡树，她孤身一人，站在灰色的天空下，静静地注视。远处传来的声音越来越响亮，直到她突然恢复意识，清醒过来，巨大的声音化作轻微的窸窸窣窣，似乎源于房子侧面的篱笆。尽管她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尽管思绪依然沉浸在噩梦中，但她听得真真切切——伴随着一声尖啸，院门打开了。

第16章



过去

房门砰然关闭，威廉又在浴室里吐了。克莱尔感到很难过，但唯有如此，她才能留住丈夫。他依然陪在她身边，依然待在家里，依然属于她的怀抱。这样的日子就像假期，她仿佛重返童年，由于大家坚持要庆祝，父亲便回来住上几天。在同一栋房子里漫步，在同一个屋檐下呼吸，没有期盼和责任，只有新奇与兴奋，犹如坠入了充满诱惑的陷阱。

跟多年前的父亲一样，威廉似乎也沉浸在游离的思绪中，每当她开口，他都极不情愿地回过神来，勉强给出答复。

“我想念工作，”周五，他告诉她，她把湿毛巾敷在他的额头上，“也许我们已经输掉了一项竞标，就因为我病得说不出话来。你瞧，我总是在天黑以后才有所好转，真是太奇怪了。”

“你一整天都吐个不停，到了晚上，肚子里干干净净，当然会觉得好受一点。凯蒂去端汤了，你不必现在就吃东西，但最好能试试。至少先喝两口茶，垫垫肠胃。”

在走廊里，克莱尔碰见了凯蒂。她从楼梯口走来，手里端着托盘，上面有

一碗汤、一个茶杯和银制茶壶，摆得满满当当。自周二以来，凯蒂一直在汤羹和姜茶里混入一种酊剂，那是母亲教给她的家族秘方，历史悠久。“喝吧，你会好起来的。”语气和蔼可亲，就像慈母一样。

“不会变得更严重了。”凯蒂对克莱尔说。

“我希望到此为止，让我们在他走之前过几天健康的日子。”

凯蒂点了点头，两个女人沿着走廊，分别朝相反的方向离去。

克莱尔并不确定，这样做究竟能达到怎样的效果。她为自己争取到额外的夜晚，能够与丈夫单独相处。在这一周的时间里，他没有去罗彻斯特，但也仅此而已。起初，她以为通过全心全意的关怀、竭尽全力的照料，可以令他回忆往昔，记起他曾经爱过她，记起这里才是他的家。

然而，从他的眼睛里，她看得出来，他想念的不只是工作。

*

连续数日，克莱尔始终坐在床边，把他的指示传达给员工，用清凉的毛巾压住他的额头，如果他没法去浴室，就端着一个大碗接住呕吐物——然而，他的心里只有伊娃。周四，他设法联系她，趁克莱尔消失在走廊里，赶紧打了个电话，可是她不在家，他只好请接电话的男人帮忙转告，说医生病了。对方就是那个叔叔吗？转念间，恶心的感受变得更加强烈。他曾短暂地猜测过，当他留言的时候，她会不会就在旁边，气愤而傲慢，不肯靠近电话。他想起她紧抱双臂时突出的手肘，想起她耳朵和脚趾的形状，想起她白皙的胳膊下若隐若现的蓝色血管——她的一切都令他觉得幸福。

周五，他又给她家打了两次电话，却无人回应。他告诉自己，这样做不过是想确认她有没有收到留言。但是他发现，原来真正的愿望是听到她的声音。只要一句“喂，你好”，仅此而已。

周六，威廉开始好转。他不明就里，思来想去，认为这番折磨是肉体对抗心灵的结果。他总是为自己的婚外恋找借口，装作若无其事，但身体却奋起叛变，唤醒了沉重的罪恶感。双腿无法支撑，胳膊抬不起来，肠胃拒绝工作。身体用这种方式来逼迫他面对自己逃避的现实。

伊娃，克莱尔。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假如病因果真是欺骗妻子的惭愧与向往正直的渴望，那么思想正在告诉他，应该做出决定了。

起初，伊娃就像一份奖励、一道甜品、一场热水澡。他娶了父母欣赏的姑

娘，住在他们的房子里，维持着他们的人际关系、慈善机构和日常事务。此刻他猛然发现，这种生活完全由自己对父亲的内疚编织而成。他怎么没有看出来呢？从前，他以为事事条理分明，尽在掌握之中。虽然在结婚伊始，他就意识到克莱尔对他的感情远远胜过他对克莱尔的感情，但直到遇见伊娃，他才明白何为真爱，那是更高的层次，也是崭新的世界。然而，他依旧觉得自己对妻子很公平：给予，倾听，参加假期、生日和周末的晚宴。如此一来，每周过几天自由自在的日子，又会伤害到谁呢？如今，他明白了，这种想法实在天真可笑，而且极为自私。

他爱的女人不是他的妻子，这份爱必须付出代价。相敬如宾的初衷已经荡然无存，他不再是一个好男人。克莱尔值得被爱，值得拥有全心全意的呵护，收获坚如磐石的忠诚，而不是苦苦等待少得可怜的施舍。原来，他从未给过自己和克莱尔一个共同生活的机会，自从结婚以来，他始终奔波在通往罗彻斯特的道路上，告诉自己事业最为重要。

但是，他不能离开伊娃。他不能让另一个男人的手掌抚过她的腰肢和翘臀，也不能让别人听到她的童年经历。河畔钓鱼、修筑堡垒、田野狂奔，她总是在洗澡的时候娓娓道来，声音温柔动听，眼神熠熠生辉，热水渐渐变凉，黄昏化作黑夜。与她共度的光阴，超越了时空的限制。

当天晚上，克莱尔带他出来吃饭。他们已经有好几个月未曾在这家餐厅露面了，领班看到他们，礼貌地点了点头，对先前的缺席不置一词，然后把他们引向窗边的角落，那是店里最好的座位。幽暗的湖水在远处闪闪发光，洁白的桌布上烛光摇曳。转瞬间，他仿佛看到面前的克莱尔变成了伊娃，棕色的长发，迷人的波浪，犹如一道半遮半掩的窗帘，盛情相邀。

他相信伊娃肯定收到了留言，一切顺利，却不知她该如何熬过周三。周四，她大概回家了，可周三呢？周三，她还不知道他病了，只能独自等待，静静地躺在床上，朝着窗户的方向蜷缩身体，湛蓝色的双眼盯着虚幻的夜空，黯淡无神。

第17章



现在

他们反复分析事情的经过，包括艾比听到了什么、声音从何处传来，以及亦真亦幻的梦境。

“我们应该给警局打电话，”多萝西第三次说，“让你好好睡一觉。”

“我保证，真的睡够了，放心吧。”

刚才，他已经初步观察了屋外的情况，现在还需要更加仔细地检查。天空的色调逐渐变浅，夜晚即将退去，黎明就要来临。

前廊上的电灯在混凝土地面上投下微弱的圆形光斑，根本无法照亮院子的其他地方，于是他便举起手电筒，小心翼翼地沿着篱笆边缘行走。艾比跟着他，睡衣裤脚很快便被草坪的露珠打湿了。“你应该进屋里暖和暖和。”他说，她却只是摇了摇头，把双手深深地插入运动衫的口袋里，依然紧随其后，他面朝阴影，微微一笑。

他时不时地回头望向厨房的窗户，艾比的母亲正在煮咖啡，从外面能看到屋里的一切。厨房没有窗帘，艾比的卧室似乎也没有。前门是玻璃的，就

算安再多锁闩，也很容易破门而入。艾丹又想起了莱拉·麦克凯尔和马歇尔的第一名受害者，两人均为卷发，跟艾比一样。他再次产生了不祥的感觉，认为这个共同之处便是罪犯的触发点。但是他安慰自己，哈里斯说得对，真正的怒火都发泄在后续的受害者身上。他的担忧掺杂着个人情绪，并不客观。

艾丹来到侧门旁边，忽然记起昨天布里塔妮发现烟蒂的地方，那是一个隐蔽的位置，恰好能清晰地看到艾比的房间。然而，受害者们从未提及烟味儿。如果罪犯平时吸烟，那么气味应该还残留在身上。除非受害者自己也吸烟，所以才没注意到。他赶紧给哈里斯发短信。“受害者中有人吸烟吗？现场附近便于观察的地点出现过烟蒂吗？不只案发当晚，包括案发之前。”回头他得给布里塔妮打个电话，看看她姐姐怎么说，是否承认吸烟的事情。

他伸手一推，侧门就敞开了，并没有闩住。他转过身来，差点撞上近在咫尺的艾比。他们站在黑暗的角落里，周围空无一人，他不禁想用双臂把她举起来，让她的后背贴在墙上，沿着脖子的线条亲吻下去——他的表情肯定或多或少地出卖了这份渴望，因为即便在阴影中，他也能看到，她满脸通红，害羞地低下头盯着草地。他朝侧门转回身去。

“这扇门原本就闩着吗？”

“也许吧。”

内心的渴望太过强烈，他不敢直视她。他要控制自己，尊重她的选择，让她明白，他的感情绝不是酒后放纵或一时叛逆的结果。

“或者没闩上，”她说，“被风吹开了。”

“有可能。”他说，但是空气中没有一丝微风，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侧门凭空移动。他应该向警局提出申请，在本周剩下的日子里，让一辆巡逻车在此稍作停留。他决定拜托德文克帮忙，作为交换，他会把先前的债务一笔勾销，下次打牌再从头开始，而德文克只需要暂停片刻，多加注意，显示警方的存在即可。

回到屋里，她的母亲已经去睡觉了，料理台上放着一壶咖啡与一盒牛奶。他们坐在厨房的餐桌旁，他在填写案件报告。

“你平时关窗帘吗？”他问。

“莫非你正在考虑接下来该做什么？”

他微微一笑："首先，咱们本来就有安排。其次，你应该关好窗帘，从街道上能够清楚地看到你的窗户。"

"我讨厌黑暗，路灯可以提醒我外面还有另一个世界。"

黑暗。地下室，窗户上松动的报纸。那个男孩肯定一直梦想着光明，却始终未能重见天日。"我明白路灯的作用，但是现在外面的世界才需要提防。"

"好吧，我会关窗帘的。谢谢你的关心，大警探。"

她的笑容灿烂而温暖，那间四面漆黑的地下室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18章



过

去

没有电话，没有留言。伊娃知道，一切都结束了。上班时，她感到自己的胳膊在动，双腿在动，身体的存在和运转完全脱离了大脑的控制。她机械地倒咖啡、端盘子，面带僵硬的笑容，收起微薄的小费。

“欧洲也有许多姑娘，”一个声音说，“但没人像你一样。对了，我还见过玛琳·黛德丽呢。”

伊娃抬起头来。埃迪·帕克斯，脖子上有一道钩形伤疤，若无其事地坐在餐桌旁，仿佛这只是一个平凡的周二上午。她挤出微笑：“你从哪儿来？”

“比利时的一家医院。”

“你见过玛琳·黛德丽？”

“呃，她来拜访的时候，我毫无知觉，大概是睡得太沉，或者正在昏迷。不过，她知道我会醒过来，于是便写了张字条。她人很好。我把字条也带回家了，如果你想看的话，随时欢迎。上面的签名连在一起，她从不抬起笔来，一次都不。”

她听到身后传来格里按铃的声音，回头望向厨房，饭菜早就准备好了。“我把字条也带回家了，如果你想看的话，随时欢迎。”脑海中忽然浮现出自己跟埃迪牵手的画面，她不禁心里一沉。

她还未放弃威廉。

埃迪仿佛看穿了她的心思：“你有男人了？”

她忍不住笑了：“帕克斯先生，咱们这是直奔正题吗？”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他露出挑衅的微笑。

“看来某人是带着自信回归故里。”

“不是自信，而是认为如果我活着，就要真正地享受人生。”

她开玩笑地作出回应：“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可是，他却神情黯然地垂下眼睛，盯着交叠的双手。伊娃这才发现，他的手腕上还有一道狰狞的伤疤，一直延伸到衬衫的袖口里。他抬起头来，看到她的目光，立刻把双手藏在桌子底下。“打仗的时候，我想起了你。”

悲伤如潮水般涌来。过去，这一刻足以令她忘记威廉的触碰，抛弃小屋的回忆。可如今，她明白从前的规则已经没用了，而且对于面前的男人来说，这番话绝非戏言，他的皮肤就像一张地图，勾勒着她无法理解的旅途。

她扭头瞥了一眼，原本怒目而视的格里此刻一脸释然，因为他发现她正在跟埃迪说话。毕竟，埃迪是镇上的新英雄。

“这样吧，”埃迪说，“我可以下周再来，还是同样的时间。”

在前往厨房的途中，她蓦然回首，再次看向埃迪。他静静地坐在桌边，用视线追随着她的一举一动。

*

周三清晨，他们在床上吃早餐。胃口回来了，威廉却只想离开。他渴望有所行动，渴望做出选择，渴望继续前进。汹涌的渴望就像一股动力，积聚在肌肉中，蓄势待发，难以忽视。还有伊娃，魂牵梦萦的伊娃。尽管堆积如山的工作意味着巨大的挑战，但是他要缩短今天的上班时间飞奔到小屋里，与她相会。如果她不在，如果她决定待在卢文镇，那么他就去找她。

终于，早餐结束了。正当他展开床单时，克莱尔站在面前，从肩头褪下睡裙的吊带。这个简单而绝望的动作令他痛苦不已，愧疚之情变得更加强烈。显然，她感到自己必须这么做，他们已经有两三个月没在一起了，而先前他居然还以为她毫不介意。丝绸吊带滑过胳膊肘，举手投足间满是心碎，纯粹而可怕的心碎。

他抬起头来，与她对视。他看出来，她明白了。

“对不起。”他赶紧说。

但是她已经转过身去，把吊带重新拽回苍白的肩头。

*

伊娃打定主意，放弃感受，放弃思考，干脆闭着眼睛出发，去往罗彻斯特。不要考虑每一英里都距离答案更近，不要看向远处的地平线，认为天空下就是结局。只需心无旁骛，唯有勇往直前。

最后，她到了。黄昏开始降临，世界就像一幅陈旧的油画。即使从车道入口望去，也能看得出来，他不在。窗户一片漆黑，没有汽车的踪影。她很清楚，自己无法再熬过上周三那样的夜晚了。也许她应该留一张字条。找我，我会来的。但是她该如何返回卢文镇呢？一小时前，最后一趟长途汽车就离开了。她记起屋里有白兰地和威士忌，再等几个小时，如果他还不来，她便靠酒精入眠。

前廊的台阶嘎吱作响，房子的大门尖声长啸。虽然电灯照亮了印花壁纸，但这个地方依然显得荒凉无比，仿佛有鬼魂出没。到此为止了，她心想，然后坐下来，盯着窗户，直到玻璃上只剩下自己的映像，目光里充满了担忧。

她肯定睡着了，但是在感到肩头有东西的一瞬间，她立即跳起来，迅速用双臂搂住威廉的脖子，将脸颊贴在他的胸前。

“威廉，”她说，由于突如其来的意外而情绪激动，“出什么事了？你为什么没打电话？”

“我病了。”他说，“而且，我确实打过电话。周四，我打到你们家，让一个男人帮忙转达，说‘医生’病了。后来，我又打了几次，但是没人接。”

“男人？”她的叔叔卢卡斯是唯一一个在她们家接听电话的男人，明知道这样做不合适，却依然我行我素。他甚至都不会说“这里是马汀家”或者“这是玛格丽特的电话”，而只是咕哝一声“喂”。看来，卢卡斯叔叔上周四来过家

里。

“我一开口就觉得恶心想吐，动动脑袋就仿佛浑身散架。人人都盯着我，手拿汤碗在周围团团转，而且——”他停住了，“总之，很难找到独处的机会打电话。我可以放下包吗？”

克莱尔对他只字未提。这意味着什么？她没有产生怀疑吗？肯定没有。我知道你是谁——她指的是其他事情。亚当斯医生肯定也没有回去报告，没有过度解读自己的所见所闻。一切担忧都只是瞎操心而已，他们并未被发现。尽管伊娃深感欣慰，如释重负，但同时又有点失落。接下来呢？他们要回到从前吗？唱针要回到唱片的开头吗？

“你是不是很生我的气？”他边问，边脱掉外套。

“没有。”她一动不动，“只是觉得很难过。”

他静静地注视着她，然后几步跨过房间，抱起她走上楼梯。

第19章



现在

艾比为自己划定了许多界线。有的合乎情理，有的随心所欲。这些界线好像悬崖边上的栏杆，当她感到即将失足跌落时，便紧紧地抓住。只要它们还在，只要她频繁检查，就不会出事。她确实经常检查，然而却是为了重新评估、涂涂改改，甚至稍微挪动一点。我们可以打电话，但是不能大笑。我们可以相约见面，但是不能在太阳落山以后。没过多久，边界便扩展了，领土也变大了。我们可以吃晚饭，可以大笑，可以在太阳落山以后——但是不能有烛光。

周二的晚饭，在太阳落山很久以后。桌子十分狭小，腿脚互相交叉。烛光催促着人们靠近，界线再次移动，气氛极为暧昧。如果面前是不该在一起的人，只会感到手足无措。最后的底线，用黑色的记号笔描得清清楚楚，绝对无法动摇：我可以非常渴望，但是不能付诸行动。

这家餐厅原本是马卡德的消防站，从前的车库大门如今成了镶嵌在深色木框中的玻璃幕墙，高高的天花板上贴着刻有鸢尾花纹章的金色锡砖。他们刚坐下几分钟，艾丹便不得不起身接电话，于是艾比便静静地等待，回头望向休息区，打量着深红色的维多利亚沙发、图案繁复的壁纸和通往厨房的磨砂玻璃门。太漂亮了，真是没想到。当年，她住在镇上的时候，这里

只是一栋空荡、废弃的建筑，外面围着破破烂烂的木板，不知何时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她正在心里啧啧称奇，忽然瞥见曾在爱伦·布雷宁家门前出现的一名记者。金光闪闪的发型丝毫不乱，浓妆艳抹的面容只适合镜头。同座的男子与她截然不同，穿着牛仔裤和海军蓝的短绒外套，可能是制作人。服务员小心翼翼地从他们的桌角上拿起黑色的账单夹，艾比默默祈祷，希望他们能在艾丹回来之前赶紧离开。

她到底在做什么？仅仅一个月前，这种约会还显得匪夷所思。艾丹说过，有时候，只要想做某件事，就不会瞻前顾后。如果确实想做的话。她想吗？几年来，一切都取决于罗伯特有没有做好准备，他想不想迈出下一步，而她自己的感受则似乎理所应当、毋庸置疑。如今，她心生困惑，坚固的信念开始瓦解。突如其来的恍悟就像刚踏上崭新的冰面，令人犹犹豫豫、忐忑不安。虽然最后的底线尚未逾越，单从原则上来讲，她与艾丹的交往依然单纯，然而事情有可能已经远远偏离了正轨，因为在曾经不容置疑的地带中，浮现出一个大大的问号。

“你还好吗？”

他拉出椅子，坐下来注视着她，脸上淡淡的胡楂儿在昏暗的光线中变得颜色更深，阴影衬托着高耸的颧骨。艾比捕捉到蜡烛火焰的倾斜与晃动，当他靠近时，周围的空气也随之流动。然后，她发现那名记者正在观察他们，显然看到了他走进房间。也许她早就看到他离开了，一直在等着他回来。

说时迟，那时快，记者和她的朋友一跃而起。“无意打扰，”她说，“不过等一下能否在外面回答一两个小问题呢？”

艾丹神情镇定：“我没有得到授权，无可奉告。”

“好吧，抱歉打扰了。祝二位用餐愉快。”

艾比目送他们离开餐厅：“很好打发嘛。”

“不会这么简单。”

果然，十分钟内，艾比便透过玻璃大门望见一辆新闻车停在街对面。

“他们刚才没带摄像机，”艾丹解释道，“现在带来了。不过，这里有一扇后门，我认识餐厅老板。我会找人把我的车开到后面去，咱们只要假装若无其事就行。”

晚餐继续，原来忘却墙外的世界，专注眼前的交谈，竟然如此容易。他们

互相展示着自己的人生档案，里面写满了大大小小的信息。渐渐地，艾丹敞开心扉，告诉她圣保罗发生的事情——男孩，地下室。从头到尾，他一直盯着蜡烛的火焰。

“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最后，他抬起头来，墨绿色的瞳孔显得黝黑而深邃。

“因为那个男孩儿的遭遇，还是因为你之后的经历？”

他微微一笑：“二者皆有。我害怕无法及时赶到，就像当时一样。”

“你又不知情，怎么可能到得更早呢？”

“那个月，我至少在案发的街道上巡逻过十几次。”

“都是内疚在作祟。窗户上贴着报纸，你根本没法发现。”

“我也这样安慰自己，但是一闭上眼睛，就会看到报纸掉下来。”

服务员在艾比身后收拾桌子，银器发出叮叮当当的碰撞声。他高举托盘，走向厨房。一名男子恰好起身，不小心挡住了他的去路，两人差点儿撞到一起。小小的骚动，轻微的混乱，就像这栋建筑的原始岁月留下的一抹阴影。

“我明白，”她说，“内疚的精灵总是很狡猾。我妈妈曾经辅导过一个男孩，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上课。他十分缺乏关注——就算我妈妈只是帮忙把一枚纽扣缝回衬衫上，他都会激动不已。而且，他喜欢我，经常给我带一些小礼物。彩色的石头，或者锡制的天使。后来，我妈妈告诉他，他不能再来了，说这样下去负担太重，她只能在学校里辅导他。虽然如此，但一切正常，直到她看见我们俩交谈。那天晚上，她才对我说出真相。原来他写了一首诗，提到他的妹妹和妈妈，还有他做过的事情和想做的事情。她让我离他远一点。”

服务员再次出现，艾比停住话音。倒水，添酒，冰块破裂，噼啪作响。然后，他便前往下一桌。

她抿了一口红酒，“有一天，几个女生指责我跟他在一起，说我是他的女朋友。其实只是个玩笑而已，她们故意用刻薄的言语来激怒我，但我却上当了，拼命否认，说他是个怪胎，我妈妈有证据，他想要的不是我，而是他妹妹。”她停顿了一下，“那不过是一首诗，也许根本就不是真的。”

他靠向椅背，温和地看着她，“人人都会冲动，况且当时你年纪还小。”

“我打破了他们的信任，他和我妈妈之间的信任。她以为告诉我是在保护我，可我却利用这一点去伤害别人。我把她从他的身边带走了。”

“他发现了？”

“他不再接受辅导了。也许跟我有关，也许无关。但是，我记得当我大喊大叫的时候，他就站在走廊的拐角处。多年来，这份记忆从未改变。如今回头想想，仿佛能看到他直勾勾地盯着我。但有时我也会怀疑，他是否真的在场。”

“内疚可以改写历史。”

“没错。”

艾比又想起了罗伯特，想起他决定不陪她回明尼苏达州。他做出了选择，并且没有选择她。她知道不能这样一概而论，但是每每思及艾丹，罗伯特的身影就会消失在谈话的裂缝中，模糊在州际的路途里。是因为她故意用片面的看法来对待他的选择，以此平息内心的愧疚，建构崭新的立足点，好让自己能跨过下一条不该逾越的界线吗？或者，仅仅是因为此刻的幸福快乐闪耀着夺目的光芒，而他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吗？

她注视着艾丹，看着他颧骨旁的阴影，看着他下颌的刚硬线条，脑海中没有其他念头，只想凑上前去，品尝他唇边的红酒。罗伯特会不会有所感应呢？她忽然觉得很别扭，仿佛被无形的力量向后拽去，周围躁动的空气也静止了。

第20章



过去

终于，他们可以去野餐了。四棵杨树簇拥在河流的弯曲处，旁边有一块伸向水面的岩石，正是抛线的完美位置，但钓竿却留在原地，依然斜靠着最高的杨树。花格毛毯铺展在青草茵茵的小坡上，枝繁叶茂的绿荫遮挡着天空，篮子里装着三明治和草莓，还有他们出城时从路边餐馆买来的饼干。

有一段时间，他们只是静静地躺在毛毯上，伊娃蜷缩在他的怀抱里，手臂搭在他的胸膛前，他们的食物纹丝未动。他盯着不断颤动的树冠，若隐若现的白云缓缓变幻。树叶沙沙作响，空气中传来鸟儿的鸣叫。

不久，伴随着河水流淌的优美声音，他开始感受她的心跳。

*

吃完东西以后，威廉倚着树干，伊娃坐在最低的枝杈间，赤裸的脚丫在他的肩头摇晃。上方的树叶转动角度，沐浴着落日的余晖。刚才，她没有吃掉三明治的面包皮，而是啃到边缘，微笑地看着他——他说，他从未见过一个女人用如此奇妙的方式吃东西——而他则时不时地把剩下的面包扔进河水里。当第一块碎屑被鱼儿拽下去时，她告诉他：“你真是有史以来最

糟糕的渔夫。”

“你不觉得，”在她讲完亚当斯医生的事情之后，他说，“如果他当真打算回去报告，我应该早就听说了吗？他肯定没看到你走出小屋，而且我也不在，时机非常完美。或许你需要最后的签字，但无人应门，于是只好离开。”

“可是他为什么去那儿？”她用脚趾触碰他的脖子背面，一路向上，在他的耳后轻挠，直到他抓住她的脚丫。

“我有邻居，他也有朋友。”他扭头亲吻她的脚趾，“他喜欢多管闲事，但并无恶意。”

她不会透露自己给他家打过电话，跟他的妻子有过交谈。太鲁莽了，她想。没有借口能为这种冒险行为开脱。幸好整整一周克莱尔都只字未提，证明伊娃的害怕仅仅是杞人忧天。克莱尔的回答肯定另有所指，既然如此，何必要告诉威廉呢？太多疑了，她想。都是眼下的情况和深深的愧疚让我胡思乱想。什么时候才能安心呢？在脑海中，她仿佛看到今后的岁月毫无波澜地流逝，年复一年，她坐着长途汽车往返两地，临别前驻足，回眸凝望，永远也不能在小屋里留下一丝痕迹。

不过，等到夜幕降临，由于经历了上周的小小离别，平凡的日常活动竟显得格外温馨。他们继续之前的大富翁游戏，他的酒杯在棋盘上投下阴影。

“我只能在选美比赛里获得二等奖？”她开玩笑地说着，把公益福利卡塞回那摞卡片的底部。今晚，卡牌和骰子始终向着他，命运女神似乎情有独钟。

“显然我不是评委。”他拉动制冰盒的金属手杆，冰块纷纷裂开，然后落入酒杯，噼啪作响，“热水已经放好了，咱们走吧？”

周五的夜晚，沐浴，烛光，泡沫，辛纳屈。第二盘制冰盒放在旁边的凳子上，随时待命，准备从热气中拯救美酒。

她深深地沉入泡沫里，看着他调整唱针。“威廉，”她说，“我想牵着你的手走在大街上。”

他惊讶地转向她。

她继续说：“我无法这样生活，天天承受着内疚与恐惧，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害怕亚当斯医生看到我。”

他点了点头，缓慢地踏入水中。泡沫渐渐升起，闪闪发光。

“我也一样，”他说，“总是感到很内疚。我一直在等待机会，想跟你谈谈。”

她的心脏开始狂跳。当他靠向白色的瓷砖时，她想象着他的回答：你说得对，咱们应该到此为止。虽然屋里寂静无声，虽然他的嘴唇紧锁，但一字一句却清清楚楚，她不禁垂下脑袋，闭上了眼睛。

“听着，”他说，“我不知道该如何结束。”

他停顿了一下，伊娃抬起头来，决定让他看着自己的眼睛开口。

“但是我打算离开克莱尔。”

她的背部猛然撞上了身后的金属水龙头。

“伊娃。”他笑了。

她伸手触碰背上的皮肤，检查有没有流血，但只能摸到零星的水珠和潮湿的发梢。

“这个设想恐怕无法立刻实现，所以我不想让你期望太高。可是现在的情况，无论对你还是对她，都不公平。照此下去，没有人能收获自己应得的未来，而且克莱尔——”他短暂地停顿了一下，面前的伊娃浑身赤裸，双腿贴着他的臀部，此时说出妻子的名字，仿佛有回音响起，“很痛苦。我以为她不会受到影响，但我想错了。”

她目不转睛地直视着他，心无旁骛，只想听到他说出那三个字。“还有呢？”她壮着胆子追问，突然变得勇敢而积极，“除此之外，你为什么想跟我在一起？因为……”

他移开视线。“是的，”他说，“胜过一切。”

她依然看着他，但嘴角却不由自主地轻轻上扬，弯出喜悦的弧度。

“伊娃，那三个字，我会对你说的。因为千真万确，只要想起你，我就能感受得到。但是，我怎么能今天说出来，明天就离开呢？”他微微一笑，“现在还不行，再等等。等到我牵着你的手，走在大街上。”

*

克莱尔有一个计划。它源自伊迪丝的头脑，非常邪恶，那是旁人的伎俩，绝不符合克莱尔的作风。然而，每当想起他的眼神，她就感到羞耻。那一刻，残酷的真相摆在面前，没有掩饰，也无法防备。

她明白，自己将要失去他了。

餐桌上满满当当，不仅摆着常用的瓷器、银器和水晶器皿，还有威廉在恋爱中送给她的罗蕾莱花瓶，平素总是放在边桌上。这件陶器作品泛着丁香花般的淡蓝色，整体呈现为一名女子的身形，她的肩膀和手臂搭在瓶口，显得阴郁而神秘，同时又混杂着一丝难以言喻的诱惑。罗蕾莱，被人低估的罗蕾莱。

今天是周六，克莱尔没有穿那条蓝色连衣裙，而是穿了一条米色连衣裙，正面有一排纽扣。即便在以前苗条的时候，穿起来都有点小。此刻，纽扣勒着肚子，紧绷的褶皱就像系在腰间的布条，颇为引人注目。

午饭要吃鸡肉、土豆泥和胡萝卜。对于中午来说，这顿大餐实在太丰盛，但是克莱尔却特意指定了菜单，并且满怀期待，盼着凯蒂会记得做肉汁。她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双手交叠，压着腹部，脖子笨拙地伸向前方，远离僵硬的木头椅背。早晨放进花瓶里的黄色郁金香依然垂头丧气，歪着脑袋，还未将吸收的水分转换成挺直腰杆的力量。

在他通常到家的时间过去半个钟头以后，克莱尔听到前门敞开的声音。“你总算回来了，”看到他走进房间，她说，“我都开始担心了。”

“抱歉，抱歉，”他拉出自己的椅子，“路上遇见了一场交通事故。”

她打量着他，静静地等待，等他为这番陈述补充细节、增加真实性。可是，他却不再说话了。餐厅门打开，他朝她身后瞥了一眼，凯蒂端着他们的菜肴走进来，食物热气腾腾、芳香四溢。看着凯蒂把午餐摆在面前，他不由得瞪大了眼睛，“感恩节到了？”

她轻轻一笑，“这是鸡肉，不是火鸡。”

他已经拿起了叉子，“开饭吧？”

“好。”她细致地切开鸡肉，欣慰地发现凯蒂没有忘记肉汁，接着小心翼翼地搭配出完美的组合：一小块鸡肉垫着一片薄薄的胡萝卜，再蘸上少许肉汁。跟威廉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这样吃东西——不慌不忙，动作优雅，细嚼慢咽。她举起叉子，凑到嘴边，看着威廉吃得狼吞虎咽，就像一个饥肠辘辘的男人，抑或打定主意不肯交谈的男人。

“对了，”片刻之后，她把餐刀搁在刀架上，开口道，“我有一件大事要宣布。”

“什么？”

他依然盯着自己的食物，又切下一块鸡肉。他没有看她。他从不看她。如果他抬起头来，就会看到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强作欢颜。但是他没有。克莱尔保持着笑容，双颊微微鼓起，眼睛闪闪发亮。这是我高兴的表情，她想。

“你要做父亲了。”

终于，威廉抬起头来，盯着她，双臂垂在身体两侧，显得颇为震惊。他还握着刀叉，克莱尔知道，肉汁肯定滴到了地毯上。她竭力维系着微笑。

“我们有孩子了。”

她大笑起来，有一瞬间觉得很真实。也许那几个字会释放所有女人的渴望与本能，令她们感到兴高采烈、激动不已。她的眼睛里有泪水在打转。她没想到一切竟然如此真实，更没想到自己会为此而感到幸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甚至希望谎言成真。也许他们应该有个孩子，也许她会学着喜爱孩子。

“威廉？”

他张开嘴，这才意识到手中还拿着刀叉，于是便抬起双臂，把银制餐具放在了盘子上。他望向花瓶和低垂的郁金香，忽然站起身来，桌子轻轻摇晃。

第21章



现

在

橡树发出沉闷的嗡嗡声，犹如恐惧的低音。她望着树干的裂缝，看到蜜蜂一只接一只地钻出来，落在眼前的盘子上，就像厚厚的毛毯在颤抖。对面的椅子突然挪动，仿佛被人从桌边拽开，然而还没来得及看清是谁，她就开始剧烈地咳嗽，有某种异物卡在嗓子里，刺痛了舌头。她张开嘴，一只蜜蜂飞了出来。

转瞬之间，她觉得恶心不已，只能拼命干呕，两腮渐渐肿胀。成群结队的蜜蜂涌入喉咙，堵在口中，动弹不得。蜂鸣声越来越响亮，就像她无法发出的尖叫。

然后，谢天谢地，她气喘吁吁地醒了。

屋里一片漆黑，每次吞咽都伴随着疼痛。她恍然大悟，原来在熟睡中，她一直紧紧地掐着自己的喉咙，指尖深陷在皮肤里。她再次感到有一层薄薄的屏障被刺穿了，头脑中的幻象绝不应该影响现实。界线变得模糊，围墙支离破碎。然而，不仅如此。这一回，那把椅子被拽开了，梦里还有别人。她不愿多想，但是在凌晨三点，只剩下阴郁的思绪萦绕心头，挥之不去：也许这就是她命中注定的结局，等待多年的日子即将来临。

她躺在床上，侧耳倾听。夜晚寂静无声，可紧接着，她听到一辆汽车驶来，在附近停下。她必须去看看，透过窗户偷偷地瞄一眼。她没有开灯，默默地数到三，然后把窗帘掀开一条细缝，刚好能够望向屋外。

车灯在对面闪烁。她眯着眼睛，仔细观察，发现是一辆警车，停在布里塔妮家的车道上，尽管十分钟后就离开了，但是她依然能感受到保护的存在，觉得无比安心。她知道，那是艾丹派来的警车。他时刻惦记着她，愿意为此付出，甚至专门向局里提出申请，让她能够在警惕的巡逻中好好休息，在关切的庇佑下得到放松。有人在照顾她。温馨的感知使得睡意重新袭来，不过这一次，脑海中全都是他的身影，虽然只有短暂的片刻，却令她变得无所畏惧。

最后一个纸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是最后一丝可能性。她从里面找出了母亲和舅舅的童年物件、成绩单和图画。全都毫无用处，没法提供任何解释。她关上盖子，感到十分焦虑。到此为止，这里已经没有她能做的事情了。接下来，如果可以，她得去明日湖拜访埃莉诺·哈德利，然后去外祖母和克莱尔住过的群岛湖。参观巴兰坦宅邸的念头令她忐忑不安，仿佛体内的关节突然松动，骨头发出了嘎吱嘎吱的颤音。

她打算休息一下，出去散散步，希望能理清思绪。此刻，艳阳高照，黑夜消失，魔爪终于松开。她知道噩梦始于很久很久以前，跟镇上的现状无关，但是真正的烦恼却不止如此。她总是感到犹豫不决，夹在艾丹和罗伯特之间，不知是否该相信自己的感觉。从逻辑上来讲，她明白跟艾丹见面、对艾丹动心使她跨越了界线，踏入模糊的灰色地带。但是，渴望得到他的想法却似乎毫无问题。相反，试图远离他的想法才显得大错特错。

突然，一只蜜蜂从雪白的花球上腾空而起，转眼间，梦境便卷土重来。她跌跌撞撞地退回街上，直到扶住路边汽车的后备厢，才稳住心神。这不是梦。她抬头望向太阳，盯着灼热的光芒，默默地提醒自己。不能让噩梦再继续下去了，必须想办法赶紧阻止。

在距离她家几个街区的地方，有一片草坪，空间宽敞，还未被开发。孩子们放学以后，经常来采摘鲜花、捕捉瓢虫或者做游戏。此时空无一人，她坐在石头上，依然为梦境的侵袭而感到困扰。不久，手机铃声打破了宁静，是罗伯特。想说的话跟不想说的话一样多，目前看来，还是不接更好。她这才意识到，昨天是他们没有听到彼此声音的第一天。整整一天，只有短信。不知他是否发现了。手机依然在响。整整一天，以前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她按下接听键，“准备去开会了吗？”

“正在车里。艾比，昨天你提到的异常动静，怎么样了？你觉得安全吗？”

“其实——放心吧，我只是太紧张了，有点大惊小怪而已。罪犯肯定不敢轻举妄动，镇上到处都是警察。”

话音刚落，她就听出了自己的错误。

他沉默了片刻，“也许你应该回来。”

“提前？”

“毕竟待在那儿也没有好处……”

他欲言又止，尽管她知道，他说的是夜里开门的声音，但她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艾丹，“罗伯特，昨晚我一直掐着自己的喉咙。我看遍了这里的东西，但噩梦并未停止。不过，还有几个可以去的地方，也许会带来改变。如果回到洛杉矶，我就无能为力了。”

“跟他一起。你在跟他一起处理所有事情。”

她无话可说，只能搜肠刮肚地寻找正当的理由，为自己辩护，就像举起不堪一击的盾牌，“他是一名警察——恐怕没有其他办法。”

“艾比，这样做对我不公平，尤其是当我不能……”他停住了。

“不能怎样？”

“当我不能在你身边守护你的时候。”

她感到体内的一切都在下沉、崩塌，“罗伯特，他只是普通朋友。”然而，就连她也不相信自己的话。

“艾比。”

“况且，你原本可以来的。我明明拜托过你，说我需要你。”

“就像你需要房子一样。你觉得我留在这里是为了什么？”

她的怒火油然而生：“我不需要房子。有房子好吗？很好，可房子是停滞不前的理由吗？不是。只有你，只有你需要让不可能的事情发生，然后才肯兑现承诺，真正地负起责任。”

耳中的沉默令艾比意识到自己的失言，听筒里传来汽车转向灯的嘀嗒声。

“不可能的事情？”终于，他开口问道。

“对不起，我没有那个意思。”

“偏偏在我的会议开始之前，你这样说。”

虽然在挂断电话之前，她再次道歉，但心里却悄悄地产生了一个念头：令他烦恼的并不是她觉得两人的关系毫无进展，而是她的话有可能影响接下来的会议。

她闭上眼睛，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明亮的橘黄色光芒照在眼皮上。手机响起，她以为是罗伯特后知后觉，打算解决问题，寻求和解。她低头看向屏幕，却看到艾丹的名字出现在云朵的倒影间。

“嗨。”她说。一只蜻蜓从草坪上飞起，尾巴闪烁着绿松石般的色泽。

“你还好吗？”

“好多了。”

“嗯，”艾丹说，“有些小进展要告诉你。你外祖母住过的房子近期没法参观，因为屋主眼下在俄勒冈州，不过咱们依然可以去巴兰坦家的房子。我跟屋主谈过，她同意了，只要约个日子就行。”

“太棒了。”

“最棒的是，我即将腾出二十四小时的空闲时间。”

“不用上班？整整一天？”

“对，从今天下午两点开始，到明天下午两点。二十四小时的美好假期。本来应该轮到哈里斯，但他明天要处理的事情太多，所以就换给我了。大家都累得够呛，必须歇一歇，恢复精力。”

“估计也是。只有一天吗？”

“最理想的情况是两天，不过从局里目前的安排来看，还没法把这两天连起来。因此只能休息二十四小时，上班，然后再休息二十四小时。我想说的是，咱们可以前往明日湖。今天出发，明天上午返回。如果旅途顺利，今晚便去拜访埃莉诺，否则明早也行。”

艾比沉默了片刻，“那里有多远？”

“将近五小时车程。我在镇上的旅馆订了两个房间，如果你不想去，随时

都能取消。”

“你跟她谈过了？”

“没有，但是我联系上附近一栋房子的屋主，听说她平时深居简出，从来不接电话。最坏的打算就是跟邻居聊聊天，看看她是否提起过往事。还有，我拿到了克莱尔的案件报告，跟咱们知道的情况差不多，但我可以带去给你瞧瞧。”他稍作迟疑，“说实话，我觉得开车出门的主意很不错。换换风景，换换心情，我也能顺便休息一下。”

看来，艾比想，还是罗伯特说得对，她应该离开明尼苏达州，这里的一切都太危险了，不只是安全问题。可是紧接着，她却站起身来，询问几点出发去明日湖。

*

为了转移思绪，不去惦记跟艾比的旅行，艾丹重新翻阅马歇尔及其周边地区发生过的强奸事件，从第一起连环案发生前五年开始。对于连环杀人犯和连环强奸犯来说，初次动手的理由总是非常私密，能够带来强烈的心理刺激，受害者通常是他们认识的对象。然而，首轮攻击的形式常常五花八门，所以艾丹无法确定自己的目标。不过，他并没有放弃，依然在寻找值得注意的因素。舒尔茨认为第一名受害者就是马歇尔的那位店长，但直觉告诉艾丹，先前应该还有其他案件发生。

他的手机响起——是布里塔妮。

“听说你给我妈妈家打过电话。”

糟糕。“大概是习惯了，忽然想起那个号码。”

“嗯，你的留言让我姐姐措手不及。没错，她又开始抽烟了。”

他长吁一口气，“太好了。你发现的烟蒂跟她平时抽的牌子一样吗？”

“她破产了，朋友有什么烟，她就抽什么烟。而且，我不明白哪里值得高兴。难道这就是你打电话的原因？怎么回事？”

“只是确认一下。她经常在房子侧面抽烟吗？”

“对，为了不让烟味飘进家里，否则妈妈肯定会打死她。”

挂断时，他感到如释重负，既是由于通话结束，也是由于烦恼减轻。尽管

心中的担忧并未完全消失，但这番解释让疑虑变得微弱而模糊，从聚光灯闪耀的前台退居到隐蔽昏暗的幕后。

回到过去的强奸案上。他们早就浏览过所有的相关报告，然而不知为何，眼下有一桩案件却格外醒目，受害者的面容显得与众不同，案发日期比马歇尔的第一起连环案早两年。他打给哈克斯特德，同时凝视着受害者的照片——十九岁，乱糟糟的棕色头发，前额短小，过于纤细的柳叶眉。这张照片拍摄于出事以前，并且出自家人之手，但即便如此，她看起来也过于成熟睿智，仿佛小小年纪就被迫做出决定、支付账单。“给我讲讲贝姬·考克斯的案子吧。”

“你是谁？连问候都省了？”

“抱歉，接下来要休息二十四小时，现在忙得晕头转向。”

“不错，你也该喘口气了。你向哈尔特问过她的情况吗？”

“哈尔特没来警局，他在旅馆房间里办公。总之，问你更方便，也更友好。”

“稍等。”

哈克斯特德没有让通话进入等待状态，而是采用传统的做法，把听筒搁在了桌子上，艾丹能够听到马歇尔警局里的动静。有人高声大喊，说水里有一股土味儿。

“这是很久以前的案子，”哈克斯特德拿起听筒说，“有嫌疑犯的DNA样本，多年来一直在进行比对，但始终没有得到匹配的结果。你觉得她才是第一名受害者吗？”

“不清楚，只是想了解一下。”

“完整的文件记录保存在档案库里，我可以想办法调出来。我看到她的照片了，长得挺漂亮。不过，天哪，谁给这个姑娘修的眉毛呀？没人会喜欢的。或者，好吧，还真有人喜欢。”他笑了，紧接着又制止自己，“我不该这么说，实在太过分了……”

挂断电话以后，艾丹依然盯着照片。湛蓝的瞳孔，犹如宝石般晶莹剔透，不知她是否戴了彩色的隐形眼镜。

舒尔茨站在门口，“爱伦·布雷宁的嫌疑洗清了。技术人员已经分析完毕，从监控录像来看，他确实出现在汽车旅馆，并且整晚都没有离开过。”

“必须重新考虑所有线索，”艾丹说，“扩大搜查范围。”

舒尔茨微微颔首，把领带的底部翻过来，拽着细小的线头，“眼下，公共场合的巡逻执勤还能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时间拖得太久，恐怕他很快就要适应了。”

“他在寻找机会，等待我们放下戒心。”

有人敲了敲门框，舒尔茨返回他的办公室。

“原来如此，”一名警官说，“终于找到了。你没闻见这股气味吗？”

艾丹转过身来。警官手里拿着艾希莉送来的那瓶玫瑰花，当时一切才刚刚开始。如今叶子支离破碎，茎干统统弯折，凋谢的花瓣就像经历了烈焰的灼烧。

第22章



过去

伊娃以过客的身份重返卢文镇，这里的生活早已远去。眼前的景色变得截然不同，蒙上了淡淡的乡愁，渗透出自由的喜悦。小镇显得简单纯真，甚至古色古香。曾经，冷酷无情的田野延伸到天边，就像补丁拼缀的旧衣，包裹着威胁；曾经，高低起伏的土地幻化成波浪，犹如匆忙急促的呼吸，传达出绝望。如今，黑暗消失得无影无踪，处处洋溢着朴素的美丽。枝繁叶茂的大树掩盖了住宅、谷仓和没有轮胎的老卡车，锈迹斑斑的世界隐藏在生意盎然的绿荫里。就连簇拥在路边的丑陋邮箱也闪闪发光，令人想起洁白的牙齿与灿烂的微笑。

主街、墓地、街坊邻居的小房子，全都十分可爱，只有情感的抽离才能带来欣赏的兴致。世界仿佛沉浸在回忆中，铁轨上躺着许久以前被火车碾碎的硬币。还有哈德逊池塘。过去，她总是跟小伙伴在结冰的水面上试探。那时，她年纪尚幼，还未遭到排斥，更不需要在乎名誉，过得逍遥快活、无忧无虑。站在冬天的寒风里，他们跃跃欲试，数到三：一、二、三。双颊通红，在崎岖不平的坚固冰层上飞奔。偶尔摔倒，滑向枯枝冻结的池塘边缘。转眼间，冰雪消融，夏日来临。周末，他们仰面漂浮在池塘上，双眼凝视着万里无云的蓝色天空，耳中回荡着流水、大地乃至整个宇宙的声音。

是的，如今一切都不同了。

毫无疑问，她将成为镇上的焦点。人们不会再对那台崭新的栅栏式木制谷仓升降机津津乐道——说是“崭新的”，其实已经用过一年了。他们会喋喋不休地议论她，见她从旁经过，又会陷入沉默，而她却毫不在意。人们不会再质疑她的穿着打扮，不会再说她是装腔作势的伊娃·马汀。他们会后悔从前的口无遮拦，抑或充满怨恨，依然讨厌她。不过无所谓。卢文镇的居民越是憎恶她，越是说明她做得对。

她来到父亲的墓前，躺在草地上，告诉他，美梦终于成真。他们彼此相爱，这份爱大获全胜。很快，她就要远走高飞。唯一的烦恼是父亲还留在这里，深埋在黄土中。当她想念父亲时，再也无法探望、无法诉说。当她沿着街道走到尽头时，再也无人守候、无人倾听。

过了一会儿，气温开始下降，她站起身来。该回家了，去告诉母亲和妹妹。穿过大门，她再度回首，恍然意识到自己将会跟威廉和他的父母一起，长眠于湖林墓地。不曾料想，她竟然没有机会依偎在父亲、母亲和妹妹的身边，实现全家团聚的愿望。百年以后，路过这片墓地的行人肯定一无所知。对于他们来说，伊娃仿佛从未存在过。

“好吧，我早就知道你在撒谎。”玛格丽特说。趁着吃晚饭，伊娃兴高采烈地宣布了消息。

“对，没错。”伊娃面带微笑。

任何事情都无法带来烦恼，她从未如此幸福快乐、理直气壮、坚不可摧。母亲尽可以故意破坏，尽可以随便尝试，反正不会成功。随着交谈继续，玛格丽特脸上的皱纹渐渐耷拉下来，只有安娜还在好奇地问东问西：“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他？他有多高？他在建筑行业工作吗？”安娜也处于热恋中，因此能够习惯爱情的存在。

直到周二，微弱的恐慌、不祥的预感、剧烈的担忧才纷纷来袭。她猛然惊醒，睁开眼睛，清楚地看到倾斜的天花板依然稳稳地撑在头顶，但她却感到非常难受，仿佛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即将迎接可怕的未来。她躺了整整十分钟，等待心跳平稳，努力冷静下来。正在这时，她听见他的汽车停在外面。她认得这个声音。数月以来，她渐渐地熟悉它，等待它。也许，隔着很远的距离，她已经听见了，他的汽车经过帕克斯家的农场，经过布尔克家的农场，然后拐入主街。他来了。威廉来了，来到卢文镇，来到她家。

现在是上午九点，今天她要上晚班。房间门口摆着几个箱子，装满了衣物和化妆用品。她听见发动机熄火的动静。他肯定在六点左右就离开了明尼阿波利斯，因此现在才能抵达这里。车门关闭，前廊的台阶嘎吱作响，发出四声叹息，大门外响起两声轻叩。

他敲了敲卧室的房门，她坐在床上，觉得心烦意乱，肯定是母亲给他开门的，也就是说玛格丽特先知道了。伊娃高声答应，让他进来，听见他踏上通往阁楼的阶梯，看到他的头顶、脸庞，接下来是全身。他穿着西装，看起来格外英俊潇洒，甚至超乎想象。离别前的最后一眼，令人依依不舍。他表情严肃，难以言喻的凝重在屋里蔓延。

他们沉默不语。他环顾着房间，她深感羞耻——床底下铺着肮脏、破烂的针织小地毯，裂缝从窗框边缘向外扩散，烙印在斑驳的墙壁上，犹如鱼尾纹镌刻在历经沧桑的眼睛周围。一切都显得杂乱、狭小、多余——但同时，她也满怀欣慰。让他瞧瞧她的生活吧，让他好好看看，他要把她留在何处。

然后，他的目光落在了尚未收起来的缝纫机上，旁边放着三块备用的布料，全是粮食袋，白底蓝点上印着蓝色、红色和白色的小花，“约翰逊面粉”的商标还没有拆掉。现在，他肯定发现了，那是口袋的布料。她穿着出去吃晚餐的连衣裙，令他赞赏有加、好奇询问的连衣裙，原来只是装粮食的布袋而已。真相的暴露伴随着过往的回忆，紧紧地抓住她的心脏，用力一扯。他肯定在想，她有多少条连衣裙曾经装过面粉或谷物呢？她有多少次曾经故作矜持地交叉双腿，而优雅下垂的布料其实来自一袋鸡饲料？此时此刻，他所见过的美好，统统支离破碎、灰飞烟灭。如今，他彻底明白了，她始终是个乡下姑娘。他转过身来，她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他弯着腰，避开倾斜的阁楼屋顶，走向床边，坐在角落里。她盯着他们之间的距离。

“为什么？”最后，她开口了。

他双手交叠，平放在大腿上，“她怀孕了。”

他的话语犹如一记耳光，她的脸颊涨得通红，“你居然还在跟她上床。”

“伊娃，”他显得惊讶而不安，“她是我的妻子。”

“可你爱我。”

他迎上她的目光，“是的。”

“所以，就这样结束了吗？”

“她有孩子了，我不能离开她。”

她点了点头，觉得浑身麻木。

“伊娃，我们无法再像过去一样生活了。现在，情况会变得更加难熬。你只能拥有更少的我，而我也只能拥有更少的你。无论对你，还是对任何人，都不该如此。”

她没有回答，因为在脑海中，她已经开始思索，这会不会是他最后一次说出她的名字。

他等待片刻，又继续说：“我不会再去罗彻斯特了。本想等到尘埃落定以后再告诉你，可是眼下我正在出售公司，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在过去的这两天里……唉，我处理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确实非我所愿，但是没有理由让她独自抚养孩子。倒不是因为经济问题，而是因为我的人生选择……”他稍作迟疑，“我对大家都不公平。对你，对她，皆是如此。我必须成为一个更好的男人，成为一个称职的父亲。”

再也没有罗彻斯特，再也没有伊娃。他们彼此相爱，却要永远分开。不知为何，她一直以为这种结局不可能发生。

离开之前，他站在楼梯顶端，伸手触碰她的脸颊，她满怀期待地仰头注视着他。然而，他却没有亲吻她。“这样，我们就不会把今天的见面记成最后一次。”他说。

她笑了，突然感到体内的五脏六腑都在收缩，“可是，我连上次见面都不记得了。”

于是，他抬起她的手，压在唇边。

终于，他走了。她打开床头柜的抽屉，趁着还没看清纸上的内容，赶紧把他写的字条统统敛起来，扔进了梳妆台旁那个装饰着彩色贴纸的木盒，里面全是令人伤心的旧物。

上班时，伊娃几乎无法挪动脚步，熟悉的日常用品变得古怪而陌生。她盯着油脂罐看了整整一分钟，试图理解自己为何身在此处。“罗杰·布尔克需要盐瓶，”格里说着，从背后轻轻地推了推她，“而且他点的饭菜也做好了。”

她依然盯着油脂罐。终于，她走向罗杰，递上胡椒瓶，忘了饭菜。她答应回去端食物，转过身来，却看到了埃迪·帕克斯。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他面带微笑地说。

现实太过残酷。她无言以对，只能抬手示意他等待，然后径直来到厨房的出餐口，把罗杰的食物放在托盘上，竭力平稳气息。威廉离开了她，埃迪再次出现。她从未如此深刻地感受到自己正站在人生的分岔路口，眼下必须做出选择。她抓紧托盘，迅速在罗杰面前摆好饭菜，他早已举起刀叉，准备就绪。

“你看起来不高兴，”见她终于回来了，埃迪说，“也许可以出去走走，散散心。”

“也许吧。”

“你什么时候有空？”

她望向墙上的挂钟，“还得过一会儿。”

“我可以等。”

他点了燕麦粥，把枫糖浆滴进去，跟威廉的做法一模一样。“恐怕要很久。”

起先，他没有说话，似乎盼着再过几秒，她就会动摇。最后，“那下周吧。”

伊娃微微颔首，沉重的悲伤涌上心头，仿佛她当真选择了另一条道路，而他的身影已经渐渐模糊。

日复一日，灼热的愤慨开始闪耀。最初小心试探，后来越发强烈，乃至赶走悲伤，投下躁动不安的光芒。情绪激励着行动，行动会扭转局面，她变得斗志昂扬。没有必要结束，他们依然能在一起，只要想办法就行。她不应该对他抱怨，说自己无法这样生活。她可以搬到明尼阿波利斯，在僻静的街区里租一间公寓，方便他自由来往。

“你看起来好多了。”周四，玛格丽特坐在早餐桌旁，面前摆着一杯咖啡和一份杂志。

伊娃打开冰箱，拿出牛奶瓶，拧开盖子。虽然知道一向都很新鲜，却还是

凑近闻了闻，“我必须去找他。”

沉默过后，母亲重重地靠向椅背，木头嘎吱作响，就像发出严厉的斥责。

“现在他拥有的是一个家庭，”玛格丽特说，“你别再捣乱了。寻欢作乐尚且情有可原，但夺走别人的父亲却是不折不扣的犯罪。”

伊娃没有说话，只是倒了一大杯牛奶，迅速地灌下去。冰凉的液体在喉间化作滚烫的烈焰，熊熊燃烧。“所以，规矩如此，对吗？”她把牛奶瓶放回去，拿起杯子，准备收进水槽里，“我记得卢卡斯叔叔好像也有一个家庭，也有一个孩子。”

椅子摩擦着地板革，玛格丽特突然粗暴地攫住了伊娃的下巴，迫使她转过脸来。

“永远不要以为你有权对我的人生品头论足。”她猛然松手，向后退去。

“我想不明白，如果你当真爱我的父亲，或者爱我，”伊娃看着母亲，“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

玛格丽特的右眼抽搐了一下，仿佛怒火即将喷涌而出，“当你告诉别人该如何去爱时，你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

伊娃脱口而出：“是吗？我很怀疑，也许应当试试。你扮演了二十二年的哀悼者，据我所知，几乎有十年都跟他在一起。”

母亲拿起提包，语气平稳：“我还是那句话。”

“你从来都不去给我的父亲扫墓——单凭这一点，我就无法理解。他的去世仅仅成了让你愤怒的另一个借口，成了你博取同情心的唯一方式，你明知如此，还故意加以利用。随便动动嘴皮，谈论对死者的感情，当然很容易。可是我觉得你在撒谎，口是心非，说得好听，其实全是花言巧语，否则你绝不会这样做。”

杯子依然握在手里。玻璃，脆弱的玻璃。只要用力一捏，就会粉身碎骨。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将它放进水槽里。杯子静静地站着，孤独无依。突然之间，耳中响起了巨大的嗡鸣声，她意识到自己快要哭了——为威廉，为父亲，为许许多多提前到来的结局。

然而，她转过身去，却看到母亲的眼中盈满泪水。玛格丽特站在后门旁，指尖搭在把手上，仿佛只是为了感受它的存在。

“如果你非要知道，”玛格丽特轻轻地说，“我可以告诉你。”

伊娃一动不动，她并未期望得到任何回答。

玛格丽特往肩上拽了拽提包，直视着女儿的眼睛，“只有这样做，他才会放过你。”

伊娃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母亲打开后门，迈向明媚耀眼的清晨。

第23章



现

在

汽车行驶在冰川湖地区，经过艾塔斯卡湖，密西西比河从这里出发——伟大的河流，源头却平淡无奇，就像魔术师的袖子一样令人失望。艾比的脚边放着装满零食的便携式冷藏箱，她的手提袋和艾丹的长背包依偎在大切诺基的后座上，就连他们的行李都显得格外亲密。她感到车里暗流涌动，无法确定的未知渐渐趋向白热化。两人朝着相同的方向前进，远离熟悉的世界，彼此近在咫尺，窗外风景变幻。赤松，白松，香脂冷杉，沼泽云杉。她暗自思忖，他们要去的地方比马卡德更加安全，但是从许多方面来说，却又愈发危险，想来颇具讽刺意味。

手里有一份克莱尔失踪当晚的案件报告，无声地提示着此行的真正目的，她偶尔会低头浏览：邻居听到两声枪响，现场发现一颗子弹，贵重物品丢失。艾比反复阅读“邻居”的证词，那位邻居就是她的外祖母。警官在记录中写道，伊迪丝“眼含泪水、伤心欲绝”，当讲到有一名男子在车道上用力拖拽的情景时，不禁失声痛哭。天色太暗，难以看清更多细节，邻居“战战兢兢地躲在厨房里”，眼睁睁地望着最好的朋友被歹徒掳走。

“我从未相信过她，”艾比说，“记得有一回，妈妈告诉我，自己小时候患上咽喉炎，连续好几天，外祖母都哭得非常厉害，仿佛妈妈快要不行了。我

们一直以为她只是大惊小怪，情绪失控，渴望得到关注。但是，却没有思考其中的原因。我觉得，恐怕连妈妈也不知道她曾经目睹克莱尔出事的场面。”

“理所当然。何必要吓唬孩子呢？警官提到，案发时她的丈夫和孩子都在城外。”

“难以想象，她竟然独自经历了一切。”

道路向前延伸，通往小镇，窗外闪过白色煤砖砌成的教堂，一个男人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竭力仰头望着天空。手机铃声响起，她看都没看便把它调成静音，但是他告诉她应该接听，“咱们还要在车里待一会儿呢，接吧。”

汉娜。艾比按下接听键，大声叫出朋友的名字，好让艾丹知道。

“艾比，”汉娜回应道，“你在做什么？”

“跟我的朋友艾丹一起，北上前往明日湖，找找那栋没有留给我的房子，拜访埃莉诺·哈德利。”

听筒里出现了片刻的沉默，艾比几乎能看到汉娜在计算时差、考量意图。她枕在车窗的玻璃上，注视着转瞬即逝的野草丛。黄昏即将来临，路边有一棵光秃秃的大树，苍白的枝干就像冻僵的手臂。汽车驶过，她扭头回望。

“好吧，”终于，汉娜说，“我知道，这趟旅行还涉及过夜的问题。但我也知道，他就在你身旁。所以，这件事明天再说，咱们得好好谈谈。至于现在，只有一句话，我怀孕了。”

“什么？”

“怀孕了，也就是有了孩子，即将变得蛮横可恶。”

“天哪！你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吗？”她透过眼角的余光，瞥见艾丹露出微笑，不禁想起罗伯特。最好的朋友怀孕了，她应该跟罗伯特共同迎接喜讯。罗伯特认识汉娜，肯定能够体会此刻的重要性。她第一次感到，自己仿佛脱离了原本的生活，正在沿着蜿蜒的裂缝，朝崭新的方向远去。她下定决心，今晚要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

“眼下还是个小蝌蚪呢——看不出来。而且，我并不想知道，所以本也别想知道。赶紧开始想名字吧，男女都得考虑。”

“我要当阿姨了！”

“你要当免费的临时保姆了，打起精神来。我会给你发B超照片，毕竟怀孕的女人都这么做。”

“你有姐妹吗？”她挂断电话，艾丹问道。

艾比一边检查邮件，一边解释汉娜是谁，如何勇往直前，拥有婚姻、房子和孩子，而艾比则原地踏步。“收到了，”她等待附件加载，然后把手机递给他看，那是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边缘印着数字，“什么都看不出来。”

艾丹驾车驶向路边，缓缓停住。有一瞬间，艾比以为他停车是为了看照片。“抬头，”他说，“抬头看。”

上方，落日熊熊燃烧，撕裂云层，明亮地照耀着地平线，仿佛世界已不复存在。下方，树林轮廓朦胧，隐入黑暗，心甘情愿地退居幕后，让天空享受所有荣光。然后，艾比望见了，前面有一块小小的绿色标牌，写着白色的文字：明日湖。

“在那儿。”她说。

“是啊，你准备好了吗？或者明早再去？”

岔道是一条土路，两旁树木茂盛。如果不慎迷路，森林早晚会陷入黑暗，只有车灯能照亮前方的方寸之地。“我想看看暮色中的湖水。”她说，于是艾丹便发动汽车，驶入那条土路。

湖水在树林中闪烁，波光粼粼。此处的房子其实全是木屋，造型小巧而简单，每一栋都刷着与众不同的鲜明色彩，乍看之下，令人想起苏格兰的格子花布，或是拉夫·劳伦的油漆系列：狩猎绿、海军蓝、砖块红。有些小屋显得较为荒废，但艾比能够立刻分辨出来，大多数依然有人居住。门口的植物生机勃勃，木栏杆上搭着毛巾，泥土中有拖曳独木舟留下的痕迹，而独木舟则靠在粗壮的桦树旁。

他们找到埃莉诺家，沿着狭窄的车道停下，小心不让车灯照进她的窗户。他们想先去看看明日湖，于是便穿过树林，枯枝碎叶在鞋底嘎吱作响。空气厚重而潮湿，艾比停下脚步，仰头望去，看到挺拔的赤松直入云霄，苍老的手臂伸向渐渐变暗的天空。

然后，他们到了。水面光洁如镜，泛着明亮的金色与红色，边缘幻化成深邃的紫色，芦苇的幽暗倒影在轻轻晃动，耳畔只有波浪亲吻湖岸的韵律。

她想开口，赞叹眼前的美景，却又知道自己的声音会打破此刻的宁静，艾丹肯定也有同样的感受，他默默地伸手扶住她的后腰。

*

屋里灯火通明，艾丹已经看到背光的身影在房间里穿梭。电视机音量很大，情景喜剧的预录笑声从敞开的窗户飘了出来。他与艾比对视了一眼，敲响屋门，耐心等待。

前来应门的女人大约四十多岁，蓝色的眼睛间距很宽。她依然开心地笑着，并未在他们面前刻意伪装——显然，这个女人毫无戒心。“抛锚了？”她问道，嗓音比艾丹预料中更加高亢，“之前听见你们停车了。”

“我们要找埃莉诺·哈德利。”说罢，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口气太像警察。她肯定也有所察觉，脸上的笑容迅速消失。

“为什么？”

艾比赶紧插嘴：“你好，我是艾比·沃尔特斯。我的外祖母曾经拥有这栋木屋，后来卖给了埃莉诺。我们只是想跟她聊聊天，询问有关我的外祖母和她们的朋友克莱尔·巴兰坦的事情。”

女人点了点头，表情立即缓和下来，“当然，我认识埃莉诺。”

“她在吗？”

“不，亲爱的，我们是租客，她住在养老院里。”

“你知道养老院在哪儿吗？”艾丹问。

“开车需要几小时，我们经常把收到的邮件转寄过去，因为她始终没有更新各种表格上的个人信息。”

几小时。此行将会空手而归，见不到埃莉诺，更得不到答案。艾比大失所望，他马上感到身边的活力化作沮丧的空白，艾比的喜怒哀乐都颇具感染力。那个女人肯定也深有同感，她回头看了一眼，然后敞开屋门，“进来吧，我给你们找找地址。所以，你们的车子没问题，对吗？”

*

回到路上，两旁都是漆黑的树林。车子开了一会儿，艾比才反应过来，她并不害怕。眼前的幽暗世界——夜晚、阴影、土路、弯道、骨瘦如柴的枯

树，通常会引起恐惧，但她却一直惦记着前来应门的女人。“这种事情绝不可能在洛杉矶发生，”她说，“没有人会毫无防备地开门。”

“也许她早就看见我们在外面，知道我们不是坏人。”

“或者她的丈夫正握着猎枪，躲在隔壁的房间里。”

“可惜埃莉诺不在。”

她点了点头，他们经过一片没有树木的区域，周围全是状似黑色脊梁的蕨类植物。“我原本以为肯定能见到她。”

“其实还有机会，她家离明尼阿波利斯更近。”

“对不起，大老远跑来，结果却一无所获，白白浪费了你的假期。”

“在我的家乡，开车本身就是享受，这样已经很好了。”

艾丹的手机铃声通过音响传来，车载显示器上出现了联系人的名字——哈里斯，他迟疑地按下接听键。

“别担心，没出什么事。你开了免提模式？”

“对。”艾丹说。

“好吧，反正我没打算说令人尴尬的话。如果能想到，我肯定会说。等等，先让我思考一下。”

艾比立刻明白，这意味着哈里斯知道他们在一起，意味着艾丹提起过她，不知道他如何描述两人的关系。普通朋友，抑或更多？

哈里斯显然想不出来，于是继续说：“总之，只是要告诉你，马歇尔的第二名受害者记得有烟味儿。所以吸烟是值得关注的因素——包括从前的吸烟者，因为不排除罪犯戒烟的可能性。莱拉·麦克凯尔不记得有烟味儿，可她自己也吸烟，恐怕闻不到。我询问了一些邻居，他们并未发现烟蒂，但是仍有几户视野便利的人家需要拜访。”

邻居。烟蒂。艾比转向艾丹，他直直地盯着前方。

“好，”艾丹说，“那么，一切正常？”

“当然，一切正常。我不停地告诉自己，明天就能放假了。再见，艾比。”

艾丹按下结束键，看向她，“我之所以没说，是因为不想让你担心，毕竟只是在核实情况而已。不过，你也听到他的话了，附近并未发现烟蒂。而且，我也问过，布里塔妮的姐姐又开始抽烟了，肯定是她留下的烟蒂。主要是跟你有关，我才变得疑神疑鬼。”

她忍不住露出微笑，紧张的情绪荡然无存。

片刻之后，一个影影绰绰的身影在黑暗中浮现，那是保罗·班扬[注]的雕像。体形高大，平直的肩膀十分宽阔。灯光照亮了他，阴影朝树林倾斜，仿佛他刚刚自灌木丛里冒出来。“真不明白伐木巨人到底有什么魅力，”艾比说，“而且，我始终无法理解，他的公牛为何是蓝色的。”

“看来，你离开明尼苏达州的日子太久。咱们快到了，我估计保罗扮演的是欢迎使者。”

果然，汽车旅馆就在一英里之内，占地狭小，样子普通。分为上下两层，二楼有长长的露天走廊，绿色的房门，黑色的数字。池塘里漂着脏兮兮的东西，但愿是落叶。简陋的餐厅位于旅馆尽头，屋里有亮橙色的卡座，服务员背靠柜台，盯着角落里的电视机。

负责前台登记的女人给他们分配了相邻的房间，并且介绍了付费电视的使用方法及大厅里的早餐安排。但此时此刻，艾比却满脑子都是恐怖的噩梦，在这种环境下，幻象恐怕会变得更加糟糕。“我能买点咖啡吗？越多越好。”她看向艾丹，“今晚我肯定没法睡觉。”

女人的眼神假装不经意地掠过他们的无名指，轻轻勾起一侧的嘴角，就好像已经看穿了一切，预见了夜晚将会如何发展。“八号，九号。”她把房间钥匙递过来，话尾语调上扬，仿佛这只是开始。

---

1. 保罗·班扬：美国民间传说中的伐木巨人，他的故事在明尼苏达州流传甚广。

第24章



过去

伊娃仅仅来过明尼阿波利斯一次，当年她才十岁，母亲打算卖掉藏在地下室的银器，那是一位家境富裕的表亲送来的结婚礼物。“在卢文镇一钱不值，”玛格丽特边说边挤上长途汽车，吃力地拖着塞满枕头、掩人耳目的黑麻袋和装银器的红心木箱，“这里的人们只用普通刀叉，不用银制餐具。”

坐在前往明尼阿波利斯的长途汽车上，伊娃竭力不去想母亲，眼前却一遍又一遍地浮现她迈出后门，走向耀眼的清晨的样子。只有这样，他才会放过你。确实如此，几乎十年。

伊娃记得，那时候，她们刚刚进城，玛格丽特望向最高的建筑，一座直入云霄的大厦，顶层用庄严而挺拔的文字写着福希的姓氏。“不久前，当这栋建筑落成时，”她说，“他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典。社会名流，烟花表演，应有尽有。福希先生意气风发。六周后，股市崩盘，他失去了全部，包括大厦。他被控邮件欺诈，获刑十五年。”她摇了摇头，“难以想象，拥有一栋写着自己姓氏的摩天大楼，却无法亲眼看见。”

如今，伊娃深感困惑，不知母亲怎么会了解这些事情。伊娃从未发现她阅

读社会新闻，也很少看到她念书。而且，她为何过了许久才决定卖掉银器呢？自从父亲去世以后，她们便非常拮据，恐怕在此之前，家中也颇为困窘。难道她曾经向往截然不同的生活吗？伊娃无法思考，内心因失落而变得忐忑，根本不愿想起母亲。

北方灰狗长途汽车站是一座坐落在街角的弧状建筑，圆形大门位于十字路口的斜对面，长长的雨篷就像帽檐一样。成群结队的乘客沿着外围排开，眼睛盯着手表、报纸或鞋子。伊娃踏上人行道，太阳微微西斜，光线变得柔和起来。兴奋感立即涌上心头——这里是明尼阿波利斯，是威廉的城市——但同时也伴随着脚步迟疑的担忧。这里不是她的世界，她的生活属于罗彻斯特和卢文镇。面对繁华的大都市，罗彻斯特就像滑稽的笑话，而卢文镇则不值一提，来往的行人甚至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在他们的脑海中，这个明尼苏达州的偏僻角落肯定一片空白，只是农夫干活的地方，种着他们毫不在乎的作物：水稻，小麦，玉米。无聊而乏味。她有一个表哥经历过虫灾，失去了小麦，最终被女儿发现在谷仓里上吊自杀。伊娃知道，卢文镇的所有生命都跟粮食息息相关。

“需要考虑预算吗？”在长途汽车上，邻座的女人听闻伊娃没有住处，便开口询问。她双手交叠，掩盖磨损的袖口，说话间看着伊娃的旅行箱——破破烂烂，边角脱落。她没有等到回答，便提到自己认识一位住在湖区的女士，经常出租过夜的房间。“价格实惠。”她最后又补充道，仿佛无关紧要，不过她们俩都心知肚明，这一点才是重中之重。

此刻，伊娃的手里攥着一张纸条，上面草草地写着两个地址。一个是落脚的地方，另一个是从车站电话簿里找到的威廉·S.巴兰坦先生的住址。她先搭乘有轨电车前往卡尔霍恩湖，找到那栋维多利亚式的房子。屋主带领伊娃穿过挂满画像的狭窄走廊，和蔼可亲地与她攀谈：“你家在哪儿？远吗？”

“我来自罗彻斯特，”伊娃说，然后继续解释道，“我们的小屋——我和我丈夫的小屋——跟这栋房子很像，也是维多利亚风格，建在湖畔，屋后的门廊外有一片森林。我可能得多住几天，现在还无法确定。”

或许屋主看到了伊娃脸上的期盼，尽管没有看到她的婚戒，却依然露出鼓励的微笑，“没关系。对了，顺便一提，我做的烤饼曾经在一场小比赛中胜出，登上过杂志。早晨出门之前，记得来厨房里尝尝。”

不久，她便收拾好行李，来到屋外。左边是卡尔霍恩湖，白色的三角帆船在倒映着落日的水面上滑行。右边是群岛湖，面积稍小，更像她以前见过的湖泊，中央分布着状似群岛的小洲，树木繁茂，郁郁葱葱。有三个人坐在略高于水面的独木舟里，划船的动作有条不紊，熟练而流畅。两片湖泊

被潟湖分隔开来，岸边垂柳依依，多么美丽，多么浪漫。如果她住在这里，每逢周日，便会把水果削皮、切片、去籽，装进篮子里，带去树下野餐。

她没料到，他的住处居然就在附近。一切都如此凑巧，不费吹灰之力，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那些房子是杂志或电影中才能一见的豪宅，伊娃渴望走上前去细细打量，可惜却必须躲在街道对面的树林里。现实令她大吃一惊。虽然明知他出身富贵，但是她最多只能想象出一栋两层的大房子——长长的车道、整齐的树篱、精美的喷泉。然而，眼前却是高高的立柱、大理石地面和宏伟的院门。

突然，纸条上的地址出现了。她搜寻周围的路标，一再确认，再三确认，希望自己走错了街区，找错了位置。因为那不是一栋房子，而是一座石头砌成的宫殿，有着城堡般的塔楼与斜坡式的草坪。他在这里长大，小时候曾跑进大门，透过落地窗向外张望，如今更是成为这里的主人，称这里为“家”。她感到头晕目眩，仿佛脚下的土地在逐渐崩塌。原来，她根本无法理解他的生活。

她靠在树上，注视着那栋房子，指尖陷入粗糙的树皮中。有许多房间肯定空空荡荡，有许多地方可以任意来去，它们只属于你，不属于别人。

然后，她看到了，越过锻铁大门，在房子左侧的车道上，远远地停着一辆凯迪拉克，闪烁着柔和的嫩黄。她觉得非常伤心，不仅因为她只能在梦里乘坐如此漂亮的汽车兜风，而且因为在想象中，她看到他开着车，阳光照在幸福的脸庞上。他总是兴奋地谈论着它，高昂的声音中洋溢着欢乐，可她却与此无关，以后也是一样。现在，她终于明白了，无论他怎么说，其实她只拥有他的一小部分，仅仅占据了微不足道的角落，甚至都不会被他的妻子发现。

她转向湖泊。水面上倒映出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泛着幽暗的紫色，显得深邃而平滑。威廉在房子里，在她的身后。他们已经吃过晚饭了吗？晚饭吃的是什么呢？

等到内心变得坚强一点，伊娃又回过头来，望向那栋房子，却立即感到呼吸困难。在楼下灯光照亮的窗户里，出现了他的妻子，克莱尔。淡金色的披肩长发，美丽的米黄色露肩连衣裙，布料大概是真丝绉纱。举手投足间，腕上的钻石手镯光芒四射。服饰大方得体，气质端庄优雅，显得极为高贵。即便站在这里，伊娃也能看到，她走起路来就像迈着华尔兹舞步，犹如动作柔和、嗓音甜美的电影明星。而且，克莱尔甚至没有发现自己正

在被观察，她平时就是这样的女人。伊娃永远也无法成为这样的女人。

她坐在窗边，伊娃以为接下来会有事发生。但是，克莱尔却一动不动，只是静静地凝视着窗户，仿佛玻璃上有幻象在晃动。突然之间，伊娃觉得自己才是被观察的对象，赶紧躲在树后。克莱尔看到了吗？她为什么一直盯着窗户？伊娃偷偷望去，正好看到克莱尔微微偏头，似乎有人走进了房间。另一盏灯被打开，屋里变得更加明亮。伊娃紧紧地贴在树干上——肯定是威廉，她知道肯定是威廉。然而，其实是女管家，手上端着托盘，把闪闪发光的银制茶具放在窗边，克莱尔点头表示感谢。伊娃意识到，有钱人都是如此，他们只会点头，没必要开口。

女管家离开了，克莱尔再次面朝窗户，根本没碰桌上的茶水。虽然距离很远，但是不用看细节与设计，伊娃就可以判断出来，那是一套昂贵的茶具，说不定相当于她做服务员和裁缝整整一年的收入。点单上菜、剪裁缝补，所有辛劳只能换来一杯无人问津的茶水。

然后，他来了。威廉。他走进明亮的房间，深褐色的头发，宽阔的肩膀，似曾相识的西装。她渴望拥抱他，却无法靠近，身体疲软虚弱，仿佛忽然变作幽灵，看着没有自己的生活继续上演。他走向克莱尔，伊娃知道，她应该移开视线。她想要移开视线，必须移开视线，然而无能为力。她以为自己不会难受，但肉体上的痛苦却真真切切。他来到克莱尔身后，克莱尔说着话，微微侧首，露出白皙的肌肤，威廉十分自然地弯腰，嘴唇滑过脖颈。多么熟练的亲吻，就像已经重复过上万次。短短数秒，犹如锋利的纸张划过，在她的心头留下灼热的伤口。

最后，他离开房间，她默默转身，望向水面。远处，波浪拍打湖岸，轻声哼唱着永恒的副歌。

第25章



现在

他们慢吞吞地吃完晚餐，并非为了品尝食物，而是为了逃避即将到来的时刻：夜深人静，房门两扇。发动机的声音偶尔响起，薄纱般的云飘过月亮。

“但愿电视能看。”

艾丹帮她打开门，“放心吧，有线电视恐怕是汽车旅馆最宝贵的财产，肯定要保证定期检查，还没坏掉就提前修好。”

他们睡觉的房间近在咫尺，周围万籁俱寂，也许能听到行李箱的拉动的声响，或者鞋子掉在地板上的动静。

“明天见。”终于，艾丹开口，道别的话语将他们分离。

艾比走进屋里，握着把手等待，直到他的房门也砰然关闭。然后，她转向墙壁，想象着他在另一边，面对着她。

*

他坐在铺着绿色毛毯的床上，侧耳倾听。几寸板墙，几层油漆。奇特的亲密感犹如手掌悬在皮肤上方，传来微弱的热量，令人心烦意乱，就像仅剩的一片橘子皮，又像从滚烫的沙滩迈向海水的最后一步。他应该提前想到，至少要求住进走廊尽头的房间。然而，此时此刻，他只能隔着薄薄的墙壁，猜测她的一举一动：她是否交叉手臂，脱掉套头衬衫；她是否在放热水，小心测试水温；她是否觉得害怕，转身背对窗户。

他不能再胡思乱想了，今天已经十分漫长。他迅速地冲完澡，躺在床上。被单略显粗糙，但幸好非常干净，漂洗得洁白如新。他把手臂伸到枕头底下，感受着清凉。他再次想起了她，想起自己居然轻易地对她讲述了那个小男孩的事情，以前他从未提起过——不是由于案件本身性质恶劣，而是由于他在案发之后缩头缩脑、逃避现实，他不愿让大家看到黑暗的真相，更不肯相信任何人，唯有她与众不同。

最后，他听到她的房间里传来电视机的嗡嗡声。手机在床头柜上，他想给她打电话——我知道你醒着——却没有付诸行动，因为他知道，他要说的不止如此。

*

在黑暗中，你就是你，纯粹的你。窗外空无一物，世界止步不前，困入玻璃，化作映像。夜晚，绝望而可怕的时间。自我，纯粹而真实的自我。

她需要打给罗伯特，询问会议的进展，告诉他汉娜的事情，但是艾丹还在隔壁的房间里，打电话的念头显得十分愚蠢。他肯定能够从她的声音里听出危险与渴望，继而产生怀疑。仅仅问一句，她在哪里，所有猜测都将变成现实，她不能撒谎。于是，她只好拿起手机，发了条短信，然后坐在窗边。

她注视着玻璃的映像，看到自己的面孔被黑暗所包围，恍惚间，仿佛陷入了过去与现在的旋涡。她还没有在这条崭新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尚未怀念从前熟悉轻松的生活和曾经举足轻重的爱情。可是，她来不及停下脚步，原本凝滞的未来正在闪烁着希望的火花。她明白，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已经太迟了。她无法让时间倒流，无法忘记艾丹的声音、腕上的手表、金色的汗毛，无法忘记怦然心动的感觉。

她不愿回想自己的所作所为和逃避躲闪，但是更不愿沉入梦乡，去往草地，看见那张静静守候的餐桌。她宁可瞪大双眼，沉浸在纷乱的思绪中。她第三次洗脸，任凭肥皂水渗透眼角，故意减少身体的舒适，赶走睡意。她喝不下更多的咖啡，于是便从水槽里接了一杯热水，倒上砂糖和奶油，盼着能借此保持清醒。一大口。令人作呕。再一口。绿色的椅子靠背很

矮，包裹的布料起了小球。她只得挺直腰杆，别扭地坐着。电视上，露西偷偷地把奶酪带上飞机。艾比用遥控器调高音量。

突然，她深深地、疯狂地吸了一口气，坐起身来，耳畔还回荡着咚咚的巨响。她竟然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心脏飞快地跳动，仿佛刚刚参加完长跑，她竭力平稳呼吸。

餐桌对面的椅子再次被拉开，但与此同时，她的椅子却垂直下坠。活埋。有人在填土、踩踏。一遍又一遍。她拼命挣扎，嘴里充满泥土的味道，渐渐窒息。梦境潜伏在黑暗中，她无法独自面对。

她赤着脚丫，来到艾丹的门前，夜风拂过冰凉的肩头。她轻柔地敲了敲门，声音几不可闻。如果他听到了，那么命中注定，她可以进去。如果没听到，她就返回自己的房间，坐在僵硬的绿椅子上，守着午夜电视节目。她伸手触碰房门上的数字9，沿着塑料的曲线抚摸。这是个优美的数字。她以前从未想过，但事实如此。

身后的街道空空荡荡，对面有一片黑漆漆的树林。天上群星璀璨，夜风中洋溢着浓郁的芬芳。她不会再敲门了。

但是，也用不着，因为他来了。

*

他看到她微微张嘴，也许要道歉、要解释、要告别，但是他没有给她任何机会，直接把她拉入怀中，低头亲吻。身体的每一寸都在颤动，仿佛启动了开关，而她就是电源。他感到紧张焦虑，却不想停下。他的手指伸进她的发丝间，她的舌头很柔软，嘴唇上有砂糖和奶油的味道。

她在亲吻他。终于，终于。一切担忧，一切思绪，统统消失不见。突然，脑海中闪过许多画面，但很快便湮没无踪，被彻底遗忘。

他向后退去，睁开眼睛，看到夜色在她的身后蔓延，还有树林和空荡荡的餐厅。她感到体内的渴望如此强烈，以至于无法呼吸。

“我做了个噩梦。”她说，这是她原本打算告诉他的话。可是，她的眼睛却盯着他的嘴唇，她想让他再次亲吻她。他迈向一旁，她仅仅迟疑了片刻，就走进他的房间。

背心的吊带滑落，她坐在床边，举手投足都烙印在他的脑海中。明亮的眼睛充满期盼，棕色的长发柔软松散。记忆的火光点亮，他想起他们初次见面的清晨，秋日的落叶就像熊熊燃烧的烈焰，他转过身来，看到了她。从

彼时到此刻，出乎意料，却又合乎情理。她向后靠去，用胳膊肘支撑身体，凝视着他。阴影衬托出锁骨的线条，胸前有一枚小雀斑，随着呼吸起伏。他立即用一条手臂抱起她的双腿，另一条手臂扶住她的肩头，把她完全移到床上。他推高她的上衣，亲吻身体侧面，沿着肋骨轻轻舔舐，直到听见她的笑声，就像看到岸边闪烁的磷光。他直起腰来，细细地欣赏她快乐的表情。她又笑了一声，抓住他的衬衫，拽向自己。他轻轻抚上她的胸脯，落下温柔的亲吻。她弯曲背部，向后仰去，就像一道拱桥。

肌肤贴着肌肤，他的重量很美好。显得截然不同。她努力转移思绪，但事实如此，他的身体比罗伯特更高大、更强壮，她觉得自己可以蜷缩在他的臂弯里，她的整只手仅仅相当于他的掌心。别想了。粗糙的指尖轻轻地触碰着她、摩挲着她、抚摸着她，带来阵阵战栗，席卷全身。她的双腿压在他的两侧，她的脚踝抵住他的小腿。她渴望拥抱他，这份渴望极为纯粹而热烈。他微微挺起腰板，她焦躁地等待着，感到空气在他们之间流动。他终于俯下身来，她闭上眼睛，迷失在崭新的世界里，不知今夕何夕，此处何处。

第26章



过

去

克莱尔醒来时，窗外一片漆黑，空中的月亮似乎也隐去了光辉。她悄悄地走进浴室，尽量轻柔地关上门。刚才，威廉睡着了，一只手放在她的肚子上，夜里听见她咳嗽，还会端茶倒水。毫无疑问，他已经打定主意，要成为一名好父亲，但是她能够看出来，他的脚步依然迟缓，显得犹豫不决，他的目光仍旧涣散，常常飘向远方。

接二连三的谎言越堆越高，欺骗构筑的塔楼摇摇欲坠。婚姻、孩子、美丽而恐怖的豪宅，她的生活尽是虚假的幻象。几个月后，威廉会哀悼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孩子，甚至肝肠寸断、伤心欲绝，所有痛苦全由克莱尔一手造成。如此残忍冷酷，真的有必要吗？她究竟都做了些什么？

*

等到她返回卧室，威廉已经打开台灯，坐起身来。他没法睡觉，自从跟伊娃分手之后，总是难以入眠，每每闭上眼睛，都会看见伊娃出现在面前，美丽的脸庞写满了忧伤，明亮的眸子闪烁着心碎。

“不舒服吗？”他问克莱尔，“需要帮忙吗？”

“没事。”她慢慢地坐到床上。

他正在拼命努力，千真万确。他翻阅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商品目录，标记了摇篮的页面，还给她买回礼物，当作未来的象征。只要想想孩子，他就能做到。孩子可以让他变得更好。

“我有东西要送给你，”说着，他下了床，“两件。”

手提袋放在壁橱中，旁边是空荡荡的行李箱。今天要去罗彻斯特签署文件，他打算带上行李箱，在小屋过夜，打包衣服、祖父的怀表和几样物品。尽管只是短暂停留，却令他忧心忡忡。他知道，自己会听见她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听见她的欢笑声在走廊里回荡。此刻，他觉得过夜太困难。如果可以，他会签完文件，马上离开，日后再找机会收拾行李——也许，他会开车经过小屋，只是看看灯光有没有亮起。脑海中浮现出朦胧的画面，一盏明灯透过窗户闪耀，就像助燃火苗的氧气，他必须强迫自己转移注意力，盯着他给克莱尔买的礼物。别想了，到此为止。

“我应该事先包装好，”他回到卧室，“抱歉。”

她接过手提袋，往里看。

“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所以都买了。”

然而，她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毫无喜悦之情。他很困惑，原本以为她肯定会喜欢，这份礼物代表着鼓励，象征着乐观。但也许，他恍然大悟，也许太过乐观。“是不是有点早？”他问。

她依然凝视着手提袋，微微颔首，“嗯，现在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我明白了。”他拿走手提袋，放回壁橱里。邋遢安妮和邋遢安迪将暂时躲在暗处，等待更加安全的日子到来。

*

只有门厅还亮着灯，其他房间仍在梦中，漆黑幽暗，毫无知觉。伊娃决定从清晨就开始守着，不漏掉一丝机会。毕竟，他早晚要离开。比如出去走走，打打网球，或是跟朋友相约，去高尔夫球场度过下午。到时候，伊娃便站在对面喊他，他会谨慎地点头，开车驶出街区，然后停住等她，棕色的眼睛盯着后视镜。她可以面对面地跟他说话，告诉他位于道路尽头的维多利亚式房子，告诉他在这里待上半周是多么容易。没有必要结束。如果真心相爱，总有办法。

翻滚的浓雾飘过湖泊，整个地方显得超尘脱俗，犹如世外仙境。她找到了一个完美的位置，距离房子很近，在茂密的树林和灌木丛后方。她必须聚焦于枝叶间狭窄的缝隙，才能看到目标。况且周围大雾弥漫，绝对不会被人发现。

突然之间，她感到勇气倍增，叛逆的情绪涌上心头。她想走到房子跟前，此刻人们都在沉睡，正是最佳时机。她蹑手蹑脚地穿过街道，就像一只进入空地的弱小动物。院门的底部很朴素，只是普通的铁条，但顶部却有着高低起伏的矛头。她紧紧地握住两根铁条，用十指包裹着冰冷的金属，低头看向苍白的双手，身边笼罩着朦胧的雾气，自己仿佛变成了幽灵。她抬起目光，透过铁条向里张望，恰好看到楼下的房间亮起了灯。

几小时后，前门敞开。威廉。他在门口转身，即将走向外面。伊娃心跳加速，赶紧站起来。但是紧接着，克莱尔也出现了。他为她撑住门，她停下脚步，好让他低头亲吻她的脸颊。

伊娃躲在树后，听到克莱尔的高跟鞋渐渐靠近，她放慢脚步，踏向人行道，在院门前停下，铁条嘎吱作响，沉重地摇晃。然后，鞋跟敲击路面的声音再次响起，变得更加迟缓，却又坚定有力，仿佛在攀登台阶。伊娃偷偷地瞥了一眼，发现克莱尔正朝邻居家走去。

机会来了。威廉独自在家，尽管克莱尔就在隔壁，但这是唯一的机会。她立刻望向威廉，却发现前门紧闭，早已空无一人。他在哪儿？车门开启的声音短促而尖锐——威廉站在黄色的凯迪拉克旁边。

“等我回来吃晚餐吗？”他高声说着，弯腰坐进车里。

“大概几点呢？”

“有许多零碎的事情要处理，恐怕不会很早。如果太晚，你别担心。”

“需要我从波道夫买什么东西吗？”

“不用。你跟伊迪丝好好逛街就行，晚上见。”

克莱尔等待邻居开门。快，伊娃心想，快点开门。她希望拦住威廉，希望克莱尔消失。凯迪拉克向前驶来，即将抵达车道口，眼看机会就要溜走。可是，克莱尔依然站在原地，米黄色的丝帽沐浴着阳光，闪闪发亮，令人绝望。

轮胎碰到马路，邻居家的前门终于敞开。车子缓缓移动，他盯着克莱尔和隔壁的女人。伊娃整理裙摆，准备趁他望过来时，立即迈出去，吸引他的

注意力。可是，他看了看左边，又看了看右边，从未直视前方，从未将目光投向湖畔。他完全没有想到，心爱的伊娃正站在对面等待，只要一眼，仅仅一眼，一眼就好。然而，他回头望着两个女人，挥手道别，树枝的影子倒映在车前盖上。他露出微笑，却显得很悲伤——伊娃明白，她非常了解他，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红色的刹车灯亮起——伊娃踮起脚尖，就在此刻——可是紧接着，她看到一只松鼠从他的眼前飞奔而过，平安地跳向对面。车子继续行驶。伊娃回头望去，发现克莱尔也在注视着他。克莱尔肯定看出了他的悲伤，于是低下头，呆呆地盯着街道，过了一会儿才平复心情，转过身去。伊娃沉浸在此刻，强烈地感受到他为了别人而改变自己的生活，甚至没有留意他走出多远，直到车后的挡风玻璃反射着耀眼的阳光。车子在十字路口停下，已经有两个街区的距离。

最后，邻居家的前门砰然关闭，两个女人都进屋了。

汽车尾灯绕过转角，他已消失不见。

*

这场闹剧有个意外的好处。原本，克莱尔对近期的体重增加感到很丢脸，总要靠紧身衣裹住臃肿的腹部。如今，懊恼化作莫名的满足，羞愧消失得无影无踪。她不再试图摆脱身体，不再拼命抵抗躯壳，而是用近乎享受的态度迎接现实，以自由自在的方式面对生活。仿佛一朝醒来，换上了截然不同的面孔、小巧可爱的肩膀和玲珑精致的双足。尽管她知道不该如此，却每天都觉得自己比从前更加美丽动人。

“如果我是你，肯定不会让他离开我的视线。”伊迪丝说。

克莱尔凑近蝴蝶纱笼。已经有十个蝶蛹从碧绿变成透明，合拢橙黑相间的翅膀，随时准备破茧而出。

“所谓零碎的事情，”伊迪丝继续说，“也许就包括鲜艳的红指甲，你明白吗？”

“伊迪丝。”

“怎么？你应该跟他一起去。”

伊迪丝从门口的桌子上抓走车钥匙，旁边放着一个小小的景泰蓝盒子，装饰着暗红色和金黄色的花朵图案，克莱尔顺手拿起来，细细端详。

“那是多萝西的硬币收集盒，”伊迪丝说，“她离家之前弄丢了，我刚刚在乳草丛中找到。起初不明白，后来才发现，原来盒盖上的图案跟乳草的花朵几乎一模一样。多萝西的想象力确实很丰富。”

她们迈向阴沉的户外，光线柔和而克制。“再买几条裙子，”伊迪丝说，“样式宽松些，不能是紧身的。就这一个月，不要让任何人碰你，包括威廉。怀孕的肚子比较硬，如果他靠得太近，恐怕会有所察觉。”

一个月，只要一个月就好。卖掉罗彻斯特的公司和房子，切断与情人的联系。然后，悲剧来临。在脑海中，他抱着她，午后的阳光照在床上。

伊迪丝低头打开车锁。这时，一瞥之间——仅仅是漫不经心、无关紧要的一瞥——克莱尔看到一个姑娘站在湖畔的大树旁，躲躲闪闪，却并未完全隐藏起来，显然能够听到她们的谈话内容。尽管她无法确定，但直觉告诉她，那就是伊娃。母亲说出的名字犹如溅射的火星，在她的心头留下灼热的伤口，久久不能愈合。

克莱尔强装镇定，继续环视湖泊，脸上依然带着微笑，仿佛没有发现任何异样。接着，她坐进车里，用颤抖的手拉上车门。

第27章



现在

艾比渐渐醒来，却没有睁开眼睛，仿佛双眼紧闭就可以拉长逝去的夜晚，延续发生的一切，抵挡无情的日光。她想象着自己的身体，从头部开始，感受着与他接触的每一寸，在心里默数——她的脖子贴着他的手臂，她的后背挨着他的肋骨，她的脚趾抵着他的小腿——然后，她才知道千真万确，终于睁开眼睛。

她蜷缩着身子，枕在他的胳膊上，面前是他的手掌、手表、手腕，细小的汗毛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中。微微晒黑的痕迹，静脉沿着前臂蔓延——她细细地观察着视野所及的部分，直到看到他的手指弯曲，肌肉绷紧。他醒了。此刻就像时间的分界线，残酷的结果尚未成形，朦胧的影响犹如迷雾。待在这个房间里。如果可以，她会永远留下，远离马卡德的邪恶，远离艰难的谈话。现实正在门外守候。

她依然没动，只是静静地躺着，勾勒出身旁的他盯着天花板的模样。他肯定以为她还在熟睡。

“我知道你醒了。”他说，她微笑着翻过身来，让自己的双腿与他的双腿互相交织，他的一只手伸进她的发丝间，另一只手放在她的后背上，把她搂

过去。他亲吻她，她短暂地睁开眼睛，看到他的睫毛沐浴着清晨的光线，微微闪烁。

在返回自己的房间时，她望向大厅和停车场，脚步匆匆。尽管无人察觉，但是绿色的椅子和整齐的床铺依然带来了深深的愧疚。她盯着枕头，也许应该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让皮肤忘记他的触碰。她闭上眼睛，发现最不想要的就是遗忘。

忽然，她看到手机屏幕在闪烁：未接电话。罗伯特。语音信息："华纳愿意接受这份剧本，他们联系了导演，已经在电影公司签订合同。绿灯亮了，艾比，崭新的阶段即将来临。"

一切都在崩塌。罗伯特，艾丹。承诺与背叛。她想到生活中有婚姻、房子，还有体贴的丈夫，却没有艾丹，屋里的空气仿佛瞬间改变，充满恐慌。仅仅想一想，就令人忐忑不安。是的，选择艾丹就是选择背叛，可是哪种背叛更加糟糕呢？背叛自己，沿着怀疑的道路走下去，难道不是更加严重的虚伪吗？

不知为何，她虽然感到愧疚，却并不后悔。昨晚，艾丹说，"明天我们会醒来，但是我不想让你有丝毫难受，因为从前的分分秒秒都不如此刻正确。"

那时她同意了，现在也依然认可。一切都没有错。当她翻过身去，迎上他的目光，感受他的手指抚摸着自己的肩胛骨；当阳光平稳地照亮他的胸膛，她的手掌贴着他的皮肤，暖意融融……她从未想过要移开视线。

第28章



过

去

仅此一个月。一个月。话音在伊娃的脑海中不断回响。一个月内，威廉会卖掉罗彻斯特的公司和房子，放弃伊娃，重新开始，对家庭做出承诺。一个月后，孩子会突然消失，只剩下悲痛欲绝的妻子。

她知道。从头到尾，克莱尔都知道伊娃的存在。不过她什么都没说，心中早就有了计划。真相突然暴露，伊娃深感震惊，原来克莱尔跟自己的想象截然不同。伊娃低估了她，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她飞奔着绕过湖泊，转眼间便站在公用电话前，街对面有一家人满为患的熟食店，每当店员抬头，顾客们便纷纷举手示意。趁着克莱尔不在家，伊娃打算留言："爱丽丝来电，有要事相告。"她第一次体会到真正的希望——阻挡前路的障碍已经荡然无存。

响过几声之后，那位口音颇重的女仆接起电话。伊娃闭上眼睛，极尽所能，说得流畅而柔和："你好，请帮忙给巴兰坦先生留言。"听到自己的声音，她差点儿笑出声来，心想，将来一定要告诉威廉。我必须伪装声音，就像在电影里执行间谍任务，伴随着巷子里的窸窣脚步与窗户中的神秘剪影！

不过，女仆倒是信以为真，迅速地做出晦涩难懂的回答。伊娃礼貌地道歉，询问她能否再说一遍，对方叹了口气：“他不在家。”字字清晰，透着恼怒。

“我明白，我想给他留言。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伊娃努力扮演着优雅的女人，假如有机会，也许她真的能脱胎换骨。可是，听筒里一阵沉默，跟先前的语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伊娃意识到，无论怎样的留言，都不会被传达给威廉。

“他不在家。”女仆重复道。

“他什么时候回来？”

“很晚，晚到无法接电话，尤其是你的电话。”

伊娃瞠目结舌。“不好意思，你说什么？”终于，她勉强开口，“这……”但是，话音戛然而止，因为她听到了清脆的咔嗒声。

“女士，”接线员轻轻地说，“女士，对方断线了。需要再试试吗？”

伊娃知道，再试也毫无意义。于是，她要求连线罗彻斯特的办公室，刚响了一声，秘书便接起电话。“我需要给威廉留言，如果见到他，请转告伊娃来电，我在明尼阿波利斯。”

“请问号码是多少？”

伊娃这才发现，她并不知道自己落脚的那栋维多利亚式房子的电话号码，“算了，告诉他，我会找他。只要告诉他就行。”

“我不明白，什么……”

“请照我说的写下来。我在明尼阿波利斯，我会找他。此事非常重要。”

“好的，我现在就把纸条放到他的办公桌上。”

清脆的咔嗒声再次响起，伊娃正要挂电话，忽然听见接线员开口：“我觉得他肯定能收到留言。”语气平静，却充满鼓励。伊娃脚步轻盈地经过熟食店，眼前只有拥挤的人群，肩上背着提包，腋下夹着报纸，吵吵嚷嚷地互相推搡。

*

今天的计划全部取消。伊迪丝驾车驶出几个街区，仔细观察周围，确认没有异常状况，然后便掉头返回。

“我觉得她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伊迪丝对克莱尔说，她们正在巴兰坦家的客厅里等候午餐，时不时地望向街道，“真的是她吗？”

“我敢肯定。她在监视，伊迪丝。而且她脸上的表情——她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克莱尔依然选择了靠窗的位置，但是却稍稍挪动椅子，仿佛要寻求墙壁的保护，“我感觉自己就像猎物，她在追捕我们。或者，我们正处于战争中。”

“噢，我们正处于战争中，好吧。”

“刚才，巴兰坦先生打过电话，”凯蒂走进客厅，手里端着一个托盘和两碟满满的沙拉，“会议时间延长，他今晚不回来了。”

克莱尔微微颔首。又多出一个晚上，可以思考对策；又多出几个小时，赶在崩塌之前。她把餐巾铺在腿上，但凯蒂却并未离开，而是拿着空托盘站在原地。

“有个姑娘打电话找他，不过没留下姓名。”

克莱尔意识到自己还在整理腿上的餐巾，于是停下动作，平摊手掌，“她说了什么？”

“她想知道巴兰坦先生何时回家。我说很晚，晚到无法接电话。”

“凯蒂，”伊迪丝说，“我知道，你很聪明，已经察觉出眼下发生的一切。也许你了解的比我们更多，我觉得完全有可能。”

凯蒂受宠若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但我要说，在电话中与你交谈的姑娘是个威胁。对克莱尔、对威廉，乃至对你，都是可怕的威胁，你必须明白。”

凯蒂的目光在克莱尔身上短暂停留，“我明白。”

透过窗户，克莱尔看到一个女人停下来查看婴儿车，孩子肯定哭了。远处的灰色云朵就像堆积的余烬。女人直起腰来，望向房子，发现克莱尔坐在窗边。克莱尔露出微笑，但那个女人却大惊失色，立即移开视线，加快脚步。婴儿车摇晃着跨过人行道上的裂缝，克莱尔倾身向前，注视着他们消失。“这是我的窗户，”她很想说，“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第29章



现在

重返马卡德，有种假期结束的感觉，就像玩耍与工作、幻想与现实之间的界线，抖落鞋底的细沙，打开搁置的邮件，检查车子是否性能良好，植物是否依然生长。清点潜在的危害，承受享乐的后果，面对残酷的选择，迎接真正的谈话。

他们渐渐靠近小镇，不再安全地藏身于州际边缘。一辆新闻车出现在视野中，随着摄像机转动，发型完美、身穿红色套装的女记者抬手指向路标，恰好提醒他们即将进入马卡德。汽车从旁经过，艾丹盯着后视镜，“又要回归工作了。”

收音机里放完一首歌曲，她家就在前面的街区，离别终将来临。停车之后，下车之前，他会不会倾身亲吻她？抑或把他们的时光封存于明日湖的树林中？她告诉自己，她只想要一个吻，一个家门前的吻，但其实，亲吻只是开始而已。

他关掉引擎，手机响起。她心不在焉，没有听到交谈的内容，依然惦记着浪漫的亲吻。他挂断电话，露出微笑。“明天，”他说，“我们去参观克莱尔·巴兰坦的房子。”

“真的吗？”她感到欢欣鼓舞，却也害怕一无所获，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

“刚才是屋主打来的电话。我好像告诉过她，说克莱尔是你外祖母的妹妹。”

“明天？”

“我会在早晨六点下班，希望如此。先睡几个小时，中午去接你，下午两点到达明尼阿波利斯，办完事情以后一起吃晚饭，你觉得怎么样？明天剩余的时间都没有工作安排。”

她点了点头，“谢谢你。”她想着克莱尔的房子，在紧张和期待的情绪中，忘记了其他念头，直接开门，准备下车。可是，他却伸手拽上车门，把她的脸颊转过来，他的安全带拉得很长，他的嘴唇十分柔软，散发着薄荷的清香。她不由得心跳加速。

她微微睁开眼睛，看到她的卧室窗户就在他的身后。过去，她总是坐在窗边，用下巴抵住窗台，看着类似的时刻上演，盼着自己能成为主角。如今，愿望成真，犹如纠正了严重的错误，补写了后续的篇章。然而，尽管这种感觉很美妙，却通向截然不同的道路，犹如走入了循环的人生迷宫，既充满抚慰，又颇感忐忑。

她的世界仿佛忽然对折，旧我与新我相遇，开端与结局相逢。

第30章



过去

一只橙色的鹦鹉掠过天空，落在树枝上，浑然不觉自己的美丽。克莱尔呆呆地凝望着，猜测它是否有主人，是否刚刚逃脱牢笼。它活泼灵动，先跳向较低的树枝，又跃到高处，最后扑进黯淡的暮色中，朝另一棵大树飞去，明亮的翅膀就像熊熊燃烧的火焰。

乌云渐渐逼近，翻滚的黑暗融入夜晚。很快，克莱尔就再也无法看到外面的景象，却意识到任何人都能看清屋里的状况。那个姑娘也许正躲在某处，目不转睛地监视着。

突然之间，自己的一举一动仿佛彻底暴露，她发现有扇窗户没关，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敞开的窗户位于房子侧面，挨着伊迪丝家，玻璃隐没在漆黑的夜色中。她立即来到窗前，金属手柄冰凉，树木瑟瑟发抖，世界仅剩幽暗的轮廓。

一盏接一盏，克莱尔熄灭灯光。首先是棋牌桌上的小灯，靠近窗户，灯罩就像滴水的冰锥。然后是阅读桌上的台灯，彩色玻璃顶端装饰着金属花纹，犹如女性的垂褶围巾。最后是她心爱的蒂芙尼灯具，摆在躺椅旁，拼缀出黄色的水仙花和生机勃勃的绿草。

现在，唯一的光线来自于门边的壁式烛台，位置很低，只能照亮周围的深色木板墙，范围很小，勉强可以看清走出房间的路径。但是，她没有离开，反而回到窗边的棋牌桌旁，静静等待。

*

刚刚驶入罗彻斯特，威廉就感受到伊娃的存在，仿佛有她相伴左右。毫无疑问，她肯定在罗彻斯特。她来找他了，否则他不会有这种念头。他打算签完文件，结束工作，去检验自己的直觉是否正确。在脑海中，他已经看到她坐在窗边的椅子上，闭着眼睛在守候。

多一个夜晚会怎么样呢？有何意义吗？他不知道，却十分渴望。

他来到办公楼，立刻看到秘书的桌上放着文件，于是赶紧坐下，开始浏览。秘书的椅子太高，但他盼着离开，不愿浪费时间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只想快速签完所有文件，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小屋的台阶，找到沉睡的伊娃，看着黑色的睫毛，抚摸洁白的脸颊。必须要去，一定要去。他挥动钢笔，签下姓氏的首字母。

*

当伊娃抵达时，威廉的汽车依然不在。街道对面的房子没有亮光，窗户黯淡，遮帘紧闭。不过，克莱尔依然守在窗边，望着灰色的傍晚，正襟危坐，纹丝不动。她肯定在等待威廉回家，时刻盼望着明亮的车灯闪过。

伊娃从住处借了一条毛巾，裹进线衫里带出来，铺在藏身的大树下，伪造出夜间野餐的假象。寒风刺骨，天幕阴沉。她闭上眼睛深呼吸，希望能回到在赞布罗河畔郊游的日子，感受威廉的陪伴，体会时间的交错，品味记忆的芬芳。然而，她只能嗅到暴风雨的气息。月亮孤零零地挂在空中，笼罩着淡淡的晕轮，犹如激荡起闪烁的回声。

她望向窗户，发现灯光熄灭，克莱尔不见踪影。突如其来的消失让人心惊胆战，她以为自己看错了位置，便用目光搜寻其他窗户，但是屋里一片漆黑。玻璃映着月亮和树木，世界就像浸泡在黑色的油潭中。

眼下恐怕已过十点，克莱尔肯定上楼了，也许要在睡觉之前洗澡。这个念头令伊娃想起了威廉，想起他的双腿抵住她的双腿，想起泡沫与辛纳屈。片刻之间，她忘记了盘算好的计划——把真相告诉威廉——强烈的思念涌上心头。她思念他，纯粹而深刻。

忽然，她听到汽车的声音，赶紧从树后跑出来。

*

克莱尔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但是却有种不祥的预感，仿佛正遭受着无形的压迫。即将来临。某种未知的事物即将来临，蓄势待发。也许只是暴风雨。转念间，她突发奇想，假如上床睡觉，情况会变得截然不同，犹如剥夺夜晚的盛宴，偷走笑话的欢乐。一切都将改变。沉睡过后，迎接崭新的明天。

但是，耳畔忽然响起汽车的声音。

她转向街道，身后是黑暗的房间，眼前是闪耀的车灯。外面的世界逐渐浮现、消失。人行道。榆树。杨树。汽车越来越近，景象转瞬即逝。交错的枝杈。飘落的树叶。

然后，一张脸庞闪过。面色苍白，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监视着房子。

克莱尔连连后退，背靠墙壁，接着朝门口移动，踏进明亮的走廊，小心翼翼地避开窗户，回到大宅深处，走向厨房。经过女仆的住处，她听见凯蒂播放的优美旋律——汤米·多尔西和他的管弦乐队。

当她拨号时，眼睛望向隔壁的二楼，看着伊迪丝接起电话。

“她在外面。”

第31章



现在

外面，狂风呼啸。年幼的树苗弯腰折背，落叶堆积在警察局的前门旁边，随着空气流动而改变方位。两小时内，媒体大军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明尼苏达州的偏僻角落发生了列车脱轨事件，引得记者蜂拥而去，只剩下一辆新闻车留在原地，紧闭车门，抵挡恶劣的天气。尽管他们早就盼着耀眼的聚光灯关闭、黑漆漆的话筒撤走，但是眼前的寂静却令人深感不安，仿佛他们无法抓住罪犯，媒体也没有理由再继续守候。

“你休息了吗？”舒尔茨从他的办公室里走出来，“哈里斯说你可能没机会休息。”他眨了眨眼睛。

哈里斯真是个大嘴巴。“放心吧，警长。”

“好，这些是寄给你的。”

造假案的笔迹鉴定说明。“噢，对，谢谢。”

“我们跟莱拉·麦克凯尔的邻居谈了谈，街道对面的院子能够清楚地看到她的房间。案发前一周，他们发现过烟蒂。”

“罪犯在踩点。”

“或者不是罪犯，只是毫不相干的路人。有可能是园丁，也有可能是偷偷抽烟的孩子。”

“他们还记得香烟的牌子吗？”

“嗯，因为那个邻居以前经常买。红万。”

艾丹想起布里塔妮捡到烟蒂的位置——正冲着艾比的卧室窗户。没钱贡献给家里，却能花九美元买一包红万。布里塔妮的姐姐接受了指责，但是抽烟的地点和烟蒂的归属全是布里塔妮的推测，难以确认。“他们把烟蒂扔了吗？”

“当然，他们又不知道要留着。总而言之，如果罪犯并未弄湿烟蒂，恐怕依然采集不到DNA样本。况且，发现的烟蒂或许跟案件毫无关联。”

“这周早些时候，我去见那个跟我约会的女人，住在对面的邻居捡到了红万。完美的踩点位置。不过，邻居的姐姐抽烟，也可能是她，或者她的朋友。”

舒尔茨沉思片刻，“好吧，我估计你已经安排了，但是如果没有，记得派人去她住的街道上巡逻。尽量别太担心——开车路过的孩子总会顺手扔垃圾，我经常在院子里捡到。这种情况很普遍，应该没事。”

“谢谢。”

应该没事。然而，隐隐约约的威胁却始终悬在心头，挥之不去。

夜幕降临，他翻开笔迹鉴定说明。“检材笔迹（检材1）中的字母a没有呈现出样本笔迹（样本1、样本2、样本3）中的蜂刺形态，需要提供更接近遗嘱日期的样本笔迹。”蜂刺，这个词语令艾丹感到新奇。他看着瑞克·沙利文的笔迹，果然有一道钩子插入了字母a的圆圈内，弯折的样子就像蜜蜂的尾刺。他想起艾比曾提到的梦境，脑海中再次重演昨晚和今早的画面。她枕在他的胸口沉睡。倒带，播放。双目紧闭，嘴唇微启，皮肤轻轻颤动。

必须跟艾希莉分手了。他知道，她不会觉得意外，但是当等待音响起时，他还是思索着最佳的表达方式——他没有时间，这样对她不公平。他打算说：“你值得拥有更好的男人。”然而，电话接通后，他却给出截然不同的理由：“我遇见了喜欢的姑娘。”直接坦白，说话间甚至面带微笑。“我知道。”她回答。也许太过直接，通话戛然而止。

不到一分钟，手机铃声忽然响起。哈克斯特德。

“我刚刚得知，”艾丹一接起电话，他立即开口，“马歇尔最后一名受害者的母亲有个枕头，绣着‘我即将入眠’，放在床边的安乐椅上。她说，案发后枕头被压扁了，可平时总是非常蓬松。”

“他曾经坐在那里，注视着她。”

“她也产生了同样的想法。”

“她的女儿，就是跟母亲关系很好，还一起参加读书俱乐部的受害者吗？”

“不，那是马歇尔的第一名受害者。”

“你说的受害者，母亲也在家？”

“父亲也在。房间很分散，听不清声音。案发几天后，她才注意到枕头的问题。虽然任何人都有可能坐过，但她觉得很重要。”

舒尔茨途经身旁，指着咖啡机，“已经切换成浓缩模式。”

艾丹望向墙上的挂钟，告诉哈克斯特德，自己还有事，下次再聊。挂断以后，他给艾比打了个简短的电话。透过警察局的窗户，他看到狂风依然在肆虐，仅剩的新闻车顶着圆圆的卫星，就像挂在低空中的满月。

“我讨厌刮风，”艾比接起电话，抱怨道，“不想睡觉。”

“你可不能对一个工作到早上六点的人这么说。”

“抱歉，我明白。我打算想想办法，努力保持清醒，比如多喝咖啡。撑过夜晚，等到太阳升起再睡，跟你同时醒来，前往群岛湖。”

他回头看了看，确保周围没人，“也许稍后我会去找你，咱们可以让彼此保持清醒。”

她笑了，“想得美。我妈妈在家，她今天有点古怪。”

“因为我？”

“你送我回来的时候，她正好在屋里。只要向窗外瞥一眼，就会发现。对了，我看到有一名警官在街上开车巡逻，之前他也来过。谢谢你。”

夜晚继续，充斥着红牛与浓咖啡。凌晨两点左右，他们接到报警电话。一

名年轻的女性听到异常声响，仿佛有人试图从窗户闯入。艾丹抵达现场，她立马放声大哭。原来没有什么噪声，只是她养的狗从前门跑出去了，屋外狂风大作，她吓得六神无主。艾丹取下墙上的狗绳，“走吧，咱们去找它。”她依然在哭泣。

“我只希望一切赶紧结束。”她说。

“放心吧，”他告诉她，“我们很快就要破案了。”

善意的谎言。丢失的宠物在两个街区之外被找到了。他把报案者平安送回以后，决定去艾比家，在她的房子跟前填完案件报告，顺便观察附近的情况。

一根树枝躺在她住的街道上，车灯照亮了落叶。他抬起头来，看到两团红色的灯光，原本以为是巡逻警车的刹车灯，但紧接着却发现事有蹊跷——没有其他灯光。街道一片漆黑，车里的司机肯定以为关掉车头灯就能隐藏起来，却彻底忘记了刹车的问题。

他踩下油门，几秒钟便来到街角，但是路上空空荡荡。在十五米之内，有三条岔道，不知刚才的司机选择了哪条。他驶入其中之一，却没有看到任何人，于是迅速掉头，尝试另一条岔道，仍旧毫无收获。那辆车早已消失不见。他再次掉头，按原路返回，试图记起红色灯光在黑暗中的确切位置。大约就在这里，他暗暗思忖，同时靠近路边，盯着艾比家的玻璃前门，然后停下车，关闭发动机。

*

起初，风声让她保持清醒。窗外的世界沙沙作响，犹如永恒的浪潮拍打着灼热的海岸。接下来，一杯浓郁的咖啡帮忙提神。来回踱步。深夜零食。冷水洗脸。时间流逝，院子里的树枝剧烈摇摆，夜色中的天空越发幽暗。也许她在床上坐了一分钟，也许不止一分钟。

此刻，眼前比以往的梦境更加阴沉，暴雨即将来临，狂风怒吼，席卷大地。不知为何，橡树的枝杈竟然平滑地晃动，犹如蟒蛇在夜幕中穿行。无形的鞭打呼啸而过，水晶枝形吊灯瑟瑟发抖，棱镜碰撞，叮当作响，就像玻璃碎渣纷纷洒落。在黑暗的草地中央，有一片空地，土壤被挖开，草丛被抛弃，细小的根须暴露在外。艾比席地而坐，手掌按着泥土，一条虫子爬过手背。刚开始只是轻轻的触碰，但紧接着却越来越牢固，虫子穿过指间，编织着难以挣脱的丝网，将她束缚在地上。她发现自己无法动弹，可是太迟了。

一只鹦鹉飞过高空，尖叫着发出警告。

忽然，某种异物蜿蜒地经过喉咙，渐渐攀升，令她干呕、窒息。无论是什么东西，它卡住了，她把手伸进嘴里，抓着它往外拽。橡树疯狂地颤抖。原来是树根，粗糙而鲜红，无穷无尽，缠绕在脚边，却还有更多。她不停地拉扯，树根猛然绷紧，牵动体内深处的器官，传来撕心裂肺的疼痛。然后，大地轰然崩塌，她迅速下沉，潮湿的腥气灌进嘴巴里、鼻子中。她别无选择，只能屏住呼吸。

等她意识到应该闭目闪躲时，已经来不及了，眼皮僵硬地固定在原位，任凭泥土填满双眸。

第32章



过

去

威廉拐入车道，发现树木之间没有亮光。他松开油门，带着失望的情绪停下车子。但是紧接着，他又捕捉到一丝隐约闪烁的可能性：也许她正在屋里睡觉。

进门以后，他打开灯，起居室空空荡荡。他两步一个台阶，跑上楼梯。床铺整整齐齐，房间十分寂静，只有怀表发出微弱的嘀嗒声。他坐在床边，觉得自己很愚蠢。

他还想怎样？他亲口提出分手，而她也听明白了。没有保持希望的理由，没有再次尝试的机会。他走下楼梯，打开水龙头，清洗玻璃杯。无人问津的管道中流出染着铁锈的红色液体。他等待片刻，然后冲刷玻璃杯，伸手去拿白兰地，旁边放着买给她的姜汁汽水。碗碟架上有两个玻璃杯，两个。最后一次用过以后，他忘记把杯子收起来了。最后一次？尽管是他说出残忍的话语，做出无情的选择，但如今，两个简简单单的玻璃杯却令他心情沉重。他犯下了错误。他知道，然而覆水难收。他必须变得坚强起来，沿着现在的道路前进。并非所有渴望都应当得到满足。他需要毅力，生活终将继续。他会拥有一个儿子或者一个女儿。罗彻斯特的日子会烟消云散，将被崭新的记忆所替代。他想象着自己的孙子，以及孙子的孩子，

想象着无尽的未来。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只是意外的结果，没有人明白，他曾经如此向往另一条道路。

*

玻璃上的轻叩声令克莱尔大惊失色。

“你没听见我敲门。”伊迪丝走进屋里，丝绸睡裙外面套着黑色的貂皮大衣，手中拿着缀满珠子的黑色晚宴包，“喜欢这身打扮吗？黑衣服可不好找。”

“她有没有看到你？”

“没有，我就像穿着夜行衣的窃贼。况且，我走的是侧门，一转眼就到了。”

“现在该怎么办？”

伊迪丝笑了，“我还以为你有计划呢。”

克莱尔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计划就是别独自待着。”

片刻之间，她们沉默不语，寂静中隐约传来《玛丽》[注]的欢快前奏。伊迪丝用手指在桌面上打着节奏，“听起来你明明有同伴嘛，没想到‘大丹’还是多尔西的歌迷。”

“我需要跟人交谈。”

“那就谈谈吧，”她朝街道点头示意，“反正小小的沟通无伤大雅。”

*

伊娃听到前门关闭的声音，克莱尔和邻居——被威廉称作“伊迪丝”的女人——脚步匆匆地走下台阶。伊娃迅速起身，抓住毛巾，藏在树后。她们知道她在这里吗？肯定知道。院门嘎吱作响，裙摆的沙沙声越来越近。

“好了，”一个嗓音说，“我们知道你在那儿。”

伊娃从树后迈出来，打算装聋作哑，但克莱尔近在咫尺，比想象中更加高挑，皮肤白皙，闪亮的长发近乎无色。

她的邻居穿着乌黑的貂皮大衣，手中似乎拿着宴会包。

她再次开口：“眼看就要下雨了，我们没必要站在这里。街对面有舒适的地方，能够坐着聊天，还有上好的白兰地，可以尽情享用。对了，顺便说一句，我是伊迪丝。显然，你认识克莱尔。”

伊娃从伊迪丝看向克莱尔。她们俩都居高临下，令人生畏。可是，她们之间的友谊却缓和了强硬的外表。她们一起吃午餐，一起购物，互相倾诉烦恼。伊娃忽然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念头：如果情况改变，该有多好。克莱尔和伊娃可以溜到旁边，分享威廉的点点滴滴，交换秘密，开怀大笑——他连三明治都不会做；他的字迹潇洒漂亮；他总是在睡觉期间弄乱床铺，结果必须起身一次乃至两次，把被单从地板上拽起来。

伊迪丝叹了口气：“现在已经快十一点了，有两个居民——”她指了指自己和克莱尔，“看到你在周围鬼鬼祟祟地徘徊。你也能猜到，警方非常重视这片区域的治安，尤其最近出去度假的家庭很多，整条街道的房屋基本都空着。只要打一通电话，你就会被带走。”

克莱尔的眼睛闪闪发亮，不知是由于月光的照耀，还是由于泪水的充盈。她毫无征兆地转身，朝房子走去。伊迪丝站在原地，等待伊娃收拾东西，然后动身离开。伊迪丝挨得很近，伊娃感到大衣的皮毛从身边拂过，嗅到香水的茉莉花芬芳。

---

1. 《玛丽》：汤米·多尔西的歌曲，发行于1940年。

第33章



现在

迄今为止，这场噩梦最为恐怖。凌晨三点，她猛然惊醒，屋里寂静无声，令人毛骨悚然，呼啸的狂风消失了，仿佛已经达到极致，无以复加。她起身去查看，发现母亲在床上酣睡，一条腿搭在毯子外面。艾比回到自己的房间，瞪大双眼，绝望地盯着窗户，等待象征安全的太阳升起。她撑不下去了。每晚都更加糟糕，只能在天亮后闭上眼睛。群岛湖的房子必须有所帮助才行。不知为何，她觉得那里似乎有某种答案正在守候。

梦境恶化的原因会不会是心中的愧疚呢？以前，她从未欺骗过恋人。她曾经十分忠诚，丝毫没有越轨的行为。然而，她和艾丹共度的夜晚又不像偷情，仿佛属于另一个时空，与她和罗伯特的世界完全分离。她感到心烦意乱。也许所有背叛者都怀着同样的想法，紧紧抓住冠冕堂皇的托词，文过饰非。他们总是强调事出有因，认为自己情况特殊。

此刻，她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刚才，艾丹发来一条短信：昨晚有异常的动静吗？没事吧？她看到短信，回复道：一切都好，除了我的梦。他开始打字，就连提示输入状态的省略号都让她紧张不安。那是他的一部分，而他是她想要的人。她仿佛看到他的双手、他的指尖。忽然，他的回复出现了：见面以后讲给我听。

在启程之前的空闲时间里，她联系了埃莉诺·哈德利居住的养老院，得知随时可以前去拜访。多一项选择，多一个机会。虽然仅仅增加了少许可能性，但她依然觉得很欣慰。不过，想起罗伯特，她又感到难受。昨天，她给他发了条短信：我在睡觉，没接到电话。最近，噩梦越来越可怕了。恭喜你，真是好消息。对于他来说，也许分手是最好的结果，长痛不如短痛，烧掉过去才能迎来新生。他会找到更加合适的对象，比如那位制片人——索菲娅——开深夜讨论会，一瓶葡萄酒，邀请他回家。索菲娅了解电影世界，能够侃侃而谈，说出许多艾比闻所未闻的名字。他们可以在大屏幕上观看各种各样的电影——不只是喜剧片——携手参加首映式，共同出现在《综艺》和《好莱坞报道》中。他值得拥有这样的伴侣。其实，艾比知道，她在找借口，就像暴露身份的纵火犯，想方设法地解释即将到来的毁灭。

她的思绪仿佛召唤了他，罗伯特打来电话。她盯着手机，等待留言信箱自动接入，然后按下播放键，捏着鼻梁，忍住眼泪。看见他的名字，内心轰然崩塌，听到他的声音，更是难以忍受。“我正在路上，要去跟制片人开会，”他说，“这次的会议地点在华纳公司，他们想讨论选角的问题。”稍稍停顿，“如果准备好了，就给我打电话吧。我爱你。”

他知道，也许并非全部了解，但肯定已经猜到不少。在脑海中，艾比看到他驾车驶入电影公司的停车场，查看门卫提供的地图，艳阳高照，灿烂的光束射在巨大的展示台之间。他收起地图，脚步平缓地走在匆匆忙忙的人群中，用目光搜寻建筑物的名字，希望自己能够表现得从容不迫、举止得体。临走之前，她偷偷往他的公文包里塞过燕麦卷。她想象着他饥肠辘辘地返回车里，关上车门，翻找公文包，最后看到压扁的燕麦卷躺在底部。转念间，某种情绪变得支离破碎，因为她爱他，她确实爱他——只是爱得不够。

多萝西把吸尘器对准木桌，同时用破旧的毛巾使劲擦拭。报纸落在门前的小径上。

“妈妈，你弄得到处都是。”她端起杯子，毫无疑问，咖啡里肯定落满了灰尘。

母亲停下动作，拿着毛巾，双手叉在腰上，“艾比，难道你不记得被人抛弃是什么感受吗？”

她呆若木鸡。一开始并不理解——有人没来接母亲吗？有人扔下了母亲吗？但是紧接着，她意识到母亲的意思，怒火油然而生。多萝西居然将艾比的情况跟自己的处境相提并论——当年，艾比的父亲已经结婚，有家有室，肩负着责任。“妈妈，难道你不记得跟错误的人在一起是什么感受

吗？”

“谁？谁是错误的人？昨天上午给我打电话要戒指，准备向你求婚的人？”

艾比绷紧下颌。没错，求婚的时间安排在华纳的合同之后，但是如果他没有感受到距离的存在，如果他没有察觉出即将失去她，他还会来要戒指吗？

“他让我把戒指放进你的行李箱里，”母亲继续道，“我都不知道该如何答复。”

“你怎么说的？”

“我说，当然可以，没问题。不过，你打算怎么说？”

艾比沉默不语，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等待艾丹。她给汉娜打电话，好友接受了目前发生的事情，但部分原因是害怕失去艾比。她们谈论着昨天的旅行和将来的安排，设想异地恋的困难，计算往返机票的价格。“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打算认真交往，”她告诉汉娜，“我只知道我喜欢他，一切都变得截然不同。”后来，她提到母亲的话语、求婚的戒指和深深的内疚。

“听着，”汉娜说，“你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其实过去的愿望从未消失，现在仅仅是回归初衷。”

千真万确。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她仿佛早就将芳心付与艾丹，如今只盼着再次献给他。如果艾丹肯收下，那么他就是最合适的拥有者。

“也许正因如此，我并没有背叛的感受，”她说。窗外，天色阴沉，枫树的纤细枝条在松鼠的重压下轻轻颤抖，“反而深以为然，觉得其他选择才是错误。”

床头柜上放着装戒指的天鹅绒盒子，她打开盒盖，释放五光十色，犹如施展魔法，变出绿松石和薰衣草的清新，召唤麦田与晚霞的火热。她凑近观察。戒指闪烁着错失良机的苍白、充满悔恨的暗紫，但同时也有率直坦诚的艳红。

你打算怎么说？

在前往双子城的两小时车程中，艾比把母亲及其责备统统抛诸脑后。夏日迈着轻快的脚步渐渐走近。等到他们抵达明尼阿波利斯，外面阳光明媚，甚至颇为炎热，艾比脱掉开襟羊毛衫，肩头暖意融融。趁着艾丹开车，她仔细观察他的大手，从肌腱到指尖，然后用自己的掌心覆住他的手背。他

们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对他十分着迷，能够轻而易举地忘记其他烦恼。

“那边有一家很棒的餐厅。”艾丹说，他们途经尼科莱特购物中心，拥挤的步道人潮涌动。

坐车兜风，穿过街头巷尾，处处充满回忆。

“瞧，右边，”他指着W酒店，“那就是我告诉你的酒店。”

眼前的建筑是一栋直入云霄的大厦，顶层写着福希的姓氏。朵朵白云飘浮在后方，玻璃幕墙倒映着蓝天。她多么希望今天有截然不同的安排——吃晚饭，喝红酒；她在餐桌底下脱掉鞋子，沿着他的小腿缓缓滑动脚趾；悠闲地散步，开心地交谈，头顶是酒店的透明雨篷；走进法式双开门，凝视着电梯里的镜子，逐渐向高处上升；她的后背倚着巨大的落地窗，他的瞳孔映出夜晚的地平线。

“听你的描述，这家酒店应该非常豪华。”她说。

他笑了，“真的，我差点儿改行去当服务员。对了，今晚你能在我家过夜吗？明天我必须早起上班，但是你可以随便休息。”

明日湖之旅似乎跨越了所有界线，但不知为何，回家的邀请却像是崭新的冒险。他的世界，他的床铺。挂衣服的架子，床头柜的水杯。兴奋取代了愧疚。“我能去参观你住的地方？”

“事先警告，我来不及好好收拾，看起来比较乱。”

“厨房里没有鲜花？”

“连食物都没有。也可能有，但最好别碰。”

“既然如此，我愿意接受这个超级浪漫的邀请。”

他开怀大笑：“太好了。”

但片刻之后，他再次喃喃地重复：“太好了。”脸上笑容消失。

她注视着他，发现他陷入了沉思。昨晚有异常的动静吗？没事吧？“怎么了？”她问，“你在担心什么？”

他明显在纠结该如何开口，最后才说道：“昨晚我开车经过，在你家附近看到一辆车。当时将近凌晨三点，有可能是任何人，比如街坊邻居或者迷

路的司机，但是考虑到你先前在夜里听到的声响……”

“还有布里塔妮捡到的烟蒂。”

“烟蒂也许属于布里塔妮的姐姐或她的朋友。但无论如何，既然我不执勤，还是希望能陪在你身边。况且，撇开安全因素，我原本也想跟你在一起。”

她忍俊不禁：“直截了当，我喜欢。”

车子拐上北方第一大道，路过一栋装饰艺术风格的弧形黑色建筑。它盘踞于街角，面朝十字路口，仿佛在监视着整片区域，两侧涂满银色的星星，每颗星星都写着乐队的名字。

“以前是灰狗长途汽车站。”艾丹注意到她的视线，解释道，“如今是夜总会，曾经出现在《紫雨》里，有一颗星星还印着普林斯的名字。好啦，直奔那栋房子吧，免得我沉浸在怀念中无法自拔。现在时间充裕，咱们可以到卡尔霍恩湖下车，沿着岸边散步，坐在沙滩上聊聊天。”

她静静地注视着他，城市的风景就像朦朦胧胧的油画。他瞥向她，四目相对。他微微一笑，然后转回头去，望着路面。怀念，艾比心想，依然注视着他。看到你，我总会产生怀念的感觉，仿佛你是遥远的故乡，抑或久别的挚友。

夏日的天空，无边无际的蔚蓝，鲜亮耀目。滚滚热浪夹杂着某种神秘的声音席卷而来，那声音若隐若现，仿佛昆虫群集的嗡鸣。便携式冷藏箱压着毯子，蜜蜂簇拥在垃圾桶周围。艾比坐在湖畔的沙滩上，十分惬意，身边有艾丹陪伴。突然之间，她意识到，如果闭上眼睛，再次睁开就是截然不同的世界。波光粼粼的湖水彻底消失，阴沉黑暗的草地取而代之，高高的枯草随风起伏，犹如永恒的脉搏。她呼吸困难，心脏狂跳不止。这绝非梦境，头顶的太阳毋庸置疑。然而，她必须亲自检验，否则无法安宁。她不假思索地闭紧双眸，开始默数。七，她听见橡树的枝叶低声呢喃，水晶枝形吊灯的棱镜叮当作响。八，九。狂风呼啸，暴雨即将来临。

她睁开眼睛。帆船掠过湖面，人们躺在色彩鲜亮的浴巾上。

“你从没来过这里吗？”他问。

她依然在努力地平稳气息，看着小孩往红色的提桶里灌沙子，“来过一次。七年级时，跟几个朋友同行。我不记得外祖父和外祖母曾经住在这里，那是我出生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她闭上眼睛，静静地感受着温暖的阳光，试图转移思绪，寻找美好的念头。命运带领她来到卡尔霍恩湖，跟身旁的男人携手分享此刻，多么不可思议，多么出乎意料。“谢谢你，”她眯着眼睛，迎上灿烂的光芒，“谢谢你所做的事情，全都是为了来自洛杉矶的傻姑娘。”

他轻轻地捏住她的下巴，让她转向他。湖水倒映在他的瞳孔中，闪闪发亮，“艾比，你绝不是‘来自洛杉矶的傻姑娘’，而是与众不同的好姑娘。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她感到无比快乐，乃至隐隐心痛。她想铭记一切，记住他呼唤她名字的声音，记住帆船留下的水痕，记住衬衫的绿色与湖水的蓝色，记住他的坚定目光，记住彻底卸下防备的幸福。

*

车子在路上奔驰，空调吹来清凉的微风，右边是绵延起伏的绿色小丘。“湖林墓地，”他说，“以前我经常去。”

“你有亲戚葬在这里吗？”

“没有，他们都在爱达荷州。不过，湖林墓地是个好地方，可以尽情地思考问题，无人打扰。”

对于他来说，双子城的湖林相当于马卡德的河流。沿湖奔跑，抵达墓地，头顶着茂密的树荫，停下脚步喘气。有时，在葬礼后一两周内，逝者家属会围着新修的墓碑，献上盛放的鲜花。此刻，他便感到自己应该离开。他们沉浸于悲伤中，而他则利用静谧恢复活力，重新出发。湖林墓地是他们的终点，却也是他的起点。

“看，群岛湖。”艾比说。

他追随她的视线，发现了面积较小、更加深邃的湖泊，四周树木环绕，中央分布着状似群岛的小洲。一对情侣正在划独木舟，一位老人倚着岸边的长椅。

她猛然向后靠去，下午的光线映出煞白的脸色。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就是它，那栋房子。”

他们已经绕过一片街区，十二栋临湖豪宅出现在面前。虽然没有清晰的地

址，但是她却目标明确，毫不动摇。他循着相同的方向望去，看见一栋褐色石头砌成的巨大房屋，犹如高贵的城堡，前方有圆形的塔楼和细长的窗户，乌黑的铸铁院门约束着碧绿的整齐草坪。雄伟壮观，美轮美奂。

“石砌的吗？”

她点了点头。靠边停车后，他拿出写着地址的便条进行比对。千真万确，果然是巴兰坦家的房子。

然后，他看向隔壁。“既然如此，”他说，“那肯定是你外祖父和外祖母的房子了。”她的家族故居跟巴兰坦家的旧宅截然不同，闪耀着洁白的光芒，显得富丽堂皇，有着拱形的帕拉第奥式窗户和两侧立柱的宽敞前门，同样很漂亮。但是，旁边的石砌房子就像冰山美人，既充满诱惑，又颇为冷淡，。

“我无法想象，妈妈居然住在那里，”艾比说，“小时候曾在那片草坪上玩耍。或许，有钱人的孩子根本不在草坪上玩耍吧。”

他为她打开车门。湖面平静如镜，热烈的高温强化着一切。倒影更加清晰，声音更加响亮，味道更加浓郁。空中飘来湖水的幽暗气息，潮湿而泥泞。她迈上人行道，站在两栋房子之间，脚边的榆树叶被风吹起，掠过草地。

*

不知为何，令她产生心灵感应的房子并非家族故居，而是石砌豪宅，它散发着莫名的魅力，令人着迷。克莱尔在这里遭遇意外，最终下落不明。克莱尔·巴兰坦，多么优雅的名字。这里发生的事情让艾比的外祖母心烦意乱，始终难以忘怀。但是，我依然会想起那间地下室，依然记得清清楚楚。“它好悲伤，”她说，“我从未见过如此悲伤的房子。”

他朝小径走去，她注视着他，背景中的房子庄严宏伟，却十分凄凉，透着无边无际的绝望。灼热的光线烤炙着石头，在拐弯的刹那间，耳畔传来汽车的噪声，无数嘈杂的声响在周围回荡，眼前的一切都放慢速度，变得更加迟缓、更加圆滑、更加强烈。紧接着，她眨了眨眼睛，世界恢复正常，太阳照耀着玻璃。

“怎么了？”艾丹问。

“我没吃早饭，有点头晕。”

阳光透过枝叶倾洒下来，她赶紧追上他，沿着小径前进。旁边就是外祖父

和外祖母的房子，片刻之间，她仿佛看到年轻的弗兰克与伊迪丝，夫妇二人站在自家门前的步道上，凝视着艾比和艾丹踏上他们曾经攀登过的台阶。街坊邻居的桥牌之夜，花呢西装，珍珠耳环。杯中的冰块叮当作响，桌边的纸牌顺序被打乱。如今，站在门口，艾比几乎能感受到，他们从尘封的过去投来平静的目光。

前门敞开，艾比望进屋里。整个房间都被包裹在深色的木板中，上方挂着熟悉的水晶枝形吊灯，棱镜闪闪发光，犹如梦境照进现实。

第34章



过
去

伊娃抬起眼睛，盯着头顶的水晶枝形吊灯，如果足够专心，也许垂下眼眸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截然不同的夜晚。比如，派对之夜。她是贵客，有人帮忙拿大衣。有一刹那，她仿佛身临其境，不禁露出微笑——克莱尔捕捉到她的笑容，几秒后便转身朝隔壁房间走去。

但是紧接着，伊娃收回目光，眼前的房间极为肃穆，从地板到天花板，全是深色的木头，显得十分庄严。她跟随克莱尔的脚步，发现不只门厅，整栋房子都是如此。优雅，庄重，高贵。处处显露着诱惑与矛盾，就像大雪会使屋里变得温暖。然而，装修的风格不是威廉的喜好，也绝非克莱尔的意愿。这栋房子似乎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它自己。威廉的童年当真在这里度过吗？一切事物都有着坚硬的棱角，阴影和回声在屋里若隐若现。她试图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画面——小男孩笑着跑过走廊，用家具搭建堡垒，或是叛逆地在墙壁上随意涂鸦——却无法想象。悲伤油然而生，她默默地替他哀悼，为了从未拥有的岁月，为了永远逝去的时光。

她们转过拐角，进入客厅，克莱尔打开一盏装饰着黄色花朵的台灯，然后迈开缓慢而坚定的脚步，走向水晶醒酒器，用银制小钳夹起冰块。伊娃想起威廉，想起罗彻斯特的生活。金属的制冰盒，手杆的碾碎声，双手捧起

光滑的冰块，放进酒杯中。记忆令人心痛，往事不堪回首。

“你叫什么名字？”伊迪丝说，话尾的音调几乎没有上扬，仿佛不是在提出问题，而是在表达谴责。

伊娃不知该站还是该坐，她看向身后的椅子，却依然站着。她讨厌自己的手足无措。窗外，树叶开始晃动，纤细的枝条轻轻颤抖。“伊娃。”

“好，伊娃，别再打量这个地方了，就好像你即将成为主人似的。”

“我没有。”她不喜欢伊迪丝。当然，如果伊迪丝是她的朋友，肯定很好——对敌人专横跋扈，对同伴关怀备至。然而，伊迪丝是克莱尔的朋友。克莱尔背对着她们，面朝窗户，也许正在等待威廉。看到她在这里，他会怎么做呢？她望向克莱尔，“你也知道，他想跟我在一起。”

克莱尔没有转身。

“还真是开门见山。”伊迪丝说着，脱掉貂皮大衣，让它滑落到椅子上，仿佛只是普普通通的棉毛衫。

伊娃不会放弃，“我们都知道，他为何选择克莱尔。”

*

听到情妇说出自己的名字，克莱尔转过身来。大呼小叫比伊娃进入家中更加唐突无礼——伊娃，伊娃，有多少次，丈夫曾经轻声低语，或是高声呐喊呢？“你不许叫我的名字。我是巴兰坦夫人。”

“因为谎言，他才跟你在一起。”

克莱尔怒火中烧，脸颊涨得通红。在这里，在她的客厅中，居然有个姑娘对她品头论足，说她不够资格，说丈夫不爱她。多么粗鲁放肆，多么骇人听闻！她几步走上前去，居高临下地注视着伊娃，“他是我的丈夫。我的丈夫。我们的婚姻与你无关。”

“他早晚会离开你。他亲口告诉过我。”

“你——”克莱尔转向伊迪丝，但眼前的情景却令她大惊失色，“伊迪丝，那是真的吗？”

伊娃扭头望去，看到伊迪丝拿着手枪。

伊迪丝开怀大笑，“这是弗兰克的东西。我不愿碰它，也不想用它，但是如果有必要，我完全可以做得到。”她盯着伊娃，“我的丈夫总是喜欢参加各种可怕的活动，比如射击。不过，我们早就不再为此争吵。毕竟，妻子的枪法更准，丈夫只能羞愧得无地自容。”

“伊迪丝。”克莱尔抬起手来。

伊迪丝继续说：“警方非常关注这片区域，有两名居民发现你擅自闯入。瞧瞧，你显然是个遭到抛弃的情人，铤而走险，前来寻求报复。”她晃动手枪，克莱尔和伊娃的视线紧紧相随，“你应该能听懂我的意思。咱们长话短说，你很年轻，模样并不丑，以后还会遇见其他男人，我们也会祝你好运。明白吗？威廉已经结婚了，而且永远无法改变。”

外面，乌云终于轰然裂开，大雨倾盆而下。克莱尔转过身去，密密麻麻的水柱犹如巨大的绳索，连接天地，席卷世界。

第35章



现在

有些时刻——警察在门廊上现身，隔壁街区升起烟雾，心电图发出警报——预示着不可避免的结果逐渐靠近，转过拐角就会遇见。于是，你放慢脚步，故意拖延。仔细整理睡袍，在停车标志前长久逗留，跟柜台后的护士打招呼，只可惜她能听到生命终结的警报，却听不到灵魂的问候。现在，艾比也有相同的感受，她终于移开目光，不再盯着梦中的水晶枝形吊灯。未来触手可及，正在静静等待。

“这里是客厅。”房主辛西娅·冯·德夫纳说，她显得拘谨而理智，衬衫的纽扣系得严严实实。他们走进客厅，她跟在后面，就像称职的房产经纪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既可以随时提供参考意见，又能够保证他们自由交谈。

艾比停在门框中，研究着白色的喷漆，艾丹扶住她的后腰，轻声说：“法律应该规定，不许把木头刷成这样。”

喷漆底下有一道细小的线状刻痕，微微裂开。经过多年的涂料覆盖，几乎难以察觉，但她还是看到了。

“我敢打赌，肯定是橡木。”他继续说。

艾比伸手触摸，将指尖压进狭窄的凹槽，恶心的感觉在体内翻涌。她迅速收手，闭上眼睛，努力保持清醒。

“好吧，”他说，“告诉我，到底怎么了？”

“我真的应该吃早饭。”

“那边的墙上，”辛西娅穿过房间，指着角落，“有一颗真正的子弹，嵌入了壁纸中。”

艾丹转过身去，“子弹？”

“花瓶碎了。”艾比说。

艾丹回头看着她，“艾比，你的脸色太苍白了，快坐下。”

她听从吩咐，坐在深红色的天鹅绒沙发上。窗外，树木环绕，湖水闪闪发光。

“好了，什么花瓶？”

他注视着她，她抬起头来，迎上关切的目光。

那天晚上，你没有来。

莫名其妙的话语在脑海中转瞬即逝，剩下深深的痕迹。她眨了眨眼睛，终于恢复正常。他问什么？什么花瓶？“花瓶？”

“你说花瓶碎了。”

“我？”

“你不记得了吗？刚才，她告诉我们子弹的事情。”

“就在墙上。”辛西娅深感困惑，“我们向斯托克顿家买下这栋房子，他们留着子弹，我们也没动。有时候，派对需要谈资，人们会为此而议论纷纷。”她停顿了一下，仿佛恍然大悟，“对了，请节哀顺变。我听说你外祖母的妹妹遭遇了意外，应该是你的姨祖母吧？”

“你认识克莱尔吗？”艾丹问。

“仅仅知道她在那天晚上失踪了。”

“别的呢？”

“不清楚。年代太过久远，最多只有大概的事件轮廓，还有零星的流言蜚语。抱歉，我先失陪了，”她迈向走廊，然后朝艾比示意，“她可能需要休息一下。”

艾丹把手放在艾比的肩上：“你想离开吗？”

她摇了摇头：“不，我没事。”

“等你准备好动身，就告诉我。”

艾比静静地坐着，艾丹走到墙壁跟前，仔细研究子弹。她盯着他的后背，看到他抬起胳膊，牵动衬衫下摆。“看来，”她听到他说，“这就是报告中提到的子弹。克莱尔失踪当晚，有两声枪响，但只有一枚子弹。办案的警官居然让证据留在现场——换作是我，肯定要掉脑袋了。”

当他们上楼时，辛西娅在底层的栏杆附近徘徊。艾比颇为惊讶，没想到身体大为好转。不知何故，头晕目眩的感觉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终于可以欣赏房子的美丽。包括楼梯在内，屋里的所有木板都保持原样，只有客厅刷着白色的油漆。

最后，他们来到楼上的窗口，眼前是艾比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曾经住过的房子，就像某种抽象的概念，令人匪夷所思。如此奢华的生活，艾比恐怕永远也无法理解。透过窗户，克莱尔都见过什么？她是否看到年幼的多萝西在庭院里玩耍，在花园中跳房子？如果她得知，有朝一日，多萝西的女儿会站在这里，迎着落日余晖，望着花园小径，探寻家族往事，她会怎么想呢？

艾丹的指尖轻轻划过艾比的锁骨，缓慢地撩开几缕发丝。他靠近一步，紧挨上来，用双臂环住她的腰肢。突然，一阵大风穿过敞开的窗户，掀动帘子。他们双双扭头，注视着窗帘落回原处，恢复静止。

第36章



过去

即便在事后，克莱尔也不知道她们为何会望向门口，看到凯蒂。也许是因为黑影凭空浮现，也许是因为凯蒂发出动静，抑或地板嘎吱作响。最有可能是因为伊娃晃动肩膀，企图转身逃跑。无论如何，之后的一切都在同时上演，仿佛关键的绳结意外松动，夜晚飞入难以想象的领域。屋里回荡着各种声音：伊迪丝惊恐的呐喊，手枪轰然开火，物品支离破碎，克莱尔凄厉的高呼——直到伊迪丝恳求她停下来，她才意识到自己在尖叫。眼前的情景深深地烙印在脑海中：凯蒂拿着闪闪发光的刀子，转瞬间，两个身体近在咫尺，几乎难分彼此。紧握刀柄的手指十分苍白，鲜血渗透裙子的布料，渐渐蔓延，渐渐扩散。

伊娃并未看清是怎么回事，只看到一双眼睛。猫的眼睛，深邃而神秘，富有层次。刹那间，幽蓝、土黄与棕色的条纹幻化成高山、河流与溪谷。广阔无垠的陆地，壮美浩瀚的海洋，远古时代的地图缓缓铺展。面前的瞳孔微微闪烁，伊娃也跟着眨了眨眼睛，低下头。手指松开刀柄。玫瑰木，三颗黄铜铆钉。伊娃又眨了眨眼睛，虽然手指已经消失，但是刀柄依然留在原处。

血液冲击着大脑，发出咚咚巨响，说话的声音在空气中颤动。她发现自己

回到了年少的夏日，仰面漂浮在哈德逊池塘上，周围榆树环绕，黑眼苏珊盛放，无穷无尽的小径向林中延伸，耳畔充盈着世界的嗡鸣。有个男孩从树顶向她招手，云朵绽放出五光十色，干裂的田野笼罩在夕阳的余晖中，连绵起伏，绚丽多彩。

乌黑的枪支从指间耷拉下来，仿佛伊迪丝无法松手，最后好不容易才挣脱束缚，掉到桌子上，枪口旋转、旋转、再旋转，犹如转瓶游戏[注]。刚才有一声枪响和东西打破的动静，说明子弹并未伤人。克莱尔转身寻找声音的来源，看到地上散落的陶瓷碎片，泛着丁香花般的淡蓝色光泽。罗蕾莱花瓶。后面的墙上有个弹孔，黑色的金属嵌入印花壁纸中。

“哦，天哪。”伊迪丝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凯蒂伸出手去，再次握住刀柄。

那是克莱尔从未听过的声响，从刀刃底部划破棉布开始。起初，凯蒂的动作很缓慢，刀片摩擦着衣料，突如其来的拉扯干脆利落，将利器彻底解放出来。于是，钢铁从血肉中抽离，嗖嗖地划过空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中门框。咔。刀刃斜插在木头里。

虽然伊娃依然能听见水下模糊的杂音，但此刻也看到了插进门框的刀子。她缓缓地扭头，发现地板上散落着碎片与鲜花，克莱尔瞪大双眼，紧紧地捂着嘴。片刻之后，她才意识到，克莱尔正在努力遏制尖叫声，却只是徒劳。克莱尔的手上戴着一枚戒指，精致漂亮，明亮夺目，就像星星在空中闪烁、呼唤着她。然而紧接着，恐怖的夜晚降临，世界变得极为阴沉。突然，星星消失了，一切都消失了，仅剩无边无际的黑暗。

不过，伊娃仍旧可以有所感受。她开始下坠，身体不再轻盈，而是非常沉重。放弃抵抗，陷入酣眠，多么平静，多么安宁，直到她发现自己别无选择。灵魂变得散漫，躯壳变得僵硬，她在黑暗中跌跌撞撞，磕磕碰碰。此生拥有的身体——曾经美丽迷人并且忠心耿耿的身体——完全失控。她恍然大悟，刚才所见就是生命中的最后回眸。星星。

脑海里迅速闪现妹妹的模样，安娜挺着大肚子，给宝宝取名为“伊娃”。

但是，当膝盖弯曲时，思念威廉的情绪占据了体内的全部空间，强烈的渴望让所有边界和一切障碍都化为虚无。他就像淡淡的薄雾，抑或发光的微尘，她热切地期盼，想要与之相融。

他没有来。

膝盖碰到地板，冰凉的晚风吹来淡淡的忧惧。砰。她的脑袋撞上木头，屋

里寂静无声。

---

1. 转瓶游戏：一种派对游戏，玩家们围坐成圆圈，中央的地板上放着一个瓶子。一个玩家旋转瓶子，等到瓶子停下后，亲吻瓶口指向的对象。该游戏最早始于20世纪20年代。

第37章



现在

怀念，抑或心酸。无论哪种情绪，无论从何而来，他们刚走进厨房，难言的伤感便笼罩了艾比。悲哀逐渐蔓延，连脚尖都在疼痛。

“地下室。”艾丹转向一扇紧闭的木门，虽然也可能是食品储藏室或其他房间，但艾比知道他说得对。玻璃把手非常漂亮，但她却不愿触碰。

“那是克莱尔，”辛西娅走进屋里，“和她的邻居，还有曾经在这里工作的女人。”她发现他们面带困惑，“抱歉，我还以为你们在看照片。”

艾比这才看到，通往地下室的木门旁挂着一张旧照片。年轻的外祖母、克莱尔和一个女人站在前院里，沐浴着灿烂的阳光。

“最右边，”辛西娅说，“是女管家。前段时间，在她去世以后，斯托克顿家收到了这张照片。我觉得有点别扭。照片拍得很好，相框也很精致，可是我不想放在起居室里。显然，斯托克顿家也有同感。我们搬进来的时候，它已经挂在现在的位置。”

“我能看看吗？”艾丹问道，从墙上取下相框，翻过来，念出背面的文

字，“克莱尔·巴兰坦，本宅女主人；伊迪丝·沃尔特斯，邻居。”他停顿了一下，抬头望向艾比，“凯蒂·拉斯马森，自1919年起即为巴兰坦家族效力。”他把照片递给她，“我们可以参观地下室吗？”

“二位请便，但恕我失陪，”辛西娅说，“我……不太喜欢地下室。对了，你应该拿走照片，它属于你，不属于我。”

艾比点了点头，细细地端详着照片。辛西娅离开房间，鞋跟的敲击声在走廊里回荡，渐渐消失。女管家的面孔。克莱尔的面孔。还有她的外祖母，年轻而健康。她将相框放进包里——多么奇妙，就这样带着她们离开——然后，艾丹握住玻璃把手，艾比的思绪飘进了地下室。

“我们不一定非要去。”他说。

她垂下脑袋，仍旧感到晕眩，“我必须去，否则永远都会耿耿于怀。”眼前的情景十分古怪，双脚显得歪歪扭扭，身体忽然失去平衡，仿佛她站的地方并不平坦，而是有着难以察觉的坡度。此刻，她看到地下室门前的黑白油毡布翘起，松动的木地板露出一道细长的缝隙。不知为何，她无法移开视线，只能目不转睛地盯着幽深漆黑、暴露在外的线条。

“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还是由你决定吧。我现在根本不能正常思考，一切听你吩咐，任凭处置。”

“没问题，沃尔特斯小姐。别怕，我不会在地下室里对你动手动脚，起码不会在这间地下室。”

她微微一笑，抬起双眸。柔和的阳光洒满房间，照亮了每个角落。邻居的车门关闭，狗吠的声音传来。普通的生活，平凡的日子。外面的世界依然如故，总是充满莫名的安慰。艾比恍然大悟，心中燃起希望：这就是迷雾的开端，这就是解脱的曙光。她不知道结果或方式，但答案只有几步之遥。她在寻找往事，而往事也在寻找她，渴望重见天日，等待真相大白。

“准备好了吗？”艾丹自告奋勇，“我走前面。”他迅速拉动把手，踏入黑暗，点亮灯光。片刻之间，她暗自纳闷，他如何知道开关在哪里？然而紧接着，地下室变得清清楚楚，犹如从梦中苏醒。狭窄陡峭的楼梯，落满灰尘的墙壁，锈迹斑斑的栏杆。

他踩上第一级台阶，老旧的木板发出深沉的哀鸣。

第38章



过

去

起初，她们认为她肯定活不成了。她们掀开她的衬衫，她的胸脯下方有一道狰狞的伤口。源源不断的鲜血喷涌而出，残酷地斥责着她们。她双目紧闭，嘴唇纹丝未动，脉搏深深地隐藏在体内。显然，死亡早晚会降临。

“我有镜子。”伊迪丝宣布道。

眼前的动作十分缓慢，耳边的声音异常响亮。伊迪丝的手指剧烈颤抖，无法打开宴会包的金属扣。克莱尔的灵魂脱离躯壳，悬浮在空中，俯瞰着房间。那是克莱尔。那是她的胳膊，伸向宴会包，平稳的手指按住金属扣。啪。震耳欲聋，犹如另一声枪响。尽管是自己制造的动静，但她依然胆战心惊。然后，她凝视着小小的宴会包。它见证过觥筹交错的美妙聚会，衣柜旁边的窃窃私语，甚至还有耀眼夺目的车头大灯，以及留在车里的激烈争吵。如今，它又见证了不可名状的恐怖意外。克莱尔感到难以置信，也许一切并未发生，看似漫长而可怕的夜晚，其实只是睡前的短暂梦魇。包里有一个银制粉盒，镶嵌着淡蓝色的珐琅。克莱尔呆呆地盯着粉盒，心里纳闷，为何要给死去的姑娘涂脂抹粉。

伊迪丝跪在地板上，打开粉盒，窗外大雨瓢泼。她把镜子举到伊娃的口鼻

上方，两三厘米处，双手仍旧颤抖不已，零星的粉末落向静止的嘴唇。伊迪丝倒抽一口冷气，惊慌失措，连忙胡乱涂抹，试图擦去粉末，结果却让伊娃的脸庞染上了红色的条痕。

刺耳的尖啸声传来，克莱尔猛然转身。

“水开了，”凯蒂说着，拿走粉盒，“喝茶有助于缓解紧张。”

克莱尔揽着伊迪丝的肩膀，带她走进厨房，关掉炉子，蒸汽从壶嘴里升起。凯蒂已经在银制的泡茶器中装满零碎的叶子，片刻之间，克莱尔暗暗猜测里面的东西。有助于缓解紧张。喝完茶，也许再也不会苏醒。突如其来的念头划过脑海，她不禁放声大笑。

“克莱尔。”伊迪丝一遍又一遍地恳求，直到克莱尔深深地吸气，平静下来。“咱们打电话找人，”伊迪丝继续说，“等他们赶到，她早就死了。然后该怎么办？”

“实话实说，”克莱尔回答，“这是一场意外，她不慎撞上了刀子。”

伊迪丝挑起眉毛，克莱尔陷入沉默，两人都发现问题重重。不慎撞上了刀子。当真是意外吗？为什么刀子正好伸向外面？为什么凯蒂并未松手或闪避？时间不够吗？凯蒂为什么没有尖叫？凯蒂尖叫了吗？琐碎的细节涌入克莱尔的脑海中，就像无数的照片散落在桌子上。首先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不，克莱尔告诉自己。如果有时间，伊娃必定会躲开，她急着逃离房间，来不及做出反应，所以才撞上刀子。尽管如此，克莱尔依然无法确定，究竟是谁迈出了最后一步，驱动利器插入血肉。刀片闪闪发光，身体合二为一。

伊迪丝闭上眼睛，努力深呼吸，最后看向克莱尔，仿佛恢复了少许从前的模样。“好吧，”伊迪丝说，语气平稳，却目光闪烁，似乎在打量四周，搜索隐藏的威胁，“你的丈夫跟这个女人私通，并且很可能会为了她而抛弃你，如果告诉警方‘她不慎撞上了刀子’，绝非明智的选择。”

凯蒂出现在门口，接着又消失在走廊上，前往自己的房间。音乐戛然而止，克莱尔恍然大悟，原来歌曲始终在播放。凯蒂什么时候听见了她们的交谈？歌曲中间应该有停顿，否则凯蒂无法察觉到客厅里的陌生嗓音，而此后的悲剧也绝对不会发生。命中注定的刹那，洞悉秘密的节拍。交响乐的优美，刮风前的空白。克莱尔回忆刚才的音乐，让夜晚倒带重演，耳畔响起《你令我多愁善感》的轻柔前奏。没错，肯定是这首歌曲。如果播放了其他的音乐、热闹的音乐，结果将会截然不同。一首歌曲就能彻底改变整个夜晚，改变她的人生、威廉的人生，还有那个姑娘及其亲友的人生。

克莱尔想到先前的预感——某种未知的事物即将来临——她多么希望自己早早上床睡觉，或者伊娃仅仅藏在暗处，并未胆大包天、信心满满地走进屋里。转念间的一个选择，音乐中的一次停顿，竟然如此重要，乃至性命攸关。

凯蒂回到厨房，“什么都没有。”她把粉盒递给伊迪丝，但是伊迪丝却频频摇头，不愿触碰，于是凯蒂便将粉盒扔进了垃圾桶。

她们推动伊娃，让她躺在凯蒂铺好的帆布包上，以便带出客厅。翻身的过程中，她的胳膊僵硬地落向地板，发出死气沉沉的巨响，吓得她们魂飞魄散。终于，她躺在通往地下室的门口，旁边就是楼梯。她们重新坐下，侧耳倾听，捕捉警笛的尖啸。但是，街区里寂静无声。

“如果有人要来，”伊迪丝说，“他们早就到了。凯雷家在缅因州，格兰特家在伦敦。如果有人听见，他们早就到了。”

克莱尔盯着台阶。自己已经变得匪夷所思，人生已经变得无可救药。有一瞬间，她不禁怒火中烧，都怪这个姑娘，让她永远地丧失了本真，再也回不到美好的从前。

她收回目光，望向水槽。凯蒂正在反复地清洗刀子，衣袖高高挽起，胳膊上露出工厂事故留下的细长伤疤，克莱尔从未见过。凯蒂仿佛感受到她的注视，立即关上水龙头，放下衣袖，擦干刀片。克莱尔想象着未来的画面，凯蒂用手中的刀子切洋葱，然后炖汤，威廉将汤匙举到嘴边。威廉。她紧紧地闭上双眸，充血的眼皮映着红色的光线。她们要如何向他交待？什么都不说吗？“放进抽屉里，”她睁开眼睛，对凯蒂说，“以后再带出去。”让它消失，埋在地下，等待刀柄破碎，任凭刀片生锈。

凯蒂点了点头，拿起白天遮盖奶酪的粗布，裹住刀子。一切都被污染了。克莱尔看着凯蒂把刀子放在水槽底下，周围有地毯清洁剂、地板抛光蜡和家用老鼠药，组成三角形的保护圈。

“如果警察要来，”喝完第三杯茶，伊迪丝再次开口，“他们早就到了。”

现在将近凌晨一点，窗外雨势渐小。同样的谈话内容，她们已经重复了好几遍。

“应该无人听到，”她继续说，“我觉得这样处理最好。权当她失踪了，咱们从未见过她。覆水难收，何必要毁掉以后的生活？”

“嗯，我同意。”

“她来自罗彻斯特？”

“好像是。”

“而且，威廉不知道她在这儿。”

“对。”克莱尔停顿了一下，放眼环顾厨房，寻找不见踪影的凯蒂。她记起凯蒂说过，地下室。没错，凯蒂正在楼下的隧道里挖坑，做准备。做准备。“凯蒂没有给威廉传达留言。但是，伊迪丝，她住在哪里呢？也许是朋友家，也许他们知道她打算来这里。”

“打算来这里并不等于真的在这里露面。大家都要出门，但有时会改变主意，有时会迷路走丢。总之，意外经常发生。重要的是，她并未被发现，如果有人登门拜访，咱们就矢口否认，既没见过她，也不认识她。”

她们来来回回地进行着问答，直到凯蒂终于出现，请求帮助。死去的姑娘躺在地下室门口的台阶上，克莱尔盯着苍白的脸庞，蔚蓝的瞳孔也静静回望，仿佛在观察，又好像在谴责，试图铭记克莱尔的模样。凯蒂走过去，合上姑娘眼皮。凝视消失了。克莱尔点头表示感激，忽然看到伊娃的睫毛颜色很深，而且闪闪发亮。她哭过吗？克莱尔移开目光。在她的胳膊旁边，地板微微翘起，幽暗的血液沿着楼梯顶层蔓延，渗透到油毡布和墙壁之间。

伊迪丝和凯蒂把尸体搬进地下室，克莱尔在屋里穿梭，熄灭所有灯光。好了，现在整栋房子都已酣然入睡，今晚并未发生任何事情。

第39章



现在

地下室飘来陈腐而香甜的味道，艾比立刻明白，这种奇妙的混合就是秘密的气息，从今以后，她会永久铭记。楼梯上有许多松动的木板，墙壁由老旧的砖块砌成，灰浆脱落，露出阴暗的缝隙。两端挂着裸露的灯泡，照亮周围的区域，中间却陷入黑暗，犹如叛逆的领地。但不知为何，随着脚步前进，恐惧却逐渐消散。仅此一次，艾比毫不惊慌，没有觉得天花板在压迫或者墙壁在颤抖。相反，她满怀好奇，镇定如常，仿佛眼前不是深藏于泥土中的老房间，而是镶嵌着紫水晶的大岩洞。她微微颔首，莫名地感到胸有成竹。

“别问我有什么想法，因为很难说清楚。”

艾丹径直走向角落里的行李箱，真皮捆带，黄铜铆钉。收纳圣诞节装饰品的纸箱摞在墙边，架子顶层放着圣诞花环、塑料冬青树、金光闪闪的挂件和落满灰尘的松果。在盒装的火车模型旁边，有一个巨大的胡桃夹子肃然挺立，耷拉着眉毛，显得昏昏欲睡，仿佛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工作。毫无疑问，冯·德夫纳家经常举办奢华的假日派对，她仿佛看到室内充斥着明亮的银制托盘和身穿天鹅绒礼服的孩童，屋外寒风凛冽，湖水泛起蓝色与白色的粼粼波光。

但是，我依然会想起那间地下室，依然记得清清楚楚。外祖母究竟要遗忘什么？

艾丹跪在行李箱跟前，“上面贴着它经过的所有国家的标签。德国，挪威。你能看清日期吗？”

她靠近他，突然觉得浑身冰凉。并非平缓的降温，而是有强烈的冷空气袭来。

艾丹抬起眼睛看着她，“怎么了？”

“好冷。”她开始四处寻找，脑海中回放着曾经看过的电影，主角用手试探，摸到一盒雪茄与一摞信件。她扫视着墙壁，但是并未发现通风口。

他走向她，伸出胳膊，仿佛在测试气流，“我没感觉到……”话音戛然而止，“就是这儿。”他仰头望着墙壁的角落，思索合理的解释，“也许在架子后面。”

架子被螺丝固定在墙上，摆满了纸箱与油漆桶。他把杂物一一放到地板上，露出越来越多的砖块。还有两个架子需要清理时，他的手机响了一声，然后又陷入沉寂。他举起手机，搜索信号。

艾比转向墙壁。面前的砖块始终被纸箱遮盖，免遭岁月的侵蚀，颜色颇为鲜亮。难以言喻的情绪掠过心头，只剩下两个架子了。

在距离地面三十厘米的位置，有一小块墙壁全是灰浆。她眯起眼睛，勉强看到疑似手印的痕迹。

“还是毫无发现？”艾丹问道，放弃了寻找信号。但是紧接着，他望见隐隐约约的轮廓，于是跪在艾比身边，仔细观察，“看。”他打开手机的亮光。

黯淡的手印就像一抹阴影，上方刻着姓名的首字母缩写，显得十分粗糙，似乎是以木棍代笔。WB＋EM（注）。

刹那间，她激动得微微颤抖，尘封的往事即将浮出水面，梦寐以求的终点近在咫尺。

“他有情人，”艾丹说，“你外祖母的姓氏是什么？”

“沃尔特斯，跟我一样。爸爸离开以后，我们就恢复了原本的姓氏。我不知道E.M.是谁，估计是别人吧。”她注视着大写的首字母——神秘的名字，难解的谜团——泪水涌入眼眶。我依然记得清清楚楚。婚外恋？外祖

母为何会关心邻居的私事？她能够感受得到，这就是答案——然而，应该怎样理解呢？爱情的最后证明，悲剧的永恒秘密。“他肯定非常爱她。”话音刚落，撕心裂肺的疼痛便席卷全身，可随之而来的却是如释重负的欣慰。

艾丹似乎并未察觉。他伸出手，按住墙壁。很久以前，有人做过同样的事情。指尖滑进凹槽，手掌严丝合缝。

“他肯定非常爱她。”艾比重复道。

尽管她觉得他听到了，但他依然没动，只是紧紧地闭着眼睛，仿佛在聆听其他声音。

---

1. WB＋EM：威廉·巴兰坦（William Ballentine）和伊娃·马汀（Eva Marten）的姓名缩写。

第40章



过
去

隧道中央有个坑洞，虽然很浅，但已足够。伊娃盖着随身携带的毛巾，靠近腹部的位置被染得通红，零碎的枝叶表明，它曾经在地上铺过。散漫的光线照耀着隧道的墙壁和天花板，弯曲的树根犹如枯瘦的鸟爪，长长的阴影沿着泥土蔓延。恍惚间，克莱尔记起，威廉的父亲坚持要保留隧道，但是他自己却不肯进来。威廉告诉过她：“以前，他曾经在比利时跟隧道工人并肩作战，他们纷纷丧生于爆炸中，至今还有尸体埋在地下。”

如今，又添一具尸体。

克莱尔寻找伊娃的提包，却毫无收获。突然，她发现锅炉正开着，答案呼之欲出。她回头望向刚刚安好的锅炉，热浪滚滚，扑面而来，遗物散发着刺鼻的气味，飘进房子里。

她确实死了，对吗？

克莱尔极不情愿地掀开毛巾，伊娃依然合着眼睛，嘴唇紧闭，再也无法开口。有人把她的双手放在胸口，摆出虔诚的姿势，令克莱尔想起棺材中的死者。

“随着岁月流逝，”伊迪丝指着克莱尔刚放下的毛巾，“它会彻底分解，就像所有事物一样。”

克莱尔默默地点头。她们向姑娘的尸体道歉、祈祷，请求原谅，然后克莱尔和伊迪丝匆匆离开隧道，呆呆地盯着地面，听着铲子刮擦的声音和泥土坠落的声音。一遍又一遍。

结束后，凯蒂走进地下室，克莱尔看到她的脸颊上似乎有泪水，但是当她开口时，克莱尔觉得应该只是汗水。

“帮帮我。”凯蒂指着储藏柜，“咱们先用这个，将来再用砖头。”

三个女人把柜子推向隧道的入口，就像堵住一张大嘴，让秘密永远藏在里面。接下来，伊迪丝应该返回家中，装作若无其事，仿佛今晚仍旧是普普通通的聚会，充斥着闲聊、桥牌与白兰地。

后门砰然关闭，克莱尔感到筋疲力尽，拖着沉重的脚步攀登台阶，一头栽倒在床上，再也无力起身。她从旁边抓过毯子，胡乱盖上，顺便看了看挂钟。将近凌晨三点。她觉得仿佛好几天都没有休息了，脑海中掠过荒唐的念头——明早醒来，夜里的一切都会化作虚无。可能吗？她太累了，也许记忆并不正确，也许只是一场噩梦，也许自己还在睡觉。毛毯边缘摩擦着脖颈，连衣裙紧紧地裹住腰部，但是她却纹丝未动，任凭思绪在疯狂的海洋中随波逐流。终于，终于，她得以酣然入眠。

几分钟后，她猛然惊醒，心脏怦怦直跳。她坐在床上，屋里一片漆黑，她的呼吸非常急促。片刻之后，她侧耳倾听，周围悄然无声。但是几秒钟前，她明明听见了用力踩踏泥土的动静，摇晃的震颤令她心有余悸。

凯蒂检查过了，镜子不再起雾，脉搏不再跳动，蓝色的眼睛依然紧闭，此刻的恐慌不过是她常常经历的童年阴影。自从她的布娃娃埃莉被埋葬在地下室以来，从小到大，夜里总会听到同样的巨响。埋葬在地下室。如今，她明白了，原来那是一个可怕的预言。她望向挂钟——才过了十五分钟，但是她已经彻底清醒，肾上腺素在体内狂奔。

她决定实话实说，接受惩罚。明天，她要告诉威廉，必须告诉威廉。真相会摧毁她的婚姻和人生，但是如果伊娃不能拥有他，那么克莱尔也不能。献出后知后觉的忏悔，挽回微不足道的公正。

她再次闭上眼睛，盼望赎罪的念头能带来少许睡眠。然而，潜伏的梦魇立即发起残酷的进攻，天花板急速坠落，将她推进床垫、木板、地窖乃至土壤中，压迫的力量越来越大，直到她深埋于地下，无助的尖叫彻底淹没。

*

第二天清晨，威廉醒来。夜幕褪去，天色渐亮，身旁空空荡荡，被单光滑平整。他伸手拿起床头柜上的怀表，查看时间。刚过三点，肯定不对。他举起怀表，放在耳边，果然没有动静。他反复地转动发条，依然无济于事。又停了，真是没用的东西。

他走下楼梯，看到正确的时间，冲好燕麦粥，准备去门廊上吃早餐。可是，他刚打开门，便愣住了。大富翁的棋盘还留在原处，纹丝未动。他呆呆地凝视着两枚金属棋子——他的棋子是赛车，她的棋子是顶针——伸出手去，拿起、放下，恋恋不舍。

他并未打乱棋盘，只是在自己的位置坐定，背靠门柱，大腿上摆着汤碗。她坐在对面，姿势相同，嘴里含着汤匙，唇角上扬。他报以微笑，却意识到眼前一片虚无。空气清凉，浓雾从树林中飘来，变得愈发稀薄。他低头看向棋盘，所有的红色旅馆都代表着他的野心勃勃。上回玩大富翁的时候，她曾开玩笑地说："我只能在选美比赛里获得二等奖？"次日，克莱尔便提起孩子的事情，人生彻底改变。"显然我不是评委。"他如是回答，看着她把卡片塞回底部。举手投足间，睡裙的绸缎布料在灯光中闪闪发亮。此刻，他挪开摞好的卡片，最后一张静静地躺在下面。

他让一切都保持原样，石头压着卡片，棋子坚守途中。不受干扰的存在是莫大的安慰，仿佛他们的灵魂依然留在这里，沐浴着门廊的灯光，欢笑嬉闹。无论如何，他希望这场游戏能够继续下去。但是，怎么可能呢？他伤透了她的心，还要考虑未来的孩子。就算他可以找出在一起的办法，她也不会同意。毕竟木已成舟，而且前路渺茫。

离开罗彻斯特之前，他去了一趟办公室，看到新文件堆在自己的桌子上，决定以后再回来处理。他知道，必须花费整整一天才能完成工作。忽然，他看到电话旁边的小纸条。即便在远处，他也能立即认出上面的名字。

伊娃。

他赶紧拿起留言："伊娃打来电话，她在明尼阿波利斯，准备找你，有要事相商。"日期是昨天。昨天，他站在隔壁房间，决定不进办公室，只想离开，只想见她，不愿耽误时间。与此同时，这张纸条就躺在他的桌子上，无人问津。

豪华的凯迪拉克驶出停车场，许多熟悉的面孔目瞪口呆，他却不予理睬。无暇解释，无暇道别，他要驾车飞驰，沿途北上，想方设法解决所有问题。只要伊娃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他必定牢牢抓住，绝不放手。

他到家时，凯蒂正在打扫厨房，用力地擦洗水槽。桌上没有食物，克莱尔也不见踪影，听到他的询问，凯蒂并未转身，“太太在客厅。”

但是，客厅里空无一人。他刚要上楼，却看到她坐在远处的角落中，背靠椅子，神情恍惚，交叠的双手放在大腿上。他发现她哭了，不由得惊慌失措。

几秒钟内，他便蹲在她面前。她直勾勾地注视着他，目光坚定，仿佛要从他身上寻找答案。

然后，她如实相告，他重重地向后跌去。

他几乎脚不沾地，迅速地跑下楼梯，盯着堵住隧道的金属柜。凯蒂帮他挪开柜子，克莱尔坐在台阶顶层。他不信——即便她说出伊娃的名字，一个她无从得知的名字，他还是不信。她是克莱尔呀！善良的克莱尔，坚忍的克莱尔。但是紧接着，他意识到凯蒂也参与其中——大胆的凯蒂，冷酷的凯蒂，从不惧怕隧道，对恐怖嗤之以鼻——他才明白，原来是真的。

他命令凯蒂动手挖掘，凯蒂默默地听从吩咐。隧道很矮，他必须弯腰驼背，举止笨拙，脖子酸痛。忽然，他看到了伊娃的脚尖、鲜红的指甲——她知道，他最喜欢红色的指甲油——麻痹的感觉席卷全身。她的脚。她的脚怎么会出现在隧道中？她的脚，总是搭在浴缸边缘的瓷砖上，稍稍触碰到水龙头。她的脚，曾经从杨树的枝头垂下，扫过他的耳朵。她的脚，能够轻快地奔跑，把她带进他的怀抱。他开始清除泥土，动作越来越快，毛巾渐渐暴露。她没有放弃，她来找他了。他明白，这仅仅是空洞的念头，只有以后才能理解其中的意义，而恍悟的痛苦会将他彻底压垮。

他稍作停顿，刚刚掀开毛巾，凯蒂就踉跄着退到墙边。突如其来的反应令他深感困惑。她脚步蹒跚地穿过隧道，克莱尔好奇地出现在入口，恰巧与她擦肩而过。克莱尔又向前走了几步，突然捂住嘴，脸色煞白，似乎在说着什么，一遍又一遍。“噢，上帝，噢。”

然后，他听得更加清楚了。“不，上帝，不。”

他转回身去，面对现实。

伊娃。张着铁青的双唇，仿佛要呼唤他。瞪着湛蓝的双眸，眼中充满恐惧。

第41章



现在

离开巴兰坦旧宅的感觉很奇怪。身后的大门砰然关闭，他们站在台阶上，迎着阳光眨眼，适应周围的声响。透过树林，群岛湖若隐若现。湛蓝的水面倒映着天空，浮现出朵朵白云。整个世界就像纸张的折痕，连接着过去与现在。

“可惜没有结果。”他对她说。他深知渴望答案却求而不得的沮丧。他们并未揭开尘封的往事，仅仅推测出克莱尔的丈夫似乎深陷于婚外恋中，也许可以解释其自杀身亡的结局，然而除此之外却毫无收获。

“还是有结果的，”她说，“尽管不是豁然开朗，却也令人如释重负，”她长舒一口气，“我觉得情况会变得截然不同。”

提示音响起，他看向手机：六条短信——速速联系警局——和许多语音留言，全部发送于他们在屋里参观的时候。他沿着小径后退，靠近前门，信号果然立即减弱。“糟糕。”他快步朝人行道走去，“刚才不在服务区，好像出事了。”

艾比指着街对面的浓密树荫，“我去那边等你，赶紧回电话吧。”

他跳过语音留言，直接打给警局，屏气凝神，准备迎接未知的消息。

“终于，”哈里斯说，“你多久能来？”

“两小时。抱歉，我……出什么事了？”

“你不知道吗？我们抓到他了。”

艾丹面朝湖泊，“他？”

“虽然不是板上钉钉，但是绝对没错。他叫卡尔·萨顿。今早你离开以后，哈尔特突然灵光闪现。之前有个女人报案，说这家伙在上床的过程中羞辱她，动手把她捆起来，起初还算两相情愿，可她不喜欢后续的发展。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他前几年恰好在马歇尔工作，当时住在威尔玛，开车上班需要一个钟头。”

“他的汽车里程数很高吗？”

“非常高，完全符合。于是，我跟哈尔特决定去找他谈话，仅仅提几个问题而已。结果，我们看到屋里明目张胆地摆着部分骨架，显然属于人类。站在门口就能看到，甚至都不用进去。长长的桌子，铺着美国国旗，堆着白花花的骨头。他声称全是从河边捡的，讲得特别离奇，提到什么精神病院，说某个逃跑的姑娘穿着紧身衣淹死了，每年都会有一根骨头被冲到岸上。这家伙简直是个疯子，跟侧写资料的描述一模一样。而且，莱拉·麦克凯尔也来了，她居然见过他。几个月前，在停车场里，当时她还住着公寓，之所以记得，是因为他主动跟她搭讪。眼下，我们正在彻查他的不在场证明，包括马卡德和马歇尔两地。他说莱拉和莎拉出事的晚上，他都在家中。他家位于郊外，距离镇子有二十分钟的车程，方圆五公里都没有邻居，因此无人作证。我得走了，你也得走了。快上路吧，伙计，这个案子很可能要结束了。”

结束。回归正常的生活，睡在自己的床上，人们不再害怕，可以放心地到街上散步，或者寻找丢失的宠物。他转向湖泊，朝艾比走去。

她站在狭窄的空地上，背对着粼粼波光。“他们抓到他了，”他靠近后说，“虽然不是正式逮捕，但是似乎情况乐观。艾比，我觉得应该要结束了。”

她扭过头来，惊慌失措地捂着胳膊。

“怎么了？”

“蜜蜂。”她稍作迟疑，“艾丹。”

他抬起她的手腕，看到胳膊肘附近的红肿痕迹，中央有一个小小的针孔，“不会是过敏吧？”

“艾丹。”她再次开口，他这才听到，空气在振动。他扭头望去，三米之内有一群蜜蜂，紧紧地依附于枝头。它们覆盖在树上，汇聚成美丽的花毯。

他拽着她的胳膊，“来。”

她跟随他的脚步，极不情愿地移开视线。他们穿过街道，嗡嗡声逐渐变得模糊，但依然没有消失。坐在越野车里，他也能看到它们，如果心里惦记，总会看得到。

“你还好吗？”

她点了点头，仍旧注视着蜂群的方向。

“我们抓到他了，”他说，“我必须得回去工作，晚上的约会只能暂时取消，不过以后的生活将变得更好。”

她颤抖着深呼吸，然后露出淡淡的微笑，“今晚，我要让妈妈去汤姆家。我想喘口气，远离她的唠叨。”她重新望向湖畔，“大树，蜜蜂，跟我的梦境一样。”

“别多想。”他说，尽管他从未亲眼见过类似的情景。

“被蜂蜇的感觉很像被玻璃碎片扎到。”

“我明白。不过，最糟糕的事情已经结束了，我们抓到他了。”

她看着他，微微一笑。然而从她的目光中，他能够看出来，她并不相信真的结束了。

第42章



过

去

威廉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虽然生在天主教家庭，可是一旦能够自主选择，他便不再参加弥撒。他相信吗？他是否真心相信自己背诵的祷告和吟唱的赞歌？他始终把宗教关在抽屉里，就像遗忘的便条，偶尔翻出来看看，每年只有一次两次。直到父母去世以后，他才产生怀疑，发现自己相信的东西实在微乎其微。然而，父母都是虔诚善良的教徒，于是他认为，他们的坚定信仰就是他们的最终答案，父母肯定会上天堂。况且，作为一个优柔寡断的纨绔子弟，他的意见根本无足轻重。何必要争论？何必要质疑？他希望他们可以去往梦寐以求的地方，获得神明的嘉奖，在白云间幸福地生活。但是，伊娃呢？对于没有宗教信仰、犯下严重罪孽的伊娃来说，死亡意味着什么？他不敢去想。

他常常思考两个问题。他还会再次见到她吗？这一切——开端、过程、结局——究竟为何会发生？

后知后觉的苦涩笼罩着他。她死了，毫无生气，浑身冰凉。曾经深情凝望的脸庞，曾经日思夜想的脸庞，如今深埋于脚下，永远地消失在肮脏的泥土中，湮没在无尽的黑暗里。有时，他深感困惑，无法理解。有时，又呼吸急促，恍然大悟。他无力挣扎，只能浑浑噩噩地随波逐流。其实，他失

去过许多亲朋好友，早已熟悉死亡，可这次却截然不同。她带走了他的灵魂，遗留的空虚与日俱增。

他多么希望自己有所相信，即便错误也没关系。他想从盲目而固执的信仰中求得安慰，就好像小时候，他总是相信开着灯就会平安无事。

七天后，他决定结束一切。首先，从车库开始，用水泥封住通往隧道的活板门。然后，来到地下室，在入口堆砌越来越高的砖墙。不过，他把底部的几块砖头向后挪动了两厘米，涂上薄薄的灰浆层，用铅笔写出他们的姓名首字母，并且按下手印。无人知晓，无人明白，那是姗姗来迟的触碰，可望而不可即。

他在新修的墙壁旁摆上一束美丽的鸢尾花，不久，颜色褪去，茎叶干枯。他反反复复地回溯自己的足迹。从错过她的留言，到走进餐厅，遇见的朋友恰好知道威廉的真实姓名，再到停下脚步，帮助在人行道上摔倒的漂亮姑娘，接着，他又想起父母的车子驶过的黑冰，想起他试图取悦他们，改善自己，举行婚礼，甚至逃避战争，在金碧辉煌的豪宅中呱呱坠地。他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一步，看似随意，或出于心血来潮，或受到天气影响，或因为玻璃橱窗的反光吸引视线，继而发现匆匆转过街角的姑娘。他重新审视这些渺小的瞬间，感受着蝴蝶翅膀的颤动汇成强大的气流，却无法改变分毫。

记得他们见面的第一天，望见她跌倒，他伸出手去。即便在那时，他也本能地想要抓住她、保护她，可惜从头到尾，始终力不从心。此刻，他才意识到，他从未告诉过她，他爱她。

从前一切的一切，所有细微的碎片，共同拼成今天的结局。面对错综复杂的轨迹，面对冥冥之中的命运，他终于知道了应该相信什么：还没有结束，不可能结束。

第43章



现在

结束。媒体蜂拥而至，街上人潮涌动。所谓结束，好像并不真实，尚未尘埃落定。对于艾丹来说，一切似乎才刚刚开始。

起初，他望向审讯室，只能瞥见卡尔·萨顿的衬衫一角。但是紧接着，舒尔茨闪到旁边，他认出了嫌疑犯的样貌：河流先生。

哈里斯匆匆出门，径直走向冰箱。

“他就是卡尔·萨顿吗？”艾丹问，“我认识他，在河边。”

哈里斯瞪大双眼，“你去过他家？”

“没有，脸熟而已。我跑步的时候，经常遇到他在下游钓鱼。”

哈里斯抓起水瓶，艾丹回忆河流先生钓鱼的情景。挥拳猛击鱼儿的脑袋，动作中充满艺术的美感，却也隐藏着可怕的暴力。

“我们正在展开大规模搜查，”哈里斯说，“犯罪分析局几乎出动了半数的探员。目前已经从汽车里和地毯上采取了对照样本，送往圣保罗的实验室进

行紧急分析。郊外的森林里有一个礼品袋，装着针管和氯胺酮，到处都是他的指纹。莱拉·麦克凯尔曾说，这家伙令人毛骨悚然，我觉得完全正确。”

哈里斯返回走廊，艾丹跟在旁边。那个人让我觉得毛骨悚然。艾比也说过类似的话。当时，她在咖啡厅里给艾丹看身上的胎记，偶然捕捉到河流先生的视线。之后，河流先生站在雨篷下，点燃香烟，天色阴沉，火星忽明忽暗。那是周日的事情。第二天早上，布里塔妮便发现了烟蒂，等到夜里，艾比又听见了声响，侧门的锁闩意外打开。艾丹恍然大悟：原来艾比真的遭到了监视，成为罪犯的攻击目标。危险居然近在咫尺，越想越觉得后怕。还有昨晚，她家附近的汽车尾灯——他肯定把这家伙给吓跑了。

“哈里斯，太好了。查一查他昨晚在哪儿。”

“我知道，他在托兰街的红墙酒吧谈情说爱，约会对象今天也在他家，两人都衣冠不整。”

艾丹停住脚步，“他们昨晚始终在一起吗？他从未离开过？”

“我们没有核实昨晚的情况，不过可以调查。噢，对了，他抽烟，口袋里放着白万[注]。”

艾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是红万？”

“我明白你的意思，麦克凯尔家附近和艾比家对面发现的烟蒂都是红万。但是，换换口味也很正常。也许商店没货了，也许他最近手头比较紧。听着，没有人逃避现实，我们将继续调查，直到水落石出。不过我很清楚，他肯定要认罪。而且，纤维样本的匹配结果很快就会出来，证明他确实在案发现场。”他把手放在门上，露出灿烂的微笑，“今晚，我的妻子总算可以好好睡觉了，说不定我也能休息休息。”

门开了，哈里斯走进去，艾丹正好看到河流先生盯着桌上铐住的双手。他再次记起这个男人用拳头击中鱼儿的脑袋，内心的希望油然而生，也许真的要结束了。

“一切顺利？”电话接通后，艾比问道。

“场面混乱，但情况乐观。今晚你独自在家吗？”

“不。”她笑了，“汤姆特地挑了今晚生病。眼下，妈妈正在隔壁房间打电动游戏，顺便远距离批判我。”

“有人陪伴就好。”他说。

“可我想独自待着。”

他望见德文克出现在警局的另一头，于是告诉艾比他得挂了，两人互道晚安。几秒种后，他来到前门旁，拦住德文克警官。

“我知道咱俩已经扯平了，”艾丹说，“但是我需要你今晚去一栋房子周围巡逻。”

*

她应该感到高兴。罪犯被抓住了，新闻媒体大肆报道他的个人信息，最后轻描淡写地加上“据称”二字。可是，噩梦会停止吗？在巴兰坦的旧宅里，神秘的气味唤起了模糊的记忆，犹如开启尘封的大门，带她进入外祖母和克莱尔的世界，打破了多年的沉寂。

然而紧接着，她穿过街道，去往湖畔。空气突然开始振动，毫无征兆。嗡嗡的巨响如此强烈，就像扎根于脑海中，令她头晕目眩。等到发现声音的来源，她已经被蜇了。那时，她才明白——梦境没有结束，问题没有解决。

夜深人静，弯月高悬，窗外一片漆黑，恐惧在心头蔓延。如果最可怕的噩梦即将降临，今晚会发生什么？她会悄无声息地死去吗？张着嘴，胳膊从床边耷拉下来，手指掠过地毯。

她必须放松，缓解紧张的情绪。书桌的抽屉里全是杂物。断掉的铅笔，旧音响的遥控器，便笺簿，样式古朴的胶木手镯。还有随身听，依然装着母亲录制的钢琴曲磁带。她按下播放键，磁带的轮子居然缓缓转动，但仅仅是苟延残喘，很快便恢复静止。她又向外拽了拽抽屉，动手寻找电池，忽然看到盛满石头的小皮囊。碧玺、黑曜石、翡翠、黄铁矿。很久以前，有个男孩喜欢她，送给她五颜六色的礼物，她却不假思索地扔进抽屉，还在众人面前诋毁他。

她想表达歉意。也许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但是如果他还在镇上，她可以找到他的住处，把道歉信投入邮箱中。她抓起便笺簿，准备翻到空白页，意外看到很久以前写下的段落。梦：艾丹。林荫道，美丽的黄色老式汽车，树枝的影子倒映在车前盖上。一只松鼠跑到他的面前，他微笑着挥手，却显得很悲伤。非常悲伤。她撕下这张纸，用桌上的石头压住，决定好好保存。黑曜石，闪烁着迷人的光泽，传说是威力强大的护身符。

她写完道歉信，找到电池，按下播放键，立即被岁月吞没。不。她渴望睡

觉，不愿回忆往昔。一切都在告诉她，她正处于两个阶段的边缘，两种自我的分界。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她无法再维持原样。今早，罗伯特的短信：如果准备好了，就给我打电话吧。她始终在回避他。明天，一场谈话，所有真相。或者，在电话中尽量简明扼要，不过回去以后要详细解释。没错，明天的她跟今天的她肯定截然不同。但是，夜间无法行动，她仿佛定格在跑步前的蹲踞式姿势上，等待发令枪响起。任何声音都能让她启程。

然而，抵达明日的唯一途径，就是穿过黑暗的草地。

她迈上走廊，听见母亲在打鼾。如今，她们很少说话，态度彬彬有礼，不想陷入争吵，浪费艾比逗留的最后几天。需要进行的谈话有许多，母亲排在首位。掌心里的安眠药通常会让梦境变得更加糟糕，她已经把手机调成静音，关好窗帘，再加上白色的小药片，连接清晨的道路就像惊险的高空滑索。她打开厨房的大灯，将玻璃杯放到水龙头底下。如果无法闪躲，如果必须做梦，那就来吧，速战速决。她对盘旋不去的梦魇感到十分生气，干脆选择冒险的做法，用安眠药发出讥讽的嘲笑。

窗户光滑而黑暗，承载着厨房的映像，犹如乌檀木的浮雕。灶台。微波炉。菲利克斯猫的挂钟瞪着疯狂的眼睛。还有前门，全是透明的玻璃，几乎毫无屏障。外人站在任何方位，都能把她看得清清楚楚。

温水从杯中溢出。她关上水龙头，吞下药片，再次望向院子，试图重新聚焦，穿越屋里的世界。然而，一切都停留在玻璃上，她只能看到自己的映像和菲利克斯晃动的瞳孔。

*

空中挂着地球反照的月亮，阴暗面被海洋反射的光辉照亮，蜷缩在弯弯的月牙中。新月拥抱着旧月。

卡尔·萨顿的家人在警局的等候室里。每回从旁经过，艾丹都刻意移开目光。他们显得普普通通，非常和善，完全不像罪犯的亲属。他明白，以貌取人的想法实在荒唐可笑，但是看到萨顿的母亲，类似的念头总会涌入脑海。她穿着蓝色的毛衣，戴着蓝色的珠子项链，口红涂得很均匀，打扮颇为得体，但是双手却在剧烈地颤抖。

夜晚飞逝。艾丹走出审讯监控室，站到远处的窗户跟前，打算喘口气。他不想靠近自己的工位，那里乱七八糟，堆满了办公用品和文件夹。在嫌疑犯被逮捕后，哈尔特立即决定回归战斗，在警局里正式扎营，用一张桌子堵住艾丹的办公桌。此刻，透过窗户的映像，艾丹看到舒尔茨朝他靠近。

“情况不妙，”舒尔茨说，“案发现场的纤维跟本次采集的样本无法匹配。”

艾丹转过身来，“什么？麻烦大了。”

“是啊，”舒尔茨说，“不过，也许他并未使用自己名下的车辆。总之，还有其他证据要分析，实验室正在加紧工作。”

“抱歉，打扰了，”一名年轻的警官说，“麦肯齐，汉堡放在你的桌子上。你们听说木桶酒吧的事情了吗？店里要停止营业，结果几个臭小子用水壶敲破了酒保的脑袋，其中一人还企图逃跑，德文克追了三条街才抓到。”

“德文克？”

“嘿，”那名警官突然穿过房间，冲一个女人高喊，“你必须在外面等待。刚才不是说好了吗？”

德文克并未守护艾比家的房子。究竟离开了多长时间？他望向审讯室，房门紧闭，无需担心。他打算拎起食物，回到监控室，让另一名警官出来休息。

食品袋上油渍斑斑，弄脏了桌面。他伸手去拿纸巾，忽然看到一份半埋在杂物堆里的文件写着贝姬·考克斯的名字，于是便开始翻看。在第一起连环案发生前两年，这位年轻的姑娘曾于马歇尔遭到强奸。哈克斯特德的便条：也许用不着了，而且早就被判定为无关案件，不过既然已经找到，还是给你吧。贝姬·考克斯，案发当时十九岁，建筑系学生，跟母亲同住，在隔壁街区的餐厅里兼职，做服务员。罪犯戴着面具。现场采集到头发的DNA样本，但是没有匹配结果。艾丹盯着她的照片——跟艾比一样，留着卷发。资料中的数据显示，就连身高体型都十分相似。

接下来有几份骚扰案件的记录，报案人是贝姬的母亲苏珊·考克斯，报案时间比女儿的强奸案早四个月。哈克斯特的便条：她们同寝同居，真正的目标是谁？

她们同寝同居。又一个在家的母亲。到底有多少个？证词从脑海中闪过：我睡着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根本无法阻止。他意识到，艾比的妈妈今晚在家。可怕的预感涌上心头，挥之不去。

眼下，局里的所有同事都无精打采，昏昏欲睡。

他抓住身边的警官，“去找哈里斯或舒尔茨来，哈尔特也行。”

他继续阅读骚扰案的报告，速度越来越快，肾上腺素飙升。他知道，真相

隐藏在里面。半夜的恶作剧电话。掐死的小猫躺在门廊上。家具摆设被重新布置，虽然还在原位，但是方向全部相反。轮胎总是漏气。不知道敌人是谁——但是，有一名常客曾经邀请贝姬约会，结果却遭到无情的拒绝。当时，她的男朋友恰好在旁边的卡座里。“就凭你？你以为她会跟你出门吗？”她懒得询问对方的姓名，他也没再回去过。案件报告中夹着一张餐厅的收据。汉堡、薯条、两杯汽水。他并未留下小费，而是在收据上写道：贱人不配得到小费。现金支付，分毫不差。

哈里斯出现在他的面前，“什么事？”

“案发时，有几个受害者的妈妈在家？全部？”

“据我所知，有两起案件是双亲在家，其他三起案件是单亲妈妈在家。怎么了？”

我即将入眠。那个枕头。“哈克斯特德说过，有一位妈妈认为，罪犯曾经看着她睡觉。哈里斯，每一次，受害者的妈妈都在家中。而且这些姑娘均为二十岁左右，这非常奇怪，也非常重要。咱们原先以为，她们的共同点是学生身份，无法负担房租，但如果不是呢？你瞧，”他举起案件报告，“这个姑娘也在马歇尔的家中被人强奸，她的妈妈就睡在走廊的另一头。”

“所以，你认为这也是他干的？咱们去审讯室提起她，看看他的反应。”

艾丹盯着餐厅收据上的文字。贱人不配得到小费。眼前的迷雾缓缓散开，字母a呈现出蜂刺形态。“不，我觉得不是他。”

造假案。几秒钟内，他便找出了鉴定样本，字母a跟瑞克的笔迹简直一模一样。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字母——字母t的横杠从左侧正常起笔，却在右侧逐渐加粗，最后止于醒目的黑点。字母b也十分相似，字母o的圆圈很大。他抓起手机。快接。但是通话却径直转入艾比的语音信箱。

他赶紧拨打另一个号码。等待音响起，他把强奸案的报告塞给哈里斯，“我觉得这才是第一起案件，而且我好像知道犯人是谁了。”

家具摆设被重新布置，骚扰案的报告说，虽然还在原位，但是方向全部相反。终于，丽贝卡·沙利文接起电话。

“你哥哥以前在马歇尔生活过吗？我没有在他的档案中看到。”

“这是午夜问询吗？”

“丽贝卡！”

“好吧。对，跟我表哥同住，从来不交税，从来不……”

“什么时候？”心脏怦怦直跳。

“大概六年前吧？在表哥家的车库二楼待过几年。我们可以利用逃税的证据吗？”

骚扰案的报告上写着日期，五年半以前。连环案的时间也统统吻合。“他抽什么烟？”

“红万。要我说，可以帮助他早点下地狱。”

红万。能够清楚地看到莱拉·麦克凯尔的房间。能够清楚地看到艾比的房间。最后一个问题——求你说不，“他在这里是否认识名叫艾比·沃尔特斯的人？”

沉默过后，“不。”

艾丹如释重负。

然而，她继续道：“但是，他认识沃尔特斯夫人，就是那个老师，你知道吧？我们都说，沃尔特斯夫人是他的‘亲亲好妈咪’。她跟你提到的名字有关系吗？”

线索剧烈碰撞，真相浮出水面。艾丹勉强听完丽贝卡的解释——“他总是往他们家跑，后来不知为何，沃尔特斯夫人激怒了他，大家都令他恼火，我告诉过你”——并匆匆出门，哈里斯跟在身旁。“派人去十街，监视瑞克·沙利文的房子，”艾丹说，“还有多萝西·沃尔特斯的房子——金合欢街543号。”

“瑞克·沙利文究竟是谁？”哈里斯问。

“真正的犯人。他故意趁着受害者的妈妈在家动手——为了惩罚她们。数米之遥，她们却毫不知情，无法保护自己的女儿。我们以为只是巧合，其实这才是目的。”

*

乌云急速翻滚，显得十分诡异。橡树的叶子剧烈颤抖，水晶枝形吊灯开始摇晃。可是，耳畔没有响动，沉寂比嘈杂更加糟糕。静谧伴随着脆弱，危

险悄悄地靠近。猛然转身，面前已经有人。

仰头望去，云朵犹如黑色的浪涛，雨滴坠落，声音重新出现。终于，天空裂开，电闪雷鸣。

脸颊逐渐湿润，片刻之间，她恢复了蒙眬的意识，觉得枕套似乎湿漉漉的。但是，她依然深陷于安眠药的泥潭中，恍恍惚惚，徘徊在虚实的边缘，疲惫不堪。她看到桌边的椅子被拉出来，自己的位置正在静静守候。落座后，胳膊一阵刺痛，思维告诉她，应该是蜜蜂。起初，她陡然滑向清醒的世界，但是紧接着，又感到舒适而安宁，跌入梦境的梦境。

黑白相间的警车四下散开，沿着不同的路线驶往艾比家的房子。

艾丹踩下油门，闯过红灯。几小时前，案件报告就放在办公桌上，却始终无人问津。他从未彻底调查瑞克的背景，反而搁置造假案，急于证明自己。阴差阳错的失误延长了距离，先入为主的盲目浪费了时间。窗外的路标模模糊糊，一闪而过。街角的行人受到惊吓，立即收住脚步，面带诧异。可是，艾比家的房子依然很远。

终于，他抵达了她居住的街区。

面前有一名男子，晚宴的客人终于出现了。不过，他并未落座，而是站在瓢泼大雨中。透过水帘，只能隐约看到他在寻找东西，脑袋和手脚都包裹得严严实实。当他转过身来，幻觉的世界似乎跟艾比的世界互相融合，餐桌变成了床铺，旁边摆着书桌。他停下脚步，盯着石头和便笺。亲爱的瑞克。然后，雨水变成薄纱，薄纱化作颗粒。她渴望看清楚，但思绪却渐渐飞远，犹如无拘无束的丝线。狂风掠过草地，他用戴着手套的指尖抚过她的胳膊肘。此刻，她才明白，梦境与现实已经重叠，他也许是真人。然而，何为梦境？何为现实？她无法区分。

突然，情况发生改变。她飘浮在空中，从卧室的角落里注视着自己，仿佛置身于剧院的房梁，下方的光线随着演员的动作而弯曲、交织。深红色的光束照亮男人，他握着刀子，按住女人的头颅，利刃靠近嘴唇。

艾丹刚刚熄火，其他警官便立即赶到，胡乱停在街上，车门纷纷打开。艾比家的窗户幽暗无光，片刻之间，他认为一切安好——她们正在睡觉，今晚并无异常。

但是紧接着，他看到了：瑞克的别克车，停在两扇门之外。

他们迅速下车，拔出手枪，包围房子，准备闯入前门。数到三。

艾比看到拿着刀子的男人，但是理解的渗透却十分缓慢。梦境再次来袭，橡树的枝干顺着墙壁生长、伸展，越来越粗壮。熟悉的声音喃喃低语，讲述着巨大的秘密。幸好，破门而入的声音只是响亮的心跳，混乱纷扰的场面只是跃动的色彩。

房间里充满碧绿的灯光，仿佛照亮了成千上万的树叶。她恍然意识到先前的错误。因为这才是她一直等待的人，他终于来了。

艾丹首先看到的东西是刀子，瑞克一发现他们，马上用刀刃逼近她的脖子。她半睁着眼睛，但目光涣散，不知是否会醒来，瞥见悲惨的结局，铭记众人脸上的恐惧，以及姗姗来迟的艾丹。

艾丹察觉到艾比的妈妈在走廊里，却已经来不及了。有人——好像是哈里斯——高喊："快把她带走！"警察们用力拽她，睡裙的吊带从肩头滑落，拉得很长，即将断裂。

但是，艾比无法醒来。电视开着，吵闹的声音在高喊。眼前的情景并非现实，而是梦境，翻转的梦境。鱼鳃在明亮的阳光下嘶嘶作响，徒劳地张口呼吸。她渴望脱离幻觉的世界。从未想过，最可怕的噩梦就是无法醒来。

然而，她却放弃抵抗，随波逐流，渐渐沉入熟悉的梦境，莫名的安慰涌上心头。枯草随风摇摆，扭曲的树枝伸向黑色的天空。

艾比的母亲依然在原地挣扎、尖叫，稍纵即逝的时机突然出现：瑞克凝望着艾比的母亲，脸上的表情远远超越了仇恨，近似狂喜。他深深地沉浸于其中，没有看到艾丹抬起胳膊，也没有看到黑漆漆的枪口。

他坐在餐桌对面，拉起她的手。

枪声响起，刀子落在床上。

---

1. 白万：指白色包装的万宝路香烟，又称特醇万宝路，价格比红万稍贵。

第44章



过

去

日日夜夜，浑浑噩噩，房子的心跳讲述着伊娃的死亡。虽然才过去两周，但是他知道，不能再继续下去，他无法支撑太久。愤怒的雨水开始滴落，浇熄灼烧的哀伤。威廉是始作俑者。克莱尔，渴望得到他的关注，试图挽回他的背叛，由此陷入欺骗的泥沼。她虚构出一个孩子，谎言成为悲剧的开端。凯蒂，数十年来忠心耿耿，看到他的表现，决定捍卫巴兰坦家族的声誉。就连伊迪丝，也将永远受到他的影响。整个局面全由他亲手造成。父亲说得对，他非常自私，就像被宠坏的男孩，以为能拥有一切。但是，当他设想从未追求过伊娃，或者伊娃从未出现过的时候，巨大的空虚便席卷全身。他意识到，她是自己生命中唯一真实的选择。问题是多年以前，他初次迈向镀金的导火索时，并不知道真实带来的后果就是毁灭。

天色已晚，灯光被人遗忘。他坐在桌边，痛饮烈酒。克莱尔敲响书房的木门，却并未得到回应，于是便径直推开房门，踏进黑暗。

“我必须离开，”她坐在他的对面，“我睡不着觉。如果待在这里，恐怕再也无法入眠。”

威廉一言不发，他希望她离开。她的目光惊慌失措，时时刻刻都能令他想

起原因。她说她要走，他会让她走。他指向苏格兰威士忌，她摇了摇头。他开口发问：“你要彻底离开吗？你的家人怎么办？”

“对于父亲来说，我仅仅是客人，是个偶尔前去拜访的陌生姑娘。母亲早就盼着能完全拥有父亲。姐姐肯定会想念我，但是她能继承更多的财产，”她停顿了一下，“如果我消失，如果是悲剧而非离婚，结果会更好。就算人们知道父亲的病情，也能够理解。他们会以为是我的失踪让他心碎。”

“这样做太突然了。”

“不，这样做很简单，一切都会烟消云散。”片刻之后，她继续说，“我只有一个要求，请你对外界声称自己思念我，说你曾经爱过我和我的家人，因为人们会效仿你。即便你再婚，也没关系。”

“我不能再婚。”

“你能，你可以宣布我死了。”

“不，克莱尔。我不能。”

她默默无语，迅速移开视线。他看出来，她明白了。我再也无法像爱她一样爱上任何人。

第45章



现在

时间被掰成碎片，平摊开来，分分秒秒都充斥着医生、警察、善意的朋友，还有屡次提出陪伴的罗伯特。最后，她只好说：“现在不行，拜托。”沉寂过后，她听到办公椅吱吱呀呀地转动，想象着他背对电脑，远离剧本，远离能够掌控的所有事物，面朝空荡荡的房间。他妥协了，说明他知道艾比已经变心。但是，濒临死亡的经历大于背叛恋情的行为，谈话可以推迟，她获得了短暂的安宁。

他们入住的旅馆单调而沉闷，大门总是卡住，需要用力拉扯，阳光照亮厚厚的灰尘。她跟艾丹住在一起，妈妈住在隔壁房间，常常给她端咖啡，或者给艾丹送零食，沉默的关怀令她十分感激。如今，她只能在艾丹的怀中入睡。不过噩梦终于停止了，想来颇具讽刺意味，难道是补偿吗？就像被迟钝的刀刃所伤，虽然值得欣慰，却依然疼痛。无论如何，克莱尔的名字将会成为永远的不解之谜。

人们反复地告诉她，她很幸运。幸运。银光闪闪的词语，平滑流畅的词语。“太幸运了”，伊米莉亚姨妈说，旅馆房间的柜子上摆着热气腾腾的菜肴，姨妈的声音轻如耳语，仿佛有好事者在偷听。“死里逃生”，另一个备受欢迎的词语。没错，她确实死里逃生。然而，耳畔仍旧回荡着开枪的巨

响，脸上仍旧流淌着飞溅的血液。死里逃生。她希望大家闭嘴，但紧接着又痛恨自己的愤慨。

面对生活的模式、道路与循环，她觉得头晕目眩；看到外界的变化、行动和反应，她感到手足无措。艾丹告诉她，时间会解决问题，可是她非常茫然，除了身在何处，其他一无所知。旅途越来越长，未知的归期犹如话语间的停顿，抑或通往崭新篇章的半页白纸。她需要与世隔绝的空间，眼下根本无法思考。她只想坐在窗边，望着游泳池的水面从早到晚映出截然不同的光芒。

*

日复一日，各式各样的汽车进出旅馆的停车场，亮起红色的刹车灯，稍作停顿便拐上公路，带领人们回到家中或继续冒险。透过窗户，艾比看着车辆来来往往。她告诉艾丹，她感觉好多了，他也看得到，她正在试探着融入生活。有一天，他停下车，看到她躺在游泳池边的休闲椅上，全副武装地享受阳光。第二天，她独自踏入街角的商店，垃圾桶里的空购物袋象征着进步。

然而，她不愿涉足即将成为旧宅的童年故居。多萝西把房子挂牌出售，打算在卖掉之前跟交往多年的男友同住。艾比对艾丹说："令人心软的理由真是奇怪。"艾丹却不以为然，"经历过失去一切的危险，也许才懂得孰轻孰重。"

瑞克·沙利文。大约一年前，他给莎拉·布雷宁家粉刷房子，并趁机配了钥匙。他是否早就准备行凶，却努力遏制犯罪的冲动呢？只有他的妹妹能够提供答案。他们的童年生活呈现在大众面前，丽贝卡攥着纸巾，聚光灯的热量融化了睫毛膏。瑞克说过："小时候，她就喜欢撒谎，恨不得天塌下来才高兴。"现实隐藏在他们的话语边缘，恐怕再也无人知晓。有一天晚上，多萝西说："疯狂绝非诞生于真空中，我记得他的妹妹曾经跟他厮混，结果使得他们的母亲与他决裂。"多萝西端详着受害者的照片，"对，我记得。"

艾丹明白，内疚可以改写历史。

她列好清单，让他去拿回落下的物品。浴室里的剃刀、书桌上的便笺、后阳台的深蓝色拖鞋，全都写在旅馆的信纸上。他盯着清单，忽然意识到，这是第一次看见她的笔迹。中午的太阳发出热烈的催促，他走进屋里，发现清洁工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暴露真相的痕迹仅剩消失的床铺和卧室门口残破的黄色胶带，就像派对留下的装饰彩条。

书桌上，黑色的石头压着便笺，他首先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梦：艾丹。林荫道，美丽的黄色老式汽车，树枝的影子倒映在车前盖上。一只松鼠跑到他的面前，他微笑着挥手，却显得很悲伤。非常悲伤。

他记得这个梦。他很喜欢梦中的汽车，曾经努力寻找型号、牌子，试图将现实与幻象对应起来。他记得自己告诉过朋友——艾比听到了吗？他从未提起心中的悲伤，虽然感受十分强烈，但是难以描述清楚。然而，她早就知道。不可思议，却又理所当然。

她躺在旅馆的床上，正在收看日间电视剧，看到他进门，立刻急切地坐直身体。“我觉得拖鞋背叛了我，”她解释道，“它们怎么敢待在那种地方！”

她轻轻地笑着，久违的声音瞬间改变了一切，犹如擦去尘土的手掌。她回来了，他看得真真切切。

他坐在她的身边，掏出写着梦境的便笺，“你听过我谈论这个梦吗？”

“没有。确切地说，我听过，但是在那之前，我已经梦到了。咱们俩都做过这个梦，我认为肯定有意义。”她微微一笑，伸手去袋子里翻找，然后突然停住，拿起黑色的戒指盒。

“我知道，”他说，“它不在清单上。但是，你不能把如此贵重的东西留在外人进出的地方。”

“这就是那枚戒指，盒子里装着纸条。”

“我可以看看吗？”他问。

她把戒指盒递给他，注视着他的动作。“那天晚上，你来了。”她说。

他露出微笑，“我及时赶到了。”

迄今为止，类似的对话已经重复了好几遍，仿佛确认艾丹的出现能够令她安心。他倾身亲吻她。“戴上试试，大小合适吗？”

合适，不过是右手。“尺寸很容易调整。”她戴着戒指，靠近黄铜壁灯，细细打量，“现在，它看上去截然不同，在这种光线下，显得更加柔和。可惜背后的秘密依然没有揭开。对了，小屋。”她转向他，“我们去拜访埃莉诺吧。外祖母的经历是家族的过往，也是我的故事，我想知道。”

从旅馆开车去养老院，需要两三个小时。白云低垂，公路就像幽暗的丝带，蜿蜒地跨越平原。途中偶尔穿过小镇，砖墙上刷着褪色的店铺名称，

酒桶里种着金盏花和天竺葵，处处可见美国国旗和鱼饵商店。每座小镇似乎都有人坐在长凳上，悠闲地凝视着街道。

艾比调低座椅靠背，望向窗外，时常抬起右手，细细打量阳光下的戒指。“你留着吧，”多萝西先前告诉她，“我觉得它原本就属于你。”

“你知道吗？”车子驶过一排商店，艾比突然开口，“我没看到停车计时器。”

“似乎是件好事。”

她点了点头，“刚才有块标牌，写着‘巧克力西葫芦蛋糕’。”

“绝对是件好事。”

埃莉诺·哈德利居住的“森林峡谷”养老院非常漂亮，位于一座可爱的小镇，距离明尼阿波利斯不算太远。艾丹估计，生活在双子城的家庭肯定会带年迈的父母来这儿，避开拥挤的街道，逃出混乱的都市，享受优美而安静的风景，进行户外活动，呼吸新鲜空气。他们穿过养老院的走廊，房门上挂着陈旧的名牌——迈克尔、埃迪、雷——不知有多少人曾参加战争，在法国附近的海域中跋涉，屏气凝神地躲进谷仓，强忍伤痛，听着德军的坦克轰隆隆地碾过。如今，他们弯腰驼背，蜷缩在轮椅里，或者坐在印花的沙发上，呆呆地盯着窗外，也许看到了从前，也许仅仅看到了停车场。

“脾气暴躁是失智症的常见问题，”玛乔丽护士说，他们停在一扇房门前，金色的名牌写着“埃莉诺”。“她容易动怒，而且病情已经进入晚期，所以思维比较混乱，不过偶尔也有清醒的状态。”

“直到一年前，她都住在明日湖吗？”艾丹问。

护士点了点头，“没错，独居在小木屋里。他们成长于不同的年代，小时候，父母用蜡烛照明，从井里打水。许多人都像她一样，甚至没留下出生记录。有位老先生在船上诞生，从未办理过正式登记，于是他告诉人们，他来自大西洋。”她敲了敲埃莉诺的房门，“我先进去。亲爱的，”她高声说，“我是玛乔丽。”

玛乔丽把微弱的咕哝当作肯定的回答，她径直走进去，让房门敞开。等到她呼唤他们，艾丹和艾比便小心翼翼地来到屋里，脚步轻柔，如履薄冰。右边是狭窄的厨房，汤碗放在水槽里，盛着满满的麦片粥。

他们即将踏入起居室，艾丹伸手扶住艾比的后腰，发现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有些人不擅长跟老年人打交道，他记得艾比曾经提起，她跟外祖母始

终无法和睦相处。他担心她会手足无措，因此准备包揽主要的交谈任务。埃莉诺坐在宽敞的窗户旁，背对着他们，正在聆听玛乔丽的事先提醒："你是埃莉诺，有人要探望你，咱们以前说过。"埃莉诺的长发松散地束起，戴着珍珠母的发卡，坐姿端正，仿佛头上顶着书本，显然受过严格的仪态训练。

然而，当埃莉诺转过身来，面朝他们时，艾丹却僵在原地，惊慌失措。她的某种特质令他突然陷入不安。他感到自己暴露在外，无法直视她，仿佛她一眼就能看透他的所有心思——不过，目前为止，她始终盯着艾比，甚至没有发现他。

"不，"埃莉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不，不，不。"

埃莉诺显得十分焦虑。艾比本能地倒退了几步，嘴唇微启，大惊失色。片刻之间，他以为她打算离开，快步跑出房间，还未开口便彻底放弃。

玛乔丽握住埃莉诺瘦弱的肩膀，"放松，埃莉，放松。他们只是来跟你说说话而已。这是艾比，"说着，玛乔丽伸出胳膊，拉住艾比的手，似乎要证明她很友好，"她是你的朋友伊迪丝的外孙女。你还记得伊迪丝吗？伊迪丝·沃尔特斯？"

艾丹察觉到，伊迪丝的名字唤醒了尘封的往事，埃莉诺在脑海中搜索着艾比的外祖母，脸上的表情渐渐缓和。艾比迟疑地露出微笑，试图让埃莉诺放下戒备。

"我的外祖母，"她说，"以一美元的价格将明日湖的木屋卖给你，你们肯定非常亲密吧？"

艾丹无法判断埃莉诺究竟有没有听到。她面带微笑，却神情恍惚。他移开目光，凝视着窗户，脏兮兮的玻璃让外面的世界黯然失色，犹如模糊的记忆，"我很欣慰，"埃莉诺端详着艾比，"在那件事情发生以后，你能够平安无恙。"

艾比瞥了他一眼。他记起媒体报道过相关的新闻，于是便望向小小的餐桌，以为会看到报纸，结果却只有敞开的挂历孤零零地躺在桌上，显示的时间还停留在一个月之前。

"我很好，谢谢你，"艾比说，"多亏了他。"她指向艾丹。

埃莉诺先前并未看到艾丹，此刻猛然倒抽一口冷气，缩起肩膀，垂下脑袋。

玛乔丽宽容地点了点头，“就像我说的，她有时候比较清醒，但似乎不是现在。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我们给她的朋友弗吉尼亚举行了庆祝九十八岁生日的派对。某人连吃了三块蛋糕。”她补充道，仿佛糖分的过量摄入可以解释眼下的困惑状态，仿佛埃莉诺是个闯进食品储藏室的小孩子。然后，她压低声音，告诉艾丹：“弗吉尼亚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所以我们就把她的蛋糕给了埃莉，毕竟她们俩关系很好。”

过了一会儿，埃莉诺重新抬起头来，直视着艾丹的眼睛。他强迫自己迎接她的目光。湿润的蓝色瞳孔令人深感忐忑，不知从前是什么模样。往事紧锁在她的头脑中，随着流失的记忆而坍塌。

终于，她移开视线，“她实在是冷酷无情。”

“谁？”艾比立刻问道，“伊迪丝？”

埃莉诺点了点头，“冷酷无情。”

艾比微微一笑，“我同意。”

“尤其是后来。”

“后来……在她的邻居克莱尔失踪以后吗？”

“不，不。”她停顿了一下，仰头望着灯架，泪水涌上眼眶，“我睡不着觉，如果待在那里，我再也无法入眠。”

“哪里？明日湖吗？”

但是，埃莉诺没有听见，她收回目光，看向艾丹，“你伤透了我的心。”眼泪无声地滑落，顺着皱纹流淌。

“唉，”玛乔丽说，“她经常会认错人。咱们走吧，让她好好休息。”

艾丹握住艾比的手，把她拉到身边。他知道她很失望，她还有许多事情未能开口询问，恐怕永远无法询问。他抓紧她的手，然后吻了吻她的额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转过身去，打算道别，可“再见”二字却堵在喉咙里，难以倾吐。埃莉诺盯着他们的手，显得失魂落魄。

艾比也有所察觉，赶快抽出手来，但是埃莉诺的视线追随着她的戒指，脸上的皱纹似乎在逐渐加深。最后，她抬起眼睛，目光涣散，仿佛在重新聚

焦，调整面前的影像。失落的表情化作真诚的理解，她看着艾丹，“我为你高兴。”然后看向艾比，“对不起，对不起。”

艾比耸了耸肩，“没关系。你愿意见面，我很感激。谢谢你。”

埃莉诺的眼中再次充满泪水，映出闪闪发亮的灯光，犹如遥远的话语。

第46章



过

去

克莱尔仅仅打包了衣服和书籍，她渴望抛弃一切，包括窑炉和陶钧。她绝不允许自己再拥有任何热爱，抑或任何迷恋。工作室的房门砰然关闭，她站在走廊上，无法松开玻璃把手。到此为止，过去的人生即将结束。但是紧接着，房子深处传来一声尖叫，她立刻放手。最近，噪声经常响起，犹如体内的骨头在呻吟。她转过身去，地板发出悲痛的哀鸣。

离开的前一天，她踏上小径，穿过暗红色的天竺葵花丛，走向伊迪丝家的房子。窗帘紧闭，克莱尔抬手敲门，看到布料微微颤抖。

“我想先确认是不是你。”伊迪丝说着，敞开一条门缝。她的眼妆化得极为精致，嘴唇却苍白如纸，胸前戴着至少五条项链。克莱尔跟着她穿过阴暗的客厅，想起她的孩子们快要回来了，而泰迪与多萝西终将忘记母亲从前的模样。

“拿走茶具，”克莱尔努力把目光从互相纠缠的项链上移开，“还有我的珠宝，我会给你一切。请你尽量卖掉，如果能偶尔给我寄些钱，我会非常感激。威廉准备给我一笔生活费，但是我无法要求更多。我不能再跟他保持

联系——他希望我彻底消失。”她用指尖触摸嘴唇，“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自己需要多少。”

“好，即便让我倾家荡产都没问题，”伊迪丝说，“这是我的错。”

“不，别那么说。”

“你的母亲似乎非常精明，她肯定会注意到丢失的东西。”

克莱尔望向窗户，帘子十分厚重，一缕光线穿透边框衔接的缝隙。“明晚，你打电话报警，就说听见了两声枪响。他们会发现其中一枪打偏，子弹射进墙壁。至于另一枪，则任凭他们推测。威廉将出去吃晚餐，等他回家，警察也在，他可以上报丢失的东西。我的珠宝、几样物品，还有他的家传银器。”然后，她低头看向没戴戒指的双手，从口袋里掏出黑色的天鹅绒盒子，“伊迪丝，求你。”

“不，绝对不行。我已经有许多戒指了。”她晃动着赤裸的手指，“而且，我既不能卖掉，又不能戴上——人们会认出来的。你留着吧。”

克莱尔毫不动摇，依然伸着手，她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戒指正静静地躺在黑暗中，“我不愿再看到它。等多萝西长大以后，就给她吧。或者她的女儿，如果她有女儿的话。伊迪丝，这是一个承诺，承诺着未能实现的人生。”

她把戒指盒放在钢琴顶上，忽然看到蝴蝶纱笼。枯萎的草叶，光秃秃的枝条，花瓶里盛着浑浊的污水，从前的世界俨然一去不返。纱笼的盖子上吊着十几个蝶蛹的空壳，看来蝴蝶都破茧而出了。片刻之间，克莱尔感到希望在心中跳跃。可是，她凑近观察，才发现纱笼的底部散落着死气沉沉的翅膀。

次日凌晨，他们早早启程。路途遥远，两人沉默不语。无话可说，他们的生活早就跌入了万丈深渊，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悔恨和悲痛能将他们紧紧捆绑，但同时也令他们渴求遗忘。不幸的命运拼凑出凄惨的图画，完完整整，清清楚楚。谁都无法提起内心的失落，于是他们只好面朝前方，静静地注视着车灯照亮的道路。

将近六点，他们抵达目的地，周围依然很暗，陡然变亮的橙色天空掩映着树林的黑色轮廓。不知小屋是什么样子。许多年过去了，家人始终未曾来过，朋友也抛弃湖畔避暑，转而选择宽广壮丽的海洋或高楼林立的都市。现在，小屋再度易手，房主从克莱尔改成伊迪丝，尽管伊迪丝十分抗拒。“如果你觉得别扭，”克莱尔说，“不妨以后卖回给我，价格一美

元。”她开怀大笑，伊迪丝却沉默不语。

车子停住，他们听到潜鸟的鸣叫，犹如幽灵的哭喊，怪异可怕，萦绕不散。各种文化都有关于潜鸟的传说。曾经住在三号小屋的瑞典家庭说过，在北欧神话中，潜鸟的啼声是诡谲的谜语，令旅人加快脚步。教会他们辨认鸟鸣的克里族叔叔也用蹩脚的英语说过，潜鸟是上天的信使。小时候，克莱尔觉得潜鸟的叫声像欢笑，但是此刻她明白了，那是冥河彼岸的苍凉呼唤，那是划破寂静的痛苦尖啸。哀伤的诉说回荡在湖畔，木头的纹理幻化成面孔，神秘的眼睛在暗处闪烁，冰凉的指尖随微风抚过。然而，她提醒自己，那也是童年的声音，优美庄严，甚至浪漫奇妙。其实，那不过是鸟儿的鸣叫罢了，而且潜鸟几乎无法在陆地上行走。

脚下的鹅卵石小径嘎吱作响。从前的八月充斥着孩子的嬉闹与沙滩的脚印，如今却物是人非，仅剩寥寥几栋小屋亮着单调的门廊灯光，似乎还有生活气息，大概住着克莱尔从未见过的本地居民，其余的房子则显得空空荡荡，或者已废弃。终于，家里的小屋出现在面前，她不敢看向威廉，生怕他的表情跟自己一样。纱门满是污垢，绿色的油漆基本完全脱落，到处都堆着厚厚的枯枝败叶。

谢天谢地，屋里的情况相对较好。乍看之下，全是灰尘，她以为认真打扫就能解决问题。但是紧接着，阳光照亮世界，黄斑暴露在墙壁和天花板上，显然是屋顶漏水的结果。威廉尽己所能，挪开窗边的松鼠骸骨——临死前，它仍旧拼命挣扎，渴望重获自由，给纱窗留下了白色的抓痕——顺带清除了角落里的蜘蛛网。

“克莱尔，”他站在门口，准备趁邻居没醒，先行消失，“首先要修理屋顶，以免突然下雨。我会给附近的工人打电话——别担心，我将用戴维斯的姓氏预约。然后，还要恢复供电、检查水管和壁炉。”

“把工人的名字告诉我吧，我来联系他们。我不想跟过去的生活有任何瓜葛，我打算改名换姓。”

“叫什么？”

她迟疑片刻，不愿让他知道崭新的自己。然而，她明白必须得告诉他，即便只是为了日后方便。“埃莉诺，”她说，“埃莉诺·哈德利。”

他微微颔首，最后一次环顾四周，“如果你需要什么，现在应该开口。很快，我就帮不上忙了。”

“没事，我还有伊迪丝。倘若情况发生变化，她会通知你的。”

“不，克莱尔。到时候，我已经不在了。”他停顿了一下，仿佛在犹豫是否要继续解释，结果却并未多说。

她注视着他。威廉，她的威廉，她每天都试着少爱一点的威廉。她不能让他看到脸上的表情，看到深深的失落。她转身朝着纱门，不再看他——后来，她经常反思，多看一眼，多一份永久的回忆，有何坏处呢？——她迈开脚步，踏上绿漆黯淡的木板，面前的湖水绚丽多彩，天空熊熊燃烧，闪耀着橙色和粉色的光芒，热烈而梦幻。耳畔传来翅膀鼓动的颤声和高低起伏的叫声，她想起了各种鸟儿的名字。潜鸟，林莺，画眉。从今以后，飞鸟的呼唤将描绘她的生活，湖畔的树林将构成她的世界。

然而，等到夜幕降临，婉转的啼鸣会骤然改变，优美的风景会烟消云散，无法忘怀的噩梦终会来袭。

此刻，晨曦温暖，但空气依旧寒冷。她望着粼粼波光，听到车门关闭的声音。就这样，他走了。

第47章



现在

那天晚上，他来了。如今，他依然在身边，尽可能地陪伴着她。

可是，她跟罗伯特的问题必须解决。她觉得最好当面说清楚，于是两人之间的沉默越来越长，交谈越来越少。

“昨晚，我做了个奇怪的梦。”罗伯特在电话中说，语气充满期待，仿佛踏入她的领地就能吸引她的注意。

“什么梦？”

“我还是我，但又不是现在的我。我好像已经在医院里待了很久，因为醒来以后，我发现玛琳·黛德丽来过。可惜我睡着了，没能见到她，为此非常懊恼。但是紧接着，我很想回家，我记得只想回家。有人问我家在哪里，我说‘鲁汶’。或许是南方的某个小镇吧，我也不知道。”

“玛琳·黛德丽？”

“几天之前，我刚看了《纽伦堡的审判》，大概潜意识里有她的影子。”

他在装聋作哑，举止小心翼翼，生怕惊动休眠的怪兽。至少她以为如此，直到他突然转换话题。

“艾比，我错了。我每天都在想，如果当初陪你登上飞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罗伯特，不是……”

“我知道。过去，我总是觉得自己在为结婚做准备，其实根本没有。现在我明白了，但是我希望咱们能回到从前，你还记得我们曾经的美好吗？”

“我记得。我保证，很快就回去。”

她会回去的，就算仅仅为了面对面交谈，为了将行李打包。

窗外，孩子们跳进旅馆的游泳池里，车门砰然关闭。夏日几乎恢复了正常。自行车穿过街道，足球飞入球网，炭火烤肉的香气弥漫在空中，温暖着黄昏。小脚丫找到树干上的立足点，面前的世界犹如隔着绿色的玻璃，阳光照亮茂密的枝叶。不过，母亲们依然在门廊上密切注视，锁闩的声音仍旧在傍晚突然响起。几乎恢复了正常。

“我打算搬回双子城，”艾丹告诉她，“跟我走吧。”

“我们一起去明尼阿波利斯，”说着，她用指尖沿着他的手腕游走，滑向胳膊，“在湖畔找一栋小屋。”

“只属于我们的地方。”

她知道，这才是正确的结局。她可以在古董珠宝店工作，或者独立创业。也许有朝一日，她会遇到更多I&I制造的珠宝，了解背后的故事。写下来，别让这些生命烟消云散。钻戒依然戴在手上，从闪烁的五光十色中，她再次看到率直坦诚的艳红。她该怎么写？要如何描述自己的故事呢？

这枚戒指纠正了过错。

汽车驶出马卡德，她觉得好像有一部分自己被抛在身后，如果回头，肯定会望见从前的艾比。但不知为何，现在的她似乎更加单纯，仿佛按下了重启键。母亲说过：“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绝非空话。”但是远远不止如此。

归还租来的汽车。回到真正的生活。谈话。搬家。其实，她也想止步于过渡阶段，躲在明尼阿波利斯，不必面对现实，只有艾丹能找到她。她的双手握着方向盘，眼睛盯着远处的机场。突然，她驾车拐下高速公路，向湖区行驶。她知道可能会赶不上飞机，但是决定听从命运的安排，交出今天，交出人生，就像捧在掌心的花瓣，即便被风吹走，也毫无怨言。

水面闪闪发光，杨树沙沙作响。她终于来到群岛湖，停在巴兰坦的旧宅旁，关掉发动机。透过敞开的车窗，她听到波浪在轻吻岸边，看到帆船在湖上转弯。她望向蜜蜂聚集的地方，但是它们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除了大树，空无一物。

尤其是后来。外祖母遇到的分界线，永远改变人生的意外。艾比以为是克莱尔的失踪，但埃莉诺却回答“不”——究竟是困惑的结果，还是清晰的瞬间？恐怕无从得知。没人能讲述外祖母的故事，也没人能讲述克莱尔的故事。她感到非常悲哀。人们经过这些富丽堂皇的豪宅，口中赞叹不已，却从未想过，谁曾在卧室里哭泣，谁曾在客厅中跳舞，谁曾在门口道别，最后一次看着恋人挥手。

然而，处处皆是如此，许多田野、房屋和街角都充斥着隐形的意义。她想起在珠宝店附近死去的男人。起初，大家议论纷纷，目光投向出事的地点。可是，随着时间流逝，很快便无人问津，或许有一两个行人会莫名地停下脚步，迟疑片刻，然后转过拐角。如今，母亲的房子也会变成那样。某天，小女孩无法在卧室里入睡，而她的父母却不明就里，只能添置一盏夜灯，以为会改善情况。

人们不再讲故事，最后甚至遗忘故事的存在。

手机响起，收到语音信息。汉娜很高兴艾比要回去了，尽管只是短暂停留，她说自己要给她提供小小的消遣。“写下来。”艾比遵循指示，从仪表板的储物箱里掏出纸笔。“准备好了吗？目前全是女孩的名字。玛德琳——特别可爱，对吧？娜塔莎——很好听，不过人们会不会觉得她是俄罗斯人？还有伊娃。”

艾比的右手僵住了，笔尖悬在空中。

“我超爱这个名字。你喜欢吗？”

恍惚间，艾比听到自己说出“伊娃”二字，呼啸而过的汽车令她猛然回过神来。她抬起头，眼角的余光瞥见湖畔树林中的一抹白色，她用目光搜寻，看到帆船划过水面。

此刻，她按下门铃，静静等待。透过门上的小窗，她望向屋里，木头墙壁连接着木头地板，仿佛整个房间都位于阴暗的树干中，上方的水晶枝形吊灯则是通往天空的开口。她拿着在前院里拍摄的照片，最后一次垂首凝视。画面中的三个女人重返故居，令她心满意足，仿佛逝去的岁月将会永远得到铭记。

她小心翼翼地让相框靠着前门，转身迈向小径。她感到她们在背后，朝着太阳扬起脸庞。

她在街道上停下脚步，回头望着石砌的豪宅，面前是宏伟的院门，草地沐浴着耀眼的日光，显得颇为苍白。一楼的窗户映着树木和湖水，二楼的窗户映着天空。由于年代久远，有些石头变得十分黯淡，烟灰般的条纹顺着塔楼顶端蔓延。

她抬起手，握住院门的铁条，钻戒闪闪发光。世界放慢了速度，她深深地吸气，看到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窗户里，周围笼罩着朦胧的迷雾。

但是紧接着，她眨了眨眼，松开十指，幻觉烟消云散，生活终将继续。

致谢

我要感谢许多人。

从电脑到现实世界，这个故事的旅程始于我的代理人露西·卡尔森。言语难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谢谢你的笔记、奉献与支持，你是作家梦寐以求的代理人。如果没有凯特琳·怀尔德，我永远都无法遇到你。感谢凯特琳利用自己的时间，帮助我寻找机会。

感谢普特纳姆的每一个人，尤其是我的编辑塔拉·辛格·卡尔森。感谢你的见解、直觉和智慧。没有你，也就没有这本书。谢谢你，这个故事也感谢你。伊娃、威廉、克莱尔、罗伯特、艾比……他们都将永怀感激，我也一样。

此外，我还要感谢布莱恩·麦凯布探长，感谢你的耐心、善良与慷慨。你简直是个英雄。感谢前任警官戴文·诺。其实，你的妻子辛迪读过我写的第一个（糟糕的）故事，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想成为一名作家，如今你又成了这本小说的首批读者之一，让我觉得世界充满了美妙的缘分。感谢已经退役的迈克尔·J.佐瑞纳中尉，谢谢你的援助，即便在假期也从不例外。茱莉亚·科尔，谢谢你的倾听与帮忙。杰弗里·伯杰，优秀的总经理兼工商管理学硕士，无论从字面意思还是从比喻意思来说，你都是了不起的救生员。谢谢，谢谢，谢谢。

我还要感谢一遍又一遍阅读草稿并提供宝贵建议的朋友，以下排名不分先后：苏珊娜·昂瑞恩、比凯伦·舒尔茨、斯蒂芬妮·斯蒂芬斯、布莱欧尼·阿特金森、茱蒂丝·科恩以及戴安娜·施威尔。

我将永远感激在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教我写作的教授，查克·罗森塔尔博士。查克，有一天你曾告诉我：“我实在不愿这么说，但是我认为你能够成为一名作家。”真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坏消息。谢谢你教我的一切，虽然大部分已经忘了，但是你说过忘记不要紧，因为必要的时候总会再次记起（事实也的确如此）。

感谢我的父母阿迪·萨达尔和祖迪·萨达尔。妈妈，你教会我努力工作。爸爸，你教会我大胆做梦。二者结合，才能成就伟大的作家。我爱你们。

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我的丈夫乔·施威尔的爱与支持，故事中的世界绝不可能呈现出来。谢谢你，我爱你。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你让我的世界重回正轨。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生命轮回的寓言

——《古董珠宝店》译后记

戚悦

生命有轮回吗？很多宗教是相信有的，很多人则是不相信的。但无论相信还是不相信，在许多情况下，人们都希望有生命的轮回。之所以希望，是因为生命中总有太多的遗憾，人生总有一些不可能实现的愿望。人们希望用轮回的方式弥补这些遗憾、挽回一些损失、满足某些愿望，把生命中的那些不可能变成可能。但归根结底，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于是文学作品便成了实现这种可能性的最佳方式。《古董珠宝店》这部小说正是满足了人们的这一愿望——实现一次生命的轮回。作者吉安·萨达尔在谈到本书的创作时曾说："我总是沉迷于难以解释的恐惧或兴趣或爱意之中，有时候这些情感能够追溯到很久以前，乃至前世。也许一切都是巧合，也许不是。也许似曾相识的体会是有原因的，也许不断重复的梦境是有源头的，只是答案不在你自己身上。"如此看来，她对生命是否有轮回的问题并没有确定的答案，却有着探索的好奇和欲望，这正是这部小说的魅力和成功所在。

一

似曾相识的感受，不断重复的梦境，有时是区区巧合，有时是命中注定。倘若能够俯瞰岁月的长河，也许可以得到许多问题的答案，探索难以解释的恐惧、热爱与好奇。这是吉安·萨达尔创作《古董珠宝店》的初衷，也是解读这部作品的关键。全书结构非常巧妙，以单数章描写"现在"的故事，以双数章描写"过去"的故事，过去与现在有着某种潜在的联系，从看似遥远的两个起点出发，最终却奇妙地相遇，交织在一起，营造出生命轮回的神秘感。在具体的叙述过程中，作者又从五个视角（艾比、艾丹、克莱尔、伊娃、威廉）展开，深入挖掘每个人物的心理，用暗示和象征的手法来揭示复杂的爱恨纠葛与交织的前世今生。如果将现在与过去的人物一一对应，那么艾比就是伊娃，艾丹就是威廉，埃莉诺就是克莱尔，罗伯特就是埃迪。

形形色色的梦，既是这部作品表现生命轮回的重要形式，也是作者叙说生命寓言的重要媒介。艾比、艾丹和罗伯特都梦到过前尘往事。艾比总是陷入重复的噩梦：黑暗的草地，高大的橡树，双人餐桌，两把椅子，枝形吊

灯的棱镜在头顶闪闪发光，阴沉可怕的风暴在空中悄悄酝酿。其实，草地与橡树代表着巴兰坦大宅的客厅，伊娃临死之前去过那里，整个房间都包裹在深色的木板中，上方挂着水晶枝形吊灯，窗外电闪雷鸣、大雨瓢泼。窒息而亡的痛苦是伊娃的亲身体会，盘绕的树根与肮脏的泥土是隧道的真实环境。双人餐桌代表着伊娃始终在等待威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依然思念着他，可是，“他没有来”。在参观巴兰坦旧宅的过程中，艾比多次神情恍惚，甚至脑海中还出现了莫名其妙的话语——“那天晚上，你没有来。”（第三十五章），这是属于伊娃的记忆。最后，当艾丹带领众位警官救下命悬一线的艾比时，艾比在蒙眬中看到了艾丹，也就是苦苦等待的威廉。获救以后，噩梦便戛然而止，再也没有出现，因为艾丹拯救了艾比，即威廉拯救了伊娃，死亡的恐惧就此烟消云散。艾比常常对艾丹说：“那天晚上，你来了。”过去姗姗来迟的恋人，现在终于及时赶到。

在高中时代，艾丹和艾比做过一个相同的梦，并且都对这个梦念念不忘，艾丹努力寻找梦中的汽车，而艾比则在纸上写下梦境的细节。“梦：艾丹。林荫道，美丽的黄色老式汽车，树枝的影子倒映在车前盖上。一只松鼠跑到他的面前，他微笑着挥手，却显得很悲伤。非常悲伤。”（第四十三、四十五章）实际上，这是伊娃最后一次见到威廉的情景。当时，威廉跟克莱尔告别，驾驶着黄色的凯迪拉克远去，途中为了给一只松鼠让路而暂时停车。伊娃躲在街边，偷偷张望，树枝的影子倒映在车前盖上。威廉对克莱尔露出微笑，可是伊娃读懂了笑容背后的悲伤。一条马路，近在咫尺，却是威廉与伊娃永恒的距离，他们因为跨越马路而相识，又因为隔着马路而永别。威廉与伊娃初遇时，两人分别在马路两边，威廉先望见伊娃，于是便主动过马路去跟她搭话。艾丹与艾比初遇时，两人也在马路两边，不过是艾比主动接近艾丹，而且艾比觉得自己跟他一见如故，甚至问他：“我认识你吗？”（第一章）就像在重演从前的邂逅。

罗伯特给艾比讲过一个梦：“我还是我，但又不是现在的我。我好像已经在医院里待了很久，因为醒来以后，我发现玛琳·黛德丽来过。可惜我睡着了，没能见到她，为此非常懊恼。但是紧接着，我很想回家，我记得只想回家。有人问我家在哪里，我说‘鲁汶’。或许是南方的某个小镇吧，我也不知道。”（第四十七章）埃迪也曾对伊娃讲起过玛琳·黛德丽，那时候他在比利时的一家医院里养伤，玛琳·黛德丽前去探望他，并且给他留下一张签名的字条。而“鲁汶”就是“卢文”的名字来历，卢文镇的祖先来自比利时的鲁汶。埃迪和伊娃从小青梅竹马，埃迪参军后下落不明，三年多没有音讯，但他始终惦记着伊娃，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病房中，从未忘记过她，可惜伊娃却已经跟别人走到一起。或许是为了偿还这笔情债，艾比也等了罗伯特四年之久。

克莱尔·巴兰坦的情况比较特殊，她没有转世轮回，而是改名换姓，成为埃

莉诺·哈德利。克莱尔小时候有一个心爱的布娃娃，名叫“埃莉”。埃莉又脏又破，令克莱尔的母亲在哈德利夫人面前深感惭愧，于是母亲便将埃莉埋在地下，导致克莱尔一直遭受着噩梦的折磨。在梦中，克莱尔变成了埃莉，忍受着无法呼吸的痛苦。然而，多年后，布娃娃的命运竟然成为伊娃的命运，克莱尔的梦境就像一个恐怖的预言。绝望的克莱尔想从故人身边消失，开启崭新的生活。她选择了明日湖的小木屋作为栖身之处。“明日”，象征着对未来的期盼，而且这里充满了童年的美好回忆。可是，当威廉问及她要使用的新身份时，克莱尔却决定用“埃莉诺·哈德利”作为化名。“埃莉诺”源于布娃娃的名字，“哈德利”是无意中导致布娃娃被掩埋的夫人。也许克莱尔从未忘记当年的布娃娃，或者是想忏悔自己犯下的过错。

埃莉诺·哈德利是唯一将过去与现在切实连接起来的人物。艾丹和艾比见到她时，护士说她患有失智症，因此思维混乱。可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才是这次会面中最清醒的人。虽然他们三人都失去了往昔的名字，但是命中注定的羁绊又让他们再次重逢。克莱尔透过埃莉诺·哈德利的面具，穿过岁月的迷雾，认出了艾丹和艾比就是威廉和伊娃。看到两人十指相扣，克莱尔依然很痛苦，她泪流满面地对艾丹说：“你伤透了我的心。”然而，看到艾比身体健康，她也非常高兴：“我很欣慰，在那件事情发生以后，你能够平安无恙。”在她的心目中，前一句话是说给威廉，而后一句话则是说给伊娃。最后，道别的时刻即将来临，埃莉诺告诉艾丹：“我为你高兴。”又转向艾比：“对不起，对不起。”（第四十五章）尽管艾丹和艾比并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但是克莱尔自己清楚，她终于勇敢地面对现实，向伊娃道歉，并且放下从前的爱恨，祝福威廉。

在这部作品中，梦境不仅暗示着前世今生的联系，而且还具有丰富的寓意。美梦象征着虚幻的期盼，而噩梦则代表着悲剧的现实。伊迪丝的儿子泰迪曾找到一个晶洞，女儿多萝西认为里面有钻石，想要砸开它，却被母亲阻止了。伊迪丝说，多萝西还不懂得美梦的价值。当时，克莱尔刚刚向伊迪丝倾诉自己对威廉的感情，对于克莱尔来说，嫁给威廉便是美梦成真，但接踵而来的却是一生的噩梦。实际上，这正是伊迪丝的意思。美梦的价值就在于它是梦，一旦成真，就不再美好了。艾比的噩梦中出现过蜜蜂，这是一种悲剧的预言。在离开巴兰坦旧宅以后，她亲眼看到一群蜜蜂，并且被其中一只蜇伤胳膊，预示着罪犯将要给她注射药物。她把梦境讲给艾丹听，因此艾丹特别留意笔迹样本中的蜂刺形态，并以此为契机，找出了真正的罪犯，挽救了险些发生的悲剧。

除了梦境以外，书中还有许多细节能够说明现在和过去两个世界的人物紧密相关。艾丹跟威廉一样，曾经是风流浪子，直到遇见艾比（伊娃）后才明白何为真爱。艾比和伊娃一样，都渴望离开家乡，离开原来的生活，走

进大城市，于是艾比去了洛杉矶，而伊娃则先后去了罗彻斯特与明尼阿波利斯。威廉和伊娃常去吃饭的餐厅有带蓝边的厚重盘子，艾丹带艾比去吃饭的餐厅也有着同样的盘子。艾比曾突发奇想，觉得街角的男人会用刀子伤害罗伯特，其实那正是伊娃的遭遇。艾比的腹部有一道酷似刀疤的胎记，那正是伊娃被凯蒂刺中的位置。艾比第一次遇到艾丹、第一次看到威廉的照片、第一次见到巴兰坦家的旧宅，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面对艾丹，艾比甚至想过："看到你，我总会产生怀念的感觉，仿佛你是遥远的故乡，抑或久别的挚友。"（第三十三章）艾比从噩梦中惊醒的时间总是凌晨三点，那正是伊娃被埋葬的时间，也是怀表停住的时刻。怀表属于威廉的祖父，曾在威廉的祖母去世时停住，又在伊娃死亡时停住。怀表上写着："当你靠近，时间静止。"在明尼阿波利斯，引起艾比注意的夜总会是伊娃去过的灰狗长途汽车站。

二

可以看出，《古董珠宝店》这部小说在艺术形式上颇为讲究，作者调动隐喻、象征、暗示等多种艺术手法，在过去与现在的联系和交织中多角度叙事，因此需要读者用心体察、认真领悟，方能参透其娓娓讲述的这一生命寓言。除了上述各种梦境和诸多细节之外，以下几种形象或意象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1. 蝴蝶

蝴蝶在故事中多次出现，伊迪丝养蝴蝶，孩子们喜欢蝴蝶，破茧成蝶一直是克莱尔的向往，最终她看到蝴蝶纱笼中破碎的翅膀，变得彻底绝望。多年以后，多萝西再次看到装着蝴蝶翅膀的项链时，突然记起母亲养蝴蝶的事情，想起了童年的美好，瞬间充满怀念之情。蝴蝶代表着曾经幸福快乐的伊迪丝，代表着曾经优雅善良的克莱尔，也象征着悲剧是由无数细节酿成的，犹如蝴蝶振翅可以引起飓风。

在第三十八章，克莱尔曾经这样想：

> 如果播放了其他的音乐、热闹的音乐，结果将会截然不同。一首歌曲就能彻底改变整个夜晚，改变她的人生、威廉的人生，还有那个姑娘及其亲友的人生。克莱尔想到先前的预感——某种未知的事物即将来临——她多么希望自己早早上床睡觉，或者伊娃仅仅藏在暗处，并未胆大包天、信心满满地走进屋里。转念间的一个选择，音乐中的一次停顿，竟然如此重要，乃至性命攸关。

在第四十二章，威廉也有过类似的念头：

> 他反反复复地回溯自己的足迹。从错过她的留言，到走进餐厅，遇见的朋友恰好知道威廉的真实姓名，再到停下脚步，帮助在人行道上摔倒的漂亮姑娘，接着，他又想起父母的车子驶过的黑冰，想起他试图取悦他们，改善自己，举行婚礼，甚至逃避战争，在金碧辉煌的豪宅中呱呱坠地。他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一步，貌似随意，或出于心血来潮，或受到天气影响，或因为玻璃橱窗的反光吸引视线，继而发现匆匆转过街角的姑娘。他重新审视这些渺小的瞬间，感受着蝴蝶翅膀的颤动汇成强大的气流，却无法改变分毫。

假如放了不同的音乐，假如伊娃没有进屋，假如伊迪丝没有带上手枪，假如凯蒂没有听到她们谈话……也许伊娃就不会死，夜晚会变得截然不同。假如威廉没有出生，没有逃避兵役，没有跟克莱尔结婚，没有遇到伊娃，没有错过伊娃的留言……也许伊娃就不会死，未来会变得截然不同。然而人生没有假如。无数环节就像挥动翅膀的蝴蝶，经过漫长的岁月，最终刮起一场可怕的飓风。

2. 戒指和星星

克莱尔把自己的婚戒留给伊迪丝，说它“承诺着未能实现的人生”（第四十六章），并且希望她能“纠正过错”（第七、十一章）。以这枚戒指为契机，艾比探索家族的往事，同时也挖掘着人生的意义，最终真的实现了当年伊娃、克莱尔和威廉都没有实现的人生，也改变了悲剧的结局，“纠正了过错”（第四十七章）。

伊娃临死前看到的最后一样东西便是克莱尔的婚戒，就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闪亮，她甚至以为自己看到了星星。实际上，伊娃一直都迷恋星星与钻戒。她喜欢靠注视夜空来消磨时间，也曾在杂志上留意钻戒的广告：“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第十章）艾比也喜欢星星和戒指，在参加同学聚会的夜晚，她曾经独自在停车场仰望星空。艾比从事古董珠宝行业，喜欢从前的戒指和浪漫的故事，尤其想要知道外祖母留下的戒指背后的故事，而那枚戒指其实就是克莱尔的婚戒。

虽然伊娃和艾比都喜爱戒指，但她们在自己的感情生活中总是无法得到戒指，伊娃与威廉的恋情不能公之于众，而跟艾比在一起四年的男朋友罗伯特却始终没有结婚的念头。

3. 陶瓷

克莱尔喜爱陶艺，却不喜欢孩子。其实，陶瓷作品就相当于克莱尔的孩子。她不敢承担母亲的责任，害怕未知的将来，因此始终拒绝要孩子，可是在潜意识中，她却把自己的陶瓷作品都当成了孩子。“所谓工作室，其实是家里的一间卧室，里面住的不是孩子，而是陶瓷、彩釉和黏土。”（第八章）书中提到了克莱尔最欣赏的陶艺家是凡·布里高，他的两件作品在故事中也具有特殊的寓意。

凡·布里高的心灰意冷花瓶是克莱尔在二十多岁时见到的陶器，那时候她已经“打算听天由命，要么接受一段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要么就这样孤独终老”（第二章）。“心灰意冷”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当时克莱尔的内心写照。也正因如此，她才开始学习陶艺，准备将这项技能作为对命运的小小抵抗。后来，她知道威廉有了情人，再次端详这个花瓶。虽然嫁给了心爱的男人，既没有接受包办婚姻，也没有孤独终老，但是此刻的克莱尔甚至比当初更加绝望。

凡·布里高的罗蕾莱花瓶是威廉送给克莱尔的礼物，罗蕾莱最初指的是莱茵河岸边的一块陡峭岩石，本意为“喃喃低语”，启发了许多传说故事。1801年，德国作家克莱门斯·布伦塔诺首次在作品中将“罗蕾莱”写成一位美丽的女妖，由于遭到爱人的背叛而心生怨恨，会诱惑男人，使他们丧生。罗蕾莱的命运预示着克莱尔的命运，她终将遭到爱人的背叛并走上黑暗的道路。在决定对威廉撒谎说自己怀孕的那一天，克莱尔特意将罗蕾莱花瓶拿出来，摆在餐桌上。她认为罗蕾莱“被低估”了，温顺美丽的罗蕾莱也会有反抗的时候。而最终伊迪丝失手开枪，打碎了罗蕾莱花瓶，其实也象征着克莱尔心中的罗蕾莱烟消云散，无论是爱恨还是复仇，都随着伊娃的逝去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满地的碎片和巨大的空虚。

4. 鲜花

在“过去”的故事中，伊娃、克莱尔和伊迪丝三个女人都有自己喜爱的花朵。伊娃喜欢鸢尾花，鲜艳、活泼。父亲的墓碑周围开满了鸢尾花，她甚至以鸢尾花的谐音编造出一个假名“爱丽丝”，当她给巴兰坦宅邸打电话的时候，总会自称爱丽丝。克莱尔喜欢郁金香，高贵、优雅。她跟威廉初次见面的晚上，便收到威廉送的郁金香，此后的一周，更是收到各式各样的郁金香。伊迪丝喜欢天竺葵，热烈、独特。她不仅在庭院里种满天竺葵，而且还将它摆在客厅里。最后，三个女人的生命跌入深渊，而代表她们的鲜花也纷纷凋零了。威廉在隧道入口处摆上一束鸢尾花，但很快就“颜色褪去，茎叶干枯”。克莱尔向威廉撒谎说自己怀孕，餐桌上摆着垂头丧气的郁金香，犹如抛弃了正直善良、再也抬不起头的克莱尔。克莱尔前去跟伊迪丝告别，发现小径周围的天竺葵都变成了暗红色，不再是耀眼的鲜红，而此时的伊迪丝也变得“苍白如纸”，失去了往昔的风采。

三

《古董珠宝店》是一部描写爱情和婚姻的成功之作，其成功之处首先表现在对爱情和婚姻的精细而真实的刻画，令人从中看到无数婚姻的样板，也体验到自己的婚姻如何从热烈走向平淡，以至出现问题。如第二章描写克莱尔与威廉的感情变化：

> 他们结婚不到两年，从未有过争吵，从未大声讲话，因此就连改变也同样温和。大约八个月前，在一个美丽的秋日午后，她在他的脸上捕捉到一个表情，一个此后又多次出现的表情。心不在焉。他站在窗前，面带微笑，灿烂的秋叶映在玻璃上，就像一幅马赛克拼图。她在一旁注视着，却发现他的目光没有焦点。他所看到的不在眼前，而在心里。那时她才明白，自己所见证的幸福与季节的色彩无关，也与他无关。

没有争吵甚至从未大声讲话的生活并不代表没有问题，相反，“心不在焉”的表情和涣散的目光说明爱已走远。这样的婚姻生活经常在现实中出现，但往往被忽略或者太迟地察觉。克莱尔之所以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这些细微的变化，在于她爱之深。这种深切的爱，作者是这样交代的：“虽然他爱她，但是那一刻，从妻子的眼神中能看得出来，他对她的感情永远也比不上她对他的感情。爱，这个字的定义取决于经历。他从未爱过，便以为这种感受就是真实而伟大的爱情，直到窥见她的内心，才明白什么是爱。于是，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善待这个女人，善待这份脆弱而又深沉的爱，可结果却事与愿违。”

从男人的角度写这份爱，毫无疑问写出了它的真实和深刻，而“事与愿违”的结果不免令人唏嘘。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这样的婚姻在上演？人们总是崇尚爱情的纯真和无瑕，然而作者说“爱，这个字的定义取决于经历”，所以在当事者经常以为自己纯真的爱情是多么真实而伟大的时候，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很可能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人们都相信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现代社会中的婚姻大多也是因爱而来的，然而真实的婚姻生活中，爱往往是不对等的，“他对她的感情永远也比不上她对他的感情”，或者相反，这是婚姻生活的常态。正是这样的常态，使得多少婚姻和家庭名存实亡，挣扎在危机的边缘。正像作者所描绘的，当一方感觉到对方给予自己的爱更多时，大多会像威廉那样，提醒自己善待对方的爱，然而结果也往往会“事与愿违”。

小说对爱情的真实而细致的描绘还表现在一份常见的婚外情上。结婚不到

两年的威廉，“心不在焉”、目光涣散，而面对一份婚外情又如何呢？当他听完伊娃叙说自己不幸的身世时，第六章是这样描绘的：“当她收回目光望向他时，忽然发现他的眼睛里不是厌恶，而是挫败。那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沮丧——在这个罗彻斯特的小房间里，他无法挽回过去，无法拯救她。他想保护她。她看出来了，看得真真切切、清清楚楚。她从来都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更没有想过自己值得别人担忧。”面对如此脉脉温情，伊娃自然是“泪水夺眶而出。她没料到自己会哭，但突然之间就感到眼睛刺痛，鼻子绷紧，脸颊也湿润了”。

这是以伊娃的视角描绘对爱的感受，同样显出了真实和真切。或许，这也是现实生活中多少婚外情的写照和翻版。不可否认，这份爱因为它的真实而令人感动，其中甚至还带有些许的无私和纯真，但感动之余又不免令人心情复杂，这里的爱越真，对“结婚不到两年”的原有婚姻来说就愈加残酷而无情，对一个人的爱是对另一个人的伤害，这又是多少现实生活的翻版呢？

如果说，威廉和克莱尔是在婚姻生活中出了问题，那么，艾比和罗伯特则在恋爱阶段就产生了阴影。作品的描绘同样是真实、细致而成功的。如第七章有：

> 在机场外的路边，她给了他一个绵长的吻，仿佛飞机要带她去战场，而不是回故乡。离开时，她拼命地克制着想要转身的渴望。但是，等到拖着行李箱穿过旋转门后，她还是忍不住转身了，而罗伯特正好在向后看，准备驶入机场的车流中。这个平凡而简单的动作，只是千百万个动作中的一个，无人察觉，也微不足道——回头、往后看、转向灯闪烁，却为接下来的一整天都奠定了哀伤的基调。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仿佛一场悲剧即将拉开序幕。在一切改变之前，她的母亲过去常常说，总会有一个空白的瞬间。艾比静静地注视着，他的汽车已经上了路，跟别人的汽车一起，按照交通指挥走走停停。不知为何，她觉得，恐怕此刻就是那个空白的瞬间。

显然，这番精细的心理描绘也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却又是经常被忽略的。“风起于青萍之末”，多少爱情的悲剧由此上演，而当事者却又浑然不知。

与此相对，真爱的细节也是令人动容的，如第十三章描写艾丹：“每隔片刻，他就小心翼翼地捕捉她身上的一个细节。当她扭头时，他看到她的颧骨上有淡淡的雀斑。当他望向她身后的街道时，发现她打着双耳洞。当她观察事物时，会咬住嘴唇。她的右侧眉弓稍稍上扬，仿佛她的自然状态就

是面带质疑。瞥一眼，再瞥一眼。只有一次，他允许自己看了看衬衫领口下的蕾丝花边。那抹洁白就像一艘朝着太阳航行的小船，温暖而清新，印刻在他的脑海里。如此奇妙的感觉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她已经彻底占据了他的内心。”

这种描绘可谓细致入微，相信是很多恋人并不陌生的感觉和情形，但又是人人心中所有、个个笔下所无的，因而是成功的描绘。对本书而言，这样的描绘自然不仅是艾比和艾丹爱情的真挚，更是象征着威廉与伊娃的爱情基础。然则，是后者的爱而不能才使得前者弥足珍贵，抑或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必然？无论哪种情况，毕竟都是一个轮回了，人生之艰，真爱之难，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四

《睡吧，明日将至》是一部爱情小说，又并非单纯的爱情之作，而是涉及深厚广阔的人生现实，尤其是上述现在和过去的交织、生命轮回的悄然，使得这部作品充满人世更迭的沧桑，并因而渗透着对人生和生命的深刻反思，让人不时对命运充满凛然的敬畏和醒悟，给人以多方面的启迪。如作者吉安·萨达尔所自述：“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读者所了解的比角色所了解的要多，从而展示出特殊的戏剧张力。”

实际上，在很多爱情描写的背后，体现出的是人生的悲欢和苍凉，而不仅仅是爱情生活本身。如当伊娃确认威廉对自己的爱，并得知他打算离开克莱尔的时候，第二十二章有这样一段描绘：

> 伊娃以过客的身份重返卢文镇，这里的生活早已远去。眼前的景色变得截然不同，蒙上了淡淡的乡愁，渗透出自由的喜悦。小镇显得简单纯真，甚至古色古香。曾经，冷酷无情的田野延伸到天边，就像补丁拼缀的旧衣，包裹着威胁；曾经，高低起伏的土地幻化成波浪，犹如匆忙急促的呼吸，传达出绝望。如今，黑暗消失得无影无踪，处处洋溢着朴素的美丽。枝繁叶茂的大树掩盖了住宅、谷仓和没有轮胎的老卡车，锈迹斑斑的世界隐藏在生意盎然的绿荫里。就连簇拥在路边的丑陋邮箱也闪闪发光，令人想起洁白的牙齿与灿烂的微笑。

字里行间掩饰不住的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使得“眼前的景色变得截然不同”，既有“淡淡的乡愁”，又有“自由的喜悦”，“曾经”和“如今”的鲜明对比，令人为伊娃感到高兴，也为另一个女人感到悲哀，更让人隐隐产生怀疑和不安：伊娃真的会时来运转，从此离开卢文镇吗？而且，即便真的可

以远走高飞，又怎样呢？书中接着如此描绘：

> 过了一会儿，气温开始下降，她站起身来。该回家了，去告诉母亲和妹妹。穿过大门，她再度回首，恍然意识到自己将会跟威廉和他的父母一起，长眠于湖林墓地。不曾料想，她竟然没有机会依偎在父亲、母亲和妹妹的身边，实现全家团聚的愿望。百年以后，路过这片墓地的行人肯定一无所知。对于他们来说，伊娃仿佛从未存在过。

或许，这是每一个将要出嫁的女儿都会产生的想法，但又是只有此时此地的伊娃才会产生的独特感受：既有确切的大喜过望的满足和憧憬，又带着多少有些难以置信的疑虑和不安，最终汇合成惶恐难耐的复杂情绪，这样的情绪一下子令年轻的伊娃成熟了许多，从而产生了莫名的“百年以后”的沧桑感。

当然，瞬间的体悟尽管可能触及人生的真实，毕竟还不甚清晰，而多年以后，真正的“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之后，后人的感受就真切、明白得多了。作者在第三十三章写道：“旁边就是外祖父和外祖母的房子，片刻之间，她仿佛看到年轻的弗兰克与伊迪丝，夫妇二人站在自家门前的步道上，凝视着艾比和艾丹踏上他们曾经攀登过的台阶。街坊邻居的桥牌之夜，花呢西装，珍珠耳环。杯中的冰块叮当作响，桌边的纸牌顺序打乱。如今，站在门口，艾比几乎能感受到，他们从尘封的过去投来平静的目光。”当艾比望进屋里，“整个房间都包裹在深色的木板中，上方挂着熟悉的水晶枝形吊灯，棱镜闪闪发光，犹如梦境照进现实。”

其实，那“梦境”原本就是多年前的“现实”：

> 伊娃抬起眼睛，盯着头顶的水晶枝形吊灯……眼前的房间极为肃穆，从地板到天花板，全是深色的木头，显得十分威严。她跟随克莱尔的脚步，发现不只门厅，整栋房子都是如此。优雅，庄重，高贵。处处显露着诱惑与矛盾，就像大雪会使屋里变得温暖。然而，装修的风格不是威廉的喜好，也绝非克莱尔的意愿。这栋房子似乎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它自己。威廉的童年当真在此度过吗？一切事物都有着坚硬的边角，阴影和回声在屋里若隐若现。她试图在脑海中勾勒画面——小男孩笑着跑过走廊，用家具搭建堡垒，或是叛逆地在墙壁上随意涂鸦——却无法想象。悲伤油然而生，她默默地替他哀悼，为了从未拥有的岁月，为了永远逝去的时光。（第三十四章）

显然，这里的沧桑和悲凉更为确切、真实而深刻了，正如第四十七章艾比

所想："没人能讲述外祖母的故事，也没人能讲述克莱尔的故事。她感到非常悲哀。人们经过这些富丽堂皇的豪宅，口中赞叹不已，却从未想过，谁曾在卧室里哭泣，谁曾在客厅中跳舞，谁曾在门口道别，最后一次看着恋人挥手。"然而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因此可以说，这样的悲哀乃是无穷无尽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本书的结局虽然是美好的、大团圆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实现或满足了人们的美好愿望，但对真实的人生而言，或许这只能算是一个寓言了。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庄子》一书，所谓"寓言十九"，虽然通篇看起来皆为不着边际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但人们却从未怀疑过庄子对人生的透彻而深刻的领悟，则人生与寓言或许原本就是难以分辨的吧。

2018年元旦
记于泉城济南